

百年后甲骨

■ 刘志伟
著

海潮出版社



BAINIAN HUA JIAGU

百年话甲骨

刘志伟 著

海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话甲骨/刘志伟著. —北京:海潮出版社,1999.5

ISBN 7-80151-176-X

I. 百… II. 刘…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5825 号

百 年 话 甲 骨

BAINIAN HUA JIAGU

刘志伟 著

*

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日兴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50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151-176-X/G·63

定价 26.8 元

甲骨魂

周谷城题 1987年9月1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周谷城教授为作者编剧的电视剧《甲骨魂》题写剧名，该剧为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首映。



1994年10月，在纪念甲骨文发现95周年学术纪念会上，作者与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胡厚宣先生（右）合影。

1993年8月，本书作者参加中国古都学会第11届学术年会（西安），并拜会中国古都学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史念海教授（左）。





在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上，作者与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夏含夷先生共同探讨商代祭祀。



作者编剧的电视连续剧《甲骨魂》（1987.7河南电影制片厂）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山东王懿荣纪念馆收藏。

序《百年话甲骨》

王宇信

在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的前夕，刘志伟同志的《百年话甲骨》一书成，嘱我为其写几句话。作为此书的第一批读者，我感到非常高兴。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 1899 年殷墟甲骨文被王懿荣发现以后，经过几代国内外学者的努力，甲骨文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安阳小屯村这个华北平原上的“蕞尔一邑”，也由于甲骨文的不断发现和殷墟考古的成就而名噪海内外。殷墟的学问很深，认识殷墟、研究殷墟、宣传殷墟，不仅是专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甲骨文故乡——安阳人责无旁贷的义务。

应该说，在甲骨文研究一百周年的发展史上，安阳把大批稀世珍宝贡献给学术界研究，为海内外学术研究作出了无私奉献。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安阳本地人却很少有人对自己家乡出土的瑰宝——甲骨文进行研究。应该说，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直到 1984 年以后，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变。在安阳市有识之士的支持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在 1984 年、1986 年、1987 年、1989 年、1994 年在安阳举行了几次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不仅推动了海内外甲骨学商史研究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安阳当地研究人材的茁壮成长。此外，安阳甲骨学会也为安阳市研究人材的培养作出了贡献。至今，我还清楚地

记得，1986年安阳甲骨学会成立的时候，我代表胡厚宣师专程从北京赶到安阳祝贺，并做了“刻苦钻研甲骨文，成功之路就在你的脚下”的长篇讲演与朋友们共勉。我也清楚地记得在安阳师专殷商文化研究班和安阳市文化局给年轻的朋友们讲授甲骨文的日子……

如今的安阳市文化界，已形成一支具有相当研究水平的甲骨学殷商文化研究队伍。《殷都学刊》享誉海内外学术界，安阳学者的专著《安阳市博物馆藏青铜器》、《殷墟考古史》等一批甲骨学、考古学论作，受到学术界瞩目。而在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到来之际，刘志伟的《百年话甲骨》又献给学术界。因此，今日的安阳学苑一派繁荣，形势喜人。

刘志伟同志作为一名记者，对甲骨文和殷商文化情有独钟。多年来，他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介绍甲骨文、宣传殷墟的报道和文章。这本《百年话甲骨》的一些章节，或所记之事为我所熟悉，或所写之文为我在安阳时所读，或所发之感与我心有灵犀，因而倍感亲切。特别是此书文字优美，宛如行云流水，把深奥的学问通俗化，娓娓道来，阅读时应是一种享受。有志者事竟成。刘志伟同志好学深思，继1989年电视剧作《甲骨魂》播放以后，又在十多年后完成了《百年话甲骨》，我祝贺他的不断成功！我也热切地希望安阳的朋友们推出更多的研究甲骨文、宣传殷墟、提高安阳知名度的新著！

1999年3月12日于

北京芳古园入室青小庐

热爱安阳 增辉古都

——序《百年话甲骨》

张启生

今年是我国有文物考证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发现 100 周年。值此重大纪念活动之际，刘志伟同志的《百年话甲骨》一书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祖国传统文化研究所取得的又一成果，也是献给百年纪念活动的一份礼物。

古都安阳，悠悠三千年历史。在这块中华民族曾经荣耀过的沃土之上，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名人轶事，其中最具震撼性的便是“一片甲骨惊世界”。100 年来，为了发掘、研究、保护这一旷世珍宝，又有多少仁人志士耗费了毕生心血，写出了一部部功在千秋的宏篇巨著。然而，作为学术研究，这些专著毕竟是象牙塔中的瑰宝，与一般关心甲骨文发现史的普通人距离遥远。人们希望能有比较通俗的读物来介绍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百年风云。在这一点上，《百年话甲骨》作了有益的尝试。它深入浅出，以普通的视角、普通的语言娓娓道来，向普通人系统地讲述了甲骨文的故事。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部书就是“让关心甲骨文的门外汉看的”。可以说，此书的出版，在专家、学者与普通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安阳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已成为

不争的事实。只是由于我们宣传得还不够，古都安阳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还远不到位。前不久，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古都学奠基者之一、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古都学会会长、82岁高龄的史念海老教授又千里传书，提议我们在对古都安阳的宣传上应有大举措，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古都安阳、熟悉古都安阳、向往古都安阳。这是摆在每一位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同仁应当共同担负的使命。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呐与喊、鼓与呼！

“弘扬民族文化，建好古都安阳”，是江泽民总书记对我们安阳人民的殷切期望。当21世纪的曙光即将显现的时候，古都安阳理应以崭新的姿态为祖国的文明、富强增光添彩。我们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热情投入到“热爱安阳、增辉古都”的活动之中，用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建设安阳、妆扮安阳，以更多更好的方式，宣传安阳、歌唱安阳，让世界了解安阳的人更多，让安阳在世界上的影响更大。

1999年4月26日

前 言

国之瑰宝甲骨文发现整整 100 年了。百年以来,围绕它的发现、发掘、破坏与保护,中华民族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动最激荡的时期。多少志士仁人、专家学者为之付出了心血乃至生命。在一部宏大的中国甲骨学史的字里行间,作者发现了许许多多不为学外人士所知的轶事。蕞尔一邑的安阳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而走向世界……

100 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然而,100 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却是难以企及的一生。或许,你有幸经历的百年,正赶上大海短暂的休憩而平淡无奇;或许,你有缘遭遇的百年,正好是奔腾的潮汐而汹涌澎湃。如同一块块不起眼的砖瓦筑就了高楼伟厦,如同一滴滴的无声息的泉水汇成了汪洋大海。每个人的百年人生,就像接力一样,连接成为绵延不断的历史。

1899 年到 1999 年,整整的 100 年,中华民族从风雨飘摇、孱弱腐败的大清帝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饱含苦痛的炼狱,又经

历了半个世纪的大鹏起飞前的冲刺,中国人,现在要腾飞啦!已经过去的百年之中,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件需要载入史册;百年之中,有多少浓笔重彩的人物更需写进宝典!我们这本小册子所探讨的,却是一件往往容易为人们所遗忘的、又的确确实举足轻重的“文化事儿”——那就是与明清档案、敦煌文书、流沙坠简并称中国近代史上“四大发现”的殷墟甲骨文!

中国,不,应该说几乎是全世界所有的教科书上,都这样无可争议地记载着:公元1899年秋,在中国河南安阳市郊一个被称为“小屯”的村子里,发现了三千多年前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经学者们考证,这里就是名震寰宇的殷墟,一座三千三百年多前世界东方古老王国的故都的面纱轻轻揭开了!

王懿荣,这个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名字,清朝末年的国子监祭酒(国家皇家大学校长)。是他,以其自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与聪明睿智,把蒙尘3000多年的甲骨文字拯救于几近湮没之中。无怪乎一位考古学巨擘说:19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还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1899年发生的甲骨文被认定的事,是有长期的学术准备的。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进而导致了辉煌的殷商文化的全面披露。我们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主要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夏文化至今尚未发现有可资借鉴的文献资料,而周承商制,沿用了商代已经基本成熟了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殷商文化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今天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以及整个精神文明的光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王懿荣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面对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他不仅率众奋力抗击,而且誓死不做亡国奴,以身殉难,英名永存!

100年,整整100年过去了。由殷墟甲骨文字而发轫的殷商文化,倾倒了一代代的学人,也给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添上了更为辉煌的一页。如果把殷商文化比作一部鸿篇巨制的话,那么,100年来,我们才翻开它神秘的第一页。甚至可以说,读懂这第一页,已经花费了几代学人的智慧。尽管只是读懂了第一页,我们已经获益无穷!

我们为甲骨文字的发现骄傲了100年,这是因为,我们站在历史巨人的肩头之上,所以,我们今天的事业才会如此之辉煌。我们为殷墟甲骨文字的研究付出了100年,这是因为,殷墟甲骨文字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藏!

殷商文化的博大精深,令每一位拜访者都为之倾倒。来到这儿,就会从心底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甲骨情缘来,就会放开歌喉,去讴歌一曲中华民族的颂歌……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不是重建昔日的殷都,把安阳拉回到三千三百年前的殷商时代,而是看好安阳今后的100年,乃至久远。

甲骨文是一把金钥匙,它为我们打开了安阳走向世界的大门。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殷商甲骨文、青铜器以及当初匠心独具的城市建设,作为人类文化遗产而载入世界文明史册是当之无愧的。由此,我们得以洞察那曾经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泱泱大国的秘密。让我们倒拨时针,去叩访人类的初民吧……

作者在这里还想告诉读者:这本小册子并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部科普读物。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同样需要普及。在历史学家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让历史走出专家蒙尘的书斋,走出精雕细刻的象牙宝塔,还原给千家万户普通的老百姓,让这段辉煌的历史不致被尘封太久,也像《三国演义》和《水浒》那样,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并且从中

汲取为世所用的教益，正是作者多年的夙愿。

作为殷商故都安阳今天的市民，我想，如果这本小册子能够成为对青少年进行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乡土教材的话，也就尽了一点点绵薄之力。愿每一位土生土长的安阳人从这里开始，了解故土、热爱故乡，愿每一位作客殷都的异乡人在这里驻足，发现宝藏，增添一份龙的传人的自豪！

作 者

目 录

序《百年话甲骨》 王宇信	1
热爱安阳 增辉古都 张启生	3
前 言	1
多少宝贝喝进肚子里	1
古董商 有意无意传信息	4
王懿荣 一片甲骨惊天下	6
魂系甲骨的爱国主义者	12
奇人刘铁云	16
慧眼识宝有王襄	32
甲骨文 你都记载了什么	37
见智见仁明义士	42
国宝何日得还乡	50
让安阳光耀天下	55
又一方家说观堂	61
王国维与哈同花园	67

龙匿扶桑创伟业	75
功不可没董作宾	80
永垂史册的殷墟发掘	86
神秘的大铁箱	96
中国最早的档案库	100
“四堂”之后的胡厚宣	105
研究国宝的“国宝”	111
众说纷纭的“齐鲁之谜”	117
司母戊鼎出土记	122
新中国的甲骨文发现	129
煌煌大著说《合集》	132
胡厚宣先生的“安阳”情结	138
走进殷墟博物苑	145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151
商族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156
汤誓与鸣条之战	161
殷人造酒与后世酒楼	163
星火燎原与盘庚迁殷	166
商代的“桑塔纳”	173
商代人的衣与食	176
甲骨文里说文学	179
三年不言的武丁	182
妇好 天下第一女将军	190

商族 商业与商人	196
商代的鼓与舞	200
龙凤之舞	204
书法艺术的源头活水	208
金石之路与丝绸之路	213
骇人听闻的杀殉坑	218
正确看待殷纣王	221
古都安阳建城 3316 年 ?	226
美洲是殷商人发现的	232
直通因特网的长者	237

附 录

难 忘 泰 斗	243
独于集古爱殷商	246
万里鹏程入壮游	249
丹甲青文听绝唱	252
八宝山送胡老	256
难 忘 故 园	259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263
为世所用与古都研究	265
寻觅王文敏公的踪迹	269
拜谒王文敏公的故乡	271

再拜王文敏公的故乡	274
为我名城鼓与呼	277
何不建座古都名苑?	279
身在名城说文化	281
名城·名城人·名城意识	283
切勿坐着金矿要饭吃	285
请勿盲目自称“第一都”	287
再说勿称“第一都”	289
河洛之间说名城	291
一衣带水书为桥	294
保护殷墟是安阳第一大功	300
保护殷墟 利用殷墟	302
殷墟,全世界只有一个	304
略论商代后期的宫廷乐舞	307
商 颂	313
甲骨文研究“专家”刘志伟	328
可贵的开拓与探索	331
后 记	333

多少宝贝喝进肚子里

咱们中国源远流长的特有的文化之中，有一种被世人越来越看好的精品，那就是中医与中药。尤其是在今天，人们为诸多现代的污染所困扰，于是，返朴归真，更多地去追求自然天成。现代科技的发展，也为中医与中药增添了时代的色彩。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中医药大发展的辉煌时代。

在中草药之中有一味名叫龙骨。我们知道，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物，世界上并没有这种传说中的龙。龙，是中国人的图腾，数千的历史赋予了它至高无上的威严，至今，中国人还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那么中草药里的“龙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上古爬虫类动物的化石。按照民间的说法，山野之间龙有蜕骨，可以入药。明代李时珍所著的那本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龙骨味甘平，能生肌防腐。直到今天，中药店里仍然可以买到这味中药。

清代末年的中原大地，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河南安阳一带，旱灾、虫灾肆虐。人们望着如火一般的日头，艰难地在田间耕作。虽说有一条流经这里的洹河，但是，它怎奈干涸的大地的吸吮，河道里早已炸开了龟裂的深沟。洹河南岸一个名叫小屯的村里，本来就干旱的土地又让农民多了一道愁：地犁下

去，不是黑油油的耕土，而是夹杂了许多白色的片片。这些白片片看似骨头，掂在手里又很轻很轻。多少年了，这东西也烂不掉。坐在田埂上，农民们发愁了。他们顺手拣起这些不中用的白片片，或扔到河里，或先堆到田边，下晌后再倒进田边的废弃的枯井里。

村上有一个农民叫李成，农闲时节常常挑一副担子，走村串巷去给人剃头。李成剃头手艺不高，加上他又蓬头垢面的，买卖总是不好。天干地燥的，李成身上生了许多疥疮，又疼又痒，用手一抓，更是苦痛难当。他放下剃头担子，坐在地头自己摆弄起来，反正也没钱医治。无意中，他拣起人们随手扔掉的白片片，用力捏碎，竟然成了白面面。李成把白面面撒到自己身上生疮的地方，想用它来止止痒。白面面一撒到疮面上，很快就被脓血吸收了。说来也奇怪，隔三差五地，身上的疥疮竟然好了。

这一下李成高兴了。反正是没事做，他便把乡亲们扔掉的白片片收集起来，跑到几里以外的城里去卖。他告诉中药店的掌柜的，这东西是药材，能治疗疥疮和外伤。药店掌柜的眯起小眼睛打量了李成一眼，不相信这个剃头汉子的“胡言乱语”。李成磨破了嘴皮子，掌柜的这才往他那破篮子里看了一眼，嘴里嘟嘟囔囔地，让他倒在药店的地上，把几文钱扔到柜台上，大概也是可怜他吧。李成拣起那几文钱，五音不全地哼着小调走了。后来，药店掌柜的对着药书，终于弄明白了，这就是中药里的龙骨。

李成得了一点小小的甜头，便专心致志地干起了这般营生。每每到药店里，李成送来成筐的被掌柜的称为龙骨的白片片，一斤给他几文钱了事。龙骨这种药材用量也不大，那时候

药材交易还十分落后，小小的药店很快就不想收了，就挑毛病说：龙骨之上，凡有刻画的一律不收。闲着也是闲着，李成就一块块地用刀子刮掉细小的刻画，再卖到药店里去。时间长了，药店真的一块也不收了，连这几文钱的财路也给断了，李成又无所事事了。

百无聊赖的李成一天在庙会上溜达，一门心思地想找点事做。那时候的庙会还是比较热闹的，犁耧锄耙，日用家什琳琅满目。玩把戏的、吹糖人的、耍猴的、耍饭的……一会儿李成来到一个卖镰刀的摊子前，一位老农拍拍手站起来，连连摇头，说他的镰刀不快。卖镰刀的急了，拿起镰刀就往自己手上割，血，一下子汨汨地流出来。老农服了，李成一下子开窍了：嘿，发财的时候到了！

又一次庙会上，李成也摆起了摊子，专卖刀枪跌打药。原来，他把龙骨研成了细粉，包成小包，一边卖，一边吆喝：刀枪跌打药！生肌止痒，一用包好！磕着碰着的，有红伤的往前站啦！你别说，买卖还真红火。李成剃过头，见过世面。恐怕别人不信这是龙骨粉，他还当场把一片片龙骨上的刻画刮掉，再压到锉刀上来回一磨，龙骨一会儿就成了细粉。

话分两头说，这月中药店也不时地让做买卖的带些龙骨到外地去。回过话儿来说，这儿的龙骨成色好，入药管用。一时间，来自彰德府的不起眼的白片片走京闯卫，进了大药房，装进了油漆倍儿新的药斗，抓进了明光锃亮的药臼，叮当叮当地捣成细粉，搅和到中药里，喝进了千千万万个糊涂病人的肚子里！

古董商 有意无意传信息

豫北安阳这个地方，远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土青铜器了。那时候，近代的考古学还没有传到中国，什么地方发现了青铜器呀、古瓷瓶啊什么的，都让来来往往的古董商给低价买走了。古董商把这些东西带到南北四京的大地方，再高价卖给那些名门世家，文人墨客们便不时地拿出来把玩把玩。

安阳有了古董，各地的古董商偶尔也光顾这里。除了北京来的，还有山东潍县等地的。一天，一位名叫范维卿的古董商来到安阳。他住在小客栈里，喝喝酒、打打牌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没几天，他就收到不少好东西，有锈迹斑驳的青铜器，有名贵的瓷瓶等。最让他得意的，是如愿以偿地搞到了几只相州窑瓷碗，这种瓷始自隋代，是收藏的上品。这在北京可是能卖到好价钱的呀！

范维卿打开窗子，借着夜风，一边品酒，一边有意无意地浏览着秋天的夜色：天凉了，赶快打点打点，离开这鬼地方吧！突然，一个衣着邋遢的中年男子走过窗外，怯生生地向里张望。

看见范维卿，那男子小声地问道：“你，你是收古董的吗？”“你有什么？进屋吧！”那男子进得屋来，也不敢坐。

范维卿又问：“有什么就拿出来吧！”那男子嗫嚅着说：“也不是什么宝贝，人们都叫它龙骨……”范维卿看看破篮子里的骨头片子，摇了摇头。那男子正要收拾出门的时候，范维卿又突发奇想：龙骨？龙的骨头？那也该很古很古了吧！他问那男子：你要几个钱？男子说：你随便给几文钱就行！范维卿正在兴头上，丢给他几个钱，权当买个高兴罢了。

临出门上车的时候，他差一点把这烂骨头扔下。一转念，图个吉利吧，带上龙骨，或许能沾上点“龙”的神气呢！就这样，龙骨装进了古董商的褡裢里。

王懿荣 一片甲骨惊天下

清代末年的北京，已是风雨飘摇。坐落在东城雍和宫对面的国子监里，这所国家皇家大学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八旗子弟们，昏昏噩噩地花天酒地，全不把学业当一回事。1894年7月16日，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官王懿荣受命来到国子监，担任这里的最高长官“祭酒”。

王懿荣祖籍山东福山，出生于一个宦宦世家。他的父亲曾受到皇帝的嘉奖，赏戴蓝翎，加员外郎衔。王懿荣一生坎坷艰难，他的妻子为此常感到愁苦凄惨，不幸早逝。王懿荣任祭酒后，曾经写过一首诗。诗中说：

碧桃花下清明节，底事家书惯不来。昨梦乘风
破浪去，满山灯火是烟台。

此诗表现了他不恋官位、热爱桑梓之情的真切。1895年初，日本攻占朝鲜之后，又出兵我国东北。后来，日军又在山东荣成登陆直逼威海卫军港的北洋海军。刚任国子监祭酒半年的王懿荣上奏皇帝，请求回山东老家操办团练。迎击日本侵略者。在山东莱阳，友人赠送给王懿荣一把当年抗倭英雄戚继光用过

的宝刀。戚继光也是山东人，他带领的“戚家军”勇猛顽强，成为明代抗倭的主力军。戚继光用过的宝刀薄如纸光如水，上面刻有“万历十年，登州戚氏”的款识。王懿荣得了宝刀之后，曾写过一首《偶感》：

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归来整旅
虾夷散，五更犹闻匣剑鸣。

他亲自到第一线调查地形，构筑堡垒，决心把日军赶到东海里。

王懿荣学识渊博，对金石、版本、书画都有很深的造诣。他酷爱文物，为搜求散失在民间的古物几乎花尽了俸禄。有时手头紧张，他把妻子的嫁妆都拿去典卖了。他在一首自嘲诗中写到：

廿年冷臣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隆福寺归夸
客夜，海王村暖典衣天。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倾家
不在钱。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癡癡。

1899年的秋天，王懿荣得了疟疾病，用了许多药，就是不见轻。京城里一位深谙药性的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家人马上去中药店取。药取回来，家人在伙房用砂锅细细地煎，王懿荣捏着药方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走着走着，他的步子停下来。原来，药方上一味中药吸引住了他的目光：龙骨？怎么还有一味药叫龙骨呢？他想去看看个究竟，脚刚一迈出门槛，家人端着煎好的汤药进屋里来了。王懿荣问：“药渣呢？”家人一听这莫名其妙的问话就随口答道：倒了。王懿荣认真地

说：下次一定要留下！家人胡胡涂涂地答应下来。

王懿荣的病一阵好一阵坏的，过了几天，他又想起了龙骨的事，便不顾家人的劝阻，要去翻看药渣。自然，他是什么也没有见到，因为龙骨在药房里就已经捣碎了。

终于，王懿荣让家人从药店买回了没有捣碎的龙骨。他翻看再三，摩挲良久。虽然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但他心上却打下了“龙骨”的深深的印象。

话分两头说。王懿荣是皇家大学国子监的祭酒，又是北京城里有名的金石学家，加之他人品好，在京师学界颇有口碑。不少名流学士都愿意与他打交道。谁得了什么宝物，都想请他给鉴定鉴定，每每会学到不少的知识。来到北京的古董商大都知道王懿荣的名气，所以，有事没事的，也来请教一二。前面提到山东潍县的范维卿，偶尔也是王家的座上客。

这天，范维卿从河南安阳搜求了几样宝物，一到京城，就匆匆赶到王懿荣家。王懿荣这时候住在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西头路北的一座大院里。范维卿是王懿荣的山东同乡，一见面就又拉起了家常。问过家乡灾情，又打听了河南近况，范维卿这才掏出来自己带来的宝物。三件青铜小鼎一字排开，王懿荣一眼就辨出了真伪。范维卿不好意思地说：老爷，我可不是故意蒙你的！王懿荣微微一笑道：“你跑古董这么多年啦，也该学点鉴定方面的本领了。来，你看——”王懿荣一边指点，一边让他仔细分辨。王夫人这时走了进来，小声给王懿荣说了点什么。王懿荣面有难色：“有求夫人啦，先从你的嫁妆里给调剂点银两吧！”王懿荣把银两递给范维卿，范维卿执意不收。再三推辞，他总算收下了。

又寒暄了几句，范维卿准备告辞了。他嘴里嗫嚅着说：

“王老爷，我这次还带了点东西，不知有用没有？”范维卿一边说着，一边从褙褙里掏出那些白片片。他说：“这东西让您见笑了！老百姓叫它龙骨，我，我想，龙骨，大概就是龙的骨头，既然是龙的骨头，也该是很古很古的了吧！要是没有用，您就扔了吧！”

本来王懿荣因为吃中药就对龙骨有了点印象，这下，他又收到了大大小小的一包龙骨，心里高兴极了。入夜，他在灯下仔细琢磨这些龙骨，发现上面有许多刻画的小道道。他把大大小小的龙骨对到一起，竟然拼成了两三块龟版！他小心地擦去龟版上的泥土，刻画的道道更加清晰了。左右端详，苦思冥想，他一会儿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一会儿又伏案查阅资料。莫非，莫非这是上古之人留下来的文字？他知道，相传之中，上古之人是十分崇尚鬼神的。闭目凝思，渐渐地，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华夏先民祭神的场景。

荒蛮的山野，身着树皮与粗麻编成的衣服，人们一步一叩地爬上山头。他们认为，只有站在高处，才能跟主宰世界的神离得近一点。一个长者威严地立在那儿，他指挥手下的人在垒一个祭台。几个奴隶一般的人笨拙地从山下运来几块稍显平整的石头。三块大石头靠在一起，又把一块更大的平板似的石头“杭育杭育”地放到那三块石头之上。长者走近祭台，使劲地用手推了推，看看祭台稳不稳。长者脸上露出了微笑。众人欢呼起来。长者一挥手，欢笑声停止了。人们纷纷从怀里掏出自己带来的供品。供品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一条羊腿、一块鹿肉、一包秣米或是精心制作的装饰品等。这时候，一只大铜鼎抬上来了，人们纷纷伏地，虔诚地拜叩。大鼎下面，火点着了，袅袅的烟火升腾起来，甚至几十里地以外都可以看见。一

群年轻的男女嗷嗷地叫了几声，围着祭台和大鼎跳起舞来。跳舞的人为了让神能知道，就把土制的颜料抹在脸上。为首的一个，还戴上了面具。舞越跳越热烈，人们的情绪达到了顶峰。长者又一挥手，戛然而止，跳舞的人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仿佛成了雕塑一般。长者示意，一位巫师走到祭台前，口中开始念念有词。上古之时，巫师是十分受人尊敬的。大家认为，他可以在人、甚至于国王与上天之间建起一条通道，把天神的意图传达给人们。

今天这场祭祀的目的是为了部落的兴旺。他们希望这里的女人生下更多的孩子，祈祷天神带来许许多多的强壮的生产好手。巫师郑重地拿起一块龟版，从大鼎下燃烧的大火中取出一小块木炭。一个小巫把木炭放到一只铜盘里，跪着送到巫师跟前。巫师用一把青铜钳子夹住红红的木炭，对准龟版之上一个小坑烫去……龟版上冒出了一丝青烟。伏地长跪的人们中，有的偷偷地抬起眼来看看，马上又低下头去。巫师把龟版送给长者观看。长者翻过龟版来，细细地琢磨龟版上裂开的纹路。这可是种族繁衍的大事啊！

长者向巫师点点头，巫师张开双臂，高叫着舞向空中。人们从地上爬起来，也欢呼起来，舞蹈更急更快了。跳着跳着，青年男女跑向山脚的桑林之中，相互追逐，相互戏谑。不一会儿，一对对男女分开了，有的跑到他们约会的老地方，有的又跑到了更远的偏僻处，也有的一去再也不回来了……桑林之间，只留下靡靡之音在空中弥漫。

外面鸡打鸣了，王懿荣才从这上古的一幕中解脱出来。他从迷茫中理出了头绪，这龟版肯定是三代遗物。他不顾连日的疲劳，拿起放大镜又一头埋进研究之中。突然，他从字里行间

看出来一点眉目：雨，这不就是“雨”字吗？多么形象的象形字啊！紧跟着，他又辨认出了“日、月、山、水”等字。天亮了，他高兴地冲出屋门，高声喊道：出来呀，大家快出来！我从骨头片子上找到字啦！他一边喊，一边顺手接过家人端过来的洗脸水，用手巾在地上大大地写下了一个他从骨头片子上读出的“雨”字，兴奋地问：你们说，这是什么字？大家正被他搞得一头雾水时，他又把脸盆里的水哗哗地朝天上撩出去……噢，原来这是一个“雨”字呀！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连几天，王懿荣遍翻各种史料典籍，终于从《周礼·春官》《史记·龟策列传》中弄明白了上古之人是怎样占卜的。毫无疑问，这就是先祖们占卜用的龟版！此后，他又从骨头片子上找到了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对照《史记》，得到了初步的印证。到此时，王懿荣的疑惑彻底解开了。王懿荣认定，这一定是早在篆籀之前的上古文字。他吩咐家人到北京各个大药房，专拣带字的龙骨买下。很快，王懿荣分辨出来哪些是龟版，哪些是牛的肩胛骨……同时，他从骨头片子上又认识了更多的字，读出了上古社会的许多湮没已久的秘密。

秋高气爽是北京，王懿荣府上高朋满座。这些被王懿荣邀请上门的京师著名的学界名流们，静静地等待着这位令人尊敬的国子监祭酒发布震惊天下的消息。一块块精心整理过的龟版、兽骨在他们手上传来传去，人们屏住呼吸，摩挲着 3000 多年前的“神”物。一个声音从北京传开来：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发现啦！

魂系甲骨的爱国主义者

王懿荣最初认定甲骨文的新闻不胫而走，在北京造成了一时的轰动。当时，也有些人不以为然，不认这壶酒钱。这些书呆子一口咬定：这根本不可能！仓颉造字，流传了几千年了，千年古训怎么会错？有人则说，那根本不是龟甲兽骨，是竹筒、是化石……

不管别人怎么说，王懿荣一心认定，这就是三代文字。一时间，北京城里学人之间，几乎无人不谈甲骨。药店里，带字的龙骨十分走俏，连药店掌柜的也搞不明白：怎么都吃错药啦？

古董商一看，发财的时机到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瞒天过海，他们一方面加紧奔波于河南北京之间，一方面对甲骨文的出处缄口不言，或信口开河地胡乱说一通，有说在汤阴，有说在卫辉，以便垄断甲骨，牟取暴利。

对于王懿荣来说，他是一心想把龟甲兽骨文字彻底研究一番的。既然已经和史料上许多记载相吻合，那么，把龟甲兽骨上的内容吃透了，就可以解决历史上的一些久有争论的疑点。他清楚地记得，乾隆年间即有一位名叫崔述的学人，著了一部《考信录》什么的，认为上古三代统统子虚乌有。到后

来，竟也有人附和。这些人哪，连老祖宗也不认了！

《马关条约》签定之后，满目疮痍的大清帝国一步步走向了衰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已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先是俄国把手伸向了东北，日本夺走了宝岛台湾，英、德、法等国也看中了中国这块肥肉，纷纷把铁蹄伸了过来。1896年，山东掀起了义和拳运动，反对外国教会势力。到了1899年，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发展到了华北京津一带。1899年的7月6日，王懿荣第三次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内忧外患使王懿荣的心情格外沉重。

转眼到了1900年春天，这个春天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喜气。4月，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带着坚船利炮开进了大沽口。虽然，义和团也时有小胜，但终是未能阻止八国联军的铁蹄。6月初，英、俄、法、美、意、日、德、奥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大举向北京进发。此时的北京已是一片混乱。投亲靠友的跑了，商贾店家停了，就连大内的文武百官也人心惶惶。慈禧太后急得团团转，筹划着怎么逃过这厄运。虽然有人建议跟八国联军决一死战，但她在心里盘算来盘算去：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她早已吩咐身边亲近收拾行装，准备西狩。

“狩”是什么？是指冬天打猎。暑伏大夏天的，去打哪门子猎呀！这老婆娘要逃跑了，还死要面子。

决定要跑，也总得找个人堵挡一阵。让谁作这个替罪羊呢？6月17日，朝廷上谕到：著派李端玉、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办理京师团练事宜。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弁勇，严密稽查，加意巡逻，城门出入，要按时开闭，以靖闾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让他们俩充当北京卫戍司令。李端玉当时抱病在床，千钧重担实际上落到了王懿荣一人肩上。

西太后惯用两面手法。6月21日，她下诏书宣布与八国联军开战。满朝文武大臣，却让一个书生去抗击八国联军的枪炮！接到上谕，王懿荣一切都明白了。如此一个破烂不堪的残局，是他能收拾得了的吗？他不禁仰天长叹：“此天与我以死所也！”

身为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到处奔走，张罗武器粮草，往往三更半夜还未入睡。他是山东人，对义和团有一种本能的亲近。既然保卫北京，他把义和团的力量也统一起来了。接连几天，令人沮丧的坏消息接踵而至：8月13日，通州失守。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到了北京城下。已是半夜时分，八国联军攻城的炮声不断传来。有消息说，慈禧太后一千人马早已趁着夜色化装逃跑了。此时的王懿荣反倒平静了下来。他把自己的儿子叫到跟前，痛心疾首地给儿子交代后事：“我是朝廷任命的京师团练大臣，我要与北京同存亡。有我在，就有北京在，我不能眼看着八国联军来糟蹋北京！儿啊，父亲一世读书，以清正廉洁著称。家中没有什么银两，只有为父多年积攒的一些金石古董。那一箱龟甲兽骨特别珍贵，那是我们老祖宗的遗产。我有心想研究它们更深的内涵，看来是不现实了。儿啊，家业可以丢，性命可以丢，这龟甲文字决不能丢！你要一片不少的保存好，千千万万不能落到八国联军手中啊！”说完这话，他挎起腰刀直奔城墙而去。

8月15日，枪炮声越来越近，老百姓六神无主地号哭着、胡乱地奔跑着。一会儿，前方传来消息：东便门被俄国军队攻破了！东便门一破，八国联军长驱直入。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回到家中，对夫人说：“吾可以死矣！”他顺手拿起一支毛笔，饱蘸浓墨，在墙上写下一首绝命诗：主忧臣辱，主辱

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他吞金服毒，均未奏效。遂跑到自家后花园里，纵身投进了一口深井之中。他的夫人和儿媳，也随他投进了井中。

就这样，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金石版本学家、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以他 56 岁的短暂生命，保卫了自己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

慈禧他们在西安“打猎”折腾了一年多才回京。一路上，她还一本正经地“遥控”着北京的“大事”。

王懿荣殉难的消息传到西安，10月30日，朝廷赐王懿荣二品衔国子监祭酒，追赠侍郎衔。为此，发了一道上谕：

二品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敦品绩学，持躬清正，侍从南斋，迭承恩眷。平日夙怀忠义，恩济时艰。本年七月间，临难捐躯，从容就义。洵属大义凛然，加恩著追赠侍郎衔，照侍郎例赐恤。其妻谢氏及其长子妻张氏亦同时殉难，忠烈孝义萃于一门。允宜特别予以褒扬，以彰贞节……

后又赠王懿荣谥号“文敏公”。

人民不会忘记这位史坛巨星。在他的祖籍山东烟台的福山区，王懿荣纪念馆每天都接待着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纪念馆的展橱里，还收藏着北京锡拉胡同王懿荣当年殉难的那口井的井砖。

奇人刘铁云

在中国甲骨学的初创时期，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那就是被称为“奇人”的刘铁云。在学术圈里，他的大名几乎无人不知。而读者对这个名字可能会感到陌生。不过，说出他以“洪都百炼生”的名字而创作的小说《老残游记》，你会恍然大悟：他就是刘鹗。有人这样评价他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如果王懿荣是中国古文字学新学派的查理·达尔文，刘铁云就像托马斯·赫胥黎一样与他并列。他不仅继续努力收集甲骨，而且他又是第一个对这些完全不为人知的古文字进行印刷，并出版第一部甲骨文著录《铁云藏龟》的具有远见的人。

刘鹗 1857 年出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那时候，读书人除了名字以外，大都还有个字。刘鹗的字就是铁云。刘铁云从小跟从戎马倥偬的父亲居无定所，对民间老百姓的生活多有了了解。他聪慧过人，姐姐教他识字，每每过目不忘。青年时代的刘铁云对仕途不感兴趣，而致力于对天文、数学、医学、音律、工程学等知识的学习。他对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敏感。19 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国力衰微，帝国主义时时考虑的是如何瓜分中国。铁云对社会的认识逐渐加深，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思想体系。他与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从美好

的愿望出发，主张“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设想以实业来拯救民族和国家。平时，铁云常和那些被当时上流社会看不起的“井里少年”打得火热，养成了“旷放不羁”的性格。

1876年，19岁的刘铁云参加乡试不第而归。于是，他放弃科举而专心致志博览群书。虽然也经过商、行过医，但都未能如愿，没有什么成就。

1888年，河南郑州黄河决口。河督吴大澂率民众治理，但久不奏效。第二年，刘铁云自报家门，投奔到吴大澂，的麾下，决心以己之长，为民造福。在堵口的工地上，刘铁云扛着自制的测绘工具，一会儿登到高处，一会儿又跑到滔滔的溃口边上。吴大澂，专门派了两个要员紧随其后，生怕有点什么闪失。为了弄清溃口的深浅和流量，刘铁云腰系绳索，跳进滚滚浊流之中，治河民工无不佩服。

由于刘铁云的参与，堵口工程大有进展，打破了一直徘徊不前的局面。这时，他又短衣裤褂，骑着马在堤段上巡游，指挥民工夯实堤土，确保安全。黄河决口终于合龙了，来不及舒一口气，他就又着手测绘河南、山东、直隶（今河北）三省黄河河图。刘铁云的治河才能逐渐传为口碑，后来，他被任命为山东黄河下游提调，给他以知府的待遇。

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与帝国主义侵华的坚船利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刘铁云感到，要救国，必须搞实业，他主张借洋人之力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等等。1896年，他上书直隶总督，请求修建天津至镇江的铁路。后来，他又被一家外国公司聘为中方经理，筹备开采山西矿产。他说，山西矿产得以开采，“民得养而国可富”，国家没有积蓄，让西人替我们开，30年后全部归我们。他们得了一时之利，而我们则“利在百世

矣”。这些美好的期望，当时只能成为泡影。

刘铁云对身为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十分崇拜，也不时到王懿荣家中求教。王懿荣也特别看中这位天资聪慧的后生。每每奉为座上宾客。刘铁云小王懿荣十几岁，第一次看到甲骨正是在王懿荣家。看到自己爱戴的师长识破了上古的文字，刘铁云又惊又喜。平时，王懿荣邀集名流学士小聚，自然也少不了请刘铁云。刘铁云在北京落脚，也大都在王府。

1899年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清政府已经感觉到了北京的危险。一天，刘铁云匆匆来到王府。一进门，就直奔花厅而去。尚未进门，就听见王懿荣在慷慨陈词。于是，他收住了脚步。只听王懿荣说：“国家到了这种地步，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就说国子监这些监生（即学生）吧，一个个依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诸位请看，这是我从监生宿舍门上揭下的对联！”懿荣一边展示对联，一边对着门口说：“我的洪都百炼生，早听见你来了，就请进来吧！”刘铁云进得门来，与在座的各位一一打了招呼，尚未落座，就直着嗓门说：“来，让我欣赏欣赏！”他顺手接过王懿荣递过来的对联，展开就读：

“有闲就睡觉，无事玩女人。呸！这是监生写的？简直猪狗一般！还说什么日后于国家的有用人才！”众人只是一个个摇头叹气。王懿荣显然有些激动，他高声说：“身为祭酒，我拟对国子监严加整饬。可是，这些无所事事的监生也真地让我无可奈何呀！”众人惊讶之中，王懿荣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原来这所皇家大学之中，八旗子弟占了绝大多数，这些遗少们一个个都是纨绔子弟，不学无术，每日昏昏噩噩……

刘铁云听了这些，抑不住地站起来：“廉生兄（王懿荣的字），要依我的，你这个国子监祭酒也别干了。跟他们这群愚

氓生什么气呢！干脆，辞了这个官，咱们大干一番实业吧！”王懿荣一向安于职守，忙接下话头说：“不不不，铁云兄，皇上交给我国子监，我就要为国效力！”“罢罢罢，总有一天，廉生兄你会知道我的良苦用心的。”

随后，在众人的要求下，王懿荣又拿出珍藏的甲骨来，让大家一饱眼福。刘铁云拿起一块稍大的龟版，摩挲再三，对王懿荣说：“廉生兄，你潜心学问之中，慧眼识破了这三千多年前的古物，也为炎黄子孙立了头功哇！不过，我以为，你还得抽时间走出去，一是实地看看这龟甲兽骨到底出自何方；二是也广为宣传一下，或奏请皇上，为民族瑰宝不致流散计，拨些银两，设局保护，才是上策！”于是，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有的听说甲骨出自汤阴，有的听说出自美里，有说出自卫辉，有说……

是啊，王懿荣是书香门第，在京城做个四品官，然倾其所有，又能收藏多少甲骨呢？八国联军进逼北京，谁能保证这些珍宝不致落入外人之手呢！刘铁云的提示，也正是王懿荣的忧虑之处。殷商甲骨文字出土并被识读，这对民族文化将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啊！况且，不要说日后研究整理，以研3000年之历史，以证浩繁古籍之真伪，单是日前收集保护，就是一个大难题呀！说到后来，众人一片唏嘘，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一个个黯然神伤。

再说刘铁云这些日子在北京，也正在为开矿修铁路之事奔走各衙门之间。一个个互相推委不说，连一个给好脸看的都没遇到。脸子不好看也无所谓，还有的干脆不见，说有要事在身云云。一连几天，刘铁云跑得王朝马汉，没有一星半点的进展。这天，他又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想再奏请修铁路之

事。门口的衙役看见他来了，也都快成老熟人了。刘铁云近前打听，又给了衙役一点银两，这才得知，里面先一天夜里的牌局还没散呢！

刘铁云垂头丧气地在街头徘徊，此时的北京已是怔营惶怖。如火如荼的义和团三五成群地在训练，甚至官府里的人，也认可了义和团，让他们到衙门中去教练。北京城真的没法子了！

好些日子没有到王府了，风和日丽的一个下午，一事无成的刘铁云来拜访王懿荣，不想又遇到了一件想不到的事。大内的公公刚刚离去，圣旨还摆在客厅的案几上。谁也没有想到，准备“西狩”逃跑的西太后，会让王懿荣这一芥书生领銜京师团练大臣，率领兵勇民众去抵御八国联军的进攻！刘铁云急得直骂娘：“混蛋，一群混蛋！满朝文武大臣，怎么能让一个国子监祭酒守城呢！廉生兄，你想做学问，怎么样？可能吗？早几日我就对你讲，不如让学生陪你到河南走一遭，把龟甲兽骨的来源探个究竟，也算干了一件正经的事。啧啧，让你这舞文弄墨的手，去握住大刀对付洋枪洋炮……”王懿荣一言不发地呆坐在那儿，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此时，攻城的炮声又响起来了，屋子房梁上震下了细细的土。刘铁云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摩拳擦掌，一副欲与八国联军决一死战的样子。“廉生兄，我告辞了，万望多多保重！多多保重！”说完，也不等王懿荣答话，他大步流星地出门去了。

7月16日凌晨，俄国军队把东便门城墙炸开了一个口子，北京陷落了。紧接着，传来了王懿荣殉难的消息。刘铁云一听，脑子都炸了，他顿足捶胸，禁不住号啕大哭：“廉生兄，你作了替罪羊啊！早听我一言，何致今日啊！”尤其令刘

铁云痛心的是，王懿荣刚刚开创的甲骨文字的研究夭折了。这可是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呀！

城破了，皇帝和西太后跑了，北京城里成了一锅粥。进城的八国联军见人就杀，见物就抢。义和团兵勇和民众中的勇敢者，明里暗里地与这拨强盗周旋。八国联军把北京搅了个地覆天翻。从紫禁城到颐和园，从东城到西城，宝物尽掠，杀人如麻。就连大内防火用的鎏金大铜缸上的金膜，也让洋鬼子用刺刀给刮走了。一时间，京城之内百业俱毁，连一粒粮食也买不到了。甭说普通百姓，京师不少官宅之中，陈设依然，男子逃走，女子自尽，尸横遍地。有的大门紧闭，举家相对饿死。俄国军队占领粮仓以后，这些“二毛子”不吃黄米，就准备放一把火全部烧掉。当时刘铁云在上海寓所听到消息，不禁泪下潏潏。人才为国之元气，京师为人才渊藪，救京师之士商，即所以保国家之元气。他立马跑到北京，奔波四方，由慈善会设平糶、掩埋二局。一方面利用关系通融，一方面筹集善款银两，甚至变卖家产，终于从虎口夺回了这些粮食，分给了京城饥馑的百姓。

正值盛夏，街头横陈的尸体无人收敛，臭气熏天，瘟疫流行。刘铁云带领众人把遗体统统拉到郊外，统一掩埋了。这其中，还有大刀王五的遗体。八国联军攻破京师，大刀王五率众奋勇抗击。眼见得洋鬼子们无恶不作，他带领一拨弟兄们凭着天时地利人和，一时间杀得洋鬼子魂魄俱丧，洋鬼子们恨得直咬牙。这天，联军士兵又无端地围住了一处民宅，意欲肆虐。碰巧大刀王五经过此地。王五一声怒吼，挥刀冲进了敌军之中，奋力与之厮杀，他一个人就劈死了几十个侵略者。洋鬼子们一起冲向他，开枪射击。王五身中数弹，仍然挥刀猛劈。洋

枪响了，王五终因寡不敌众，被洋鬼子抓住了。这位刚直不阿的民族英雄，未能逃脱他们的杀戮，被射杀在北京街头。洋鬼子还放出风去，说王五是义和团的人，要暴尸刑场，看谁敢收尸。刘铁云不管他那一套，趁着夜色带人掩埋了这位侠士。

一转眼到了1902年。王懿荣殉难以后，家道中落。加之他在世时，家资大都买了善本古籍和古董，几无积蓄。为了生计，王懿荣的儿子王翰甫开始变卖家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多少家产能指望出卖呢？这天，刘铁云又来到王家嘘寒问暖，王翰甫又提起了这事儿。堂堂爱国志士、国子监祭酒的后人，竟然落到没有饭吃的地步！刘铁云帮着王翰甫整理了一下龟甲兽骨，详细地列了名细表。王翰甫说：“铁云叔，愚侄不学无术，难能对龟甲文字研究有何成色。先父谢世前曾叮嘱孩儿，这宝贝一定要珍藏。如果遇到识得龟甲兽骨文字价值者，不妨悉数奉送。这是先父的心爱之物，铁云叔，要是您不弃，孩儿就把这宝物交给您啦……”没等翰甫说完，刘铁云已是泪流满面。他难为情地说：“贤侄有所不知，叔叔我也银两短缺呀！”就这样，肩负着先师的重托，刘铁云收下了王懿荣留下的这批珍贵遗物，尽自己的力量，给了王家一些资助，以让他们度过难关。

我们有幸看到刘铁云留下的几本珍贵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到，王懿荣殉难之后，刘铁云与王翰甫过往依然甚密，经常在一块儿研究学问。刘铁云也得以见到王懿荣生前的不少甲骨拓片。他在1902年10月6日的日记上写到：“……晚间，刷甲文，释得数字，甚喜。”“夜作《说龟》数则。”我们再来看看11月5日的日记：“查龟板、牛骨，统共一千八百九十片。夜梦作诗钟，子明先生为宗师，予得句云：‘惟有如来能

伏虎，可知老子本犹龙。’”

自从刘铁云得了甲骨，其心情自不待言。奔波了几年，也没个什么门道，回到上海寓所，他开始潜心研究甲骨文字，并着手广为收集。他先后几次到北京，遍访琉璃厂，也从一些古董商那儿购得不少珍品。日积月累，刘铁云竟得手甲骨 5000 多片。那时的上海已初露国际大都市的端倪，文化界不少人受新文化的影响，云集上海滩。他们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熟悉海外新兴的文化现象、审美意识和治学方法。海派已在形成之中。得知刘铁云收藏了大批甲骨，并致力于其上文字的研究，不少人登门拜访，以求先睹为快。这里面也包括大学问家罗振玉。刘罗两家住处相距很近，此时他们已有十几年的交情。

入夜，紧张工作了一天的刘铁云躺在沙发椅上，他的心思还埋在甲骨里。虽有数千片在手，如此日日翻动也不是个办法。他搜求的宝物中，龟甲多于兽骨，这些兽骨多为牛的肩胛骨。龟甲之中，色泽稍黄者石化较深，质地尚可。那些色泽发白者，十分脆弱，随时都可能破碎。刘铁云以前曾经摹写过青铜器上的铭文，以便携带与翻阅。他想，如果把甲骨上的文字也摹写下来，肯定不会十分准确。眼下，对其上之文字辨识者还不多，如果摹写再加谬误，岂不更是难为？只有一条路子，那就是墨拓了。

墨拓甲骨上的文字极其不易，先要用一种名叫白芨的中药熬成水，用白芨水把宣纸贴到甲骨上。再以精巧的小刷子小心翼翼地反复摩挲，以至把刻有字画的地方捶拓下去。等它尚未干透之际，再用大如铜钱的墨包印拓。如此这般，揭下来的宣纸上便完整地再现了刻在甲骨上的文字了，不过，这文字黑白

是反的。一连几天，铁云一钻进书房，就整日整夜地泡在那儿。一张张精美的拓片诞生了。他又把拓片贴到一本自扎的草纸本子上，查阅研究方便多了，而且免去了毁坏之虞。只有特别的贵客上门，他才出示龟甲兽骨。一般访者，只是让他们浏览拓本就行。

1903年春天的上海，天气似乎总是阴霾一片。心急的人，有的已经换上了春装。刘铁云却无心去欣赏春色，还是沉浸在识别文字、查证史料的案头之中。一日，家人来报，有客人到了，问接不接待。原来，这些日子，由于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他竟闭门谢客，一般的客人，他都拒绝会见。刘铁云头也没抬地说：“就说我不在！”“不在？哈哈，不在我也进来了！”铁云抬头一看，原来是罗振玉到了。

提到罗振玉，不少人都知道他的“家底”。这位晚清遗老，曾经辅佐溥仪“经营”伪满州国，是个正而八经的汉奸。不过，罗振玉在学界很有名气，是位极精明的人。寒暄过后，二人落座。三言两语，话题自然就扯到了甲骨文字上。罗振玉早闻刘铁云得了龙骨，但始终未能窥得真品。罗振玉说：“早闻京师王大人识得甲骨之事，又闻铁云兄承传得手，我可是真想看看哪！”

刘铁云正要转身去取珍藏的甲骨，又被罗振玉给止住了：“慢慢，铁云兄还是风风火火的老样子！看宝物机会多得很，你听我说……”听说这话，刘铁云知道罗振玉此行另有他意。于是，他让家人退下，又随手掩上了书房的门。一阵静谧之后，罗振玉轻轻叹息了一声：“铁云兄，这天下真的不宜好人哪！”“……”刘铁云没吱声，单等他的后话。

罗振玉此行的确是另有他意的。原来，他得到一个骇人听

闻的消息，说有人在朝廷那儿告了刘铁云的御状，说他胆大包天竟敢私售太仓粮粟，为洋人办事，正在派人捉拿他呢！此话怎讲？嗨！刘铁云花费巨资从洋人手里买回他们要烧掉的粮食分给老百姓，竟然成了罪过！“西狩”回来的西太后不知错乱了哪根神经，竟把一腔怨气发泄到了刘铁云的头上。刘铁云此时心静如水，他摇了摇头，无奈地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天，这群混蛋是不会容我的。我有什么罪？问问北京的老百姓！”

刘铁云很快从迷茫中清醒过来，他握着罗振玉的手说：“真是想不到，王懿荣兄甲骨研究大业未竟，今天，我刘鹗有心钻研，也横遭陷害呀！老天爷，你的公平在哪里呀？”铁云静静地拿出已经整理好的拓片让罗振玉看。罗振玉仔细凝视良久，对刘铁云说：“铁云兄，事到如今，依我看，你还是躲一躲的好。”“躲一躲？躲到哪儿？不，我就在这儿等他们！”稍顷，刘铁云又说：“振玉弟，可是这甲骨文字……”“有了，”罗振玉高声叫到：“我想起一个主意来，出书！你尽快把这些甲骨拓印出来，汇集出版，广为传播，这不就告慰懿荣先师在天之灵了吗？”

一句话启发了刘铁云，他顾不上想其他的事了，马上张罗出书的事。本来，他对甲骨文字还不是十分精通的，分类也拿不太准。现在看来，得加快步子了。说不定哪一天那个老太太发了神威，还不先拿我开刀？罗振玉在一边紧敲“边鼓”：铁云兄，出版的事儿我熟悉，我帮你张罗。你只管一心一意搞甲骨拓片就行。刘铁云的书房里，通宵达旦的灯光伴着他的身影。他翻遍了5000多片甲骨，精选出1000多片刻字较多的珍品，并且精心拓印出来，整理出6册来。

终于，饱蘸刘铁云心血的甲骨文著录《铁云藏龟》以“抱残守缺斋”的名义石印出版了，此时是清光绪癸卯九月，也就是公元1903年10月。这就是中国甲骨学史上破天荒的第一部著作。

《铁云藏龟》的问世惊动了一潭死水般的中国学术界，如同给一个垂危的老人输上了充满活力的血液。刘铁云在《铁云藏龟》一书的自序里写到：“龟板己亥岁出土在河南汤阴县属之古牖里城。传闻土人见地坟起，掘之，得骨片与泥相粘结成团，浸水中，或数月，或月余，始见离晰。然后置诸盆盎，以水荡涤之，约两三月，文字方得毕现……”他在自序中还记述了发现龟甲兽骨文字以及王懿荣收藏甲骨的过程，痛惜王懿荣为国殉难。铁云对中国古老文化情有独钟，对古文字的演变也颇有见地。他还论述了从古籀到隶书的发展，认定此前即为刀笔文字。作为甲骨文字的第一批先睹者之一，他颇感幸运：“不意二千余年后，转得目睹殷人刀笔文字，非大幸欤？”

刘铁云在自序中还写到：龟板文字极浅细，又脆薄易碎，拓墨极难。友人闻予获此异品，多向索拓本，苦无以应。然斯实三代真古文，亟当广谋其传，故竭半载之力，精拓千片，付诸石印，以公同好。罗振玉还为《铁云藏龟》写了序。

《铁云藏龟》作者自序可以说是中国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篇成书的学术论文，被胡适先生评价为研究甲骨文字的“开路先锋”。刘铁云的另外两本书《铁云藏陶》和《铁云泥封》也相继出版，成为后人研究上古文字的重要资料。多才多艺的奇人刘铁云又以其对晚清社会现实的鞭笞，创作了著名的章回小说《老残游记》，该小说也于同年在《绣像小说》上发表。他还出版了一些科技方面的著作。

说来也是，刘铁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竟然在无意中得罪了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一直怀恨在心，时时寻机加以报复。刘铁云早年曾在山东治理黄河，与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曜过往甚密。袁世凯那时也在张曜手下。虽然他是张曜的故交子弟，但野心勃勃的他却不安份，认为自己不受重用。袁世凯一心想谋求一个什么官位干干，以求一展才华。长期不得志的袁世凯觉得刘铁云在张曜跟前来去随便，就设了个饭局请铁云小酌。耳热酒酣之时，袁世凯道出了心中的秘密。刘铁云一听，随口说道：“当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干点实业呢！”袁世凯近乎哀求地说：“铁云兄，还是求您在张巡抚面前美言几句吧！日后，我怎么会忘记您的恩德呢！”刘铁云很仗义：“不必说这些，该说的我一定说，你放心好了。”

一日，刘铁云又到张曜处，相约到河工一巡。散步之间，铁云提到了袁世凯。张曜问刘铁云：“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这一问反倒让刘铁云一时无言。张曜说：“人，倒还是能干，有点才气。但是他的性情总是让人琢磨不准。加之羽毛尚未丰满，知识资历都还欠缺，还是过一段再提拔吧，过早重用等于害了他呀！”

铁云心里有了底，见了袁世凯，就如实地把话给传了过去。袁世凯开始一听，还挺感激的。回到住处一想，心里顿生狐疑：噢，莫不是刘铁云在张曜那儿念叨我的坏话了吧？不，肯定是！这个刘铁云，咱们走着看，我袁某饶不了你！就这么着，刘铁云好心落了个驴肝肺，他日后照例满腔热情地与袁世凯来往，殊不知，袁世凯早已对他怀恨在心了。

原先，西太后就说过要治罪于刘铁云，不过，紧一阵松一阵的，多少大事缠着手脚，也没当真去办。后来，袁世凯的野

心终于得逞，得了西太后的赏识而进了军机处，掌握了大权。此刻，他要给刘铁云点颜色看看了！

1908年的春节刚过，大年初五，刘铁云从苏州回到上海。一位日本朋友匆匆来访。他带来一份《中外日报》，上有一则消息，说是“上头”要找刘铁云的“茬儿”。

初七日，正月的上海阴云密布。午后2时，他的朋友狄楚青慌慌张张找上门来说：“刚刚接到京中密电，与《中外日报》所说言合，其锋不可当，宜避之。”他前脚刚走，就又有来报：郑永昌来电，一明一暗。明电曰：“上海某处，苏州某处访明刘某，示以第二电。”暗电云：“国有命拿君，速避往日本。”来人劝他或到日本客寓稍住，有警再往日本。刘铁云淡淡一笑：没事儿，看你们一个个急的样子！第二天，他在日记上写到：

夜眠甚安，为多日所无。初十日，狄楚青来函：已得最确消息，枢廷密电东三省总督云：某某庚子年经督察院具奏，面奉諭旨严拿，在逃未获。兹闻在东运动，飭查云云。

十二日，刘铁云早上读报，见到一则上谕：“开缺山西巡抚胡□□，前在巡抚任内昏谬妄为，贻误地方，著即行革职。其随同办事之江苏候補道贾□□已革职，知府刘□胆大贪劣，狼狽为奸。贾□□著革职永不叙用，刘□著一并永不叙用，以示薄惩，钦此。”适逢儿子过来问安，大缙说：“依上谕所说，父亲是否没事儿了？”刘铁云并不开心，他仍然一脸忧郁地说：“天恩高厚，喜出望外。然意外之风波，尚须防也！”

十五日，情况大变。原来，为了麻痹读者和相关人士，除了在报纸上发表谕旨外，同时还发了一道拘捕刘铁云的密令。当夜，一场少见的大雪飘飘洒洒，银装素裹。天气甚寒。

十七日，天气依然阴沉沉的。从南京传来消息说，袁世凯已秘电两江总督端方，下令捉拿刘铁云。事到如今，一切都明白了。刘铁云心里倒是塌实了许多。正月二十日，有朋自苏州来，说起此事，刘铁云即席作诗一首，诗云：

避风十日荒湾泊，又出荒湾涉怒涛。敢与波臣争
上下，一枝萍梗任风飘。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刘铁云来往于苏州、镇江、南京之间，并无大碍。六月十九日，一封密电来到南京。密电称：庚子之乱，刘铁云勾结外人，盗卖仓米。又勾结外人，营私罔利，迄未悔改。该革员既在江宁，希即密饬查拿，著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所有产业，查明充公。

再说端方接到来自军机处的密电，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袁世凯不是一直对刘铁云感恩戴德的吗？这么会……？他马上召见自己的下属王孝禹，第一个让他看了电报。其实，端方和王孝禹都有营救刘铁云之意，不过，这话可不能明说。王孝禹试探着问端方：“此事……如何是好？”端方莞尔一笑：“此事在君，我何能为力？”实际上，是在暗示王孝禹，让他设法密告刘铁云。

王孝禹一拨就亮，随即转身请辞。不料，却被端方留住，说要宴请宾客，请他作陪，即令请巡警何某到厅。这一来，王孝禹不知端方实意，只有坐卧不安了。席间，巡警何某请辞，说要回去先做准备。这何某就是秘密派来的捕手。端方正色道：“此时预备，若有漏泄，谁任其咎！”何某不说话了。端方又说：“你在这儿吃了夜饭动手也不晚！”然后，端方又对

王孝禹说：“要是没有什么公事的话，你也可以吃过夜饭再走！”其言一听就明白，王孝禹急忙告辞说：“我还有点小事，料理完就回来。”端方微微点头以示同意。

王孝禹离开端方府，匆匆赶回寓所，草草写就一书，告之铁云立马逃离。谁知到了刘铁云在南京的居所，由于风声日紧，看门人陈贵坚持不准进。王孝禹不敢留信，也不敢留话儿，更不敢久留，只得悻悻而去。回到寓所，天已大黑，王孝禹放心不下，又恐在外时间长了引起怀疑，遂又安排家人再去刘铁云居所通报，自己回端方府了。王孝禹回到端方府上，心里盘算着，家人已把消息传给了刘铁云，他此时大概正准备离开南京吧。就这样，端方、王孝禹与巡警何某一直神聊到半夜。此时，王孝禹才对何某说：“现在可以准备了，不过，一定要过了午夜子时再去，若是去早了，恐怕他外出还没有回来呢！”事已至此，王孝禹也就放心地回寓所了。

当天夜里2时，何某来到端方府上，告之已经抓到了刘铁云。端方大惊。翌日晨，王孝禹来到端方府上，端方对他只是点头微叹。此时王孝禹还蒙在鼓里呢！他万万没有想到，昨天晚上，安排去通风报信的家人同样也被刘铁云门人所阻止！等他明白过来，重新想方设法营救时，已是无力回天了。

抓住刘铁云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好不舒心！压了几年的心头之恨，这会儿可以抒发个淋漓至尽了。他以私售仓粟和里通外国的“罪名”，流放刘铁云到新疆，永远监禁。1908年农历六月初二日由南京启行。

刘铁云热爱生活，即便流放途中，他也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爱意。那年中秋节，他于平凉写给老友卞德铭一封信，信中还盛赞道：新疆米为天下之冠，鸡猪果蔬，无一不佳。人以其

远，皆不肯去。

过了平凉，八月二十七日到达兰州。简单置备了一点衣物之后，九月初七起身兰州，一路天气闷热。当他听说家中房地皆已“充公”时，坦然地说：人生得失，原不足计！他在另一封信中说：吾拟温习医理，到新疆后，尚有数月吃用。此数月间，谋一啖饭法，当不难也。铁云自知天命已尽，拟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医疗验方回忆写作一本书《人命安和集》。

九月下旬，刘铁云到达甘肃武威。他写给儿子大绅一封家书：父九月十九日到凉州府，古之武威郡也。启程途中，南望雪岭，直西不绝，以达昆仑，真壮观也！

兰州以西，即进入河西走廊，一路上但见老树昏鸦，不仅没有吃饭的地方，连餐饮都得自备。出了玉门关，平沙千里无人烟。不光刘铁云，连押解他的衙役也得自备饮水。在一个名叫秤钩驿的地方，刘铁云写下了他平生最后一首诗：

乱峰丛杂一孤村，地僻秋高易断魂。流水涔涔咸
且苦，夕阳惨惨淡而昏。邮亭屋古狼窥壁，山市人稀
鬼叩门。到此几疑生气尽，放臣心绪更何言。

刘铁云的《人命安和集》还没有完稿，就在极度的窘迫之中于溥仪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七月初八日贫病交加地辞世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当年他才52岁。

一代奇人刘铁云开创了中国甲骨文字研究成书的新阶段。《铁云藏龟》不愧为甲骨学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

慧眼识宝有王襄

几乎与王懿荣同时，天津也有学者开始认识甲骨文字。

19世纪末年，天津有位世居的王姓人家。1876年12月31日，王襄出生在这个书香门第里。

王襄，字纶阁，号符斋，又号簠室。他7岁读私塾，23岁入县学。其时正值西学东渐，维新思潮兴起。他有机会广泛阅览西方近代社会学说，以及自然科学著作，并开始自修英文。1905年王襄考入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选修矿科，1910年毕业。刚刚毕了业的王襄到河南弄了个候补知府。不到百日，辛亥革命爆发，他也只好返回天津了。也就在这年秋，王襄结识了罗振玉。受当时风气的影响，王襄平时也喜欢收藏古董什么的。因为如此，古董商也经常带古物到他这儿来。王襄曾潜心研读《说文解字》，对上古文字有一种特殊的偏好。

大约是在1900年春，八国联军围住了天津。兵荒马乱的，刚在北京着实地发了一大笔甲骨财的古董商，又跑到天津来了。这天，一位古董商来到王襄家，说是在河南搜求到一种“龙骨”，上面的刻画是古代的文字，问他想不想要？王襄一听，很是感兴趣。当时，正好孟广慧也在座。这位孟广慧先生是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很有名气。听说是古文字，自

然也很想看看。他们随便问了一句：这东西出自哪儿？古董商支支吾吾地，半天才说是汤阴啦、卫辉啦。王襄他们一听，知道古董商不想道出实情，也就不再追问了。那个时候，文人墨客讲究的是古玩，把得来的古董只是当作玩意儿，并不想知道它们是在何处出土的。古董商看着二位有意，就近了一步说：

“东西是带来了，就是不在手边上。二位要是感兴趣的话，就请你们屈驾到我住的小店去一趟，货就放在那儿！”

天已黑下来了，社会又不安宁。他们犹豫了一下，王襄拉上孟广慧还是随他去了。天津西门外有家很简陋的马家客店，矮矮的房子，待走近了才看出是土墙，不大的窗子里射出幽暗的灯光。进了屋子，就是一个铺着席子的大火炕。大家都围坐在那儿，等着古董商拿他的宝物出来。古董商从一个小柳条箱子里捧出一包“龙骨”，放到席子上让大家看。这些“龙骨”大大小小的，形状不一。有的像龟版，有的像一般的骨头什么的。用手拂去泥土，隐隐约约可以看见类似文字的刻画。仔细琢磨，有些刻画里，还似乎能看到朱砂似的东西。孟广慧是书法家，看到这刀笔遒健的古文字，以为是流散的古简。古代没有纸的时候，人们是把字刻在竹简上的。孟广慧把玩再三，爱不释手。一问价钱，俩人都傻了眼：论字数，一个字四两银子！他们俩虽然都称得上是津门名流，但是，穷秀才们手里能有多少钱呢！孟广慧年长王襄八岁，王襄就问孟广慧怎么办。没等孟广慧吭声，王襄又说：我与您老都很寒酸，这一个字四两银子可真的架不住哇！王襄说着，拣了几块小一点的龟甲，与古董商拉来扯去地搞起价钱来。一边挑，他一边说：“总算不虚此行啊！”留恋再三，孟广慧不忍离去，也随便拣了几块回去了。听说后来孟广慧又卖了十多件家藏青铜器，才又购得

一批甲骨。

有了甲骨，他们也就潜心研究起来。历经多少艰难困苦，他们手头的藏品始终没有散失。1900年5月，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炮声已经震耳欲聋。王襄的老母重病在床，妻子也身怀六甲。他家的破房子在枪炮声中摇摇欲坠。王襄抱着一箱子甲骨藏来躲去的，生怕有一点点闪失。1900年6月18日，王襄带着老母和妻子逃到城外避难，老母终因贫病交加，撒手西去。正是此时，八国联军的大炮猛轰天津城，王襄家那一片房子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匆匆赶回家里的王襄，望着一片瓦砾，伤心地痛哭起来。

天亮了，王襄看到不少人在废墟上拣自家的东西，也费力地找到自己家，在瓦砾堆上刨起来。老天有眼，王襄扒开泥土，找到了自家的那张床。原来，他们一家人逃难的时候，王襄多了一个心眼：他用被子包住了那箱甲骨，又塞到了床底下。此时，甲骨完好无损地回到了王襄手中。为了害怕那箱甲骨再又什么闪失，他干脆趁着夜色，把它埋到了母亲的坟墓旁边。直到抗战胜利了，他才又刨了出来，一片也没有损失。再到后来，他们俩一共收集到四五千片甲骨。

听说王襄收藏的甲骨并未散失，很多人都向他道喜。有一家书店的老板还特地赶到天津向他祝贺。这位老板一见面，就非常关心地劝他趁早把这批宝物出手。老板说：“现在的东西越来越不值钱了，你留着它干什么，还不如早点换成活钱，免得放着死东西，活人穷受罪！”老板也不管王襄想不想听，又说有洋人想买，能出个好价钱什么的。王襄一听就急了，差一点跟他翻了脸，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说：“住嘴吧，日本小鬼子把刀架到我的脖子上我都没有卖！这是中国的国宝，是我的心

血！外国人一片也别想从我这儿得到！”就这样，这位老板跟他纠缠了一个多月，到底还是没有到手。

1917年春，王襄到外地做官。天津火车站里，不少名流学士都来送行。开车前，王襄亲自指挥工人往车上搬运行李，有几个木头箱子特别引人注目。王襄千叮万嘱，让火车押运员一定要小心再小心。火车押运员立即明白了，认定其中必有名堂。火车一开，两个押运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不约而同地看看木头箱子。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俩一不做，二不休，操起铁撬就撬箱子。吱吱呀呀，箱子打开了，里面竟是一只只摆放整齐的小盒子。小盒子很是精美，宋锦糊裱，里面装的十有八成是金银珠宝，好让人眼馋！瘦子已经忍不住了，伸手就去拿，让胖子给打了一下：“别介，哥儿们，今天咱俩发财的机会到了，这几箱金银元宝全是咱们俩的了。有句丑话我说在先。弄清底细，咱们就往车下整，然后咱们跳下去。神不知鬼不觉，一走了之。要是出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谁也别他妈的弄种！你要是到时候敢往我一人身上推，小心我不砸烂你的狗头！”瘦子说：“哥儿们，这是哪儿的话呀！来吧，咱们四六分，哥哥要多的，兄弟我要少的。来！”三搬两弄地，大小盒子都给翻出来了。一只只打开，傻眼了，竟然都是烂骨头片子，好不让人晦气！倒霉，倒霉！他们到底也没有弄明白，这做官的人怎么会带这些玩意儿出门呢！

1923年，王襄根据自己掌握的甲骨资料，写出了《筮室殷契征文》一书，当时，王襄在广东做官。直到1925年9月，他调任四川之前，这本书才得以出版。此书收入了他自藏的960多片的拓本，介绍了一批有价值的甲骨材料，每条卜辞还都加了考释，并对甲骨文实行了分期断代，对后来的研究者

有一定的帮助。70 高龄以后，王襄的读书写作依然热情不减。

共和国刚刚成立的那几年，王襄生活过得也的确很艰苦。这时，又有人从国外给他来信，问他是否有意把甲骨售与美国某大学，王襄都一口拒绝了。

1953 年，王襄 78 岁，还完成了《殷代贞史特征录》一书，成为他晚年的代表作。那年，王襄应人民政府的邀请，担任了天津文史研究馆馆长。王襄为自己晚年能为祖国作一点工作而激动不已。他逢人就讲：我这一把老骨头也枯木逢春了！为了表示自己对新中国的一腔真情，他毅然决定，把自己含辛茹苦积攒了一生所搜求的甲骨悉数捐献给国家。这位当年的晚清“举人”、候补知府，终于盼到了甲骨学研究的辉煌时期的到来。

王襄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学术研究著作，受到了人们的敬仰。

甲骨文 你都记载了什么

王懿荣发现的龟甲兽骨文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甲骨文。甲骨文字，是早于篆籀、早于青铜铭文的古文字。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关于文字的产生，有着许许多多美丽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人类社会还处于荒蛮时代。那时候，社会上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人们要记住什么事情，就在绳子上打结。大事打个大结，小事打个小结。时间长了，只是依靠口耳相传，许多的事情就很难说得明白。直到现在，世界上有些封闭落后的少数民族，甚至还在使用这种方法。

那么，文字是怎么产生的呢？按照民间老百姓的说法，那是一个名叫“仓颉”的人造出来的。轩辕黄帝命大臣仓颉去造字，仓颉不敢怠慢。他找了一间屋子住下，就关起门子专心致志地造起字来。好几天过去了，他还是一个字也没有造出来，这可怎么办呢？这一天，他闷闷不乐地出了门，沿着一条小河盲目地走着。前面不远处，一位渔夫挑着鱼篓走来。擦肩而过的时候，一条鱼儿从鱼篓中跳了出来，在仓颉面前跳来跳去，沙滩上留下了鱼的印记。仓颉突发奇想：一看鱼的印记，就知道是一条鱼儿，如果在沙滩上比着鱼儿的样子画一个怎么样？

想着想着，仓颉俯身在沙滩上画了一个鱼形的道道儿，他又叫住那位渔夫，问他这是什么，渔夫一看笑了：这不是鱼吗？行！有门儿。这鱼形的图案就算是第一个字吧！

发明了一些字后，仓颉又转向那些无法象形的东西。他把一个“人”字画进一个方框内，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囚”字。他画了一棵树，旁边又画了一个人。有人稍一琢磨，就知道这是一个“人”在树下“休”息……此后，仓颉造的字越来越多，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这个故事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不光老百姓，就是文人墨客，也相信真有仓颉这个人。其实，仓颉这个人并不存在。世上的字是普通的百姓在日常生活劳动中发明创造出来的，不过，把它们集中在仓颉一个人身上而已。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发现过一些上古时期人类在岩石上刻画的符号或图画。在出土的七八千年前的陶罐上，也常见一些图案或者似字非字的刻画。人类发明文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不可能由一个人在一段时期内完成的。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研究了甲骨文以后，认为它已经很成熟、很完备了。他认为，甲骨文从初创到成熟，起码要经历 1500 年以上。

要说甲骨文，先得说说人类初民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当时，社会生产力还十分低下，人们对世间万物的认识十分有限。打个比方说，他们的智力，就如同当今一个幼小的孩子一样。看见天上打雷下雨，他们就以为有一个人们看不见的神物在控制着。甲骨文里，“雷”字就是“雨”字头加上四个圆辘轳。他们想象着：有一架其大无比的马车，车辘轳在天上来回滚动，于是发出了巨大的声响，不一会儿，雨就下来了……经历地震洪灾，他们又以为是上天在惩罚自己。于是，他们想象

了许多怪异的猛兽，把它们铸造在青铜器上，以之“辟邪”。在与自然搏斗中，他们的伙伴死掉了，他们以为是另一个世界在召唤死者……现在看来，他们是多么的可笑，甚至还会有人指责这些初民“迷信”！不要笑话他们，就像不要笑话我们身边幼稚的孩童一样。直到今天，不是还有许许多多的未知世界我们依然没有弄懂吗？既然迷信，他们凡事都要占卜一下，预测一下凶吉。

又是一个大旱之年。天上的太阳如同一盆火，毫无遮拦地倾倒在地球上。河流干涸了，裂着横七竖八的沟。田地里，禾苗全都旱死了，大地干裂了，如同冒了烟一般。人类最早的伙伴——猎狗饿死了。天上断了飞鸟，地上没了走兽。人们一群群地跑到河边，对着天对着地长跪不起，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下一场雨！雨啊，雨！你就是生命啊！

国王来了，身后跟着满脸忧愁的大臣们。尽管鼓乐师们还是那样卖力，把乐器奏得震天响；尽管舞女们强打精神还在拼命跳着，可是，谁也没有心情去看他们一眼。巫师出来了。他穿着华丽而奇特的衣服，脸上画满了粗犷的花纹，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当时，巫师是很受人们崇敬的。因为，只有他才可以与天神“通”上话。石头垒成的简单的祭台上，摆放了一些极为简朴的而当时也只能如此的被称作“牺牲”的供品。国王朝巫师点了点头，示意可以开始了。祭台后面的巫师舞着手中的道具，跳起了怪异的舞蹈。很多东西可以用做道具，比如戈、盾、羽毛、牛尾，或者是乐器什么的。一边跳，巫师嘴里一边念念有词。巫师的词一般人是听不懂的，因为那是在与“神”说话。终于，他的表演结束了。巫师虔诚地走到火盆前，两个小巫捧上经过整治的龟版，巫师从火盆里夹起一块燃得通红的

小木炭，朝着龟版背面已经钻好的小坑坑里烫。龟版冒出一缕青烟，袅袅地飞向半空。稍倾，巫师把龟版翻过来，仔细地去辨认由于背面烧烫而产生的细小的裂纹。人们把竖的细纹叫做“兆”，横的细纹叫做“坼”。这一横一竖加在一起，就是占卜的“卜”字。这个“兆”字，直到今天，还有预先显示的意义，不是有句话说“瑞雪兆丰年”吗！

此时此刻，连国王都不敢出一口大气，生怕是惊动了上天。沉闷的气氛终于结束了。巫师把裂开细小纹路的龟版捧给国王看，并且指点着告诉国王说：三天以后，上天就会普降喜雨！国王高兴地舒了一口气。巫师庄重地把龟版捧好，拿出一把精美的玉刀，在这块龟版上小心翼翼地刻下一句话：翌乙亥雨。

国王亲自参加的祭祀如此之隆重，以至一般的老百姓根本到不了跟前。直到祭祀结束了，跪在远处的臣民们这才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又是一阵狂热的鼓与舞的交织……

其实，商代的甲骨文的内容无所不包：要去打仗，能胜与否？今年小麦，丰收与否？老天下雨吗？有人进攻吗？王后什么时候生孩子？是男呢还是女呢，等等等等。据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有十五六万片左右，甲骨卜辞上记载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几十个类别之多。再加上大量的遗址遗物的文化遗存，不但记载着大量的商代的历史史料，就是商以前和商以后的好多古史上的问题，也可以从这里探求而获得解决。随着甲骨学研究的日益深入，上古社会的许多不解之谜被学者们一一破译。甲骨学从“绝学”发展成为显学，甲骨文走出了象牙塔，成了一门与不少学科搭界的边缘学科。学者们普遍认为，研究甲骨学，必然会推动相关学科和辅助学科

的同步发展。甲骨学涉及到的相关学科有：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文学、历法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农科学等。所以说，商代的甲骨文，简直就是当时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有专家认为，甲骨文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和档案。国家邮电部 1996 年 9 月 2 日曾经发行一套纪念邮票，名为《中国古代档案珍藏》。其中第一枚邮票即为殷商甲骨文字。国际图书大会把殷商甲骨文字作为会徽使用，足见其弥足珍贵！

参加过殷墟发掘的著名甲骨学家李济先生在 1977 年于美国出版的英文版的《安阳发掘》一书中说，至少早在隋代，殷墟就被用作墓地了。证据表明，那时的人在埋葬死者时，便经常发现埋在地下的刻字甲骨。如果那时的一些学者像 19 世纪的古文字学家一样有教养，而发现了这埋藏的珍品的话，那么，中国学者早在 13 个世纪前，就认识甲骨文了。因为，在发现的隋代墓葬上的回填土中，就有一些刻字的甲骨碎片。他的这一基本观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即在智力的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阶段，并遵循着某种规律性。就像西安兵马俑的发现一样，偶然存在于必然之中。直到今天，不要说小屯的农民，即使一般人之中，可以系统地辨识甲骨文的也不为多数。19 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还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李济在这部书中还指出：1899 年发生的甲骨文被认定的事，是有长期的学术准备的。

见智见仁明义士

说到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有一个外国人是必须提及的，那就是加拿大人明义士。明义士 1885 年 2 月 23 日生于加拿大，原名叫孟席斯·詹姆斯·梅隆[MENZIES. JAMES MEL-LON]。大学毕业以后，他到神学院进修。1910 年，接受加拿大教会授予的牧师职务，他来到中国河南省北部地区传教。最初他在武安，后来就来到安阳。

那时，安阳的洋教堂在北门外。孟席斯对中国文化有着一一种特别的兴趣，为了表示他的虔诚，他甚至把名字也改得带有中国味儿，取其谐音，叫做明义士。明义士到中国好几年了，汉语也基本上掌握了。他平时除了处理教会的一些日常事务外，还喜欢到外面走走。听说安阳出土了甲骨文字，本来就对中国文化倍感兴趣的明义士就到处打听。

那时候，各地的古董商时常往安阳跑。一天，明义士在老城街上遇到了他以前认识的一位老朋友，就拉住要问个究竟。看看老朋友不想说的样子，明义士便把他邀到了街边一个小酒馆里。一来二去的，老朋友三杯酒进肚，话匣子就打开了。禁不住明义士的再三追问，老朋友终于附在明义士耳边悄悄地说出了他急于想知道的“机密”。

一出酒馆儿，明义士就打算直奔那人指点的小屯村。走到半道上，他停住脚步一想，不对，我就这么西装革履地去，中国老百姓一看，一个洋教士来了，能行吗？这么一想，他又回来了。不过，他没有进教堂，而是又回到老城大街上。明义士溜溜达达地，像没事儿一样走来走去的。他要干吗，原来是想找一家旧衣行。那时候年景不好，旧衣行倒是红火。到了旧衣行，明义士抬脚就进。老板一看就觉得好笑：你一个洋教士，到这儿有什么事呢！他原以为这位洋人只是看看热闹而已，谁知道明义士却一本正经地从挂着的旧衣服里挑拣去了。不一会儿，他选中了一身浅灰色对襟粗布衣裤，也没向老板问价，就从兜里摸出一块银圆，当啷一声扔到了柜台上。老板一惊，便拉开抽屉去找零钱，谁知，那明义士早已扬长而去了。明义士到了教堂，直奔卧室，连一口气也没顾得上喘，就马上换衣服。明义士是个大高个，一身旧衣服往身上这么一穿，就别提有多滑稽了。对着镜子一看，上边露着半截胳膊，下边露着半条腿。已经是春天了，反正也不是很冷了。明义士又随手拿起一顶毡帽，扣在头上，就直奔小屯而去。

教堂离小屯有三四里地，一出门，他骑上一匹老白马，得儿得儿地就奔西北方向去了。沿着小路，不一会儿就到了洹河边上。洹河是发源于太行山的一条古老的河流。它自西向东，浩浩荡荡，流过了豫北平原，浇灌着两岸数以万顷的土地。雨量充沛的季节，洹河上还开着漕运。安阳西部有几个规模不大的煤窑，煤质挺好，那儿出的白煤很受城里人喜欢。西部山区的煤由木船载着，沿着洹河曲曲弯弯地流到卫河里，可以直达天津。

就在洹河那个小小的河套里，坐落着一个不起眼的小村

子，名叫小屯。问明了方位，他径直奔小屯而去。他似乎对这儿已经非常熟悉了，绕过村口一座破旧的五圣祠，拐了一个弯，他折向北地去了。已经开春了，一家家的农民在翻整土地，以备种植棉花。沿袭了几千年的刀耕火种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张祖宗留下来的木犁，一个人在后面扶着，前面拉着的是牛、驴、甚至是人。太阳下面，三三两两的孩子扯着篮子，在村头地边的柳树上采柳叶儿，以度饥馑的春荒。

明义士从这老瘦马上下来，自己在地边上寻摸着。远远看见一个高个子在地边上找东西，几个孩子跑过来。走近了一瞅，怎么是个穿着中国衣服的外国人呢？孩子们有点害怕，扭头就想跑。明义士站起身来，笑着说：“孩子们别跑，我又不是魔鬼！”小孩子一看，怎么？是一位会讲中国话的高鼻子！都好奇地围过来：“你要找什么东西？”“你丢了东西吗？”明义士摇着脑袋说：“NO，没有没有！”“那你寻来寻去地干什么呢？”明义士说：“我，要找骨头片子，你们知道吗？”一个低个子说：“那东西地里有，我们找着能卖钱呢！”明义士紧追不舍地问：“哪块地里有呢？”小个子说：“哪片地里都有！”

一听说地里有，明义士来了劲头，三步就窜进了路旁的一块地里。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大声惊呼起来：“那是我家的地，踩坏了棉花你赔！”一听说让他赔钱，明义士开窍了：小朋友，现在我们玩一个游戏。说着他掏出一把铜钱来：“谁帮我找到骨头片子，我就给谁钱！”这一下，孩子们怔住了。片刻之后，他们一溜小跑地回家了。

后来，明义士来得多了，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明义士又到设在安阳老城鼓楼上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彰德府志》，认真地翻了两遍。他不仅知道了这里就是殷朝武乙之故都，而且也知

道，是北京一个名叫王懿荣的大学问家最先识得了甲骨文。原来，坐井观天的明义士还以为自己是第一个了解甲骨文的老外呢。闹了半天，在他之前，就有在山东的洋人 COWLING 及 F·H·CHAHANT 已经在往国外盗卖甲骨片了。然而，令明义士感到一丝慰藉的是，这些老外都不知道甲骨文是出自何处的。CHAHANT 一直以为甲骨文出自朝歌的比干墓中。为此，明义士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若夫以科学兴趣考察殷墟遗迹者，中外之考古家，实自余始。余一人独乘老白马，徘徊于此故墟者久矣。虽《殷墟书契》之著名作者罗振玉亦始于近年至故墟一二次而已。而其时刘铁云方印行其藏龟于上海。”

明义士很快弄到了不少甲骨。入夜，他在灯下细细地清除甲骨片上的泥土。这时的他已经掌握一些技巧了。那些埋在地下的 3000 多年前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破碎。对着放大镜，他认真地研究起来，很快就入了迷。

一晃又是几个月，他收集的甲骨片多了起来。与此同时，明义士也从甲骨文中辨认出了十几个单字来。可是，这一段时间他老是感觉不对劲儿。他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感觉总有那么一股怪味儿，奇怪的是，这怪味儿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臭了。他翻箱倒柜地查找，以为是老鼠什么的死在屋子角落里了。最后，他才想起翻看一下存放甲骨的箱子。这口箱子里保存着他近来收集的甲骨片子，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呢。箱子一打开，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原来是他收买的甲骨在散发臭气！在箱子里放着，怎么就发臭了，还长了长长的毛？百思不得其解的明义士用放大镜看了又看，这些甲骨去除泥土以后，显得挺干净的。甲骨片上刻的字好象也有点异样。糟糕，这白生生的甲骨片子不是真东西，是用新鲜的骨头刻的！明义士第一次交

了“学费”。

原来，这甲骨文值钱了，地里的骨头片子也越发不好找了。于是，就有人做起了造假的买卖。他们弄来新鲜的牛骨、龟版，仿着出土的甲骨文的样子，在上边刻上字，再往泥巴里这么一蘸，嘿，不懂行的人还真地看不出来！甲骨文不是主贵吗？一时间，小屯的农民造假，城里也有人造假，连安阳城里著名的古董店遵古斋也难以免受其害。尤其是整版的甲骨，伪者居多。

话说有个教私塾的名叫蓝葆光，是河北人。看上去，他像一个文弱书生。他虽是读过几天四书五经，但记得没有忘的多。开始的时候，有几个学生在他那儿求学，可他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不好好教。结果，大人一个一个地把孩子们都领走了。他也算得上是心灵手巧，可是在安阳浪迹这么多年，就是不务正业。眼看着歇了业，没事做了，他又多了一个毛病——抽上啦！清朝末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大量的鸦片流入中国内地，连安阳这么个小地方也未能幸免。自从蓝葆光吸上了鸦片烟，那花钱就如同流水一样。没有进项怎么办？他不是识几个字吗？脑袋瓜子一转，歪点子有了！他跑到农村的杀锅上拣了一些骨头片子，回到家里关住门子就干了起来。开始，他还比照看出土的甲骨上的字去刻，歪七扭八地怎么也不像。比画了几天，有点模样了。大烟瘾又上来了，蓝葆光大着胆子把自己刻的甲骨片子拿到了遵古斋。遵古斋王老板接过甲骨片，倒是没有仔细端详，就数起字数来。

原来，自从甲骨文吃了香，价钱是日益见长，到了今天，已经是一个字二两银子了。糊糊弄弄地刻了十来个字，蓝葆光还真地换了二十几两银子呢！

这么一来，臭味相投，外地来的古董商就与他相互利用，拿他刻的假甲骨文去欺骗北京、天津、上海的同行或洋人。要说蓝葆光也下了一点工夫。他有一本册子，里面密密麻麻地临摹了好多甲骨文，以供他平时造假用。说来也笑话，造了这么多的假片子，册子上的字他一个也不认识。他刻写的甲骨文字，顺序颠倒，文句不通，还真给学者们添了麻烦。特别令人可气的是，有的甲骨片子上面本来就有字，蓝葆光嫌上面字少，挣不了大价钱，就又在原来的甲骨片子上面加了字。你想想，一个字就值二两银子啊！

直到今天，甲骨学上还有一个研究分支，叫做辨伪，就是专门分辨真假甲骨文的。

再说明义士自从上了当，也开始用心起来。他托人从京城买来刘鹗编的《铁云藏龟》，以及罗振玉所著的《殷墟书契》，关起门子一遍遍地读起来。他一手拿着放大镜，看着甲骨片子上的字，一手翻着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照。日积月累，他也渐渐地入了窍。

后来，他又经常到小屯村去，还真地当场认出了十几块假片子呢！一看这个洋教士懂得真假了，慢慢地，就没有人再卖假片子给他了。关于这段历史，明义士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殷墟龟甲文字发掘的经过》，发表在《东方杂志》上。他在此文中说：余于甲骨既加研究，而市上之贗品亦已日多，在彰德（安阳旧称）及附近殷墟之小屯村，伪品尤众。余第一次所得之大者，乃全伪物，于是始知小者之不可忽也。盖小者殆可谓完全属于龟甲，在古时为帝王祭时所用，甚为贵重……甲骨上之文字甚为精细，其小如米。盖一骨之上，所刻文字或至数百。

1 1917年3月，明义士所著《商代文化——殷墟甲骨》一书

由上海别发洋行石印出版。此书收录甲骨 2369 片，是欧美学者出版的第一部甲骨著录书。这本书里著录的甲骨，现藏在南京博物院。

1917 年到 1920 年，明义士还到军队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到安阳继续传教。1927 年到 1929 年，军阀混战，社会动乱，明义士到北京中国研究学院教书。这时候，他已经拥有刻字甲骨 35000 多片了，几乎能占当时出土总量的三分之一！

1932 年，明义士到山东齐鲁大学考古与汉学系教书，还把自己的收藏办了一个博物馆。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匆忙离开齐鲁大学，带着 6000 多片甲骨精品，飘洋过海回国了。带不走的十几大箱装满甲骨和其他文物的木箱，神秘地消失了，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

明义士在记述自己所藏之甲骨时说：“余于此等甲骨之号数，尚须赘以数言者。此等号数，系在河南时所定。余在河南有数载之久，于传教之外，光阴多费于此，常手携刀刷徘徊检验于丛石之间，以收集证据，其始或不免有误，后来已悉加更正。”

据悉，抗日战争期间，明义士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继续教授中国考古学。1942 年，他以一篇题为《商戈研究》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他又到旧金山美国战时新闻局担任中国参事，后于 1957 年 3 月 16 日辞世。

日本投降之后，他的女儿来到中国，在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合组的“善后救济总署”做事，还悄悄地打听过明义士所藏甲骨的事。不过，她毕竟没有得手。再后来，明义士的儿子还出任了驻华大使。这当然已经是新中国的事了，他不可能、也没有提起甲骨文的事了。因为，明义士当年设下的那个

“谜”，早已经破译了……明义士带到加拿大的那批甲骨精品，现藏加拿大皇家博物馆。华裔学者许进雄继续研究这批甲骨，并于1972年出版了《明义士收藏甲骨》一书。后来，许进雄又出版了《殷墟卜辞后编》一书。该书还谈到了明义士原藏5万余片甲骨的下落。明义士收藏的甲骨大部分留在了国内，现藏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7802片，为世界12个收藏国中之第二位，仅次于日本。

当然，明义士并不是第一个搜求甲骨的外国人。在他之前，就有一个名叫方法敛的老外开始收集甲骨了。1904年，方法敛为上海的皇家亚洲学会一次就买了400片！还有库寿龄、柏根等。然而，他们之中又有谁能比得上“近水楼台”的明义士呢？

唉，说不清道不明的明义士！由于他的甲骨情缘，不少人甚至连他的真正姓名都忘记了。别管怎么说，甲骨学不能不写下他一笔。

国宝何日得还乡

明义士依仗他在安阳的地利，在早期的甲骨收藏者之中鹤立鸡群，独树一帜。由于是近水楼台，银两又足，他在收集甲骨的同时，还收藏了不少的青铜礼器，以及名瓷、名画等传世国宝。每天清晨，教堂的钟声悠远地响起来，他草草地去做个祈祷就回自己屋子里去了。看见收集的甲骨越来越多，他也逐渐学会了墨拓甲骨上的文字。

一转眼，他先后在安阳已经近十年了，凭着他一颗执著的心，学术研究日臻炉火纯青。1917年，他还写成了《殷墟卜辞》一书。后来，他又多次收集到大宗的刻字甲骨。1924年，小屯村里有一户农民在自家院里盖房子。正在挖根基时，发现了一个甲骨坑，惊动了全村的老百姓。这坑甲骨里大块的龟版可是不少。消息传出去，到了明义士的耳朵里。这边还没有整理完，那边他已经骑着老白马来了。一进村子，他就直奔那家而去。小小的小屯村，他不知转悠过多少回了，真可谓轻车熟路。大家一看是明义士来了，就让出来一点地方。明义士拿起一块完整的甲骨片，轻轻用手一拂，便看见隐隐约约的字来。他心里暗暗高兴，对主人说：“怎么样，全给我吧！”“你出多少钱？”“你要多少钱？”说着，他们进到屋子里。

一进屋子，俩人的手就捏到了一起。明义士学到的中国招数可是不少，连在袖子里“捏”价钱他都会了。不一会儿，俩人都高高兴兴地走出来。只见主人套上了自家的车子，把一筐筐出土的甲骨装车送走了。

1926年3月，小屯村爆出了一件大案——村长张学献被人绑架了。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绑匪闯进张家，七手八脚地塞住他的嘴巴，把他带走了。等他妻子明白过来，绑匪早已无影无踪了。张学献的妻子哭成了泪人儿，什么也顾不上了。大伙过来安慰她，这才发现绑匪留下的一张条子。有个识字的看了看，大伙催他快读读。条子上写着：银圆300块，3天之内送到村头奶奶庙里祭台的后面。若要活的，就此照办！天哪，哪来这么多的银子啊！张学献的妻子一听，立时倒地昏了过去。

出了绑匪，全村人一个个都紧张起来。原来，前几年张学献家的菜园子里出过甲骨。他自己挖了几天，还请了一个帮工合着干。有人说，可能是那个帮工的协同干绑匪的，有的说，大概是张学献家有钱吧……别管怎么说，首要的是怎么救村长出来。大家唧唧呱呱地，声音越来越小。终于，有个人咳嗽了两声，把张学献的妻子拉到一边，讲起了价钱。最后，他们说定：大家帮他家在菜园子里挖甲骨，二一添作五，所得各自对半分。到这个时候了，张学献的妻子一心想的是救人要紧，哪还顾得上什么条件。当下，几十条壮汉子就到了他家菜园子里，拉开架式，分成三组，一起向中心挖去。到第二天中午，已经有人挖到了成坑的甲骨片了。张学献的妻子一面张罗大家吃饭，一面打听甲骨怎么出手。

正在此时，明义士又赶到了。他与村民一拍即合，留下一

擦银圆走了。张学献终于得救了。明义士后来应聘到齐鲁大学考古与汉学系教书，专门讲授中国古文字研究。他先后收集了140多箱古物，开始放在教堂里，之后又存到洹上村（即袁世凯的宅院）、安阳高中等地。北伐战争时，这些宝物还毁了一些。已故著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曾经回忆说，1935年他在中央研究院时，到南京金陵大学听过明义士的讲演，明义士的中国话讲得的确很流利。1936年，明义士离开齐鲁大学，匆匆返回加拿大，带走了他所珍藏的6000多片甲骨精品。现在，这些国宝还存在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里。

刘铁云流放新疆死去后，他所收藏的甲骨也流散了。他的甲骨有1000多片到了上海，让英籍犹太人哈同买走了。这批甲骨几经周折，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

我国甲骨文开始流入英国是在1908年左右。1900年，八国联军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国教会在天津设立了一所学校，名为“新学书院”。甲骨文之父王懿荣的儿子王翰甫在这个学校读书，他送给了学校一批家藏的古物，以抵资费。其中，包括25片殷商甲骨。学校当局并不知此为何物，就请当时英国驻天津领事霍布金予以研究。这个霍布金是个中国通，对中国古文字有一定造诣。霍布金研究了这批甲骨以后，把论文发表在新学书院校刊1908年5月的《学院回声》上。从此，霍布金对甲骨文发生了兴趣，后来又与查尔方特形成了美英联合收买甲骨的集团。这个查尔方特牧师是1888年由美国长老会派到山东潍县传道的。山东潍县古董商特别活跃，早几年就有人到河南安阳一带搜求古物。是他们之中的人把甲骨文传到了北京。这事在潍县当地也有传闻。查尔方特嗅觉特别灵敏，虽谈不上是近水楼台，但起码也是消息灵通。从1901年

起，他就开始收买甲骨，连传教也顾不上了。到 1912 年他抱病回国时为止，竟做了 11 年的甲骨贩子。他垄断了整个沿海地区的甲骨市场，致使我国大批甲骨流往海外。

除了明义士以外，还有不少外国人也私自搜求中国的这一国宝，并且运到了国外。美国长老会驻山东潍县的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浸礼会驻山东青州的传教士库寿岭也合伙收集了大量的甲骨片。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山东潍县的古董商范维卿手里还有一批甲骨。回到山东老家，把东西也带回去了。库寿岭得知消息，马上登门拜访。当时，范维卿由于倒卖甲骨，已经小有名气了。一听有个外国人来访，他还不想见呢。家人通报说；库寿岭已经是第三次求见了，他这才招呼他进来。

库寿岭一口标准的中国话，一下子让范维卿放松了警惕。茶过三巡，库寿岭开板了：“听说范老板手里有一批货还没有出手？”范维卿听了吃了一惊：怎么，连这个洋和尚也知道我是干这个的？又一转念，卖给谁不是卖？洋人保不住还舍得出大价钱呢！蒙他一下，对。其实，库寿岭这人也是个中国通。说到甲骨，讲得头头是道。价格、成色，都瞒不住他。范维卿拿出甲骨片，开口要一个字三两银子，库寿岭一听，连连摇头。他拍着范维卿的肩头说：“不打不相识嘛！一回生，二回熟，以后我们是老朋友了嘛！走走走，你到我教堂里看看……”禁不住库寿岭的甜言蜜语，五六百块甲骨到了他的手里。库寿岭和方法敛还合伙从山东潍县盗卖甲骨，其中一次，就卖给了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亚洲文会博物馆四五百片。

1904 年冬，小屯村地主朱坤在自家地里挖到了大批甲骨，足足装了好几车。朱坤趁着夜色套上车，卖给了城里的古

董店。后来，这批甲骨流到了库寿岭、方法敛的手中。几经倒卖，1906年前后，分别藏于美国卡内基博物馆、苏格兰皇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以及美国斐尔德博物院等。方法敛还把这些甲骨摹写并编成《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

1909年，德·威尔茨在青岛买到甲骨711片。到了抗日战争期间，这批甲骨下落不明。卫礼贤也买到72片甲骨，现在大部藏于瑞士巴骚民俗陈列馆……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甲骨流入欧美的珍品达5000片以上。

当然，不少热衷于中国文化的日本人也想方设法地获取甲骨。日本人西村博、三井源右卫门很早就开始收集甲骨。《铁云藏龟》出版以后，日本高等师范教授、文学博士林泰辅怀疑书上的甲骨是伪造的。1905年，日本东京文求堂出售所藏甲骨百片，林泰辅买了10片。后来他又买了600多片，还写了《清国河南汤阴县发现之龟甲兽骨》一书。1918年，林泰辅还亲自来到安阳调查搜购。据郭沫若先生后来回忆，他在日本时，得知东京、京都两地有9家藏有甲骨，数量在3000片以上。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更是加紧了对中国古代文物的掠夺。据专家统计，殷墟甲骨文一共出土了15万多片。分散到了12个国家和地区：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德国715片；俄国199片；瑞典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韩国6片。

让安阳光耀天下

一提起罗振玉，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顽固的满清遗老，晚年甚至堕落到辅佐溥仪为伪满州国效劳的地步。但在中国甲骨学的发展史上，他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

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晚年又号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他作过清末的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官。他对中国古文化的研究颇得精髓，尤其长于金石考古。罗振玉年轻的时候在刘铁云家当过家庭教师，以至后来他把长女罗孝则嫁给了刘铁云的儿子刘大绅。刘大绅是刘铁云的四儿子，刘铁云得了甲骨以后，还派大绅到河南一带去搜求过。

听说刘铁云得手甲骨，罗振玉一直没有机会去看看。他跟刘铁云是儿女亲家，平时有一些走动。不过，罗振玉总是对刘铁云风风火火的脾气不很能看惯。他总以晚清遗老自居，不赞成铁云的叛逆，也不赞成铁云的实业救国。

罗振玉自幼研读古籍，对文物古董造诣很深。他接触过的古董商多，见过的古董自然也多。1902年，罗振玉第一次在刘铁云家看到甲骨文字的墨拓本。他惊叹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感

慨自己的无比幸运。当时，他对西太后罪以刘铁云私售仓粟痛感愤怒，迫于无奈，他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劝戒刘铁云赶快逃跑。刘铁云治学心切，不愿意撒手潜逃。罗振玉也是急得没有一点法子。他太了解刘铁云的脾气了，知道他想做成的事，什么困难也挡不住他。看他铁了心，罗振玉才提出，帮他把甲骨文字刊印出来。在他的极力怂恿下，刘铁云的《铁云藏龟》才得以石印出版。付印之时，罗振玉还为之写了一篇序言。他在这篇序言中说：“金石之学自本朝而极盛。咸同以降山川所出瑰宝日益众，如古陶器、古金版、古泥封之类，为从来考古家所未见。至光绪己亥而古龟古骨乃出焉，此物唐宋以来载籍之所未道，不仅其文字有裨六书，且可考证历史……”他还写到：古卜筮之制，故书散失，其仪式多不可考……他在此文中认为，甲骨上的文字与篆书“大异”，其为史籀以前之古文无疑。为此，龟与骨及夏商而非周之确证。他在序言中还从几个方面分析了甲骨文字的性质。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罗振玉认识了甲骨文字，1906年，他任学部参事官，不仅广为收集古物，也着手调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

自从1899年王懿荣认定甲骨文字以后，各位专家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命名了许多谓称。有的称之为“龟甲”“甲骨文”“龟甲文”；有的称之为“契文”“殷契”“甲骨刻辞”；还有的称之为“贞卜文”“卜辞”“殷墟书契”，甚至称之为“商简”等等。后来，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叫它“甲骨文”最为妥贴。这一叫法，既包括了龟甲，又包括了兽骨，简洁明了，逐渐成为学界的统称。

当初，古董商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对甲骨出土地秘而不

宣，以期封锁消息，囤积居奇。他们或言甲骨出自河南汤阴，或说出自卫辉等地。以至最初的学者信以为真，甚至盲目寻找而未果。刘铁云在他的《铁云藏龟》自序中说：龟板己亥岁出土在河南汤阴县属之羸里城；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说：光绪己亥，予闻河南之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他在《五十日梦痕录》中，更进一步说：龟甲兽骨潍县估人始得之，亡友刘君铁云问所自出，则谎言得之汤阴。1909年，日本人林泰辅发表一篇介绍甲骨文的文章，题目就叫《清国河南汤阴发现之龟甲兽骨》。直到1908年，罗振玉多方打听，这才得知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点在“洹滨之小屯”。1910年，他询问来自河南的古董商，进一步证明了甲骨的出土地“在安阳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也就在这一年，应日本学者林泰辅的约请，罗振玉写出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此时他已认识了数百个甲骨文单字，一些关键字如：贞、王、亡等对于通读甲骨卜辞很有意义。翌年，罗振玉派人到河南安阳搜求甲骨，1915年，他又亲自到安阳作实地考察。

话说刘铁云去世以后，罗振玉留得一部《铁云藏龟》。儿女亲家遭诬陷致死，罗振玉特别地悲痛。他有时到女儿家去，见了女婿大绅总是没有什么话好说，只能真诚地安慰几句。一天，大绅捎话过来，说要到他这儿来一趟，有事相商。大绅一早出了门，叫了一辆车子去了。见过岳父，翁婿落座。大绅开门见山地说：“岳父大人，小婿今天拜见大人，是有一事相求。家父在世之时，对甲骨文字十分喜爱。亏了您老的帮助，才使《铁云藏龟》一书得以出版。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并没有弄清楚龟甲兽骨的真正出土地。我虽受先父之命到河南去搜求过甲骨，走了好几个地方，都未能访到。以小婿之拙想，若能考

证其出土之地，或许还会有新的收获。”罗振玉点头称是。女婿的一番话，倒使他下定了决心。他说：“此正合吾意啊！”

原来，罗振玉为甲骨出土地之事搅得心神不宁，拉住自己的夕日同窗王国维，正准备到河南去一趟呢。不巧，又有事给耽搁了。后来，罗振玉略施小计，终于撬开了古董商的嘴巴。又有人再次告之，甲骨出自河南安阳小屯。这次，罗振玉不再盲目地相信了。他毕竟学富五车，便从史料中去印证。安阳？他翻开河南地图，很快查到了旧称彰德的这个地方。从地图上看，一条洹水从安阳市区北面流过。他打开《史记》，找到了《殷本纪·正义》，其中引用《竹书纪年》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左传》上还记载说：定公四年，康叔分封到殷，“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莫不是，这小屯村，就是殷墟所在地？

1910年冬，罗振玉的弟弟罗振常到北京看望他。罗振常年轻的时候，曾随其胞兄罗振玉在上海农学社办刊物。后来又开过书店。对收集古籍感兴趣。1911年2月，受罗振玉的委托，罗振常来到河南安阳访求。他据此写作了一本书《洹洛访古游记》。我们不妨看看他当时的日记：

2月15日 阴 有古董肆贾人来，出古卜辞刻骨若干枚，索值甚昂。

2月18日 薄晴 午前，土人数辈持来龟骨三筐。筐各少许，购其二，遗其一……

2月19日 阴 早，土人送骨来者，又较昨日为多。

罗振常当时住在安阳火车站附近的小客栈里。这里到老城还有两三里地的样子。而小屯村，却在相反的方向。2月20日，天下了小雨。午后，罗振常进了城。他记载说，彰德古城

小而完整，城外有河，城中没有什么大的店铺。日本人的药铺、杂货铺也杂错其间。他从北门进，出西门，城门附近就有一片古董铺。古董铺里大都是出土的破铜烂铁的，瓷器陶器尤其多。

2月21日，天气晴好。罗振常心情也特别的好。到安阳多日了，今天才放了晴。刚好小屯村一个农民来卖古物，他便相约到村里去走一趟。出了客栈，向西北，途径高楼庄，一会儿就到了小屯村。到其家小憩之后，就直奔甲骨出土地而去。

2月23日，罗振常一连几日未出门，感觉有点闷，又听说老城里有韩魏公的昼锦堂，就步行进了城。问得地点，知道这里已改为学校。他转了一圈，还溜达到破败不堪的文峰塔，不觉感慨时日之变迁。

直到4月2日，罗振常才离开安阳，经郑州奔洛阳去了。罗振常在安阳小屯逗留了50天，一天最多可买到甲骨1000多片，通过火车两次托运甲骨12000多片。罗振常此行不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殷墟的准确位置，还为罗振玉搜求到了大量的古物，其中包括万余片甲骨。

1916年2月24日，罗振玉带着儿子福成乘汽车赶往神户，住进西村旅馆。第二天，他们父子将登上“春日丸”离开日本，归国扫墓祭祖坟。船要三四天才能到上海，罗振玉是个闲不住的人，这几天，正好校补《殷墟书契·卜辞篇》。28日，船到上海吴淞口。他改乘火车赴京口，又转道淮安，回到上海。3月15日，他的《殷墟书契考释》改竟，30日赶到安阳。他在《五十日梦痕录》里记述说：上午9点左右到了安阳，住进人和客栈。吃完饭，立即找了一辆车子去小屯。他从《彰德府志》上得知，此地即为河亶甲城，他来到出甲骨文最

多的地方,实地考察。还顺手拣了一块古兽角,一捧无字甲骨。

站在小屯村北的洹河之滨,脚踏这块神圣的土地,罗振玉感慨良多。他终于还了自己积年已久的夙愿,亲自来到河南安阳的小屯村。凭着他的直觉,殷墟小屯的甲骨文似乎已经净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12年之后的1928年,那场大规模的殷墟发掘正是由此发端的。他此行迈开了中国甲骨学者实地踏访考古的第一步,虽然,这一步晚了点儿,但它毕竟要载入史册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安阳小屯揭开了它神秘而朦胧的面纱,不再是无名英雄。蕞尔一邑一夜之间成了世界闻名的地方。安阳小屯,从此迈开了走向世界的艰难步伐。

罗振玉对甲骨学有着重大的贡献: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并考证其地为“武乙之都”;他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商王名相比较,发现其大部分相同;他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注意了对整条甲骨文卜辞的通读;在考释文字上,他提出“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方法,对一词的考释,必求其形声义的符合。这些都给后来考释古文字者以启迪。由于罗振玉在学术上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他被学界称为“甲骨四堂”之一。

罗振玉1940年5月14日死于旅顺,享年75岁。就在他辞世前的1938年,他自知天命将尽,自己写下了一副挽联,联云:

半世寝馈书丛,得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
石刻,柱下秘藏,抱残守缺差不幸;

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辟,壬申
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

又一方家说观堂

“甲骨四堂”中的另一位方家就是被后人称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由于罗振玉和王国维在甲骨学上的卓越贡献，也有人把甲骨学称之为“罗王之学”。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在他短短的 50 年的人生历程中，为我们留下了 60 多种学术著作。郭沫若在评价王国维时说：“他留给我们的可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象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字静安，号礼堂，又号观堂。1877 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他 7 岁入私塾，王国维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海宁潘绶昌，后又师从陈寿田先生。16 岁时他才考取了秀才。1898 年 2 月，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时务报》谋求了一份工作，他的职务是司书、校对。刚刚来到上海的王国维生活十分简朴。他依旧是在海宁的那身打扮：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身着青马褂、蓝长衫，布鞋布袜，身后拖着一条小辫子。除了吸烟以外，他几乎没有其他一点嗜好。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他面黄肌瘦，行动迟缓。他不讲究衣着，更不善于交际。在上海期间，王国维结识了罗振玉。王国维一边发奋学习外语，又到罗振玉

主办的《农学报》打工，兼管农学社庶务，半工半读。1906年，罗振玉奉学部之命北调京师，王国维与之同行。其后8年，二人形影不离。

戊戌政变以后，虽然顽固的封建势力依旧猖狂，但是，中国人民要求革故鼎新的浪潮已是势不可挡。一时间，大批的热血青年到日本留学，使久遭禁锢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1901年秋，王国维走出了国门，踏上了到异国求学的道路。那年，他24岁。

武昌起义以后，清政府已岌岌可危。罗振玉自然终日惶恐不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盛极一时的清王朝灭亡了。罗振玉以大清遗老自居，决心东渡日本而去。此时，他的一位旧友日本和尚大谷光瑞正在北京，大谷请他移居日本。临行之前，他想起了以前合作的老伙伴王国维。他劝王国维与他同行。犹豫再三之后，他们一行20多人在当年10月到了天津，后又搭上了东渡扶桑的“温州丸”小海船，驶向茫茫的大海。到日本以后，罗振玉在京都田东村，建了一处乡村别墅式的新屋，书房命为大云书库。王国维的生活这时几乎全靠罗振玉支持了。此时，他一心一意地研究甲骨学，很快就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14年，王国维与罗振玉共同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也是这一年，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出版了。

刘铁云的《铁云藏龟》出版的第二年，即1904年，另一位学者孙诒让写出了第一部释读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他称甲骨文为“契文”，即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他的这本书依据的材料只有《铁云藏龟》一书，显然，这是当时可以看到的唯一的甲骨著录书。孙诒让在这本书的序中说：得到《铁云藏龟》，想不到这么大年纪了还能见到如此奇迹，爱不

释手。用了两个月时间，全力校读了里面的文字。《契文举例》共分十章，将甲骨文按内容进行了分类研究。此书笔路蓝缕，在甲骨学上有草创之功。遗憾的是，此书并未及时出版。孙诒让当时只是把手稿寄给了罗振玉、刘铁云等人。1908年，孙诒让撒手西去。直到1913年，此书的原稿才在上海被王国维发现，后来得以出版。

1915年，王国维回到上海，拟与罗振玉一道去甲骨出土地的安阳亲自踏访。不巧的是，他偏偏害起了眼病。安阳是去不成了，他把家眷送回老家，又一人回日本了。1916年1月，王国维在日本寓居4年之后，回到了上海，一头扎进了英籍犹太人的哈同花园，成了哈同、罗珈琳的门客，当上了广仓明智学院的教授。第二年，罗振玉也回到了上海。1917年，王国维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他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被誉为甲骨文发现19年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让我们听听郭沫若是怎么评价的：“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的论文刚发表，罗振玉就致函说，自己虽接触甲骨文较早，但在考释方面却“未敢自任”。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典籍浩繁的国家，从这一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比拟的。然而，记载中国上古社会的历史，最早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了。不要说司马迁，就是早他500多年的孔夫子一提到夏商，就会哀叹“文献不足”，何况司马迁呢？所以，中国的学界就刮起了一阵疑古之风。这些人认为，所谓中国的夏商二代，是根本不存在的。及至甲骨文发现之后，还是有人不“承认”，章太炎就是一个典

型：章太炎老先生是当时最著名的金石学家之一，政治上比较激进。然而，他根本就不相信会有什么甲骨文。他认为，既然经史上不见记载，而龟甲又是“速朽之物”，怎么能埋在地下3000多年不腐烂呢？他断言：“龟甲文易作伪”，是最不可信的。他还说，罗振玉这个人就不可信，他流传的甲骨文自然也不可信喽。据说，一直到1928年以后，安阳殷墟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这位老先生还是不肯认帐。有一年章太炎过生日，他的一位名叫黄季刚的弟子给老师送了一份礼物。这礼物用红纸包着，很像一个方形的点心盒子。后来，章太炎打开一看，里面竟是罗振玉写的一部四卷本的《殷虚书契前编》！不过，我们不必替他着急，后来听说章太炎老先生当时并没有勃然大怒，而是把弟子送的这份礼物放到了自己的床头上。大概，他也真地读起了被他认为应该判罪的“假”文字啦。

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上，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有什么根据吗？可信的程度怎么样？不少人大打折扣。有的学界人士说：《史记》只能说是无韵之《离骚》，并非史家之绝唱！王国维从甲骨文发现了商代诸王的排列，写出了《殷先公先王考》一书，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

王国维做学问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不是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1921年，北京大学聘请他为通讯导师，后来，清华大学研究院正式聘他为导师。短短的几年间，王国维就成了北自北京、南到广东、东起扶桑、西至巴黎，学界无人不知的国学大师了。

1922年，王国维的“小辫子”受到了重用。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降旨”给他，让他出任“南书房行走”，官位五品。他自然是感恩戴德，受宠若惊。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京师动摇，人人自畏，草木皆兵。王国维与罗振玉是儿女亲家。他的儿子死了以后，罗振玉就把女儿接回了家。由于“替夫守节”一事，罗振玉让王国维每年拿出2000元作为津贴，为此，王国维心里很是不悦。就在此时，罗振玉又带着家眷一个招呼也不打地去日本了。王国维因为研究院的事情有点伤脑筋，又苦于没人可说，整日独自徘徊。

这年的6月2日，王国维从别人那儿借了5元钱，说有事外出。他一人步出校门，正巧过来一辆人力车。他挥挥手，车夫跑了过来。王国维小声地交代了几句，车夫撒开腿，拉着他径直向颐和园奔去。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王国维还是没有回来，家人有点着急了。到处打听，找到借钱给他的人，才知道他一人远去了。

得知王国维出门未归的消息，清华大学一下子恐慌起来。学生们动员起来到处查找，却没有一点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人力车夫，得知是去颐和园了。十多个学生在园里逢人就问，知不知道一位留着小辫子的人的下落。有人说，见一老人在昆明湖畔的走廊外徘徊。大家一听有了信心，立马跑去寻找。只见地上还有刚刚熄灭的几只烟头。寻着烟头细细地寻觅，远远看见昆明湖中的淤泥里，静卧着王国维的遗体……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到底是为了什么？留下了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谜团！

据悉，后来人们见到了王国维的遗书。遗书的大意是：五

十之年，只欠一死。当兹巨变，义无再辱……

70多年过去了，每每人们在提到王国维巨大的学术贡献时，都会就他的死议论上几句，自然也是见智见仁，莫衷一是。最近，有人在《北京晚报》上撰文，对王国维之死“感到不值，感到惋惜”，但笔者“仍然对他保持着高度的尊敬，不仅为他的学术成就，也为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与生活态度的那分执著。”尽管笔者“反对那种伦常”。该文认为，比起罗、柯之徒，王国维要高尚得多，也纯粹得多。据说，王国维当年死的时候，相约同死的还有罗振玉、柯绍文，有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为证：

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神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
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

诗中“南斋侍从”指的是罗振玉，“北门学士”指的是柯。但他们都没死，死的只是死心眼的王国维。王国维死后，相约同死而未死的罗振玉替他递了“遗折”，讨了恩赏，写了传……

千古艰难惟一死，王国维自有死的道理啊。

王国维与哈同花园

说到王国维研究甲骨文，往往使人联想到另一个人，那就是英籍犹太人哈同。上海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知道哈同的私宅哈同花园。那么，哈同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物呢？

犹太人欧司·爱·哈同，1849年生于法国巴黎。1873年，24岁的哈同兜里揣着10块银圆，只身从香港来到上海。他的父亲老哈同在印度一家专营鸦片的公司里谋生，这家公司就是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的翻版。他靠着在父亲那儿学会的善于钻营的头脑，很快博得了他所在的老沙逊洋行老板的赏识，一年多的时光，便升任业务管事，坐进了写字间。1886年，哈同与一个中国女子罗迦陵结婚了。据说，罗迦陵先前原是一个专门接待外国人的妓女，祖籍福建。也有人说，她是法国轮船上一位水手的私生女儿。别管怎么着，这罗氏不是什么好鸟儿。哈同以贩卖鸦片起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来到中国淘金的冒险家。他三混两不混的，就成了法国租界公董局的董事，腰包迅速地大了起来，成了上海滩上有名的百万富翁。哈同在上海先后建了几处公馆，最后建成的公馆叫爱俪园，也被称为哈同花园。哈同在上海滩上也的确干了一番“事业”，不仅轰动一时，而且让人琢磨不透他的用意，以至评说相左。其

中最典型的一桩，就是在有名的南京路上铺木头地板。他大概看中了这条风水宝街日后的价值，竟然出洋 60 万两银子，用坚硬的小木块，从外滩一直铺到西藏路口，致使南京路名声大噪。哈同乘机炒卖土地，中饱私囊。虽然，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鸦片的危害，但哈同根本不顾清政府的禁令，依旧暗渡陈仓，大发横财。到了 1901 年，哈同自己的洋行终于打出了招牌。

哈同的老婆罗迦陵是个附庸风雅的人物，自从哈同发了不义之财，建成了哈同花园之后，她便张罗着建祠堂、修庙宇、还要办学校什么的。她听说有个名叫“仓颉”的很有文化，还创造了文字，就把学校取名“圣仓明智大学”，她自任校长。那时，她手下有个很得宠的人物，就是当过道士、也做过和尚的姬觉弥。罗迦陵的不少大事都靠姬觉弥张罗着出主意、想办法。比如：拜见西太后求字啦、收罗大清遗老哇……

姬觉弥读过的书极少，恐怕连三字经也没有学会，更谈不上有什么修养。眼下既然得了哈同太太的信任，那也总得遮盖遮盖。他连夜跑到杭州，去求教一位老秀才。这位老秀才也还真有耐性子，竟然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学《说文解字》。姬觉弥哪吃过这苦哇！没办法，也只好硬着头皮学下去了。他死记硬背囫圇吞枣地“苦”了一番，也好到时候拿出来炫耀一下。

就这么摇身一变，姬觉弥成了上海滩上有名的大学问家。姬觉弥马上向罗迦陵建议，说要请全国一流的学者到这所学校里来，出书、编杂志什么的，让哈同花园着实出一下名。因为罗迦陵那年北上到京听不懂京师“官话”，临时决定带上姬觉弥，还真的让罗迦陵多了一张嘴巴、一双耳朵。一听能让哈同花园再出一下风头，罗迦陵自然言听计从，点头称是了。

由于罗振玉的推荐，王国维也进了哈同花园。这下子，姬觉弥高兴了。那几年，中国的时局很不稳定。这边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刚刚红火没几日，那边戊戌政变，杀了六君子。时局归时局，学问归学问。甲骨文的发现，让大家都大感兴趣。罗迦陵、姬觉弥他们，一听有了比篆字还要古的文字，自然也来了精神。罗迦陵跟哈同吹了一下枕头风，一大笔银子就到手了。姬觉弥首先想到的是，无论如何要搞到一批甲骨文，也好装装门面。他听说罗振玉手头这宝贝不少，就想设法子从他那儿弄一点。罗振玉在上海名气很大，姬觉弥害怕高攀不上，就央求从杭州请来的那位老先生去通融。罗振玉一见老先生比自己还年长，也不好拒绝，就从自己收藏的甲骨里挑出一些不怎么地的，卖给了姬觉弥，大概有800多片。哈同仗着有钱，又先后差人去搜求到了不少的甲骨。姬觉弥把这些甲骨收藏在哈同花园里的戩寿堂里，让王国维一心一意地研究。

王国维进了哈同花园，一边编辑《学术丛编》，一边整理研究甲骨文。他是个书呆子，每日除了拓印甲骨，辩识文字，写写文章，别的事，一概不关心。偏偏是这个姬觉弥老是缠住王国维不放。为什么呢？他想从王国维这儿捞点什么。这天一大早，姬觉弥就来到王国维的书房，说是来请教几个字，又说要与他研究古文字。王国维每每遇此，总是笑笑说：“姬大师，姬校长，我学问不如你的，怎敢与您研究呢？”老是这样碰鼻子，今天姬觉弥又想了一个新花样。他昨天上街，花了几块银圆，买回了两只瓷瓶，一本正经地让王国维帮他鉴定。姬觉弥抱着瓷瓶刚进门，王国维一抬眼皮，就看出了这瓷瓶的真伪：这哪是什么釉下彩呀！不过碍于面子，不好一语戳破罢了。王国维有口无心地說：“这瓷瓶，挺好的，校长您就摆到

自己屋子里吧！”姬觉弥一听，以为是珍品，好是高兴了一阵子。姬觉弥抱着瓷瓶在王国维的屋子里转来转去的，他是想看看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一看案几上有一摞已经写出的文稿，他伸手就拿起来，对王国维说：你忙，你忙，我先拿去看看！隔不了两天，他就来一遭，把写好的稿子一批批地取走了，还说是哈同先生和夫人要审查一下。王国维也不好说什么。

王国维根据戩寿堂所搜求到的甲骨文，进行整理、筛选，拓成了一本集子。他的研究成果，足足可以出一部新著了。姬觉弥一看时机到了，他对王国维说，我已经跟哈同先生说过了，一定要给你一个教授的头衔。你看，这书……此时，王国维的《戩寿堂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已经脱稿了。到了付印出版时，姬觉弥直截了当地对王国维说，这书由哈同花园出资，圣仓明智大学出版，我是实际上的校长，还是署上我的名字最合适！王国维一听淡淡地说：只要能出版，能做学问，什么都行。就这样，《戩寿堂殷墟书契考释》堂堂正正地署上了“姬觉弥”的大名，此事竟成了一段史坛公案！这一年，王国维又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一举确立了王国维在中国甲骨学史上的地位，为甲骨学奠定了基础，给研究古代史开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他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前言中，记写了他发现殷王世系的过程：

甲寅岁暮，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墟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现“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记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胙，《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

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而《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且得于今日证之。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不但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信史，《史记》所载的史实是有所根据的；同时也证明《帝王世系》等古文献，不应轻易怀疑。此外，它还纠正了《史记·殷本纪》对殷祖先排列顺序上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研究历史，特别是古代史，除了书本，还有出土文物。历史工作者应当把书本和出土文物相互参证。

盛极一时的哈同花园如同昙花一样，稍纵即逝，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中国的消亡，也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哈同花园的旧址上，建成了雄伟的上海展览馆。

龙匿扶桑创伟业

在“甲骨四堂”里面，郭沫若（鼎堂）是排在第一的位子的。

郭沫若，1892年1月16日生于四川乐山县沙湾镇。他的乳名叫文豹，学名开贞，号尚武；又名沫若，号鼎堂。他三四岁即能背诵唐诗宋词，后入私塾，十四五岁已通晓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1913年，21岁的郭沫若考入天津陆军军医学校。1914年赴日本继续学医。后就读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一心学医的郭沫若后来走上了文学的道路。1921年6月，他与成仿吾、郁达夫在东京发起了创造社。帝国大学毕业时，他已决定放弃医学而从事文学。1926年3月，他担任了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其后，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代理主任等。当年7月底从广州出发。攻占武昌后，郭沫若担任了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1927年8月5日，他随军南下，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部队被打散了，10月下旬，郭沫若由香港到达上海。此

时的他又得了斑疹伤寒，以至双耳失聪加剧。为了保证他的安全，组织决定，派他到国外出事文化学术活动。到苏联的船票已经买好了，他却一病不起，结果，船也误了。郭沫若一时在国内无法存身，只得全家乘海轮东渡日本。1928年2月23日晚，李一氓送来消息，说国民党明天清晨要抓人。情况危机，怎么办？郭沫若在日本时曾经结交了一个日本朋友内山完造，此时，内山完造接走了郭沫若一家人，把他们藏进了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里。第二天，郭沫若化装成出国考察的政府官员，登上了东去的渡船。

因为他在日本学习过，对这里的环境还是比较熟悉的。这次，他举家住到了东京附近的市川。在这里，他又开始了他的古代史的研究。6月底，他写作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书成稿，开始在《东方杂志》发表。他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经常感觉到缺乏可靠的资料，他于是常去图书馆查阅。不知怎么地，日本警察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把他抓进了监狱，他的住宅也遭到了搜查。

三天以后，郭沫若被放了出来，但是，他家的周围，多了一层“保护”，时常有宪兵来回走动。郭沫若被抓的几天里，脑子并没有闲着。他记得自己以前在日本读书时，在学校图书馆的目录里看到过一本书，题目叫《殷墟书契》。好，一出监狱马上去找这本书！一连几天，他奔波于几所高校之间，却没有找到此书。他又转遍了东京的书店，也没有结果。就在他几乎失望之时，一家书店的老板提供了一个信息：东洋文库好象有这种书。终于，他拿到了王国维写作的《殷墟书契考释》。

如获至宝的郭沫若一头钻进书里，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郭沫若毕竟历史知识丰厚，加之又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研究方法，出手不凡，很快就进入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殿堂。只一两天的工夫，郭沫若就基本破译了甲骨文字的秘密。月余时间，他不仅读完了这里馆藏的全部甲骨文字以及金文的书籍，还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郭沫若说：到这个时候，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

此时，他已经不满足于只是看看拓片了。当时的日本，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已有不少的甲骨文收藏。这天，上野博物馆的大厅里走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国学者，他递上证件，说想看看馆藏的甲骨文。接待他的年轻人把证件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还给他说：“不行！”“……”以后的几天里，图书馆里多了一位义务清洁员。每天，图书馆一开门，他总是已经在门外等候了。年轻的管理员把他的情况汇报给了上司，大门终于敞开了！郭沫若如饥似渴地浏览着这里的馆藏甲骨，一遍又一遍地临摹、比较。

不长日子，郭沫若几乎访遍了日本所有的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流入国外的甲骨文，以日本为最多。除了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等大学以外，私人收藏也不少。三井源右卫门就收藏了300片之多。亲眼看到国宝流失异邦，连中国人都看不给看，郭沫若从心里着急。他是一位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决心在甲骨文研究上面做出一番事业来，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1929年8月1日，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在谈到该书的写作目的时他这样说：“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泥于文字史地之学。”“是通过一些未识的甲骨文字的阐述，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

识形态。”翌年5月，此书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在这以前，他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已经收录了他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一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上了颠峰时代。伴随着他的《沫若小说戏剧集》的出版，几经周折，他的另一部著作《卜辞通纂》也问世了。想起《甲骨文字研究》一书的出版，郭沫若真的感慨万千。他用了将近一年工夫写成的这部书，曾有人建议在燕京大学的《集刊》上发表，然后再出单行本。但是，郭沫若认为，燕京大学研究院是官办的，给拒绝了。后来，他向商务印书馆联系，未能成功。此时，李一氓到处奔走，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并且在报纸上大发广告，征求预约。郭沫若后来回忆说：“这可替我发泄了不少的精神上的郁积。那大幅的广告好象替我在这样作吼：本国的市侩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文化前卫们，你们请看，你们所不要的东西，依然是有人要的！”

郭沫若的《殷商青铜器铭文研究》一书脱稿后，他把原稿交给了东洋文库的石田干之助，希望东洋文库出版。石田留下了稿子，让郭沫若等消息。一个月后，石田回话说：这稿子太难懂了，恐怕在日本是出不了的！当上海大东书局把《殷商青铜器铭文研究》和《甲骨文字研究》两书各寄20本给在日本的郭沫若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那天，他出门取书刚回到家，他的日本妻子安娜已经特地准备好了红豆饭，表示祝贺。郭沫若高兴极了，甚至还饮了几杯葡萄酒。他在塌塌米上来回踱着步子，和着节拍唱起了京戏。当天晚上，他把书每种留下两部，其余的用一个大包袱包着，跟14岁的大儿子和夫一道，扛到离家很远的电车站，以七折卖给了一家专售中国古书的文求堂。

郭沫若从事甲骨文研究主要是在日本十年流亡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闻一多在评价郭沫若对甲骨文、金文研究的贡献时曾经说：“郭沫若，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说对了，那七句错了的可以激发起大家进一步研究辨证。那说对了的三句，就使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

此后，郭沫若相继完成了《古代铭刻汇考》、《论古代社会》等著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向政府提出建议，在文化部设立了文物局，又在科学院设立了考古研究所。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因而一出手就高屋建瓴地超过了前人。郭沫若并没有参加过殷墟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如既往地关心甲骨学研究的发展。

1959年8月，郭沫若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甲骨文出土地——安阳殷墟，他冒雨踏访小屯、王裕口等村，他对陪同的人说：将来要在这里兴建世界东方博物馆！在安阳期间，他即兴挥毫，写下了关于殷墟的两组诗（据《考古学报》1960年第一期）：

访安阳殷墟

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肇此人。
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

观圆形殉葬坑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

雨中踏寻王裕口，殉葬惊看有众奴。

殉者为男均少壮，少者年仅十三余。
全躯二十骷髏五，纵横狼藉如羊猪。

宝贝三堆难计数，十贝为朋不模糊。
铜卣铜鼎铜戈兵，有丝成线粟已枯。

此当尚在殷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
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先驱。

东夷渐居淮岱土，殷辛克之祸始除。
百克无后非战罪，前途倒戈乃众俘。

武王克殷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軀。
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鸛居。

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
南方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

亘历西周四百载，南北并进殊其途。
然而文化本同源，同伦同轨复同书。

再历春秋迄战国，秦楚争霸力相如。
楚人腐化秦奋励，始成一统之版图。

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
谁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

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
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固当厚今而薄古，亦莫反白而为污，
非徒好辩实有以，古为今用没虚无。

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
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旧案莫踟躇。

在安阳期间，郭沫若先生还视察了已易为博物馆的袁世凯墓，并留诗一首：

登袁世凯墓

麦收已过我方来，遍野棉苗花待开。
窃国大奸今扫地，为寻风景上三台。

1976年，就妇好墓的讨论，郭沫若三次抱病给持不同意见的青年写信。其中一封信上说：“大作《试论妇好》草草读了一遍……关于妇好的卜辞收集的不少，很好。可能有人有些不同意见，但通过百家争鸣，大有益处。”

在他的主持下，我国甲骨学家们积20年之功，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巨著。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

《甲骨文合集》自 1978 年起，到 1982 年 13 巨册全部出版了。可能大家还不知道，1975 年，郭沫若就为《甲骨文合集》题写了封面。他不顾身体的虚弱，一连写了好几份，让大家选择。可惜的是，为郭老所终生挂念的《甲骨文合集》刚刚排出样书，郭老就与世长辞了！

功不可没董作宾

著名学者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堂堂堂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他这句话里提到的郭董罗王，即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罗振玉（雪堂）和王国维（观堂）。因为他们的名号都有一个“堂”字，便有了“甲骨四堂”之说。的确，他们四人在早期的甲骨学研究中各自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董作宾，原名守仁，字彦堂，1895年出生于河南南阳。他6岁入私塾，16岁高级小学肄业。他虽家境贫寒，曾辍学经商，但一直坚持自学。1915年他从县立师范讲习所肄业留校任教。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王国维大师。后来，他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成立后，他被聘为通讯员。同年受命到安阳进行殷墟调查。

要说中央研究院，首先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蔡元培。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也是一位思想活跃的民主革命家。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很快就使北京大学成了学术研究的中心。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他聘请的教授中，有提倡共产主义

的李大钊、陈独秀，有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有主张汉字革命的钱玄同，还有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和忠于清王朝的辜鸿铭等。他认为人才难得，只要学有专长，就加以聘任。“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毅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表示要与腐败的北洋政府断绝关系。1927年，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决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立即对安阳小屯殷墟进行考察研究，准备着手发掘。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满清政府疲于应付内外的交困，根本无暇也没有能力顾及国之瑰宝——甲骨文的保护与研究。一时间，京津沪的文人墨客、上流人等，无不言必甲骨、话必契刻。为此，他们跑遍了药店，也买遍了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在几无所获之后，就更盯住了古董商的搜求。古董商为了囤积居奇，赚取更大的利益，便大肆宣传说，安阳小屯早已没有甲骨出土了。当时社会上，似乎自己没有收藏几片甲骨文，就不是文化人一样。上海滩上就有一位如此附庸风雅的人物，那就是收藏甲骨28000多片的刘体智。虽然，他称得上是一个收藏大家，但是，刘体智到底还是一个字也不认识，还得求别人帮助。在中国的外国人呢，以传教士为主，他们中不少人接受过新学，手头银子又多，便疯狂地掠夺中国的宝物。小屯村里，由于时常有古董商坐催，农民也都大肆进行盗掘。挖来挖去，把个好端端的耕地戳得尽是窟窿。有的农民挖出了甲骨，结果，地主找上门来，说地是他们家的。有的因为挖甲骨，地洞塌方出了人命。一来二去的，有的甚至打起了官司。同时，大肆的盗掘也毁坏了不少文物。

可是，时间已经过去将近30年了，安阳小屯的地下还有

甲骨文吗？这片殷墟遗址上还有科学发掘的必要吗？于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派董作宾来打打前站。1928年8月，董作宾乘上京汉铁路火车，风风火火地赶到安阳。站在简陋的站台上，董作宾四下看了看，一片破旧，一派苍凉。此时，董作宾大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趟安阳之行，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殷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下火车，董作宾住进一家小客栈里，简单一收拾，就直奔彰德十一中学而去。

彰德十一中学，其前身为安阳中学。安阳中学的所在，即是宋代名相安阳籍人氏韩琦的昼锦堂。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曾在这里教授过算学和法语，之后，他留学法国，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彰德十一中学校长名叫张尚德。张校长小时候就听祖父说过，安阳小屯地下有龟版，这龟版是神物，能知凶吉，上面还有古老的文字呢。他一直想去看看。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董作宾来到学校，说是询问甲骨文的情况。于是，张尚德打开了话匣子，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直听得董作宾双目放光。他们约好，第二天去小屯踏访。

出了校门，董作宾没有立即回客栈。他沿着南北大街来到了钟楼。钟楼位于老城中心线上，登高远望，彰德风光尽收眼底。钟楼往东几步光景，路北有一片小店——专门经营古董的“遵古斋”。董作宾迈进遵古斋，店掌柜王嘉瑞起身迎接。一听说问的是小屯的事，王掌柜的以为来者也是古董商哩。

王掌柜是本地名门望族，城里乡下都有房地产。老大王嘉祥在弟兄几个里面读的书最多，平时也爱收集个古玩什么的，在彰德城里，凡有个古画、瓷瓶、铜器的，都爱找他鉴定。自从乡下出了甲骨文，来安阳的古董商自然多了起来，遵古斋也

就应运而生。这几年，南北四京的古董商可没少在安阳落脚，遵古斋也就成了他们商讨买卖的好地方。遵古斋忙了，弟兄们都来帮忙。然而，要说鉴定的好眼力，还是老大为最。于是，老大王嘉祥亲自出马下乡收购，老四王嘉瑞倒成了掌柜的了。

董作宾见了王嘉瑞，问得极为详细。王嘉瑞呢，也是竭尽全力。正在此时，又进来一位，他就是被董作宾称为“真正的天才”的河北人蓝葆光。以刻伪片而闻名的蓝葆光知道了董作宾的身份以后，就郑重地送了一片自己刻的完整的龟腹甲给他。董作宾接过这块假造的龟版看看，只见其背后的钻灼都是原来的。只是原来的龟版上刻得文字较少，蓝葆光又加刻了许多而已。不过，蓝葆光的“手艺”也只能糊弄一点也不懂的人罢了。因为他不懂甲骨文文例，刻的卜辞也就牛头不照马嘴。董作宾稍坐片刻，便起身要走，又随手掏给蓝葆光几块银圆。

第二天，好一个秋高气爽的晴空丽日。董作宾与张尚德一同前往小屯。出了北门，他们俩叫了一辆车子，一路秋风习习，不一會兒，就已经看见小屯村了。村头绿树阴下，有一座破旧的五圣祠。祠前的空地上，几个农民坐在那儿聊天。听说来意，正吸烟的老者连连摇头：没了没了，早点儿干啥了？不看看啥年月啦！那位年轻一点的说：怎么没有？想找咱去看看！他小声地俯在董作宾的耳朵上说：“家里都有藏货呢！”说着，他自告奋勇要为董作宾带路。绕过一家家农户房宅之间的窄狭的曲径，穿过村子，眼前豁然开朗。远远地就看见了一里开外的洹河。殷墟小屯三面环水，真乃风水宝地耶！此时秋粮正壮，走不进去。一见有了上边来的人，就一两个三五个人地跟了上来。董作宾听村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二三十年来挖宝的情况，又独自沿着洹河西去，走了一会儿。他看见地上一个白

点子，低下头去抠了出来，原来是一块刻字甲骨呢！一路上，他竟得到大大小小十几片甲骨，当然，都是些碎片片，上面字不多。

在小屯村，董作宾还被告知，除了古董商的大肆收集，外国人也对甲骨文特别地垂青。为了发财，村民们大都投入到其中去。村上有个地主叫朱坤的，就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挖宝队，他让雇来的青年农民住在地里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垒上炉子，支起大锅，正而八经地干了起来。一见此景，邻家也不示弱，也顾人干起来。三弄两不弄的，两家发生了冲突。主人一招呼，双方拉起架子，竟要决一死战。后来，还告到了官府。县官下令：谁也不得再挖宝贝，这才偃旗息鼓。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饥寒交迫的村民们又一次相约挖宝。直到1928年的春天，北伐军在安阳一带作战，驻兵洹水南岸。农民们不能种地，只好又挖起甲骨来。

董作宾回到北京，汇报了在安阳的考察情况，立即得到蔡元培院长的重视。没有几天，董作宾带着500元的发掘费再次来到安阳，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的科学发掘拉开了序幕！董作宾依然住在第十一中学里，每天到小屯去发掘。他和郭宝钧、王湘、李春昱等人一共进行了17天的发掘，共出土甲骨文854片，还出土不少铜、陶、骨、蚌、石、玉器等。

从1928年至1937年，由此开始的殷墟科学发掘一直进行了15次之多，永远地载入了中国考古学的史册。董作宾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发掘。开创之功，功不可没。

董作宾是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知识渊博，广泛涉猎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等，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由他发端的殷墟发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专家。他

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

1942年4月1日，董作宾在四川南溪写到：“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立厂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在篇章，脍炙学人。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岷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也。”他回忆当年春天在成都访问郭沫若时的情景，感叹与之“神交十载”，自叹抱残守缺，绝学自珍。他发誓一生从事甲骨文研究，“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乎？兴念及此，搁笔太息！”

1949年，董作宾到了台湾以后，受聘为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后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董作宾一生著作甚丰，有专著十余部。1949年以后的有：《中国年历总谱》《甲骨学六十年》等。《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为其代表作，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董作宾重视对甲骨的描摹，抗战期间，1938年史语所在昆明龙头村时，他对发掘出土的甲骨大量描摹，为日后书写甲骨对联打下了基础。他的甲骨书法，为世界许多名家所收藏。

离开了祖国大陆，离开了殷墟，困守孤岛，晚年的董作宾对甲骨学的发展趋势十分悲观。他在1956年所写的《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中说：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

他未能看到祖国今天的发展，甲骨学今日研究的盛况。

永垂史册的殷墟发掘

在1998年10月于安阳召开的殷墟发掘70周年国际学术纪念会上，来自美、德、日、俄、加拿大和海峡两岸的130多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同纪念发生在70年前的世界文明史上的这一盛事。

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在贺信中说：安阳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70年前开始的殷墟发掘，是我国学术机构第一次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世纪初的中国史坛，疑古之风盛行一时。不要说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就是已有记载的上古社会的夏商周也有人站出来否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中央研究院一成立，第一件事，就是殷墟发掘了。史语所派董作宾先到安阳走一趟，基本上摸清了小屯的情况。虽然经历了近30年的盗掘，殷墟的甲骨文不但没有挖完，可能还有一些大的墓葬等仍待发掘。加之宋时起安阳一带就有青铜器流传于民间，以至吸引了不少的古董商。当初，甲骨文的发现与认定，不就也有古董商的参与吗？

其实，在本世纪初叶，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已经在西方展开。他们的田野考古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地质

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的田野工作者散布于世界各地。西方列强看中了中国这块肥肉，纷纷向中国伸出了魔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了，近代的考古学已为他们所接受。

1916年，中国出现了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所”，农商部奉政府之命在北京组织了这个机构，他的带头人就是在英国受过教育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他们曾经进行了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的发掘与研究。

1928年5月，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务长的傅斯年出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所长。傅斯年对中国古籍造诣颇深，他曾经到英国、德国学习。入主史语所后，他立即想起了当时中国流行的一个口号，那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建所伊始，就派董作宾到安阳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董作宾当时30岁刚出头，是五四运动天然的追随者。派他到河南安阳进行调查，一个他是河南人，再者，他头脑灵活。听了董作宾从安阳返回所作的汇报，傅斯年立即决定，马上着手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为了保证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蔡元培致函当时驻军河南的冯玉祥总司令，请他派安阳的驻军对发掘现场加以保护。受命担任第一次殷墟发掘的组织者，就是先期来安考察的董作宾。

1928年10月7日，董作宾来到安阳。他立即赶往设在鼓楼以南东大街的县政府。谈了情况，县长陈信表示赞同，马上以县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并从县民团里派了十几个人，进驻小屯村加以保护。那时的安阳，社会极不安宁。不仅土匪猖獗，还不时听到绑票之案。县民团派来的官兵，日夜警戒，不敢怠慢。

1928年10月13日，这一天对于安阳、对于中国考古界、对于中国考古学史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近代考古挖开了第一锹。这次发掘一共进行了17天，到10月30日正式结束。他们选择了三个发掘地点：两个在小屯村东北洹河西岸的农田里，还有一处在村中。第一次发掘获得甲骨800多片，其中500多片是龟版。还有一批陶器、骨器、石器、玉器、铜器，以及1000多片没有字的骨头。他们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人崛起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同时，首次殷墟发掘还证明了一点：殷墟，这一上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地下宝库只是刚刚揭开它神秘面纱的一个小角儿，它预示着将有一系列价值连城的国之瑰宝获得新生。殷墟发掘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中国考古工作者，他们决心为之奉献毕生的精力。

仅仅隔了一个月，李济加盟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组长。由他主持发掘，李济理所当然地邀请已经熟悉情况的董作宾一同再次来安阳，董作宾欣然前往。实际上，当李济第一次看到董作宾所写的报告时，他就已经断定，小屯明显的是商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李济，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来官费到美国攻读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1920年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获博士学位。李济回国后先后到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人类学和考古学。从1928年进入研究院史语所，其后的51年里，他就与殷墟的发掘和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经主持了殷墟第2、3、4、6、7次发掘。

多年来，李济反复对青年考古工作者和他的学生讲述老一

辈科学家所乐道的一个找网球的故事：一个网球掉到一大片茂密的草地里去了，又不知球是从哪个方向进去的，你怎么去找？不同观点的人采取不同的方法。其中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把草地划分成许多行，从一边开始，由这一头走向那一头，逐行地按部就班地去找。这是最科学、最简便的找法。

李济是1928年11月到任史语所的。12月1日，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开封。在那儿，他见到了主持第一次殷墟发掘的董作宾，商定第二次发掘的计划。1929年3月，李济把办事处设在了袁世凯曾经隐居的洹上村。3月7日，第二次发掘再次开锣。

1929年10月7日，李济率考古团再次来到安阳殷墟开始第三次发掘，他们已经摸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10月21日，风云突变。河南省博物馆馆长何日章匆匆自开封赶来，说是奉了上头的使命，要进行殷墟发掘的。原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团为了进一步研究，曾将部分所挖的古物运出了河南。10月8日，《河南教育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安阳龟骨文字将自动发掘，中央研究院不遵协定潜运出境，何日章呈请自掘已有眉目”的消息。消息说：原先商定好所发掘的古物暂存安阳中学。“近据安阳中学校长报告，谓彼等竟将掘出器物潜运出省，并中研所特派员仍拟于本期十月赴安继续开掘。……”何日章来势汹汹，大有阻止发掘进行的意思。小屯发掘工地上，气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何日章的手下人告诉董作宾说：“你们赶快收摊儿回家，这是河南的地盘儿，你们外省人怎么能到这儿来挖宝呢？”董作宾义正词严地说：“我们是中央研究院派来的。任何人不得乱来！”“中央研究院？谁代表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已经给冯玉祥将军写了信，让部队保护我们呢！”“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小屯在我们河南境内。我还知道河南督军韩复榘有

令,要挖宝,我们自己来!”

董作宾一行挡也挡不住,眼看就要兵刃相见。这一下可是惊动了安阳县长。这县长一看情况不妙,一句话也不敢说。只得站在双方之间,左说右劝,不敢偏袒。史语所董作宾一行仗着有中央研究院作后盾,加之对殷墟考古负责的精神,自然是一步也不相让。何日章依仗自己是地头蛇,又有韩复榘的手令,也是越说越上劲。当时,董作宾住在十一中学里,何日章也带人住进了十一中学。争执的双方相持不下,只好各自给上司发了电报,争取支持。

第二天,李济与董作宾匆匆赶回北京,紧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呈请国民政府,并奉主席的命令,打电报给河南省政府,请他们继续保护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工作。并让何日章无条件地停止发掘,以免造成破坏。后来,双方终于在达成了几条协议之后,平息了矛盾。11月15日,发掘工作才走向正轨。

说到安阳殷墟发掘,还有一个必须提及的人物,那就是梁启超之次子梁思永。梁思永1904年出生于广东新会。梁思永青年时期就发奋努力学习,1923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预科班。1930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学专业毕业,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他曾经主持过殷墟第10、11、12、14次发掘。

就在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开始殷墟发掘以后,小屯以及周围的盗掘者,仍然蠢蠢思动,偷偷摸摸地在自家院里甚至屋里“挖宝”。他们之中一些人,勾结地痞、流氓和大烟鬼、官绅,竟大大地干起来。掌管洹水两岸大权的北区区长,竟然成了盗掘古物的“领袖”人物。古董商投其所好,买

通了他，就可以坐地分赃。可见当时的外部环境是多么的恶劣。1933年，侯家庄有人挖出了大量的青铜器，据说有几件青铜器体积很大，而且一出土，就被古董商秘密买走了。虽然，这个暴发户守口如瓶，但还是走漏了消息。不仅附近三里五村妇孺皆知，就连安阳城里也传得沸沸扬扬。此时，第10次殷墟发掘正在筹备中。当梁思永听到青铜时代的墓葬被盗的事以后，深知墓葬就在侯家庄附近，决定采取果断措施，集中力量，在这一带寻找大墓。

刚刚走出北京大学校门的胡厚宣先生和他的几位年轻的同伴，协助梁思永进行了这次发掘。果然，他们成功地找到了墓地的位置——侯家庄西北的一处土冈，当地人叫它西北冈。在西北冈进行的三次发掘中，一共揭开了1267个墓葬，其中1232个为商代墓葬。1000多个商代墓葬中，有10个墓地下建筑规模宏大。在侯家庄的发掘中，出土了一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石刻。这些石刻中有人、龟、蛙、虎头、鹰头以及两面兽等。这些精致的石刻不仅造型奇特，而且线条流畅。与之相比，中国后世的那些石刻会显得黯然失色。最有意义的是，在这些3000多年前的商代的石刻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就连当今现代派所崇拜的毕加索风格，也似乎能从中体味出来。

从1928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安阳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历时10年，获得巨大的成功。它所获得的成就，表现出了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深邃的学识智慧、坚韧不拔的毅力、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宏伟的气魄。如果细分一下的话，殷墟发掘还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28年至1934年为第一阶段，进行了9次发掘；1934年至1935年为第二阶段，进行了3次发掘；1936年至1937年，进行了3次发掘。15次发

掘，总的面积达到了 46000 平方米。发掘了宫殿区、王陵区，以及后岗等 11 个地点。

当时的中国真可谓是千疮百孔。1931 年 9 月 18 日，日寇侵占了我国东北。这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他们还觊觎着我国的广袤的领土。史语所的学者们，个个都是热血青年，一想到日本鬼子的罪孽，就都摩拳擦掌，恨不能赶赴东北，与之决一死战。李济所长常常说：我们时常扪心自问，我们这种工作，在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是否是一种浪费？我们并不懊悔我们职业选择的荒唐，但那放下铲子扛枪赴前敌去打仗的冲动是完不了的，并且是很强烈的。他想起了英国的埃及学家裴居离爵士。当年，在欧洲战争期间，裴居离爵士也正在考古工作的现场。他也曾想拿起枪，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然而，裴居离爵士的志愿始终没有具体化。李济说，现在我们既然还没有机会表达我们的这种志愿，那么，就只有继续我们原来的工作了。1931 年 11 月 7 日，在日寇侵华的阴霾之中，第 5 次殷墟发掘又开始了。这次发掘之后，国难更加沉重。8 月 13 日，日本的军舰以重炮向上海闸北猛轰，海军陆战队也趁势从江湾进攻。鬼子的军队也由 1 万人左右，猛增到 20 余万。300 多门大炮、200 多辆战车，以及飞机、军舰，形成了对上海的全面攻势。11 月 12 日，上海陷落。日军进入上海市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连著名的东方文化图书馆也难于幸免，成了他们摧残的目标。无时不在关心着殷墟发掘的蔡元培院长心情十分沉重。他提笔写下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字幅，让人送到了安阳考古发掘的现场，挂到了他们住室的墙上。每当又传来什么不好的消息，他们就看看蔡院长的这幅题字，互相勉励。

第 6 次发掘出土的陶器非常多，不仅有大量的陶片，接近

完整的陶罐也不少，拼对到一起的就有差不多百十件。前前后后往史语所运了300多箱。

1934年的春天，安阳殷墟开始了第9次发掘。由于当地土匪与古董商的勾结，私人盗掘越来越严重。私人盗掘，其实就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挖宝”。他们偷偷摸摸地挖开一个坑，只管找甲骨片和青铜器。至于什么夯土、瓦片之类与考古有关的线索，盗掘者根本不管他三七二十一，统统破坏掉了。有时候，瞎猫碰到了死老鼠，盗掘者也会发现大宗的甲骨。所以，这次发掘一开始，就再次向当地的老百姓宣布：政府严格制止私挖甲骨……侯家庄有一个老户人家叫侯新文的，看到别人在自家地里刨出了铜器和玉器，换回了白花花的大洋，他也想试试运气。当时小屯有这样一句话：遍地是黄金，单等有福人。侯新文邀集了几个人，就在自家的亩把子地里刨起来。几个人挖了一整天，那块地里左一个坑，右一个坑的，眼看着好端端的耕地成了蛤蟆窝，侯新文心里别提有多着急。他一着急，请来的帮工的也一个个地败了兴，不一会儿，就作鸟兽散了。侯新文无精打采地从一个坑里爬出来，朦朦胧胧地，他突然看见暮色苍茫中好象有一堆甲骨！爬近一看，只是一些碎片而已。一天的工夫，就发现了这么一点点，他立即脱下自己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捡了回来。入夜，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一片片地清理着所得的甲骨碎片。甲骨上的字很小，油灯又暗，他生怕漏掉一片有字的甲骨。侯新文以前听别人说过，凡是有“火号”的骨头，就会有字。他就着意地从甲骨背面找那些“火号”。所谓“火号”，就是当时占卜时在甲骨背面钻下的小坑。一片片清，一片片洗，他果然找到了几块刻字的甲骨。

1928年殷墟发掘开始以后，真正刻字的甲骨在古董店里

几乎断档了。古董店里稍微像样的甲骨片，大都是蓝葆光私下刻的。侯新文偷偷到了古董店，找到肆主王嘉瑞，想讨个好价钱。谁知他是狮子大张口，简直要出了天价！要归要，给归给。王嘉瑞执意不给，终于没能达成一致。

3月29日，有知情者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主持发掘的董作宾先生。董作宾得知消息，怕一下拿不准，就假扮一个古董商，到了侯新文的家里。侯新文一看是古董商上门来了，这下可以卖个好价钱了。董作宾假作不识货的样子，说是先取一块样子辨辨真伪。碰巧的是，正好徐旭生先生路过安阳，他们认真一辨识，断定这是商代晚期的文字。特别的是，这些甲骨又是从洹河以北发现的，这里已经远离了小屯村，尤为显得有价值。

4月2日，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一大早，后冈那边的工作人员和保安队都来到小屯集合。这时候，请来了保长和侯新文。说明情况之后，侯新文看看已没有回旋的余地，也只好交出了他盗掘所得的甲骨。经清点，这些甲骨一共有31块，其中有字的26块。由于侯新文的积极配合，当即由考古组付给了他一些现钱，以示表彰。当天下午，考古组的工作人员又找到了侯新文挖的那个大坑。在清理大坑时，又发现了6块粘在一起的龟腹甲和一块龟背甲。

1936年3月18日开始的第13次发掘，是由郭宝钧先生主持的。这次发掘发现了著名的H127灰坑。现在，在安阳殷墟所在地建成的殷墟博物苑内，还保留着H127灰坑的遗址。

一直到1937年的6月19日，第15次殷墟发掘结束。一方面安阳马上就要进入雨季了，另一方面，18天以后，日军便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殷墟发掘被迫停止。

殷墟的15次发掘，共出土殷商甲骨24918片，青铜器数

以万计，以及大量的祭祀、劳动、生活用品和工具。先后有 40 多位著名的学者参加了发掘工作，他们一边发掘，一边研究，成为我国甲骨学研究的又一代奠基者。10 年辛勤工作，他们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布：安阳殷墟，就是商代的最后一个稳定的都城，8 代 12 王在此建都，直至商代灭亡。

甲骨文的发现、殷墟的发掘与研究，把我国的信史提前到 3000 多年。70 多年的殷墟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各类居址、墓葬，以及有关生产、生活的遗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丰富多采的文物，使我们对殷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环境等各方面有了具体的了解，对研究殷代社会史及中国古代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神秘的大铁箱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殷墟发掘被迫停了下来。此后，华北沦陷，安阳也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人民饱受蹂躏，国宝难以保全。

随着战争的炮火，鬼子的文化侵略接踵而至。当时，日本成立了所谓的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专门在河南搞考古发掘，大肆掠夺中国的宝物。1938年春天，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组织了北支学术调查团，由大山柏率领来到安阳私自进行“考古”。这一年的秋天，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也有人来安阳侯家庄“考察”。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教研室等一看有利可图，也纷纷效法，前后跟着来到安阳，争相下手，试图一夜之间把中国的国宝抢掠净尽。因为早年有不少日本人研究甲骨，鬼子也就知道了甲骨的价值。战场上不知是死是活，谁不想捞一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胜利的消息传来，中国的甲骨学家们无不奔走相告。他们希望早一天回到安阳，继续对殷墟进行发掘研究。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工厂，一方面掠夺中国的原料，另一方面，他们强迫中国劳工无偿地为他们作

苦工。

渤海之滨的大连就有家远东榨油厂，是一家日本人开的企业。日本天皇一宣布无条件投降，工厂里的小日本个个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一心想着早日回国。树倒猢狲散，没有几天，厂里的鬼子就跑得差不多了，只留下几个技术人员等着共产党八路军来接收。

1945年9月，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共胶东区委委派一批干部到大连去受降。十几位同志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榨油厂。小日本这时早已没有往日的威风，一个个垂着脑袋规规矩矩地接受处置。手续刚刚办完，鬼子就悄悄地“失踪”了，只留下一个曾经留学德国的装聋作哑的“工程师”。这个“工程师”不会讲中国话，日本话也很少听他说。一天到晚地，问他点什么事，他就用手比画比画。这个神秘的“工程师”一直延宕了数月而不去。负责接受榨油厂的田砚同志看他老实，也就没有把他当成一回什么事。

一天晚上，田砚出去小解，突然看见一个人影在黑暗中一晃就不见了。这时是战争年代，他警惕性很高，马上悄悄地追了上去。三窜两跳地，人影不见了。田砚在人影消失的地方转了一圈，他知道，这一片儿，就住着那个日本“哑巴”一个人。

一连几天，田砚都关注着那个日本鬼子，竟然又什么动静也没有了。已经是秋天了，树上的叶子开始落了。这段日子，那个日本“哑巴”又显得勤快起来。天一放亮，他就起床，抱一把大扫帚，总是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的。按照田砚同志的部署，战士小高一直悄悄地盯着这个不跟别人一起逃跑的小鬼子。小鬼子扫完地，小高照例去汇报：田砚同志，一切正常！

田砚同志说：“小高，你一定盯住他，这几天我看他气色好象不对。怎么老是围着院里那个大铁箱子转！”

院里的大铁箱子？对，我也看见他好几次。小高想了想问道：是不是这大铁箱子有鬼呢！后来，又有几位同志汇报说，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田砚与大伙儿一分析，决定打开大铁箱子，弄个水落石出！仔细端详，他们这才发现，院里这个大铁箱子好生奇怪：这个箱子没有门，当然也就没有锁。整个箱子用铁皮焊了个结结实实……这箱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呢？为什么那个小鬼子一直舍不得走？李政委找来人，大家一起琢磨：这箱子能开吗？里面是不是炸弹哪！田砚同志决定：撬开这个箱子！他让大家呆得远远的，自己一个人动手。他小心翼翼地用工具从箱子的一角上打开缺口，一点一点，终于撬开了这只神秘的大铁箱。

箱子一打开，真相大白了！原来，箱子里装的是大小楠木盒子 70 多个，布盒子十几个。打开盒子，里面竟是 1270 多片刻字甲骨！

秘密揭开了，那个神秘的日本人也再也不见了。

原来，这箱子甲骨片最早为罗振玉所藏。东北最初光复时，社会秩序尚未恢复，罗振玉家的书物均遭破坏。收藏甲骨的原柜原盒散乱以后，原柜被破坏掉了，原盒损失，原盒装嵌的甲骨，也造成不少残缺。日本侵略者得手后，自然是喜不自胜，下令要严加保护。为了不显眼，就把这批甲骨运到远东榨油厂暂存。他们连夜焊了个大铁箱子，把甲骨封死在里面，以图掩人耳目。谁知道，还没有来得及运走，就赶上了日本人投降。知道底细的那个小鬼子一直在想方设法，试图把宝物搞走。直到秘密揭开，他才死心塌地“不辞而别”地滚蛋了。日

本侵华期间，不知从大连装船运走了多少金石文物！

胶东行署得知这些甲骨的价值后，立即作了周密安排，上级秘密派船把这批甲骨转到了山东栖霞革命根据地。一路上田砚他们小心翼翼，圆满完成了任务。

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国又一次地陷入了内战之中。这一年，山东解放区遭到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为了这批国宝的安全，中共胶东区党委特地抽调了几百名民兵，连夜将甲骨又转移到了海阳，后又转移到莱阳……几经战斗的洗礼，这批甲骨完好无损，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终于保住了。50年代，经过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鉴定，发现这批甲骨正是下落不明的罗振玉旧藏甲骨。

现在，这批甲骨就收藏在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省博物馆所藏甲骨如下：

罗振玉旧藏	1315片
明义士旧藏	3668片
博物馆旧藏	140片
馆旧藏小片	50片
馆旧藏碎片	25片
山东文管会旧藏	70片
山东图书馆旧藏	9片
齐鲁大学移交	65片
广智院柏根氏旧藏	74片
广智院旧藏碎片	52片

中国最早的档案库

提到档案，读者大概都不会陌生。任何一家机关、学校、工矿都离不开档案。除了人事档案外，还有技术档案、个人档案等等。档案以其对当时事物准确的记载，而极具参考价值。这一点，3000多年以前的商代人就已经懂得了。

在安阳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传来一个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标号为H127的灰坑中，发现了整整的一窖甲骨片，总量高达17096片！

第13次殷墟发掘是从1936年3月18日开始的。他们过去的发掘，都是由点到线，最后到面。这次，他们采用了最科学的“平翻”的办法，因而收获巨大，先后在小屯村的北边发现了一些商代的房屋建筑基址等。时间已到了6月份，安阳的天气突然热了起来。虽是中原地带，安阳的春、秋两季都很短。刚刚换上的春装已显得过时了。到6月12日，发掘已经进行了87天。他们准备结束这次发掘，等天气凉下来再接着干。就在打扫“战场”时，从未遭到破坏的完整的一坑甲骨被清理出来了！这个编号为“H127”的甲骨坑坑口距地面1.7米，坑底距地面有6米深。满坑甲骨之上，有一架卷曲的人骨趴在龟甲之上。不言而喻，这个殷墟发掘以来发现的最大的—

坑甲骨，就是商代的一处档案库。而趴在甲骨上的人骨架，就是档案管理员！大概是表现他的敬业精神吧，他竟然以自己的身躯证明了“誓与档案同在”的决心。

主持那次发掘的是王湘先生。据参加发掘的石璋如先生记述：“我们是5时半收工的，在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内，不过半平方公尺的土中，出了3670块龟版。我们为这个坑搁置了一日的工作，预于次日，竭竟日之力把它肃清，谁知事实比我们想象得更奇……”

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小小的安阳城！文人学士奔走相告，不少人都想一睹为快。考古工地只搭了两个简易棚子，为了安全，他们紧急求援，民团调来了一个排的兵力，日夜守候。情况汇报到史语所，大家都很振奋，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按照过去的做法，这坑甲骨只能原地清理，眼下，坑中的甲骨层还有1米多厚，这要花费多长时间才有可能干完呢？不仅天气不帮忙，恐怕连基本的安全也没有保障。于是，有人提出一个貌似“荒唐”的办法：把这坑甲骨“搬”到南京，放到屋里，一点一点细细地“发掘”。

这主意貌似“荒唐”，然而，一时间又没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就这么办！他们请人连夜做了一只没有底的大木箱，把那坑甲骨周围的土清理出去，用了四天时间，小心翼翼地把无底的大木箱套到仍然粘结在一起的甲骨上，一直到这坑甲骨的底部。然后，他们又封住了木箱的底和盖子。这可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大的最值钱的宝贝箱子啦，装了甲骨的这只木箱重量竟达5吨！

5吨重的大木箱怎么往车站运呢？这儿离火车站还有五六里地呢。他们请来了当地的老百姓，让他们帮着想办法。一看

这个庞然大物，大家都发了愁。一位老农磕了磕烟袋说：我倒知道有个人，那在彰德府是出了名的！大家的目光都盯住了他。老农说；安阳人婚丧嫁娶的，都是用的轿子。特别是丧事，一个棺材要二三十条大汉才能抬得动。彰德府最有名的杠房就数“李杠头”，除他没二家！

“李杠头”来了，他围着大木箱转了一圈，说：“我看，这物件沉得很，咱们这么着，用上他 64 个人，架上杠子，硬捧硬地抬，我就不信挪不走它！”“李杠头”胸有成竹地把大木箱捆绑好，把杠房的家伙全都用上了，活脱脱就像一只大棺材。杠房请来了 64 个棒小伙儿，只听“李杠头”一声吆喝“起！”随即又是“卡嚓”一声，大木箱纹丝没动，木杠倒折了个七七八八！

没法子了，那时根本没有起重机之类的设备。郭宝钧先生发动参加发掘的农民想办法。农民们说，杠房的杠子又是干，又是细了点儿。咱农村盖房用的檩条都是榆木的，又粗又有绵性儿。如果用檩条怎么样？郭宝钧先生采纳了这个意见。就这样，他们从村上借来了檩条，再一次绑好了架子，请来了 48 个身强力壮的汉子，肩头一搭，一声“走！”大木箱离地了！走走歇歇，歇歇走走，折腾了两天，终于把这个庞然大物抬轿子一般地弄到了火车站。正值 7 月，木箱到了火车站，又遇上了几天瓢泼大雨。7 月 4 日，天才放晴，大木箱子装车起运。又折腾了 8 天时间，火车载着这个从来没有载过的最大的“邮包”，停到了南京下关车站。如此这般，大木箱运到了前中央研究院，放到了图书馆楼下的大厅里，大家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据当年承担室内发掘任务的著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回

忆，结成整块的 H127 坑甲骨搬进室内以后，由董作宾先生负责，胡老带着几名技工“室内发掘”，剔剥、绘图、清洗，一片片地拼合编号。在南京，他们避开了时局的干扰，又避开了气候的不利条件，小心翼翼地一层层地清理起来，一共“发掘”了 8 个月。说到这里，胡老不乏幽默地讲述着当年的故事：一听说如此惊世的国宝运到了南京，那些自以为是的政府要员们，一个个附庸风雅地跑过来“参观”，大都还要作专家状地说上几句，以表示自己的“非凡学识”。话说那天汪精卫也来到了研究院，那时，他的卖身投靠的汉奸嘴脸还没有彻底暴露。一说汪精卫来了，紧张工作的几位专家都不很高兴，为什么？影响工作呗！你想想，一个无聊的政客，不接待他吧，有些失礼，接待吧，又怕他胡乱地问些外行话。汪精卫走进工作间，学者们一个个地只顾低头工作，谁也没有答话。他绕着那块“大土堆”转了三圈，噢！他似乎看出门道儿了，便脱口而出：“这个龟，好大呀！”低头发掘的学者们差一点笑出声来！一个个心里只琢磨：这老贼，在这儿还不懂装懂哩！见大家都不出声，汪精卫觉得没趣儿，又围着转了一圈，可能是手下人悄悄地提醒了他，直到临走的时候，他才自嘲地说：“哎呀，原来这是好多龟版堆在一起的呀！”大家这时再也忍不住了，哄堂大笑起来……

著名的 H127 坑是殷墟发掘以来最集中的一次重大收获。这坑甲骨不仅数量多，而且，这坑甲骨大都反映的是商王武丁时期的事。在研究时，学者们还注意到，和以往的刻字甲骨不同的是，这个坑里龟版占了绝大多数，牛骨仅有 8 片。单是缀合在一起的完整的龟甲就有 300 多版，最大的一块龟版竟有 40 厘米之巨！据胡厚宣先生推断，这些甲骨档案是有意的贮藏。

而且，这坑甲骨里，还发现有些龟版上，很明显的有书写过的痕迹。这些痕迹有黑色的，也有类似朱砂涂过的红色。甚至在一块龟版上，有红也有黑。看来，当初先民们往甲骨上面刻字的时候，有时也会先用毛笔写上去，然后再用玉刀或铜刀刻的。学者们研究发现，这些甲骨不是安阳本地出产的，它们是从南方输入的。那块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块龟版来自马来半岛。

在第13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与过去不同的石刻。它们大部分是半兽半人、人身虎头、带象鼻的双面怪兽以及饕餮面具的神话式的动物。其中大部分是圆雕，也有些是浮雕。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日本式的跪坐，实际上在商代社会生活中已见端倪。那些服装样式十分清晰的石人像，姿势就跟现代日本人坐在家里的榻榻米上一样。这位显然是上层人物的石人服饰华丽，长袍上有两只袖子，前开口，还有一条腰带。石人的膝盖下可以看出有裙子，真让人们百看不厌。

现在，当我们走进安阳殷墟博物苑甲骨文展厅的时候，还有幸可以看到H127灰坑的复原模型。虽然，这个模型只有原大的四分之一，但你围绕它转上一转，看看上面刻写的记文，仍然可以领略到亲睹国之瑰宝的那份神圣！

“四堂”之后的胡厚宣

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甲骨学史上，有“甲骨四堂”之说。同时，我们也知道“甲骨四堂”概括的这四位学者就是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可是，这“甲骨四堂”源于何时？出自何人？又因何而出呢？

这话就得从头说起了。

在殷墟第 15 次发掘结束仅仅 18 天之后，就发生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方兴未艾的殷墟发掘不得不停了下来。尽管这群有抱负的年轻的中国学者们想在这里再干出一番事业来，但也不得不被迫地放下了手中的洛阳铲，踌躇满志地离开了安阳，告别了殷墟。其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走进了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他们带着 15 次发掘所得的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物等宝物，以及大批珍贵的研究资料，开始从北京转到南京。11 月 12 日，上海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日军沿长江长驱直入，11 月 20 日，国民党政府仓促“迁都”重庆。

望着大批珍贵的宝物、资料，史语所这拨秀才们一筹莫展。为了不让这些民族遗产毁于一旦，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转

移。开始，连拖家带小的政府官员都挤不上火车，还能顾得上这些“烂骨头片子”！好不容易要上了车皮，史语所上上下下都放下研究的课题，一个个成了搬运工。胡厚宣先生此时也在其中。他一边张罗着装运东西，一边亲自扛起了箱子。大家一看，扛的扛，抬的抬，齐心协力把宝物装上汽车，再运到下关车站。

当时刚刚 26 岁的胡厚宣先生一马当先，顶着头上狂轰滥炸的日本飞机，押运着东西往城外转移。中央研究院是一栋三层的小楼，琉璃瓦顶，古色古香。胡厚宣先生清楚地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他和同伴们还在小楼里清理 H127 坑中的甲骨。此时此刻，日寇的铁蹄打破了往日的宁静。

胡厚宣是 24 岁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的。此前，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保定培德中学，在那里，他得到了缪钺先生的良好的教育。幼承庭训博闻强记的胡厚宣的作文每每作为范文评讲，中学毕业时，他还破格得到一笔奖金，以助他上大学预科本科 6 年直到毕业。1930 年，胡厚宣先生从预科升入史学系，适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广州迁到北京。他有幸师从胡适、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大师，系统地学习了“考古学人类学导论”“甲骨文字研究”等课程。来到史语所考古组，他参加了殷墟的第 10、11 次发掘。著名的 H127 坑就是胡厚宣先生带着技工发掘的。他在整理 H127 坑的时候，提出了许多新的发现。根据此坑出土的著名的“四方风名”卜辞，胡厚宣先生论证了刘体智所藏四方风名甲骨的不伪。此后，他写出了《第十三次发掘所得甲骨文字举例》和《殷墟 127 坑甲骨的发现和特点》两篇论文。

终于，史语所的大部分东西都装上了火车。只剩下最后一

汽车了，这时的胡厚宣先生已是精疲力尽。他又一次带着汽车赶回研究院。飞机好象是故意跟他们作对似的，又在他们的小楼附近扔下了几枚炸弹。胡厚宣先生把最后一批物资装上汽车，又站在院子里高喊了几声，没有回音。大概是没有人了吧，胡厚宣先生一想，好象还没有见到尹达呢！他一把推开尹达的屋子，见他还在收拾东西，拉住他就往外跑。只听“哗”地一声，被日本飞机轰炸的一塌糊涂的天花板从天而降，把尹达轧了个正着。天花板套在尹达的脖子上，真是有惊无险哪！胡厚宣和尹达相对一笑，撒腿就跑……

尹达原名刘燿，又名刘虚谷，1906年10月17日生于河南滑县牛屯集，年长胡厚宣先生6岁。他16岁上中学，19岁时考进中州大学预科，后升入河南大学，先修哲学，后转国学系。1931年，他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就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长沙的这个冬天，尹达毅然离开书斋，奔赴延安，投身到了革命运动之中。1953年底，他协助郭沫若筹办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一所，任副所长。

在史语所的6年，尹达系统地学习了近代考古学知识，他参加了1931年梁思永主持的殷墟后冈发掘、1934年到1935年的侯家庄西北冈、南地以及大司空村的殷墟发掘。他对殷墟出土的文物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感。

火车沉重地喘着粗气，拉着他们抢出来的这批国宝启动了。这个时候，胡厚宣先生才想起来：自己的十几箱书籍和两箱衣服都忘记了！那天是1937年8月19日。

胡厚宣先生随着史语所从南京转移到了长沙。半年之后，又从长沙经衡阳迁到桂林。由于时局不稳，不久，他们再次动

身，经由柳州、南宁、龙州绕道越南迁往昆明。1940年，他们又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在这里，研究所租用了一位张姓家族的空房，权作办公场地。

抗日战争一打就是8年。胡厚宣先生身在史语所，他一边惦记着安阳殷墟，一边就手头的资料进行研究。1939年，顾颉刚先生出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他邀请胡厚宣先生到该校做研究员。听到这个消息，胡厚宣感到很振奋。为什么呢？原来，当初在安阳独得甲骨35000多片的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带上他选出来的甲骨精品跑了。可是，他没有带走的100多箱古物到底到哪儿去了呢？对，到“齐鲁”去，非把那些甲骨和其他古物查他个水落石出不行。

1940年，胡厚宣先生听顾颉刚先生说，明义士所藏甲骨尚在山东齐鲁大学。他毅然辞去了史语所的职务，离开了工作7年的中研院，来到已经内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还是在昆明的时候，胡厚宣已经根据资料写出了不少甲骨文研究的文章。那时候，史语所在昆明乡下办公，他们住在没有人烟的一个大破庙里。乍一搬进去，看着漫天的蜘蛛网，真的难以相信，这就是他们的办公室。住在这里，点的是菜油灯，他常常在晃动的灯头下，一片片地描摹甲骨。生活更不用说，连海盐也吃不上。晚上还时常有狼。别人都睡了，胡厚宣先生把一根铁棍放到手边，仍然坐在那儿搞研究。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开始写作《甲骨学商史论丛》。在昆明的北京图书馆里，有一部书名为《殷契遗珠》，书中记录了流失到日本的河井、中村等六家手中的甲骨。胡厚宣先生见了，简直如获至宝！他化了六天六夜的工夫，在微弱的烛光下抄录摹写了这1459片甲骨。为此，本来他非常好的视力从此大减。

胡厚宣先生第一次见到明义士是在1934年。明义士当时在齐鲁大学，他应邀到南京金陵大学讲演。胡厚宣先生和董作宾先生都去听讲。因为明义士是个传教士，平时与中国的老百姓接触较多，不但会讲中国话，连彰德府（安阳旧称）的土话都能讲几句。甚至还知道安阳的粉浆饭、面条汤等地方饮食。

胡厚宣先生到了齐鲁大学，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完成他的研究课题。7年时间里，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写完了四编九册，收入论文33篇。1942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到成都讲学，把胡厚宣先生的这套著作带了回去，并向教育部推荐。结果大大出乎胡厚宣先生的预料：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获得了全国科学发明奖，发给奖金8000块大洋！

《甲骨学商史论丛》被学界推崇为甲骨文商史研究中“金字塔式的论文集”“划时代的著作”，从而一举奠定了胡厚宣先生在甲骨学商史研究上的地位，与王国维、董作宾并称为三大甲骨学者之一。《论丛》传到日本以后，著名学者白川静先生评价说：胡厚宣已处于中国这一学科第一人的地位。这本书出版之初，顾颉刚先生为之题写书签，并赠七绝诗一首：

忽地黄昏起异军，凤雏才调信超群，一声裂帛惊
天下，燕赵悲歌今又闻。

蜚声海内外的《诗经》专家、出色的《楚辞》学者陈子展先生写下了传世的名句：

堂堂堂堂，郭董罗王，观堂沉渊雪堂化，彦堂
入海鼎堂忙，君不见，胡君崛起四君后，丹甲青文

弥复光！

胡厚宣先生在齐鲁大学说是7年，实际上是6年半多一点。齐鲁是教会学校，在那里面，洋人至上。虽然胡先生担任了历史系的主任，但是，因为系里有两个洋人，开会就得用英语，其他18个中国人也得用英语讲。外国教师来了就是教授，住一栋洋房，工资发美金；中国教师评教授时又要著作，又要经历什么的。他们住一个平房院，工资也低得多。不过，由于胡厚宣先生杰出的表现，他和谭其骧先生一起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教授证书。谭其骧先生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被推选为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可以说是与胡厚宣先生齐名的享誉海外的国家级学术大师。

研究国宝的“国宝”

在1987年9月10日于安阳开幕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开幕式上，并排坐着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是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胡厚宣教授。他们从1947年起，就一直是学术界的老搭档了。两位学界泰斗高兴地看到，120多位中外学者济济一堂，甲骨学已从当年的“绝学”发展成为一门为世界所关注的显学，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著名学者吴浩坤先生曾经著文说，自甲骨文发现以来，研究的学者已有500人之多，出版专著、论文也有3000多种。胡厚宣先生从事甲骨文的研究和教学半个世纪以上，成绩卓著，桃李满天下，撰有论著130多种。诚为一代宗师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与敬仰。吴浩坤评价胡厚宣先生说：“甲骨文是国之瑰宝，胡厚宣先生在甲骨学商史研究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因而被誉为研究国宝之‘国宝’，当今‘甲骨学研究之第一人’！”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全国人民一片欢腾。胡厚宣先生心里，最挂念的还是甲骨文的搜求与研究。前些年，胡厚宣先生虽然到了齐鲁大学，但因为明义士当年所藏的甲骨还在

济南，所以仍然音讯全无。

离开成都，胡先生先到了北京。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济南不通火车，也不通飞机。整个抗战期间，由于殷墟发掘的中断，私人盗掘一哄而起，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更是抓住这一机会，大肆收罗，偷运回国。作为一位年轻有为的中国甲骨学者，胡厚宣怎么能心安呢？

在北京，胡厚宣先生不顾劳顿，连日奔波在琉璃厂、前门、东四，以及西单、文庙一带的古书古玩铺和旧货摊儿上，凡是见到甲骨，他就尽收无遗。买不到手的，他就摹写或捶拓下来。40多天里，他竟然得到甲骨2000片、拓本6000张、摹写2000幅！

在北京莱薰阁书店，他得知一位李先生收藏有1000片甲骨，胡厚宣先生就上门拜访，终于买到了其中的448片甲骨。这其中有300来片较大的，甚至还有3片完整的龟甲。

在庆云堂碑帖铺，胡先生仔细鉴定，发现这里的藏品有一半多是假的，而且要价特别的高。不过，胡厚宣先生看中了其中的一片人头刻辞和一片牛肋骨刻辞。还有半块骨版，上面记载着“四方风名”，与他所写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有关。思考再三，他不忍撒手。几经商量，胡厚宣先生得到其中的500片。回到成都，一经对照，那半块记着“四方风名”的大龟版，和殷墟第13次发掘时所得的半块正相结合，胡厚宣先生是多么的兴奋呀！

在通古斋、振宇阁、陶古斋、闻古斋、博闻斋、宝古斋、雅文斋、鼎古斋、鉴古斋，胡厚宣先生都有大批的新收获。后来也成为甲骨学大家的于省吾先生得知胡厚宣先生搜求甲骨的目的以后，竟把自己的藏品让胡厚宣借回寓所。他一片片地摹

写下来，从中得到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发现，一块牛骨上记载着商代一次征战的情况，在这片刻有一百七八十个字的甲骨上，胡厚宣读出了当年的盛况：战场上，疲惫的战士、毁坏的车马、丢失的盾牌、羸押的俘虏……这是殷墟甲骨文中记载最长的一条，所述的正是那时一场重要的战争，真是难得的文献哪！

1940年，安阳小屯曾经出土一大坑甲骨，后来被上海禹贡古玩行叶叔重购去。据说这批甲骨片大而且字多，胡厚宣先生一直想亲眼看一看。他返回成都的第二年，又赶到上海，终于在昭通路上找到了叶叔重。当时已经是傍晚了，叶叔重带上一箱古物正准备出门，他要去南京参加一个文物展览。胡厚宣先生及时赶到，说明了来意，劝他不要让这些珍贵的甲骨再流失下去。叶叔重为胡厚宣先生的诚心所感动，放下了手中的皮箱。箱子打开了，这正是胡先生在北京打听到的那批甲骨，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东西没有转手，胡厚宣先生执意劝他留下来。叶叔重毕竟是个文物商，他不能让东西“窝”在自己手里，那还有什么钱好挣呢？胡厚宣先生一直与他谈到深夜，最后，他掏完了自己所带的全部款项，把这批东西留下了，总数大约有六七百片。

胡厚宣先生知道战争期间安阳私人盗掘非常严重，梦寐以求想到安阳去一趟，无奈那时交通尚未恢复，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1946年秋，已担任齐鲁大学中国历史社会系主任的胡厚宣先生终于来到了济南齐鲁大学。一进“齐鲁”，他就打听明义士所藏甲骨的下落。听说一位外籍院长知道情况，他立马要去查个究竟。这个老外说，等我与明义士通一封信，有了回音

再看也不迟。谁能料到，仅仅安宁了几个星期，济南城外炮声又起……

1947年，胡厚宣先生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已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系主任的周谷城先生。那时候，周谷城先生早已名震华夏，又年长胡厚宣十多岁，然而，他们之间竟然谈得无拘无束，那样的默契。以致把在场的周谷城的另外两位老朋友都给冷落了。

周谷城确实看中了胡厚宣的才华，三言两语，就决定要留下他。于是，胡厚宣先生由此开始了他在复旦大学长达十年的教学科研生涯，担任了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光阴荏苒，一晃十年过去了。胡厚宣先生先后写出了8本书。他们是：《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殷墟发掘》《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和《甲骨续存》。

共和国刚刚成立之时，饱受战乱之苦的胡厚宣先生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的时代。在旧社会，像他这样爱国的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很难施展开自己的才华。面对新中国的诞生，胡厚宣先生伸开双臂高呼：“旧的时代死去了，新的中国诞生了。五十年来的甲骨学，给它一个小小的结束吧！从今以后，在这个新时代中，我们应该站在新的立场，应用新的观点方法，对甲骨文字另做一番新的研究。我们应该发奋努力，毅然地担负起这一桩伟大时代的伟大任务来！”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发现，正值极富创造力的青年时期的胡厚宣对自己所从事的甲骨学研究的无限神往。他相信自己能够为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胡厚宣在《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一书的

序言中说：“现在要问……甲骨学上的问题是不是就完全解决了呢？我们的回答是，绝对没有。真正科学的甲骨学研究，至多是刚刚开始，也许还尚待起头。”这是多么宏大的气魄！他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50年来中国甲骨学发展的状况，高屋建瓴地把已经过去的50年的甲骨学研究分为五个时期。他说：“五十年来的甲骨学，虽然是近代学术史上最发达的一种学问，虽然甲骨材料有十六七万片，作家近三百人，论著近九百种，但我们所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少了。”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基础，胡厚宣先生看到了甲骨学的前途。他称商代是中国信史的开端，表示要“配合起大时代的需要，缮兵秣马，大展其才了！”

以前，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大多偏于对文字的考释，很少有人涉及对商代历史的研究。研究历史的学者又大都偏于在故纸堆里找根据。中国的确是一个典籍浩繁的大国。正因为如此，浩繁的典籍之中，不少记载相左甚至相互矛盾。每每陷入这一怪圈，一些学人往往数载不能自拔。而胡厚宣先生则不同。他旁征博引，运用考古所得的最新的材料，去验证史书记载，进而深入地去研究商代的社会历史，因而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获得巨大成功。

1956年8月的一天，复旦大学副校长杨西光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响起了急促的铃声，他立即拿起话筒，打来电话的竟是国家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原来，早在两年以前，就拟调胡厚宣到京担纲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不过，让复旦给挡了驾。

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科学研究十二年远景规划。胡厚宣先生应邀参加了规划的起草。那时，他提出了出版一部《甲骨文合集》的意见，意见不仅被采纳，

还列入了历史科学资料整理重点项目之一。这次杨部长打电话来，可是拿着尚方宝剑的。原来，为调胡厚宣先生之事，周恩来总理还亲笔写了条子。杨秀峰部长在电话里对复旦的副校长杨西光说：“你不要还价，连我都不能说话，这是周总理亲自决定的！”就这样，1956年秋，胡厚宣先生带着他的装了半车皮的书籍，离开了相伴十年的上海复旦大学，走进了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

胡厚宣先生既参加过殷墟发掘，又长期从事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自然是主持编辑《甲骨文合集》的最佳人选了。得此消息，中外甲骨学界无不感到欣慰，大家翘首以盼，希望早日看到这部甲骨文字的集大成者。

众说纷纭的“齐鲁之谜”

在中国甲骨学史上，总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轶事。无怪乎参加过安阳发掘的著名甲骨学家李济先生在安阳搞发掘时说，工作中总是有些有趣的“野史”，要是记下来，将来给后人看，也是很有意思的。我想，但愿这本小册子能弥补这些缺憾。

在一本名为《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 500 疑案》中，就列出了一些与殷商史相关的“谜”，诸如：最早的面具舞源于何时？甲骨文是王懿荣最先发现的吗？《殷墟书契考释》出自谁手？王国维的辫子象征着什么？等等。我们还时常看到一些关于殷商文化的书籍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当年加拿大人明义士在安阳搜求到 5 万多片甲骨，他后来到山东齐鲁大学教书。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把其中的精品统统带走了。把留下的大批的甲骨和其他古物，埋在齐鲁大学校园的地下。新中国成立后，找到了这批甲骨，遗憾的是，它们全部腐烂掉了！

每每读到这里，真是让人伤心。震惊世界的国之瑰宝，在地下埋藏了 3000 多年安然无恙，竟然在出土之后的几十年里，化作了齑粉，怎不令人为之扼腕！

其实，这并不是“齐鲁之谜”的正确“谜底”！

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当年依仗他的得天独厚，从安阳搜求到了大批的甲骨。后来，他到齐鲁大学教书，专门讲授中国甲骨史。毕竟，他和那些专事盗买倒卖甲骨的外国传教士还是有所不同的，公允地说，明义士应该算是早期的有作为的甲骨学者了。

明义士是1914年开始搜求甲骨的。十几年间，到1917年他出版《殷墟卜辞》时，已收藏甲骨达5万片之多。抗日战争爆发前，正在齐鲁大学教书的明义士已经感觉到了国际上一触即发的政治气候，他筛选了一部分精品甲骨，连同其他古物，悄悄带回了加拿大。余下的甲骨，有些存放在当时设在南京的加拿大大使馆。另一部分，则藏在了山东齐鲁大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2月，原设在南京的加拿大大使馆宣布关张。明义士所藏的那批甲骨由大使馆临时代办穰东德交出，后归中国南京博物院收藏了；而在齐鲁大学的那批甲骨，一时间成了不解之谜。这批甲骨据说有8000多片。随着1937年12月27日济南失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这些国宝就一直牵动着中国甲骨学者们的心。

日本投降以前，胡厚宣先生就到了设在成都的战时齐鲁大学里，试图寻找到一些明义士所藏甲骨的蛛丝马迹。在那里，他只是大致听说，明义士的甲骨是埋在齐鲁大学一处地下的。他埋下的东西，只有外国人知道。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胡厚宣先生随齐鲁大学回到了济南。他打听到医学院一位外籍院长知道情况，询问院长，院长又说写信给明义士云云，稍一耽搁，结果国内战事又起，终于未能如愿。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件事还一直为胡老所惦念。

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了齐鲁大学。在清点校产时，于一所住宅的地下室里发现了明义士所藏的140箱古物，但却没有发现甲骨。转眼到了1952年，刚刚获得新生的中国教育工作者政治觉悟十分高涨。他们又想到了明义士当年所藏的那批甲骨。他们已经认识到，这批国宝决不能再流落到外国人之手了。但是，从何找起呢？齐鲁大学原是一所教会学校，解放之初，原来在校的外国教师并没有全部走掉。为了寻找甲骨，爱国师生们开始着手调查。

找了好多外教谈话，都说不知道情况。调查陷入了死胡同。一天，有位外国教师找到中国人说，他有一条线索。据他所知，明义士所藏的甲骨很可能就在学校绿荫区内。而且，他听说明义士在临离学校之时，还跟别人做了交代，但这个人是谁，他却不知道。

学校绿荫区？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这里。绿荫区是学校原来的外国教师生活的小区。这里是欧洲式建筑，别墅式的洋房之间留有一条条林荫小道。林荫区里还有两个建筑比较引人注目，一个是高大的哥特式教堂，另一个就是图书馆。难道，明义士会把甲骨藏到教堂里吗？一连几天，学校发动师生在林荫区里搜查，但却一点结果也没有。

于是，学校又安排了两位教师跟那位外籍教师谈心，劝他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跟我们真心合作。中国人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奉公守法的外国人。总有一天，明义士所藏的甲骨会回到中国人民手中的。根据这位外教提供的情况，学校把原任校长、英国籍的林仰山博士列入了重点对象。

工作组跟林仰山一接触，就明明白白地向他谈明了政策。这时，林仰山还是学校的代理校长。他明确表示，愿意和中方

合作，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林仰山回忆说，明义士离开齐鲁大学之前，有些事给他作了交代。明义士说，他这么多年来在中国，收集到了大批的古代文物，他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太热爱了。一位教师就势问他：“你见过明义士的这些藏品吗？”

“当然见过的。明义士先生在齐鲁大学还办过一个展览馆呢！那个展览馆以他个人的收藏为主，装了好多大木箱子。”中国教师又问：“校长先生，明义士的展览馆都有些什么？”“无非是些坛坛罐罐的，我们并不都是喜欢那玩意儿的。”“有甲骨吗？就是那些刻有文字的骨头？”林仰山迟疑了一下，肯定地说：有的。

好，这下有门了！林仰山说：“可是，这是明义士先生的个人藏品哪。”他又补充道：“再说了，那些东西里，就一定会有甲骨吗？”工作队员们苦口婆心地告诉他，现在是新中国了。新中国欢迎一切帮助中国人民搞建设的外国友人，但是，任何一位外国人，未经中国政府同意，是不允许把中国的文物带出国门的。

林仰山紧张的脸终于松弛下来。

原来，明义士回国前，把 140 箱古物埋进了他自己住室的地下室里。留下十多箱古物委托给了林仰山。转瞬间，战争打响了。日本鬼子迅速向华北和江南进发。济南迫在眉睫。在齐鲁大学里任教的大部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教师。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由日本偷袭美国重要的军事要地珍珠港挑起的。美、日之间成了交战国。日军一旦占领济南，留在齐鲁的这批宝物岂不落入日本人之手？

就在日军攻破南京的 11 月中旬，林仰山派人把明义士留下的另外十几箱宝物，其中包括 8000 多片甲骨，偷偷地埋到

了齐鲁大学绿荫区的图书馆附近。当时，负责埋藏的人绘制了两张位置示意图，一张交给了明义士本人，另一张由林仰山保存了下来。又过了几年，林仰山害怕事情变故，就把自己存的那张图转给了教堂的一位牧师。由于当时埋藏时他不在跟前，他只是大致知道是在绿荫区。

顺藤摸瓜，一张早已揉皱的黄纸摆到了齐鲁大学师生们的面前。事不宜迟，热情高涨的师生员工连夜奋战，终于找到了图书馆下面的那个地下室。在明亮的汽灯的照耀下，一块大石板暴露在大家面前。几个年轻人挽起袖子，用铁撬杠挪开了大石板。奇迹发生了！地下室里，十几箱宝物原封不动的躺在那里，等待着它的真正的主人。

一箱箱宝物搬出来了，经历了 16 年暗无天日生活的宝贝又见到阳光了。此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那些甲骨是否完好无缺。这些曾经在地下埋藏了 3000 多年的国宝经受住了又一次的磨难，带着它们所蕴涵的上古社会的神秘记录，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

这批 8000 多片刻字甲骨现在收藏在山东省博物馆，其中有字的 3668 片。

司母戊鼎出土记

在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纪念活动上，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元首江泽民主席赠送给了联合国一只世纪宝鼎。联合国秘书长接过这个宝鼎的模型，与江泽民主席共同揭开了覆盖在宝鼎之上的彩绸。这个被命名为“世纪宝鼎”的巨大的青铜器上，精心铸造着中国商周时期的优美纹饰。坐落在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这只宝鼎，使人们想到了伟大中国悠久的历史。同时，稍微有点知识的人，就会联想到中国出土的著名的大鼎——司母戊鼎。

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稀世珍宝，它就是至今还保留着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桂冠的司母戊鼎。这只大鼎通高 1·33 米，长 1·10 米，宽 0·78 米，重 875 公斤。大鼎腹内铸有“司母戊”三字。司母戊鼎形制非常雄伟，通身龙纹盘绕。纹饰以雷纹为底，并饰以夔龙纹。走近大鼎，可以看到，大鼎两面的鼎耳如同猛虎吞噬之状；两侧为鱼纹和小夔龙纹。就连大鼎的足部也铸满了兽面纹。整个大鼎给人一种凝重之中又有华丽、神秘之中可见沧桑的独特感悟。每一位游客，不管他是来自地球哪个角落，走到它跟前都会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深深地为它所打动。此时此刻，游客甚至产生出这样的

疑问：这真的是 3000 多年前我们的先民们用最原始的工具造出来的吗？何等的精美绝伦！

这么精美的青铜巨制，围绕它的出土与保护，还真的有那么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就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发掘之时的 1934 年 10 月，领导第 10 次发掘的梁思永先生就得知，上一年的秋季，在洹河北岸的侯家庄，由私人盗掘而出土了 3 件体积硕大的青铜器。盗掘者正是侯家庄村上的农民。他们挖到宝物之后，立即倒手，卖给了无缝不钻的古董商，据说古董商又转手卖给了日本人。当时，不少人参与了这次暗中进行的交易。但一个个守口如瓶，不敢言及。就连这几件青铜器是什么样子，似乎也无人知晓。

梁思永他们联想到，自北宋起，安阳就以出青铜器而著名了。1928 年 10 月，安阳殷墟有组织的发掘工作一开始，立即引起国外几家报纸的关注。英国一家名为《伦敦插图新闻报》的报纸更是紧追不舍，连续报道了安阳的发掘情况。这更引起了世界上的“殷墟热”。随之而来的，是非法的盗宝活动又一次活跃起来。这些盗墓贼们，往往趁着考古团发掘的间隙，纠集一拨人大肆盗掘。今天还是平整的土地，一夜之间，一个大洞打下去，留下了一堆黄土。

徜徉在侯家庄村的周围，梁思永发现了一处被称为“西北冈”的地方。根据以往经验，梁思永断定，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商代大墓的集中之地。这次发掘发现了 4 座大墓和 60 多座小墓。

同时，他们还发现，在西北冈的东部，有一处被叫做“吴家柏树坟”的地方。这是一片密集的坟地，坟地周围栽种着

100多棵柏树。这里离他们发掘的大墓不远，坟地下面，很有可能埋藏有商代王陵。梁思永把想法告诉了队员们，大家也表示赞同，打算进行发掘。但是，跟村里的管事的一商量，立即遭到了严词拒绝。理由很简单：这可是祖祖辈辈的坟地呀，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就挖哪！

就这样，他们心中留下了一点点遗憾，那就以后再发掘吧。谁知道，日本鬼子发动的一场战争，竟然阻隔了蕴藏着更大期望的殷墟发掘！

日本占领安阳以后，这片坟地上的柏树都给砍光了。1939年3月的一天，武官村一位名叫吴培文的农民在农闲的地里“探宝”，这片地就离当年的坟地很近。当他挖到十来米深的时候，发现地下土颜色异常，可能埋有青铜器。他悄悄回到村里，想约请二十来个青壮年棒小伙，大干一场。他们事先约好，任何人也不能走漏风声。如果挖宝有了收获，大家平分。这时候正值春旱，青黄不接，各自家里都没有东西吃。吴培文一号召，真有不少人响应。当天夜里，他们就开进了那块地里。因为宝物太大，土坑挖得小了上不来，就使劲往大里挖。3月的天气还不暖和，又是夜里，他们连一盏灯也不敢点，生怕走漏了风声。一直到了第三天夜里，一个前所未有的庞然大物出现了。以前，发现什么古物，总是挖个土坑，在坑口上加上一只绞水用的辘轳。等井下的人把宝物放到箩头里，上面的人用力一绞，就升到地面了。眼下不同了，井口太大，无法支架辘轳，怎么办？

毕竟是二十多条壮汉，他们凭着人多力量大，硬是把这个大家伙用绳子给拖了出来。一看是个巨大的铜鼎，他们个个面面相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实话，这一带的农民们

可是见过世面的。从小他们就听父辈们说地下出宝的事，渐渐长大了，又赶上考古团来这里，见得青铜器多了。不过，见这么大的大铜鼎还是第一回。一看大家愣了神，吴培文有点憋不住气了，他压低嗓门说：“乡亲们，眼看着就要天明了，万一走漏了风声，让小鬼子知道了，咱们可是小命难保啊！”他一边说，一边安排一位小伙子回村去赶马车。一会工夫，马车到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大鼎装到车上。吴培文再次让大家伙指天发誓，这才回到村里，把鼎埋到吴培文家院的粪堆下面。由于这只大鼎很像农村里牲口棚里的马槽，大伙儿私下称它为“马槽鼎”，把它当作镇村之宝。

不知怎么地，这事儿还是让小鬼子知道了。没有几天，驻在安阳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突然来到武官村。他提出一定要亲眼看看这件宝贝。吴培文想尽一切办法，终于哄走了日本鬼子。惊魂甫定的吴培文这下可犯了愁：这么大个物件，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这事儿能久了吗？他偷偷找到两三个人，大家一合计，有人说还是赶快出手保险，有人说这东西可是卖不得呀！不卖怎么办？留着它招惹是非？正在此时，有个自称自京而来的古董商也不动声色地找上门来。他摆出一副神秘的样子，跟吴培文讨价还价起来。吴培文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儿！古董商以为吴培文嫌他出的价钱太低，一路翻升，竟然给到了20万银圆。

20万元！这对于他们来说，可谓是个天文数字了。于是有人动了心。可是古董商又要他们把大鼎截开，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以便装车外运。几个年轻小伙又是锯又是砸的，生生把大鼎的一只耳给锯掉了，真让人伤心！看到千疮百孔的大鼎，村上有位长者出面制止了他们。大铜鼎又一次保全了。

事后，村民们把大鼎转移到了吴家东屋草房里，深深地埋到地下了。没过多久，日本鬼子还是得知了消息。这天，一队日本鬼子兵凶神恶煞地开进村里，强迫全村的老百姓都到一个打麦场集合。百姓们到齐了，小鬼子呜里哇啦地开始讲话。汉奸队里一个斜眼睛当翻译，他说今天日本水野太君要给大家训话，都听好了。这个名叫水野的鬼子是个大佐，据说在日本还倒腾了几天甲骨文什么的。水野站到前边说：他是来向中国乡亲们求教的，不是什么训话。日本文明与中国不可分的。他对中国的甲骨文十分地崇拜。说着，他让手下人搬来一张桌子，桌上摆了一只香炉，正而八经地点上了三柱香。老百姓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这家伙今儿是演的哪一出。说着说着，水野跪到桌子前，双手伏地，真地磕起响头来。水野屁股撅得比头还高，前后一拱一拱地，逗得小孩子们噙噙直笑。吴培文这时就站在人群中，他可是一点也笑不出来。他心里有数，知道鬼子今天干什么来了。吴培文暗自给几个青年汉子使了眼色，无论如何不能“软”了。

水野头也磕罢了，话也训完了，大家都在等下文呢。这会儿，整个打麦场上安静极了，谁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儿。斜眼睛翻译一看鬼子训完了，他干咳了两声说话了：乡亲们，水野太君今天特意到咱们村，是看得起大家。这么着吧，我把话挑明了说。水野太君天天在据点里也太闷得慌了，他要读读甲骨文、学学中国话。听说咱们村上有人挖了一只大鼎，想献给水野太君作纪念。今天，水野太君上门来“请”大鼎，以表示对中国文化的虔诚。怎么样？大家抬抬手，水野太君不会亏待大家的。

斜眼睛叨叨了半天，嘴干舌燥的，老百姓里没一个吭声

的。大家此时都捏着一把汗，日本鬼子可不是好东西呀！水野这会儿往前迈了一步，打住了斜眼睛的话头，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说：我水野，可是要跟大家交朋友的。不过——

“不过，我看这真是一场误会呀！”只见吴培文走出人群，上前跟水野咬了咬耳朵。大家正担心他出事呢，不料水野哈哈地狂笑起来：“么西，么西！你，朋友的。”他突然一翻脸：“走，你前边去！”

这下可糟了，闹了这么些日子，原来吴培文跟小鬼子有联系！大鼎，看样子是保不住了。村民一下子似乎明白了。

就这样，一对鬼子兵走在吴培文后面，吴培文在前面耀武扬威地直奔武官村而去。吴培文进了村子，一个弯都不拐地径直往自己家去了。就这么顺利？连鬼子水野也没有想到。他怕吴培文跟他要什么花招，一步不拉地紧跟其后。

哗啦一声，大门打开了。又是哗啦一声，屋门打开了。堂屋正中间的方桌上，摆着一只锈迹斑驳的青铜鼎。哇！这不就是朝思慕想的青铜大鼎吗？水野一下子扑上去，露出了狰狞的笑容。嘴里还连连叫着：么西么西……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水野的残暴是出了名的，他到安阳时间虽然不长，却是做尽了坏事。前几天，就有人捎过信来，说是水野看中了武官村的那只大鼎。还加了一句话，要是藏起来不交，水野可没有功夫磨蹭。根据情报，他已经知道吴培文是头目。不仅吴培文难免一死，村上的老百姓也得遭殃。吴培文跟几位知己一商量，就想出这么个点子来：水野根本没见过“马槽鼎”什么样。为了保住全村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只得委曲求全。村上还有一只前几年挖出的铜鼎。后来，经常来的古董商一看，硬说是后世仿造的，贵贱不要。这回，正好把它给

派上用场了。

就这样，司母戊鼎安安稳稳地在吴培文家的草房地下睡了7年之久。日本投降以后，一直到1946年，当时的安阳县古物保存会的头头打听出了大鼎的下落，他是威胁加利诱，动员村民把国宝“献给国家”。司母戊鼎终于又见天日了！遗憾的是，当年锯掉的那只“耳”再也没有找到。

古物保管会把司母戊鼎放到了该会的所在地即今天的安阳市县东街4号院内陈列，让安阳百姓一饱眼福。谁知这一张扬，又张扬出点事儿来。1947年秋，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蒋介石为了给自己打气，勉强振作一下精神，沸沸扬扬地要做什么60大寿。驻在豫北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日夜发愁，给这老头子送什么礼物呢？听说安阳出了“宝贝”，这不正中老蒋的下怀么？一声令下，司母戊鼎运到了新乡的司令部。接着，又由重兵护卫，连夜运到了南京。

司母戊鼎没有挽救了老蒋失败的命运，终于，这只国宝级的礼器留在了南京。据传，老蒋仓皇败走台湾之时，曾打算把这件“神器”一同带走，以便时时得以佑护的。无奈，司母戊鼎运到机场，只顾逃命的达官贵人们，嫌它“白占”飞机上宝贵的位置，不管三七二十一，扔在机场了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它理所当然地摆进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供全世界的游客参观游览。说到这里，还要告诉大家：据专家学者研究，这只世界出土青铜器之最佳的司母戊鼎，可能是商代国王文丁为了祭祀他的母亲而专门铸造的。专家们还推断：这只大鼎，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工艺水平。至少有130多人连续浇铸才能完成。

新中国的甲骨文发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小屯以及它的周围地区，还不断地发现一些甲骨文，源源不断地为学者们提供新的研究课题。

1950年，建国以后殷墟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中，就首开记录，在小屯村以外的四盘磨村发现了刻字甲骨。此外，不仅在大司空村等地发现了甲骨文，而且在远离安阳的郑州、洛阳出土了甲骨文。著名学者王宇信认为，甲骨文是商代较为经常使用的一种文字，不止在殷墟，也不止在殷王室，而且外地的商贵族也可能在使用甲骨文。他认为，将来会有更多的商王朝方国遗址发现甲骨文。

说到建国以后最大一宗甲骨文的发现，当推1973年的小屯南地甲骨。

1972年冬，小屯村民张五元在村子南边的路边挖土，以便制作煤球使用。谁知，他刚挖了几锹，就发现下面的土颜色有些异样，随即又发现土中夹杂着五六片带字的甲骨。这位老农也许还不知道，他这一锹竟然挖出一坑甲骨来！张老先生世居小屯，不仅亲身参加过殷墟的发掘，而且有着较高的法制观念。他把发现的甲骨文包好，就直接送到了设在村西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由于正值隆冬，他们决定第二年试掘。

3个月后的第二年开春儿，社科院安阳考古工作队开始在村南进行钻探。这次发掘分两次，进行了7个多月，出土刻字甲骨5335片，其中，龟版5260片、兽骨75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发掘出土甲骨文字最多的一次。

小屯南地两次发掘共发现殷商时的窖穴一百多个。出土甲骨最多的是一个标号为H24的坑。H24坑近椭圆形，距地表0.8米，直径1.8至2.7米，坑深0.8米。坑内甲骨堆积近半米深。与37年前发掘的著名的H127坑一样，H24坑的清理工作正赶上炎热的夏季。为了便于清理，他们在坑口上搭建了一个临时席棚，冒着酷暑，他们一层层地照相、绘图、编号，最后一片片地取出。就这样，他们工作了将近一个月才算清理完。

学者们认为，这坑甲骨与著名的H127坑一样，也是有意的埋藏。据参加发掘的考古工作者论证，这批甲骨属于武丁时代。它们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祭祀、田猎、旬夕、农业、征战、王室等。

殷墟甲骨文共有三次重大的发现。除了1936年发现的H127坑、1973年发现的小屯南地甲骨外，1991年，还发现了一个著名的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

1991年秋，为配合市政筑路工程，考古工作者在花园庄一带进行钻探。在花园庄东100多米处，于地下3米深左右，探出了许多无字的碎甲骨。10月18日，刘一曼与郭鹏两位考古工作者接受了发掘任务，开始进行发掘。两天之后的20日上午，当他们发掘到距地面1.2米时，发现了一坑甲骨，随即编号为花东H3。

H3坑是一个十分规整的长方形窖穴，长2米，宽1米。翌日，当他们发掘到距坑口1.7米的时候，发现了令人振奋的

密密麻麻的甲骨片，其中多数是龟版，细小的字体清晰可见。H3 坑里的甲骨极易破碎，一个完整的龟甲往往会断裂为数十片甚至一二百片！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才取出 50 多片龟版。刘一曼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恰逢那时常刮大风，修公路的石灰、沙子迎面扑来，运土汽车隆隆的奔跑声不绝于耳，工期十分紧迫。”加之安阳人对殷墟发掘有着一种本能的兴趣，消息传出，单单维护秩序就成了一件大事儿。紧急之中，考古工作者又想起了当年发掘 H127 坑的办法：搬家！

如此这般，他们又做了一只其大无比的木箱，把这坑甲骨就地套住，上下一封。10 月 29 日下午，起重机吊起了这只 4 吨重的大木箱，半个多小时，就运进了考古工作站。跟 55 年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呀！

从 10 月 31 日开始，到次年 6 月 1 日，除去隆冬时节，两个多月里，甲骨全部清理完毕。此坑共出土甲骨 1583 片，其中卜甲 1558 片，卜骨 25 片，共有刻辞甲骨 579 片。尤为珍贵的是，这一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完整的刻辞卜甲就有 300 多版！刻辞内容涉及祭祀、田猎、天气、疾病等方面。H3 坑甲骨文的发现，被评为 1991 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1980 年 10 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小屯南地甲骨》一书，书中收甲骨 4612 片，为这次发掘的所有卜辞。

煌煌大著说《合集》

在一次殷商文化的学术讨论会上，一位来自海外的著名学者在向大会致辞的时候，无限深情地说：甲骨文不仅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国宝，而且是全人类的文明财富。的确，甲骨文字的发现与研究，吸引了世界上许多的专家学者。几乎每一次关于殷商文化的研讨会，都会有不少的海外学者参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说是慕名而来的。在筹备 1987 年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时，所有向海外学者发出的请柬上，胡厚宣先生都特别地亲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次研讨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7 名有影响的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美国哈佛大学人类系主任张光直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前校长池田末利教授、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部长伊藤道治教授、日本甲骨学会会长松丸道雄教授、美国学者夏含夷、倪得韦、吉得韦、英国学者艾兰等。可以说，他们是满怀对“甲骨研究第一人”胡厚宣先生的仰慕而来的。时年已经 90 高龄的周谷城先生看到甲骨学研究的如此盛况，即席命笔，欣然写道：

祖国文化，渊源流长。殷商一段，早放光芒。中外学者，今集安阳。取精用弘，以利万方。

自甲骨文字发现以来，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已经流散到了12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数量繁多，而且特别的分散零乱。单在国内，也有几十个单位和私人收藏，遍及祖国的许多大学、博物馆和科研单位。任何一位研究者，都难以窥其全貌，这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早期的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就曾提出过整理甲骨之事。然而，这是一项巨大的系列工程，需要国家牵头，许多人合作才能完成。所以，1956年在国家制订科学研究十二年规划时，胡厚宣先生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编纂《甲骨文合集》的想法。

胡厚宣先生从上海调到北京，出任了先秦史研究室主任。1961年4月，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胡厚宣任编辑工作组组长的《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正式开始工作。胡厚宣先生带领一拨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一边加“小灶”给他们补课，一边开始收集资料。那几年，政治运动频繁，工作干干停停。后来，干脆做不下去了。所有资料就都装进箱子运到了河南，又转到陕西。直到1972年才运回北京，1973年恢复了编辑工作。

那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了，仍在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郭沫若同志，派人找到胡厚宣先生。郭老嘱咐胡厚宣先生两件事：一是把压在箱子底的著作找出来，准备出版；二是趁年轻，多为文化事业培养几个接班人。胡厚宣先生得到郭老的信息，内心十分感动。他连夜给郭老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胡厚宣先生在回信中说：“您嘱咐我的事，我一定照办。”胡厚宣先生在回信中详细地述说了自己的打算。郭老接到胡厚宣先生的回信，在回信上作了批示，并且转送给了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就这样，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工作才走上了正轨

胡厚宣先生重新主持这一工作之后，他迅速调集力量，开始了大规模的材料收集整理工作。首先是对全国各地协作单位收藏的甲骨作实地探访。胡厚宣先生先后到了 30 多个城市，落实收藏情况。由于时间的变迁以及管理体制的变化，不少甲骨收藏单位发生了变化。收藏的大宗单位并不多，万片以上的才有两家；千片以上的有九家；百片以上的二十二家；百片以下的六十二家。这里面有三十八个博物馆、三十八所高校、六家文物商店、三个文管会、三个研究所、两所中学、两家图书馆、一个文物工作队、一个文物保管所、一个文物陈列室……怎么样？让人听起来都费劲！

每到一处，胡厚宣先生带着学生马上对甲骨进行筛选、墨拓，工作之精细一般人难以想见。流散到国外的资料不可能一下子弄明白，就利用出国访问和讲学的机会，或者托请从国外归来的专家加以收集。最后，他们在十几万片甲骨材料中精心选出了大约四分之一，计有四万多片。

自 1978 年起到 1982 年，13 巨册的《甲骨文合集》全部出齐。《甲骨文合集》一共收入甲骨 41956 片。它把 80 多年来出土的甲骨资料尽可能完全地提供给学术界，充分发掘我国历史上的文化珍品，以供进行多学科研究。1899 年甲骨文字被发现认定，1903 年第一部甲骨著录书《铁云藏龟》印行，到 1978 年《甲骨文合集》出版以前，著录甲骨文的书刊，有近 200 种，所著录的甲骨将近 10 万片。但是，这些书刊有的印数极少，难以寻觅；有的出版质量低劣，往往使研究者无法加以利用。《甲骨文合集》的出版，为国内外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最完备的传世甲骨的著录总集。

远在在抗日战争期间，殷墟发掘被迫停止，日本侵略者大

肆地掠夺中华瑰宝，在华的外国人把大量的甲骨盗运到国外，民间私人盗掘又十分严重。此时的胡厚宣先生也特别地心焦。日本人一投降，他就遍访京津各地，收集流散的甲骨。并且陆续出版了几本甲骨著录书籍。那时候，他就希望有一天，能把所有的甲骨集中到一起，以供学者们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胡厚宣先生利用到各地讲学的机会，寻访了几十家甲骨收藏单位。可以说，中国国内所藏的甲骨，胡厚宣先生都一片片地亲手摩挲过。可是，国外所藏的甲骨呢？

1958年，根据中苏两国文化合作协定，胡厚宣先生应邀访问苏联，去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讲学。在莫斯科苏联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的中国艺术陈列部里，胡厚宣先生看到了完整无缺的17块龟版。当时苏联最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拿出了他们新近出版的一部10卷本的巨著《世界通史》，此书在《远古的中国》一章里载有《中国古代文字的龟甲》。此书专门在彩色插页上刊印上了这里收藏的这批整版的甲骨文字。胡厚宣先生一看，这哪是什么甲骨精品哟，他们所藏的龟甲全部是现代的，文字是后刻的。他立即明确地说：“这都是伪片！”一时间，苏联的那些著名的学者们都怔到了那里，个个都大吃一惊：这么“伟大”的一部著作中，怎么会收录假的东西呢！有关官员立即告知这部书的总编辑、著名的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先生，让他赶快设法纠正这个“开了国际玩笑”的重大错误！经胡厚宣先生指点，他们决定换上几片真正的甲骨片。

1958年8月，胡厚宣先生又应邀访问了列宁格勒，并且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讲演。在这里，他参观了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看到了该馆东方部所藏的甲骨文字。这里所藏的

199 块甲骨碎片，原为苏联研究院布那柯夫教授所收集，他还为此写出了《安阳龟甲兽骨》一书。遗憾的是，布那柯夫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不幸牺牲。这 199 片甲骨，虽然一直保存在爱米塔什博物馆里，但根本不为学者们所重视。有些人甚至以为，这些小片片全是假的！胡厚宣先生惊喜地发现，正是这些让苏联学者“羞于出手”的碎片甲骨，才是真正的甲骨精品。真正一个真假颠倒！胡厚宣先生如获至宝，不顾旅途劳顿，把这些甲骨一片一片地描摹下来，把珍贵的资料带回了国内。据此，胡厚宣先生写出了《苏联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藏甲骨》一文，后又收入《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一书。

1981 年，胡厚宣先生访问日本。临行前，他有一个打算，就是一定要去奈良的天理参考馆一趟。原来，关于天理参考馆所藏的甲骨的数字，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有说 1000 多片，有说 3000 多片，到底有多少，谁也搞不清楚。利用此次难得的机会，胡厚宣先生来到奈良天理参考馆，一片一片地清点实物，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原来，这里的馆藏甲骨不仅没有 3000 多片，连 1000 片也没有，只有 819 片！这其中有王国维旧藏甲骨 250 片。精致的木盒封面上题有“殷墟出土龟甲兽骨文字二百五十片”，背面还有“王国维收藏品”字样。另外，罗振玉所藏的 36 盒甲骨也在其中。

1983 年 5 月，胡厚宣先生去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讲学，对方为了表示对胡厚宣先生的敬重，特意安排了一些旅游观光项目。然而，心系甲骨的胡厚宣先生哪有工夫去“享受”那些在他看来是“受罪”的待遇！利用这次讲学机会，他看到了美国不少的私人收藏。6 月 14 日，胡厚宣先生来到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哈佛大学人类系主任张光直教授陪同胡老浏览

了这里所藏的甲骨，胡厚宣先生还选摹了其中的 22 片。在美期间，他抓住一切机会，先后到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艺术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 9 个城市的高等学府，收集了国内见不到的珍贵资料。

1983 年 9 月，胡厚宣先生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得以见到德国西柏林民俗博物馆所藏甲骨的摹本。胡厚宣先生得到摹本，又认真地与《甲骨文合集》所收录的甲骨照片相对照，进行了对比，以利学者引用。这批甲骨是德国人卫礼贤和威尔次于本世纪初从中国盗出的。

1987 年 11 月，胡厚宣先生应邀第二次东渡扶桑。此前的仅仅一个多月，胡老刚刚在安阳主持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繁忙的会议一结束，已经 76 岁高龄的胡厚宣先生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日本。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专门为他组织的演讲会上，在热烈的掌声中，他一连讲了 4 个小时。胡厚宣先生在日本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威望，《读卖新闻》连续 4 天以巨大的版面刊发了胡老出席对话会的文章和照片。这次赴日，胡厚宣先生还专门收集了学界泰斗郭沫若在日本的有关资料。

胡厚宣先生的“安阳”情结

在1995年12月25日的《安阳日报》上，刊发了一篇编辑特别约请的长篇文章，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振宇先生撰写的《父亲胡厚宣与古都安阳》。就在这年的4月16日，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世界著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离开了他辛勤耕耘了60多年的甲骨商史之苑，与世长辞了。国内外甲骨学界、殷商文化学术界，特别是古都安阳人民都十分怀念他。

的确，胡厚宣先生的一生，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甲骨学的研究发展史。在胡老作古前的1994年10月，他最后一次来到安阳，参加甲骨文发现95周年纪念活动。这次会议有一个特别的议程，就是专门召开了“庆祝胡厚宣教授参加殷墟发掘60周年座谈会”。在那次座谈会上，胡厚宣先生沉浸在与会者巨大的厚爱与仰慕之中。他努力地抑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回首漫漫60年的如烟往事，忆及当年在安阳殷墟发掘时的时事事，不禁涕泗连襟。

记得1993年胡老生日之时，他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人生漫漫为“甲骨”》一文。胡老的一生离不开甲骨，离不开安阳。1934年，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胡厚宣先生第一次来到

安阳这块神秘的土地上。当年的10月3日，殷墟第10次发掘开始了。那次发掘主要是侯家庄西北冈的殷代王陵。原来，来安阳搞发掘的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同仁们有一个办公的地点，设在老城里的西冠带巷26号。侯家庄远离市区，来往不便，就搬到了村里住。胡厚宣先生由于学业功底扎实，一来到发掘现场，马上就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翌年3月，胡厚宣先生又参加了第11次殷墟发掘。在这次发掘中，他主要负责1004号大墓的发掘。1004号大墓中发现了两件花纹精美的牛鼎和鹿鼎，生动可爱的牛、鹿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在这个引起轰动的大墓中，还发现了成捆的武器、音频准确的编磬。这些玉磬三个一组，上面镂空着细细的纹饰。商代的乐器已经足以构成配套严谨的系列，不仅有金、石、木、革，而且，乐器的各个音阶相辅相成，可以想见，当年宫廷乐舞的盛况。1004号大墓拍了电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还专门来安阳参观。

每每忆及当时的事，胡老就感慨万千。胡厚宣先生曾经在一次演讲会上说，安阳是他“出科”的地方。他常常回忆起他们那拨英姿勃发的青年人，在小屯搞发掘时的种种趣闻轶事。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胡厚宣先生就想到安阳来，他要亲眼看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殷墟到底成了什么样子。然而，那时遭受破坏的交通尚未恢复，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一开始就把殷墟发掘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1950年，国家公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防止文物外流，防止盗掘和“挖宝式”的挖掘。这年4月12日，中国科学院就派发掘团再次来到安阳。之后，又于1958年组建了稳定的考古发掘机构，中国科学院安阳工作队成为常驻小屯的科研单

位。1961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殷墟榜上有名。

胡厚宣先生于1956年奉调到京以后，还时常想念着安阳殷墟。到京后不久，他就带着学生来到久违了的安阳。弹指20多年，胡厚宣先生满怀极大的热情扑进小屯村。这是他付出了青春年华的地方啊，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记录着他当年的业绩。村前村后熟悉的小街巷里，胡厚宣先生碰到那么多的老熟人。在与当年的厨师的交谈中，他俩你一言我一语，甚至，胡厚宣先生又忆起了当年自己熟悉的安阳方言，忆起了吃惯了的安阳饭菜。他们共同回忆着那些难忘的日子，仍然感到跟当初在一起时一模一样。

如果说从30年代起胡厚宣先生就与安阳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之后，胡厚宣先生更以其高瞻远瞩的气魄与胆识，为安阳的发展画上了浓笔重彩的新的一页。80年代的安阳，虽然已经迎来了时代的春风，然而，毕竟，她与沿海开放城市发展的差距还很大。

1984年，这是安阳历史上应该载入史册的一年。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殷墟所在地的安阳，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此时，就连安阳人自己，似乎也早已忘记了那段足以引以为荣的历史，怀里抱着一只金饭碗，却要饿肚子了。由于胡厚宣先生的积极奔走，1984年10月7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商史研究史上最大的一次盛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在安阳开幕了。胡厚宣先生和夏鼐先生一道出席了这次盛会。与会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一致拥戴，胡厚宣先生出任了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筹委会主任。紧接着，举世瞩目的书坛盛事——安阳殷墟笔会10月15日再次拉开帷幕。这是甲骨文发现85年来，甲骨文出

土地的安阳迎来宾朋最多的一次盛会，来自日本、美国以及国内的 200 多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他们以文会友，共研甲骨书法，交流甲骨书艺，海外及港澳也寄来了论文及作品。可以说，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甲骨文书法的大检阅。当初，罗振玉与董作宾都极力倡导甲骨文研究的扩大，其中自然也包括甲骨文的书法艺术。那时他们还身体力行，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甲骨墨宝。二位先人在天有灵，该是怎样的欢欣鼓舞呀！

由于安阳一批有识之士的积极奔走，1986 年，经国务院批准，安阳跻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列。第二年的 3 月，安阳召开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暨殷墟博物苑规划设计研讨会。安阳人民没有忘记胡厚宣先生，专门赴京请来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胡厚宣先生和许多专家学者一道考察殷墟，出谋划策，共商殷墟保护的长远大计。当年 9 月 10 日，殷墟博物苑在紧锣密鼓声中建成，同日，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在古朴凝重的仿殷大殿里召开。

时年蕞尔一邑的小屯，如今成了整个世界关注的热点。来自 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7 名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又一次地汇聚安阳，出席在甲骨文故乡召开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主角、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胡厚宣先生在接受《安阳日报》记者采访时，抑制不住激动地说：要讲安阳将来的发展，就是三个字——不得了！他说，全世界的文化界、知识界的人士，许多都希望到甲骨文故乡的安阳观光。他以西安秦始皇兵马俑为例，谈到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事实证明，此后几年光景，古都安阳旧貌换新颜，经济方面也收到了巨大的效益。过去外国朋友说，不到长城不算到中国，现在又说西安必去。可以相信，我们安阳将来也是必来之地。这对于安阳的经

济及社会事业的发展都有着潜在的意义。

在这次会议上，胡厚宣先生请来的一位客人特别引人注意，他就是绕行了半个地球，来自美国的著名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人类系主任张光直教授。他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激动地说：我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我们有一个共同向往的目标——安阳殷墟。来到殷墟，就像在自己家里讨论自己的事一样！张光直先生早年师从主持殷墟科学发掘的李济、董作宾等先生攻读考古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学中国考古学，就是从殷墟开始的。张光直教授当时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考古学，并在殷商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胡厚宣先生介绍说，张光直教授很勤奋，每次来华，回去后都有新著问世。张光直教授则说，我来中国，就是要随时到这儿加加油，得到新的启示。

会议期间，胡厚宣先生与周谷城先生一道，兴高采烈地乘上博物苑里仿制的商代大马车，任车马在昔日的殷商宫殿区里驰骋，胡老的思绪也随风驰骋起来。是啊，亲睹新旧中国 50 年的变迁，看到安阳地覆天翻的变化，作为一位历史考古工作者，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啊！

可谓好戏连台，1988 年 10 月 9 日，胡厚宣先生在安阳主持召开了纪念殷墟科学发掘 60 周年座谈会。时值中国古都学会在安阳召开第 6 届年会，胡厚宣先生应邀出席了会议。在此前的 4 月，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决议，把安阳列入中国七大古都之一。

1989 年，是甲骨文发现 90 周年，又是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安阳人民又一次迎来了参加殷墟甲骨文发现 90 周年国际讨论会的中外学者。金秋时节，胡厚宣先生迈步在殷墟的土地

上，流连在古老的洹河边，正在向年轻的学人讲述着国之瑰宝甲骨文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胡老再次高屋建瓴地说，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甲骨学的发展与安阳息息相关。安阳要认识到自身地位的重要。

甲骨文发现 95 周年的盛会吸引了国内外近百位专家，这也是胡老最后一次来到他魂牵梦萦的安阳。这就是本篇开头的那一幕。

笔者虽是一芥愚氓，却长期得益于胡老的错爱和垂教，以恩重如山状之也难以表达十之一二。在我的往来信件中，珍藏着胡老的几封大函。记得是在 1986 年 5 月，我开始收集与甲骨学相关的资料，拟编写一部电视剧《甲骨魂》。当时，不知深浅的我竟冒昧地托人给胡老捎去一封信。谁知没有几天，我竟收到了胡老的回信。胡老在信中对我的想法给予了鼓励，还特别提示我，要宣传爱国主义，宣传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他在信中还谈到，创作电视剧，千万不要搞成图解学术著作，没有“硬伤”即可。重要的是把电视剧的科学性与趣味性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第一次通信，胡老就说，有机会见面再详谈。平心而论，没有胡老的慷慨支持与教诲，就不会有后来的电视剧《甲骨魂》。

1986 年夏，我趁出差的机会，拜访了仰慕已久的胡老。回到安阳以后，在《安阳日报》发表了两篇稿子。一篇是采访胡老的《独于集古爱殷商》，另一篇题为《寻觅王文敏公的踪迹》，文中反映北京王懿荣故居未能得到妥善保护的情况。报纸呈寄胡老，不想胡老在紧张的学术研究之余又回信说：“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我准备在政协作一个提案，建议把王宅及旧井作为文物古迹保存起来。”

1990年，胡老九秩高寿。我与著名书家焦智勤兄合作，拟为胡老献一寿联。因才疏学浅，恐拙联有损胡老形象，特意把寿联内容先行呈上，请胡老指正。胡老来信说：“对联作的很好，就是我愧不敢当。”何等的谦虚呀！现在，就把这副寿联写在后面，以示对胡老的纪念：

大师大德甲骨上寿耄耄初度刊合集再续论丛金字塔
厚仁厚教宏著等身商音绝响荫桃李弥复寰宇第一人

此联典出胡老的代表作品，以及各位方家对胡老的褒扬。其中包括：他担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他考证的“四方风名”甲骨卜辞，他的被称为“金字塔式论著”的《甲骨文商史论丛》，以及为日本学者所称道的“大陆研究甲骨学第一人”等。

走进殷墟博物苑

就像穆斯林朝拜穆罕默德的诞生地麦加，抑或犹太人涌入圣城耶路撒冷一样，每每来到太行山麓、洹水之滨的安阳，就不要错过拜谒殷墟博物苑的大好机会。

安阳地处豫北，它西望太行、东眺齐鲁、北踞彰河、南临黄河，从古至今，这里一直是为四省通衢的商品集散地和兵家必争之要塞。发源于太行山的洹河曲曲弯弯流过豫北大地。就在洹水那个小小的河套里，曾经演义过一场场轰轰烈烈的人间正剧。

东方故土上那支伟大的商族先民，三百多年间，就像一朵飘逸的云彩，迁来徙去，飘泊不定。是土地不肥？是水草不美？是迫于灾祸？还是祸起萧墙？这些问题留待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吧，“前八后五”都按下不提，我们就从商代的第19位国王盘庚说起。

盘庚先生当年带着数万军民，车辚辚、马萧萧地从大老远的山东“奄”（今曲阜）地迁来，落脚到当时被称为“北蒙”的地方，开始了一个新的国都的营建工作。那时候，中原地带气候温和湿润，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狼虫虎豹遍地皆是，鹿与大象悠然自得。简直就像一座世外桃源！经过8代12王

273 年的建设，殷都，早已是闻名世界的东方大都市了。

历史总是在与企图主宰它的人们开玩笑。3300 多年转瞬之间就过去了，地球还在莫名其妙地傻转个不停，岂不知已经物是人非！有一副对联写得好：

千年古都百回演义，
一掬洹水半部春秋。

是啊，就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当年殷商帝国的辉煌吧！

殷商王国的宫殿宗庙区居于这座古都邑的中心。发掘显示，大大小小的 54 座建筑基址之上，就是这 273 年之中殷商王朝商讨国是的陈陈相因的“金銮殿”，它无疑就是殷都时刻跳动的“心脏”。环绕在它的四周，还有一系列规划有序的王陵区、祭祀场、铸铜遗址、手工作坊，以及平民聚落等等。整个殷都便是完整的古城都邑的早期代表作。

让我们拂去太多的蒙尘，踏进这当年神秘的宫殿区去溜达一圈吧！

如果说 1928 年的殷墟发掘是对这 3000 多年古都的第一次惊动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70 多年前开始的考古工作只是揭开了殷都的面纱，它让世人知道，蕞尔一邑的小屯尘封已久的辉煌该翻翻身了。在甲骨文发现之后的第 88 个年头，殷墟宫殿区崛起了一座令人耳目一新的仿殷的文化园林——殷墟博物苑。可以说，殷墟博物苑的建成，使国之瑰宝殷墟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走上了一条更为理智的也更为科学的综合发展道路。

从 1986 年 12 月开始，古都安阳成了中国历史、考古、文

物、环保、建筑、园林等方面专家关注的焦点。同时，一批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方家们应邀来到安阳，进行殷墟保护和殷墟博物苑的规划设计与论证。当年搞过殷墟发掘的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来了，谢辰生、单士元等先生来了，著名古建筑学家杨鸿勋教授，为殷墟博物苑的规划设计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驱车从殷都大桥穿过，沿着一条整洁的柏油马路，就来到了殷墟博物苑的门口。殷墟博物苑占地 104 亩，就坐落在当年的宫殿宗庙区里。远在数十米之外，眺望殷墟博物苑的远景，一种来自远古的、甚至可以说是与中国古都代表作的故宫风格迥异的感觉扑面而来，让所有的来访者不禁屏住了气息。走近苑门，有心计的游客会发现，这门似乎显得有点简陋。听听导游员的讲解，看似原始的大门原来是有出处的。如果把一个甲骨文“门”字写出来，一切疑惑都会释然！仿照甲骨文“门”字设计的苑门可谓匠心独运。甲骨文的“门”字，是一个象形字。可以想见，当初的门无非是几根木棍钉到一块儿而已。与今天豪华的“十点联动、勾头锁紧”云云的防盗门相比，还是这种“柴扉”更让人看着心里舒坦。既然是皇宫的大门，也得有点皇家的派头——每根梁柱之上、乃至苑内所有宫殿的梁柱之上，都精心雕刻了殷商的纹饰：有面目狰狞的饕餮纹，有端庄工整的蝉纹，有夔龙纹，有雷纹等。据考证，当年殷墟发掘时，遗址上的柱础周围，还撒落着油漆的痕迹。这些来自殷墟出土青铜器上的纹饰，使这座苑门带上了典型的商代特征。同时，苑门上的纹饰与整个博物苑建筑风格协调一致，古朴凝重而又不失富丽堂皇。大门两边，还装饰着商代大墓出土的夔龙浮雕。

入苑面北，一只巨大的司母戊鼎复制品耸立在高台之上，更显其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的威严。与大门相对的，是在殷墟宫殿区一个被编号为“乙二十”的建筑基址上复原的大殿。在数十年的殷墟发掘中，一共发现了 54 座建筑基址。学者们把这些遗址分为甲、乙、丙三区。甲区的基址大都形制宏伟，他们推断为商代的宗庙遗址；乙区的基址略小，有可能是储藏物品的地方；丙区较简陋，有可能是一般人居住的地方。

现在，建设者们在“乙二十”的原址上，依照原来柱础（柱子下面垫的石头之类）的位置，复原了“土阶茅茨”的殷商大殿。“乙二十”基址是 1937 年 5 月发掘的。它座北朝南，整个建筑大气磅礴。原址全长 51 米，现在建成的大殿长 31 米。由于原址还有 20 米长的基址尚未进行发掘，只好以卵石为标记，暂时搁置了。考古工作者发现，大凡建筑基址，都会有遗留的柱础，即原来立柱子的地方。这些柱础有的是坚硬的夯土，有的是石块，有的是鹅卵石，有的甚至是青铜柱础。

根据《周礼·考工记》的记载：“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殷商的宫殿是建筑在高台之上的，而且是重檐。已经发现的夯土台基，有的宽达十四五米，长 80 米以上，足以见得宫殿的规模。殷商时代，高大的宫殿建筑早已摆脱了早期那种半地下式窖穴的结构。为了避免潮湿，以造成木柱过早地腐朽，他们创造了厚厚的夯土台基，开我国宫殿建筑在高台之上的先河。后世建筑无不建成高高的台基，除了实用之外，还能表现威严与崇高。殷商宫殿斜坡型的屋顶上，敷以厚厚的茅草，这种产于本地的草轻而保暖，不易腐烂，而且维修十分方便。与西方的建筑多以石料为主相区别，中国古代工匠取材更为方便，也更为廉价。只是相对而言，保存时间

短暂而已。现在我国的大学里，建筑系前面大都还要冠以“土木”二字，说明几千年来，自殷商发端的“土阶茅茨”一直沿用下来了，只是到后来，以砖瓦代替了土和茅草而已！

殷商时建造宫殿，首先要祭祀，杀牲畜、杀狗乃至杀人。看到建筑基址里有人畜的遗骸，不必大惊小怪。这些“牺牲”大都是开挖地基时杀的，不是后来埋下的墓葬。当然，当初祭祀的时候，也有的是活埋的……

这个话题似乎沉重了点儿。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大殿里面有什么东西吧。1987年9月10日，中外学者欢聚一堂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在甲骨文故乡的安阳召开了。开幕式的会场就设在这座仿殷大殿里。已故的学界泰斗周谷城、胡厚宣等先生就是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殷商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的。从1984年的商史讨论会开始，殷商故都的安阳向世界畅开了大门。此后，一系列的殷商文化研究、甲骨文研究、周易研究等方面的国际国内的学术活动接连不断。应该这样说：殷墟就是安阳人脚下的一座采不尽的富金矿，甲骨文就是安阳通向世界的金钥匙！

今天的大殿，已经布置成了甲骨文展厅。由几大部分组成的甲骨文展厅通过深入浅出的文字、简洁明了的图片和几可乱真的实物，让游客在短短的时间里对殷墟以及甲骨文字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甲骨文的发现、收集、研究、保护等方面的逸闻轶事；还能看到甲骨学史上重大事件的图片与史料；听听当初曾经轰动世界而为学界所瞩目的H127甲骨坑复原模型的述说，伸手触摸一下豪华的复制的商代大马车！此时此刻，你仿佛已经置身于当年的庙堂之中了……

沿着洹水，走下河堤，进入另外一个甲骨文的世界。珍贵

的殷商甲骨走出了展柜，来到了身边。30多块跟真人差不多一样高的石碑矗立在古老的洹河之滨。这些石碑形态各异，都是仿照精选的甲骨片原来的样子制作的。甲骨文字难学吗？为什么不试试自己的眼力呢？站在巨大的龟版抑或兽骨前，可以尽情地用手去抚摩石碑上的文字：喏，这不是“雨”字吗？噉，噉，这个字好象念“牛”？原来，原来这甲骨文并不是天书，不像有人说的那样难学呢！读着读着，没准儿会碰到“拦路虎”的。不过，这没关系，你只要绕到石碑的背面，看看释文不就得了？恋恋不舍地走出碑林，回味回味甲骨文记载的战争、求雨、灾祸乃至怀孕生孩子……原来，3300年前的古人就是这样生活的。

绕过北部的仿殷二层楼，穿过静静的曾引起惊世效应的H127坑标志牌，西边不远处就是妇好墓享堂。在通往妇好墓享堂的小路两旁，精美绝伦的石雕会吸引住游客的目光。王者风范的龙与凤，殷商图腾的鸱鸢，为西方所看好的其实已经在中国存在了3000多年的抽象变形动物，还可以一睹商代人的发式和服装。就在你惊羨于这些造型之中的时候，妇好墓的标志牌会让你明白：一路上的这些石雕，原来统统都是按照妇好墓里出土的玉雕石雕放大制作的！享堂南侧新近仿建的妇好墓墓圪将带给游客一种全新的感受。它真实地再现了妇好墓发掘时的盛况。走进墓圪，拾阶而下，一件件锈迹斑驳的青铜礼器、造型各异的玉器、如闻其声的钺、戈兵器等，这似可触摸的一切，标志着墓主人生前身份的高贵，真可谓是几千年来民间厚葬的鼻祖！要不是郑振香教授唤醒她，这位中国最早的女将军不知道还要在地下沉睡多少年！妇好，你真了不起呀！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翻开世界各国的历史，就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在人类早期的初民时期，同样的都有一个神话传说时代。

我国著名的史前历史研究专家徐旭生先生对上古的传说时代研究颇深。徐旭生先生认为，人类的初民掌握的文字极少，不仅不能普遍地推行，而且，用它们来记录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也还远远不够用。那么，他们最初的历史总是“口耳相传”的。千百年过去了，文字逐渐成熟起来，人们又用文字来记录这些口耳相传的东西。于是，传说诞生了。加之那时的初民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自己都还非常不了解，不要说风雨雷电他们不能理解，就连自身的传宗接代也一点也不明白。

我国古代就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比如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等。中国又是一个诗的国度，汉语言独特的音韵造就了中国诗歌的辉煌。早在春秋时代，我国就产生了第一部诗歌的集大成者——《诗经》。这部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巨制，包含了三个大的部分：即《风》、《雅》、《颂》。据专家研究，《雅》与《颂》之中，有些就是宫廷的宴乐。我们知道，上古时代，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可见，2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人们就把上古的许多事情编成

乐舞来演唱了。

《诗经·商颂》中，有一首诗题目叫《玄鸟》。《玄鸟》篇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这个故事不仅《诗经》里有，就连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吕氏春秋》等典籍上也载有这个故事。就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个美好的故事吧。

很久很久以前，三皇五帝中第三个帝王名叫帝喾。帝喾就生活在现在的中原一带。他15岁时就帮着他的伯父颛顼治理国家。颛顼在位78年，他去世以后，30岁的帝喾接替他成为中原地区的帝王。

帝喾的次妃名叫有娥氏。有一天，有娥氏带着两个女儿到河边洗澡。大女儿名叫简狄，二女儿名叫建疵。这条河叫玄丘水。由于她们是帝王的女儿，平时很少有机会到河边来玩。这天又是温暖如春，艳阳高照，两人一下水，就尽情地嬉戏起来。有娥氏看着两个女儿玩得那么开心，实在不忍心打断她们，就坐在一边的沙滩上静静地等候着。两个女儿一边打水仗，一边高喊着，让母亲为自己助威。她们开心地笑啊闹啊，笑声像铜铃一样清脆，直飞云霄。

这时，突然有两只燕子飞来，落到河边上戏水。燕子时飞时落的，唧唧喳喳叫做一团。两个女儿一看飞来了燕子，也就停止了“水战”，目不转睛地盯着上下翻飞的燕子。燕子似乎也明白了两个姑娘的心思，飞着飞着，就落到了沙滩上。

有娥氏这时也被燕子给迷住了。一看燕子落了地，就招呼女儿说：“别闹了，看，看那燕子多好玩！”大女儿简狄问母亲：“我可以捉住它吗？”母亲点点头。两个女儿悄悄地上了岸。

燕子看见两个姑娘向自己走来，不慌不忙地，甚至还有点大摇大摆地在沙滩上蹦着、跳着。单等她们一走近，哗啦一下子就飞走了。一连几次，都没有抓着，简狄姐妹俩伤心极了。

这燕子也怪，两个姑娘刚累得坐下来，它们就又唧唧喳喳地飞了回来，落在离她们几步远的地方。妹妹真玩得累了，躺在沙滩上一动不动，连眼睛都懒得睁。简狄依在母亲身旁，也懒得想动弹。她一睁眼，看见一只玉筐。原来刚才来洗澡的时候，母亲带了装衣服的。简狄一声不响地把玉筐拿在手中，只等燕子又一次靠近她们。

终于，燕子又飞来了。简狄不动声色地一翻身，就势把玉筐扣在了燕子头上。“哇！捉住了，捉住了！快来看哪！”妹妹建疵一下子跳起来，母亲也高兴地走过来看。这时，两只燕子在小小的玉筐里奋力挣扎着，一心向往着自由驰骋的蓝天。挣扎了一会儿，它们一点劲儿也没有了，只好静卧在玉筐里，依偎在一起。简狄她们姐俩看看玉筐里的燕子不飞了，就围着玉筐转来转去，想把小燕子看个仔仔细细。这时的小燕子温顺极了，黝黑黝黑的羽毛光光亮亮的，精巧的小脑袋棕里透红，尾巴上一抹洁净的白色，煞是可爱。

简狄看着玉筐里的燕子，突然心里掠过一丝同情。她们也是小生灵呀，何必……想到这儿，她对妹妹建疵说：“妹妹，你看这燕子多可怜哟！被我们关在这里，连叫也不叫了。”

“那怎么办呢？”“这样吧，我看，咱们还是放了她们吧，您说哪母亲？”有娥氏点点头，表示赞许。简狄说：“来，妹妹，咱们俩一起动手，一起把这小筐子抬起来，看看她们谁先飞出去！”

两双小手慢慢地抬起了玉筐，一只燕子马上冲了出来，迅

速地飞向蓝天，它还回过头来，唧唧叫着，像是庆祝自己的胜利，又像是在招呼另一只燕子。后面这只燕子犹豫了一下，也展翅腾飞，直插云天。

两只燕子在蓝天下翱翔着，嬉戏着，又恢复了原来的活力。它们在天上转了两圈，就一直朝北飞去，再也没有回头。简狄姐妹俩看着燕子飞去了，再也不回来了，就无限惋惜地唱起来。她们自己编了一首歌：“燕燕于飞，燕燕于飞！”唱着唱着，激动得简狄竟然掉下了眼泪。

听见女儿的歌唱，母亲知道她们心里一定不好受，就呆在一边，让她们唱个痛快。姐妹俩望着北飞的燕子唱歌，早把玉筐忘在了一边了。有娥氏低下头去，拣起了小玉筐。唉，怎么下面有一只白白的燕卵！

一看母亲发现了燕卵，姐妹俩又围了过来。妹妹建疵伸手接过去，拿在手里把玩着。简狄看着妹妹玩，心里痒痒的，于是，她又从妹妹手里抢了过来。简狄抢到燕卵，跑到一边自己去玩了。她一个人跑到远远的沙滩上，把燕卵埋进沙堆里，又轻轻地刨出来。开心极了！

妹妹一看姐姐独占了燕卵，跑过来与她争执起来，简狄拿起燕卵就跑。一边跑，一边把燕卵含到嘴巴里面。妹妹一看姐姐跑了，就高喊道：“姐姐，别跑！小心打烂了！”简狄哪顾得上这些，只管跑着跑着，一不小心，脚下拌了一跤，险些摔倒。一定神，这才发现，嘴里那只燕卵竟给吞下去了！

简狄吞下燕卵，心里一直闷闷不乐。母亲就安慰她说：“没有事的，孩子，过一段就会好起来的。”妹妹也不再缠着姐姐玩耍了。又过了一段日子，简狄感觉自己发胖了，母亲也感觉到了女儿的变化。十月怀胎，简狄生下了一个可爱的男孩

子，就给他取名叫“契”。这个“契”，后来就成了商族人的祖先。

这是上古时代广为流传的关于商民族起源的一个美丽的传说。商族人的祖先真的是天神让玄鸟——也就是黑色的燕子降下、以致简狄怀孕而诞生的吗？这只是人类的初民对自身产生的一种朴素的解释罢了。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传说。人类的初民不知道自己是从何而来的，就像在西方宗教里，圣母玛利亚受孕于天神而生下耶稣一样。于是就编出了许许多多传说来。

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美好的故事。而且，商代人一直把玄鸟，即一种黑色的燕子，作为他们崇拜的图腾。

商族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传说归传说，商民族的始祖“契”的确是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一位有作为的民族统帅。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有很多他的事迹的记载。在《史记·殷本纪》中，就有着这样的记述：……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敕五教，五教在宽。”于是封于商，赐姓子氏。

关于商民族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主要的有代表性的说法有：西方说、东方说、东北说、江浙说。所谓西方说，就是说商族人是起源于陕西渭水流域的；东方说认为，商族人起源于现今河南、山东一带。连甲骨学大家王国维也认为：“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东北说主张，商族的起源在我国东北地区。也有的人主张商族人起源于江浙一带。

不管学者们怎么认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商族人是一个善于迁徙的民族。五六百年期间，商族人经历了前八后五共十三次迁徙。最后一次迁徙，他们来到今天河南安阳的洹河之滨，从此，在这里定居，传了8代12王，一直到武王灭纣，安阳小屯作了273年的国都。

从始祖“契”开始，到商汤立国，一共经历了14代。关于早期的8次迁徙，大概是司马迁写《史记》时没有顾得上考证，所以也就没有写清楚。到了后代，学者们更是争论不休。清代学者梁玉绳在他的《史记志疑》中提出了他考证的八迁的地点是：砥石、商、商丘、殷、邶、蕃、亳。王国维在考证后认为，八迁的地点应该是：蕃、砥石、商、商丘、相土之东都、殷、亳。看来，早期的商族迁徙的范围，大致没有出去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一带。

商王朝传到汤作头领的时候，他率兵打败了夏的统治，成了商的第一代国王。商汤吸取了夏灭亡的教训，主张以民为本。关于商汤，流传着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

商汤打败了夏以后，建立了商国。谁知，老天一连五年大旱，庄稼几乎绝收。虽然商汤推行了一些仁政的措施，但遇到了如此天灾，岂不是于事无补！为了安定民心，商汤带领群臣来到桑林之中。此时，祭坛已经准备好了。商汤跪到祭坛前，三拜九叩之后，他诚恳地说：“上天哪，是我商汤一人有罪，罪孽深重啊！万万不要降罪于老百姓，他们是无罪的呀！”他让群臣架起柴火，自己站到中间，要点火自焚以祭天。这时，闻风而来的老百姓涌上前去，他们也都跪到祭坛前，请求上天饶恕自己的罪孽。老百姓们高喊着，不让商汤自焚。商汤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抽出宝刀割断了自己的头发，割破自己的手指，作为“牺牲”，供奉在祭坛上，用以祈福于上帝。原来，“牺牲”一词，最初的含义就是指祭祀用的猪、牛、羊、牲畜之类。老百姓们亲眼看到国王如此爱民，纷纷涌上前去，表示拥戴他的统治。正在此时，天突然阴了下来，紧接着，狂风大作，雷雨如注。老百姓们欢呼着，跳跃着，他们感谢国王为百

姓雨成功，感谢上帝赐予黎民好收成。这就是著名的成汤祷雨的故事。

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汤“以宽治民”政策的成功。同样是在《诗经·商颂·玄鸟》篇里，还歌颂了汤当年战胜诸多部族与国家，最后灭夏的丰功伟绩：“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在《诗经·商颂·殷武》里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见，周围的小的方国是臣服于商汤的。他们不仅甘愿称臣，还时常来供奉商汤。

传说商汤非常善于用人，他大胆起用伊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伊尹生于空桑，原是一个随人陪嫁过来的地位非常卑微的奴隶。商汤得知他有着很好的教养，并且深谙文韬武略时，就一连三次登门拜访，请他辅佐朝政。伊尹一直以山村野夫自贱，但见商汤诚心诚意地邀请自己，这才随他到了商的都城亳。

当时，夏桀的残暴统治已近尾声。一方面他奢侈腐化、偏听妹喜之言，另一方面，对老百姓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取得了周围许多部落的支持，以共同对付夏桀。为了从内部分裂夏的力量，伊尹还冒着生命危险，打入夏王朝的宫廷里，进行策反活动。伊尹还在夏桀的军队中安排了自己的线人，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就为他通风报信。鸣条一战，本来就被赶出首都斟寻的夏桀没有喘息的机会，在商汤的打击下落荒而逃，商汤乘胜追击，残败的夏桀再无战意，带领少数人马连夜逃窜，最后死于南巢之山。伊尹辅佐商汤打败夏桀，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据说商汤在位 30 年，活了整整 100 岁。他去世以后，他

的大儿子太丁死得早，二儿子外丙继位。谁知，外丙只做了两年的短命国王，而未能经邦济世，刚刚兴起的商王国又面临新的危机。外丙在位两年就死掉了，王冠又落到了商汤的三儿子中壬头上。中壬哪有这般福气？坐了三年王位也就一命呜呼了。短短几年间，商王国的大权就像走马灯一样，转起圈来，最后到了商汤的孙子太甲手中。

王冠转圈，国家可就惨了！本指望太甲能好好振兴一下国家了，他却让百姓大失所望。太甲是个暴虐的昏君，商汤制订的治理国家的一套良策，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主持设立酷刑，来对付不服管教的老百姓。本来百姓们就已经苦不堪言，再遭如此残暴，哪有不反之理？伊尹是辅佐商汤立国的老臣，现在仍然继任为相。作为顾命大臣，伊尹心里暗暗叫苦。当年，夏桀不就是由于昏庸腐朽而丧国的吗？不能任其胡作非为！伊尹下了决心。要想让太甲彻底改变，成为一代贤王，就必须让他晓得商汤自新明德的精神。怎么办呢？

苦思冥想之后，他就与宫廷上的诸位大臣商议。大家都尊重伊尹，请他想想办法，这位老臣叹了口气，不得已地说：眼下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太甲放逐到先王的墓地桐宫去，让他在那儿改过自新。主意一定，伊尹就伙同王公大臣们一起动手，没等太甲弄明白，就将他连同王后宫女一道用车送出了京城。此时，受王公大臣的拥戴，伊尹摄政当国，老百姓们又过上了平安的日子。

太甲被放逐桐宫之后，开始之时，每日茶饭不思。伊尹就常来看望他，用商汤祷雨而得民心的故事来感化他。太甲就是听不进去。一天，他散步来到商汤墓前，就想起了他的爷爷的德行。爷爷商汤不仅拯救民生于涂炭之中，打败夏桀之后还再

三谦让，不做天子，最后于不得已中才坐了王位。我之所以被放逐于此，也是伊尹一片苦心哪！想到这里，太甲就把商汤制订的王法一条条地在心里默记，谴责自己的荒唐。

再说伊尹摄政深得民心，百姓们都安居乐业，国家的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桐宫的人也不断传过话来，说是太甲终日刻苦学习先王德政，于是就与群臣商议，把太甲从桐宫接了回来。太甲依旧为国王，伊尹一心一意地在他左右，尽心尽职地当好宰相。原来周围的方国还想趁机骚扰商国的领地的，一看此情，也就自己归顺了。

商王朝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那时候，他们还是以游牧生活为主，一个地方呆久了，草场资源也就贫乏了。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不足以维持国民生计，就只好搬家了。于是，国都也就一直迁来迁去的。

汤誓与鸣条之战

汤是商代的第一个国君，由商的始祖契到汤经历了 14 代，商族这时已经成为黄河下游一个比较强大的部落了。

汤的时候，夏朝的内政已经十分腐败，特别是夏的最后一个国君桀，以残暴统治而闻名。当时的夏朝已近末日，朝野上下无不怨声载道。我们不妨来听听当时流传的一首民歌是怎样唱的：“你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才能消灭呢？我愿和你一块死去！”单从表面上看，这首民歌是诅咒太阳的，其实是用太阳来比喻夏桀。

趁着这个大好时机，商汤逐渐向黄河上游发展自己的力量。他先是率兵消灭了附近的小国和部落，又消灭了韦、顾、昆吾等较强大的部落，拆除了夏的保护屏障。终于，灭夏的战争准备就绪了。商汤带领大军屯集于鸣条，即今天山西省夏县西北一带。为了一举消灭夏桀，临战之前，商汤发出了隆重的动员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汤誓”。商汤在动员令中历数夏桀的暴行，从沉重的负担到无尽的苦役，把丧尽民心的夏桀揭发得淋漓尽致。

商汤激动地说：“来吧，诸位，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不是我小子大胆发动战争，是因为夏王犯了许多罪行，所以，上天

才命令我上前讨伐它！

“现在，你们大家常说：我们的国王不太体贴我们了，把我们种庄稼的事儿都舍弃了。犯了这样大的错误，怎么可能纠正别人呢？我听到你们说的这些话，知道夏桀犯了许多罪行。我怕上帝发怒，不敢不讨伐夏国！”

“现在你们将要向我说：夏桀的罪行究竟怎么样呢？夏桀一直要人民负担沉重的劳役，人民的力量都用完了，他还在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人民对夏桀的统治非常不满，大家都怠于奉上，对国君的态度很不友好，甚至要与夏桀一起去死！夏国的统治已经坏到这种程度，现在我下决心要去讨伐它！”

“你们只要辅助我，奉行上天的命令讨伐夏国，我就要加倍地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是决不会失信的！假若你们不听从我的话，我就要惩罚你们，让你们当奴隶，决不宽恕！”鸣条之战终于拉开了序幕。商汤的军队士气高昂，直向夏桀的军营扑去。夏的士兵本来就满肚子的气，这时候，有谁还替夏桀卖命呢！双方一交手，夏的军队一触即溃，夏桀一看大势不好，落荒而逃。兴盛一时的夏王朝灭亡了，商汤在亳即今河南商丘一带建立了商王朝，开创了新的大业。

殷人造酒与后世酒楼

酒这种饮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之一。一般认为，中国的酿酒业起始于大禹时代。因为当时较为稳定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了剩余的粮食。饮酒，与中国人的生活，关系十分密切。据《史记》记载：有个叫仪狄的人端着自已酿造出的“旨酒”献到了大禹面前，大禹一尝：哎呀呀，这东西如此之美味，就准备下令全国都生产这种酒。又一转念：罢罢罢，一旦后世的国君因为贪杯而坏了国事，岂不留下祸根？于是，他严肃地告戒仪狄，立即停止酿造，并断言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夏朝自禹的第五代继承人少康发明“秫酒”之后，每个天子都差不多终日沉湎于饮酒作乐之中，成了正而八经的“酒天子”！夏桀的“酒池可以运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他与喜妹宴乐，而朝中“一鼓而牛饮者三千”。

到了商代，社会分工更细了，有了专门酿酒的奴隶，到处都有酿酒的作坊，酒的品种也更多了。不仅天子饮酒，商代末期，整个宫廷饮酒作乐简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殷纣王与妲己淫乐，有一次竟连饮七天七夜！而且“悬肉以为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间，是为醉乐”，连夏桀都望尘莫及了。

前些年，安阳殷墟曾经出土了一个殷商时代的盛酒器。内

盛的液体经有关部门化验，虽经 3000 多年的贮存，其酒精含量仍明显可测。

可见，商族人结束了游牧生活之后，定居为他们带来更为丰足的粮食。当时社会生活奢靡，饮酒一度成风。不要说贵族，就是一般平民，也把饮酒作为一种日常的乐趣。宫廷里自不待言，由于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高级，各种酒具美仑美奂。饮酒有专门的酒爵，盛酒有专门的容器。就连从酒具里往外盛酒，也是有专门的工具的。我们从殷墟出土的大量酒具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民间，贫民墓葬中也时有陶制的酒爵。

商代的酒大致有三种：黄酒、甜酒、香酒。被称为“醴”的甜酒味甘性平，即使豪饮也不会醉人。而香酒主要是祭祀用的。据专家们研究，殷商时期，人们已经掌握药酒的炮制技术了。3000 多年前的商代，酿酒业已如此发达，这就不难理解殷纣王时的“酒池肉林”了。

眼下，到处可见酒楼饭店，那么，酒楼是何时出现的呢？《史记》上说的“黄帝为五城十二楼”，是为了恭候神人。古代帝王、官家发现，在楼台上饮酒，确是一件风光之事。于是，自周开始，酒楼就历兴不衰。以致春秋时吴王夫差得了西施，为之筑了“高三百丈”的姑苏台与之宴饮；汉高主刘邦、武帝刘彻，也分别在“歌风台”“柏梁台”上宴饮群臣。北魏、北齐时，安阳就有了“清风观”“明月楼”等酒楼。宋代的安阳即有“秦楼”“翠楼”“康乐楼”“月白风清楼”等酒楼。其规模可以想见。

有酒楼即有酒旗。据说最早的酒旗也出现在商周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人们的科学知识还十分幼稚，他们以为地上的一切，都来源于天上。《星经》上说，天子宴乐献

寿，是“帝席三星”主宰。于是，酒旗三星便流通开来。不但帝王饮酒要挂三星酒旗，后来又发展到了民间。长此以往，沿袭下来的这一习惯倒也有了实在的用途，成了招徕顾客的招牌。远远望去，酒旗飘扬，便说明酒楼正在“营业”。中国的酒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文明早已超越了酒本身。

星火燎原与盘庚迁殷

星火燎原这句成语大家都比较熟悉。它是指一丁点的火星就可以引起延烧原野的大火。这句成语就产生于 3300 多年前盘庚迁殷一事。

大约是在公元前 14 到 13 世纪的时候，在世界的东方，已经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它不仅疆域广阔，而且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经济，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的文字也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它的首都城市建设规模宏大，布局合理，商业贸易也初具轮廓。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殷商王国。

我们知道，商族人早年是迁徙不定的。“前八后五”就是概括的说法。翻开世界文明史，会发现许多民族早期大都如此。鸣条之战以后，商汤在亳建立了商朝，其后一直传了 9 代国王，他们都继承了汤开创的事业，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国都也一直没有动过。

从汤的 5 世孙仲丁开始，长期的富庶使统治者开始腐朽起来。他们不顾民众的休养生息，毫无顾忌地争夺财产。王室贵族更是变本加厉，一个个觊觎王位，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一时间民不聊生，朝廷衰微，贵族大臣乘机揽权捞财，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国家濒于灭亡的边缘。几代商王为了回

避矛盾，只好频频迁都，他们先后到过隰、相、邢、奄，问题暂时掩盖了，但不久就又爆发了出来。

商族人的最后一次迁徙，是在第 19 代商王盘庚的领导下进行的，历史上称之为“盘庚迁殷”。盘庚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王，是汤的第 9 代孙。商代的王位继承，还没有形成后世的严格的父死子继。盘庚就是从他的哥哥阳甲手中接过王位的。学者们研究认为：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的寿命也比较短，一旦国王去世，不能让他的幼小的儿子接班。只能选择有能力的人。所以，王位有的时候就传给了弟弟。盘庚做了商王，很快便制订了一套力挽全局的方略。他对手下的王公大臣恩威并用，又注重起用新的人才。同时，他派人到处查访，寻找新的王都。当时，洹水之滨的北蒙土地肥沃，气候宜人，而且依太行、临漳水，地势险要。盘庚就准备迁都到此。

我们今天可以想见当年车辚马萧萧数十万军民西渡黄河远道迁徙的盛况。迁殷以前，商国的首都在现在山东的“奄”，即今日的曲阜。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国王盘庚下达了出发的命令。不要说老百姓，单是宫廷里的贵族们就有不少的人反对。但是，既然决心已定，迁殷是不可动摇的。那么，盘庚为什么要迁殷呢？

关于盘庚迁殷，人们有很多说法：有说是迫于水患，有说是为了去奢行俭，有说是游牧农耕，有说是内部的政治斗争。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只有去问盘庚先生喽！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时已经到了不迁不行的地步了。好端端一个国都，迁移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重建，困难可想而知。

一说迁都，不少贵族马上跳出来反对。盘庚决心已下，决

不手软。他召集王公大臣严厉谴责他们贪图安逸不愿迁都的企图。针对当时一些贵族在下边蛊惑人心进行煽动，盘庚说：你们为什么要用浮言去蛊惑人心呢？如果人心都被你们的谣言鼓动起来，就会像火星点起的大火，在原野上燃烧起来，想接近它都没有办法，还能够扑灭吗？根据盘庚的这段话，后人便总结出了一句成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盘庚事先做了调查，知道王公大臣和老百姓的想法。《尚书》记载了他的三次著名的演说。盘庚把贵戚近臣召集起来，并与他们一起走到老百姓中间，凛冽的寒风之中，盘庚站在一辆大马上，对着他的臣民，实际上是对着王公大臣们说：你们要明白，我们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迁都的。我也知道，如此大的行动非常之困难。大家谁不愿意安居乐业呢！这次迁都，并不是因为你们有罪过而故意处罚你们的。假如大家不能互相帮助而求得生存，按照先王的制度，必需恭敬地顺从天的命令，因此，我们不敢永久居住在一个地方。由于不能永久居住在一个地方，因此，从立国到现在，已经迁徙五次了。如果现在不继承先王的遗志，不了解上天的决意，那还说什么继承先王的事业呢？譬如那被伐倒的树木，干枯的地方可以冒出新芽。砍伐剩下的地方，也可以冒出新芽。上天本来要使我们的生命在新邑里绵延下去的，要我们在那里继续复兴先王的伟大事业，安定四方。

盘庚说过这话之后，看了看他手下大臣们，他们一个个都垂头不语，于是，他换了口气说：我已经派人前去探路了，咱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土肥水美的地方，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可以安居乐业地生活。我们可以有丰足的粮食，成群的牛羊，我们的敌人也会远离我们而去，大家就可以幸福地生活了！

盘庚让人造了一些船只，打算渡过黄河去。他集合了那些仍然不愿意迁的人说：我这样呼吁你们到新邑去，希望在那里好好地创造你们的国家。你们自寻穷困，就是坐船待沉。不做长远打算，想办法除去灾害，虽然现在还能过下去，以后便没有后路了！现在我告诉你们，迁徙的计划是不会改变了，你们应当同心同德按照我的意见行事。

盘庚还无限感慨地号召他的臣民：我们的祖先成汤，曾经迁民于亳这样的山谷地带，使国家繁荣昌盛起来。去吧，去寻求幸福的生活吧！我将要把你们迁走，在新邑重建家园！到那儿以后，先安定驻地，再辨正宗庙朝廷方位……

听了盘庚激动人心的动员，老百姓们都来了劲头，决心要与国王一道前往这个美好的地方。王公贵族里那些原来有意见的人，这会儿也不敢再言语了。迁都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也备好了西渡黄河的船只。盘庚坐上指挥车，大旗一挥，浩浩荡荡的大迁徙开始了！

其实，盘庚率领大家不远数百里，远迁到当时被称为北蒙的安阳，是有着深刻的背景的。原来，在盘庚继承王位以前，早年汤王立国时的繁荣景象早已不复存在。特别是从商王仲丁开始的9个国王的统治，一个不如一个，王公贵族之间，权利斗争愈演愈烈，根本没有心思治理国家。由于政治斗争的激烈，国王也像走马灯一样换得勤。每每新的国王刚刚上台，不同派别的贵族就开始搅和。那时的国情，真像是一个戏剧大舞台：你方演罢我登台！再者，原有的耕地也在逐渐退化。又有干旱、水灾等的侵袭。千头万绪的矛盾无法排解。所以，盘庚接替王位以后，就听从了一些有见地的大臣的意见，一个字：走！

盘庚率领几万军民，趁着严冬的寒冷，越过了冰封的黄河，向北蒙进发。一路上，虽然也有个别人在暗中捣乱，但却没能阻止队伍的步伐。直到春暖花开的时节，他们才来到目的地。来到北蒙，盘庚高兴极了。这里比他预想的好得多了。一条洹河弯弯曲曲流过大地，两岸上春风杨柳婀娜多姿。放眼望去，西边就是天然屏障的太行山。这里不仅气候温和，而且雨量丰沛，非常适宜农业耕作。草丛之中，不时地窜出野兔什么的，据事先来这里调查的人说，他们还看见大象了哪。

盘庚带领群臣们与百姓一起参加了新国都的建设规划。他们选择了洹河一个河套地带作为王宫宗庙区，在这里建起了土阶茅茨的宫殿。宫殿落成的那天，盘庚大宴黎民百姓，感谢百姓对他的支持。盘庚对大家说：从此以后，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黎民百姓，大家都要为国家着想，国家富强了，百姓也就富裕了。

为了激励王公大臣的积极性，盘庚有意地让主持都城设计的大臣多多收集大家的意见。有人说，以前的王都都要有个城墙，这里也要建更高的城墙，以抵御外族的来侵。有的人说，刚到一个地方，什么建设也没有搞，就先发动百姓们修筑城墙，黎民会没有意见吗？有人提议说，凑着洹河这个弯，三面临水，一面连地，不如因地制宜，在没有水的一面挖上一道沟，不也照样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盘庚择善而从，最后采纳了挖一道水沟的意见。很快，一道十几米宽的水沟挖好了，水沟的两端与洹水连通在一起，成了一道固若金汤的护城河。工匠们在宫殿区里大兴土木，一座座宫殿拔地而起。为了解决下雨的问题，工匠们还设计了地下排水管道。这些陶制的管道、三通什么的，直到今天还摆放在博物

馆的展橱里，为我们昭示着 3300 多年前的文明。据专家考证，殷墟宫殿区西部与南部的壕沟长达 1700 多米，在这片宫殿区里共发现相继建成的 54 座商代宫殿遗址。据推测，当时，仅居住在国都的人就达几万人。

与此同时，盘庚又带人选定了宗庙的方位，划定了手工作坊的地点和冶炼青铜的场地。一时间，北蒙几乎成了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诗经·商颂·殷武》篇里，说在成汤之时，就已经是“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到了武丁中兴之时，随着大规模的对外用兵，商王朝的疆域进一步扩展，以致达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盛况。不要说在东方，就是在世界上，商王朝也是泱泱大国了。它的影响所及，北到辽宁和内蒙，西到陕西和甘肃，东到大海之滨。多么伟大的殷商帝国！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商代时期，除了商族以外，周围还有许多小的方国、部落和民族。比如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肃慎。肃慎民族远在夏代就已经形成。后来逐渐演变，到金时称为女真，到明清时就称为满族了。在商的东南部有东夷，西部和北部有土方、鬼方、羌等，西南部则有巴、蜀、越等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几千年来紧密团结，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才造就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商王朝在这里传了 8 代 12 王，历经 273 年之久，一直到商灭亡。

就在殷商王朝的首都安阳这座东方大都市已经初具规模的时候，这个地球上的那一面，当今意大利罗马所在地的台伯河口，才刚刚出现一些原始村落。算起来罗马要比安阳晚建城 564 年！

说到这儿，有人会问：商一直有“殷”的叫法。“殷”是不是就是安阳的古地名呢？据专家研究，甲骨文里还没有发现用作地名的“殷”字。郭沫若先生考证后认为，武王克商之后，商国灭亡了，周族人很看不起商族人，就蔑称他们为“殷商”。于是，后世就逐渐以“殷”代商，甚至于代指商的国都所在地“北蒙”。通俗地说，安阳也称“殷”，不过当时称为“北蒙”，后世才被叫做“殷”的。

商代的“桑塔纳”

今天，我们的社会即将跨入 21 世纪。现代化的标志随处可见。迈步街头，四通八达的公路上，川流不息的客车、货车和轿车一辆辆地首尾相连，成为当今都市的一道风景。冒昧地问一句：你见过 3000 多年前国王坐过的马车吗？马车在商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几乎相当于今天的“桑塔纳”了！

在 1936 年殷墟第 13 次发掘中，曾经有一个惊人的收获，那就是发现了商代的马车。虽然，先前的发掘中也发现过拆开的马车，但是这次却不同。这年的 4 月 13 日，在小屯发掘区负责清理工作的高去寻先生发现，在一层夯土下面，有鲜红漆痕组成的明显的界限。清理完夯土以后，在一个 2.9 米 × 1.8 米的长方形大坑，也就是被称为 M20 的车马坑里，发现了 5 架四匹马拉的完整的马车。

时隔 60 多年，出土商代的大马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近 40 架殷商时代的大马车已经为我们描述了那个时代的风采。1972 年，安阳工作队在殷墟保护区的孝民屯南地发掘了一个车马坑。这个车马坑长 3.3 米，宽 3.05 米，深 3.8 米。坑里埋着一车两马。车厢后面还有一个横卧的殉葬的人，估计是这架马车的驭手。显然，这架马车是由木头制作的。

3000 多年过去了，木头的部位已经腐朽，重新填进去的土壤构成了车马的雄姿。这架饱经风霜的马车车轮有 22 根辐条，轮子的直径将近 1 米半，车轴通长达到 3.06 米，真是一架了不起的大马车呀！马车之上，可以清晰地看见有席子的印痕。马的遗骸上，还留有铜泡等装饰品。

在出土的商代车马坑中，有的还带着不少武器：有远射程的弓箭，有近战用的戈，以及随身携带的武器青铜刀等。不难想见，这是架战车。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双方击鼓对阵，一声令下，战马如脱缰般地拉着战车勇往直前。已经到了可以杀伤敌人的距离了，弓箭手们万箭齐发，有些战士已经抢先跳下车来，挥戈向敌阵杀去……

尤其让人们振奋的，有的车马坑里的马匹还带有漂亮的马饰：比如：制作精巧的铜泡、铜辖头套、铜铃、蚌环等。1987 年 11 月出土的 M52 车马坑中，马的络头竟然全部用海贝组成！这架马车的车轴长度达到了 3.08 米，比当今的“桑塔纳”轿车的车轴要长出 1 米多呢！

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葬在王陵区的这些车马当是贡献给殷王室的祖先的。在军事史上，车战是采用较早的一种作战方式，武装骑兵比起战车来，还是小字辈的呢！在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中，商汤使用了先进的战车，300 架战车冲锋陷阵，因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除了作战的马车之外，那些装饰豪华的马车大概是王公贵族们狩猎用的。甲骨文中就有不少关于商王驾车狩猎的记载。不仅如此，透过商代马车制作的精巧工艺，我们不难想象，繁盛的商国都、富庶的京畿，以及辽阔的疆域之间，如果没有诸如马车这样快捷的交通工具，商王怎么能够实施卓有成效的统

治？我们不妨勾画这么一个场景：国都通往一个战略要地的官道上，一架马车急速跑过，乘车的将军执行国王的密令，将给企图入侵之敌以沉重的打击。马车过处，拖起一道淡淡的烟尘……

据研究，殷商国都的面积已达 30 余平方公里。宫殿区、王陵区、墓葬区、居民点、手工作坊等各个区域之间道路纵横，水沟交织。道路有的是用碎陶片和鹅卵石混合铺砌，路沿经过培土夯实。宫殿区内更是甬道相通，车道笔直，路面铺装整齐。殷都的道路以王城为中心向外辐射，车道宽达 6 米以上，大型车辆可以并行或会车。京畿通往北方的车马大道，自小屯起，经有易（今河北省易县）至燕亳（今北京附近），可直达山西北部。当年妇好征伐土方，走的就是这条官道。往南，车马大道自小屯起，出朝歌至南亳（河南商丘），并可延伸到今安徽、湖北、湖南一带。《诗经·商颂·殷武》曰：“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说明武丁时道路已深入荆楚险阻之地。往东可达山东半岛，往西越过太行天然屏障，直达黎国（今山西长治一带）。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也都交通便捷。由此可见，商时的交通已经是四通八达。

有趣的是，甲骨文中“车”字有多种的写法，最早的“车”字是画了两个轱辘，中间还画了一个车厢。简直就是比照着那时的马车画下来的。后来通行了几千年的“车”字，只是车轱辘成了长方形，而且变成了一个而已。再后来，才简化为今天的“车”字。不过，我们还能从中依稀窥见当年战车的威风。在 1987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上，中外学者们乘坐在仿殷的大马车里，在古朴凝重的殷墟博物苑里巡游。他们正在品味着上古时代王者之风呢！

商代人的衣与食

走在殷墟博物苑通往妇好墓享堂的路上，可见两边石刻的商代人物造型，这正是妇好墓里出土的小玉人的放大仿制品。一个个石刻人物造型生动有趣，呼之欲出。细心的游客会注意到，小玉人身上还穿着漂亮的服装呢！

青铜时代的殷商社会，中国还没有种植棉花。摆脱了以树皮草叶与兽皮遮盖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麻的纺织和桑蚕的喂养与丝织。甲骨文里就已经有了“丝”“麻”“桑”“蚕”等字。人们的衣服也分出了上衣、下裳、首冠、足履几大部分。

初民时期，若有一块兽皮披在身上，那肯定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儿。殷墟博物苑的小玉人身上，已经穿上了交领右衽式的上衣，下裳则为短裙式。至于丝绵，既轻巧又暖和，不过由于产量少且难加工，还轮不到一般的老百姓穿用。冬避风寒夏遮炎热的首冠，最初也只是一块兽皮而已。到了商代，平时有用骨器装饰的发形，战时又有青铜制作的将军盔，当年在殷墟侯家庄发掘时，就曾得到数十具铜盔。

走进安阳博物馆的殷墟展厅，面对那些青铜的或是蚌壳制成的工具，看着与今天叫法一样的什么“黍”哇“稷”的，目光扫过展柜中的青铜抑或陶制的蒸煮器，不免会突发奇想：商

代人吃的饭也跟我们今天大致一样吗？

的确，饮食是人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自从远古开始，人类从狩猎逐渐向农业转变，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革命——农业革命。早先，先民的饮食主要依靠男子们去打猎。甲骨文字里还可以看到用网来捕鱼、用陷阱来捕鹿。偶尔，猎物有了剩余或者留下幼小的动物，在家的女人们就把它饲养起来，留作储备。同时，女人们在驻地周围收获了不少的草籽，也可以用做充饥。久而久之，人们懂了春播秋收。女人们日益增产的粮食与男子越来越多地空手而归比较起来，收获显得更为稳定。于是，人们逐渐定居下来。

商王朝之所以一直迁徙不定，恐怕与他们过去的游牧生活分不开。一旦他们顺应了大自然，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再也不愿意到处奔波了。到了殷商时代，农业生产就已经初具规模了。学者们研究了商代时的气候，他们认为，太行东麓的北蒙气候温和，西部山区松桦林发育，低山丘陵上分布着阔叶林，平原上则是温带草原植被。虽是强弩之末，温暖气候适宜期还没有结束。树木主要有：栎、榆、椴、桤木、胡桃、枫杨等。

殷墟遗址上还出土了一些与人们的饮食有关的动物骨骼，比如：蚌、青鱼、鸡、田鼠、狗、犀、家猪、麋鹿、黄牛、水牛、绵羊等。学者们分析说，当时的家养动物已经占到了动物总数的93%。各种动物中又以猪的数量最多。由此可以证明，当时人类的绝大多数肉食是从家养动物中获取的。

中国把粮食总称为五谷。作为北方人的主食的“黍”与“稷”，统称为黄米。由于它们耐旱，产量又高，一直唱着饮食的主角。至于小麦，当时的产量不多，还不能成为一般人的经常食物。

一旦粮食有了剩余，甚至已经煮熟了的粥饭忘到了陶罐里，天热发酵即有了异味。有人大胆尝了尝，不仅甜甜的，还比原来香了许多。这大概就是酿酒的起源。甲骨文里的“酒”字有两种写法：一种就是一个“酉”字；另一种加上了三点水旁。“酉”字一看就明白——既是声旁，又像一只盛酒的坛子。到了殷商时期，人们已经可以熟练地造酒了。他们称用黍饭酿成的酒叫黄酒，用稻蒸饭酿成的叫醴酒，亦即我们今天的甜酒。用一种黑黍加工成的酒叫白酒……

殷人不仅酗酒，而且每酒必肉。早期的人类是依靠肉食生活的。后来，发达的农业侵占了牧场的地盘，狩猎就日见困难起来。吃肉，也就成了贵族的“专利”。史传殷纣王作酒池肉林，让青年男女嬉戏其间，实是糜烂至极！

甲骨文里说文学

一提到文学，我们会想到诗歌、小说什么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那么，中国的文学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到第一部诗歌集大成者《诗经》，以至其后的古风、唐诗、宋词、元曲、明杂剧、笔记小说……清代更是我国近现代文学趋于成熟的辉煌时期。

我们现在来读这篇并没有载入中国文学史的文字：

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在殷墟甲骨文里，求雨的卜辞数量极多，这就是比较典型的一条。我们很难猜想当年占卜时的情形了。我想，如果基于上古时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状况，这篇卜辞是应该能歌唱的。中国汉语言文学赋予了文字以独特的音韵美，所以，今天我们读起来，这篇卜辞依然感觉句读铿锵、琅琅上口。这分明

就是一首文辞简洁优美的五言古风了。我们再来看一首诗歌：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雨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是一首我们大家熟悉的汉乐府中的一首名篇《江南》。是一首来自民间的优美诗歌。如果把这首诗歌与上面我们谈到那篇甲骨文卜辞比较一下，不是可以从中悟出他们之间内在的承继关系吗？当然，相同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来。《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郭沫若先生的文章，郭老用甲骨文书写了这篇“四方雨”卜辞，并与《江南》进行比较。

许多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在甲骨文里，就已经产生了早期的诗歌与散文。其实，在“玄鸟生商”的传说中，简狄姐妹俩所唱的“燕燕于飞、燕燕于飞”就是最早的诗与歌。

在1984年纪念甲骨文发现85周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商史讨论会上，萧艾先生就提出来这样的观点，他在《卜辞文学再探》中，批驳了有些人的否认卜辞文学的观点，他说：我们的文学史，应该从卜辞文学开始。唐立庵先生1936年就写过一篇专论《卜辞时代的文学和卜辞文学》，发表在《清华学报》第11卷第3期上。唐先生在这篇文章中，选取了比较精粹的卜辞67条，认为商代已经有了“很优美的文学”。50年代，也有学者继续探讨这一课题。

30年代，另一位学者鲁默生在中山大学《史学专刊》上发表文章说，中国的编年史体是从甲骨文首创的。他认为，甲骨

文学对六经影响甚巨。不少甲骨卜辞本身就是优美的散文。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往往有占卜人、占卜时间、何事占卜、预测结果、实际验证等几个方面。这不就是一篇布局严谨的记事散文吗？

田璞先生在《从甲骨卜辞看殷商时代的神话传说》一文中指出：神话传说是商代文学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说，殷商时代是一个神话传说的时代。在当时的文学领域中，它比散文和诗歌更显丰富、更重要，对后世影响也更大。的确，玄鸟生商、商汤祷雨、革囊射天等故事，还被后人收进了《诗经》、《史记》等传世大著中。

怎么样？甲骨文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艰涩难懂，其中，还包括优美的诗歌、神话传说以及至今不败的记实散文呢！真可谓是中国文学的滥觞。

三年不言的武丁

在商代，武丁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王。有个传说说他上任即位“三年不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武丁，是汤的第10代孙，盘庚的侄子。他的父亲是盘庚的弟弟小乙。由于盘庚与小乙之间还有一个弟弟名叫小辛，所以，武丁的父亲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会作国王，更没有想到还会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所以，武丁小时候并没有受到王族的重视。小乙把儿子送到了民间，有意让他去接触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根据《尚书》的记载，武丁的父亲小乙当上国王以后，武丁成了太子。但他很少在王室之间活动，仍然时常走到民间，去了解社会。他在民间巡游，并不透露自己的王子身份，而是与普通百姓一起生活、劳作。因而，他不仅学会了许多劳动的本领，还养成了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那些年，武丁真正得知了人民的艰苦辛劳与苦痛，还结识了不少的平民朋友。

武丁即位以后，时常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自从盘庚把首都迁到安阳，开始的时候，国家的确出现了兴旺的局面。然而，五六十年过去了，王公贵族们积习难改，又骄奢淫逸起来。他们大修宫殿，挥霍浪费，把几十年来积累的国力很快地

消耗净尽。那时候，西部北部的方国看到商王国的富庶，也经常地来内地骚扰，战争连年不断。一时间，一度兴旺的商王国又陷于困难重重之中。为了寻求解决矛盾的好办法，武丁可谓绞尽了脑汁。

武丁一即位，那些掌握实权的王公大臣们就都试图左右他的治国方略。每每一上朝，不等武丁说话，他们就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提建议。其实，他们出的都是些“馊主意”，按照他们的主意去做，国家就会越来越空虚，百姓就会越来越穷困，他们自己就会越来越富有。武丁听了这些主意，心里就不是滋味儿。同意他们的意见，肯定国家不会治理好；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又一时想不起来好的办法。况且，身边又没有志同道合的重臣。武丁思虑再三，就只听不说。别管大臣们说什么，就是不表态。如此三年，于是，宫廷里就传出了武丁“三年不言”的说法。民间老百姓听到了，也都私下议论。按照当时的风俗，有“亮阴”之说。所谓“亮阴”，即直属亲长去世以后，要居丧三载。有人说，武丁只是居丧而已。至于是好是坏，只有摇摇头罢了。不过，那些王公大臣们看到武丁的样子，一个个心里直打鼓，都在暗中盘算着自己的前程。

武丁虽然整天不说话，装作什么也不管的样子，可是，他心里却是捏着一把汗。治理国家，急需几个有雄才大略的好帮手，一个人的影子时常在他的眼前晃动——傅说。傅说是谁呢？这得从头说起。

武丁在民间巡游那些年，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一位特别能合得来的，他就叫傅说。当时，傅说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板筑工。那时盖房子，还没有现在用的砖瓦之类，所谓秦砖汉瓦嘛！工匠们把两块板子相对固定好，就往板子中间装土，然

后，用夯把土打实了。这样一层层地打上去，就作成了房子的墙。再往上面加一个茅草顶子，就大功告成了。

武丁这天来到一个地方，听说这里有人特别聪明，不仅说话风趣，而且时常议论国家大事，而且每每与事实吻合，老百姓们都喜欢听他的，甚至说他“神机妙算”。武丁就地住下了，也到工地上去做工，而且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很快地，武丁就与傅说成了好朋友，简直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傅说一看这位青年英俊潇洒，也就与他无话不谈。他们时常议论起国家的大事。每每此时，傅说就慷慨激昂地抨击朝廷的腐败，斥责王公大臣们穷奢极欲，甚至怒骂国王有辱成汤后裔的名誉。每当他说到激动之处，大家也就停住了手中的活计，监工的头头就会马上过来干涉，举起鞭子对着傅说又是打又是骂的，有时甚至还不让他吃饭。原来，傅说的身份非常卑微，是当时社会地位最低的奴隶。武丁当时就想，国家多么需要这样的人才呀。要是有一天……

再说武丁每日从王宫回来，总是闷闷不乐的样子，这一切都让他的妻子妇好记到心里了。一天，妇好又陪着武丁去打猎，就向他提起了此事。那么，妇好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商王武丁有好几位妻子，但他最信赖的就数妇好了。妇好出身虽不高贵，但她能文能武，别说后宫，就是大臣们也都非常尊重她。妇好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一语中的地说：“国王你心里想的什么我明白，不就是想启用你的那个朋友傅说嘛？”武丁一听，心里一震。他接过话头说：“说，说下去！”妇好就举出了开国的成汤启用伊尹的例子，坚决支持武丁启用傅说。

当年成汤立国之时，就任用了奴隶出身的伊尹作宰相。他们志同道合，共商消灭夏桀大计，终于在鸣条一战，把贪婪残

暴的夏桀赶下了历史舞台。那时也有人反对成汤拜伊尹为相，理由只有一条，就因为他是奴隶。伊尹作了三朝宰相，为商王国的兴旺作出了巨大贡献。

武丁认真掂量了妇好的计策，也觉得非此无有他法，就盘算着怎么实施了。这天，武丁与往常一样到了王宫。点卯时刻，照例是钟磬齐鸣，青烟袅袅。巫师照例钻灼甲骨，宫女们依例舒展广袖。礼毕，群臣又一个个念叨已经念叨了一百遍的奏章。听着听着，武丁竟然睡着了，甚至还轻轻地打起了呼噜。虽然上朝时武丁不言语，可也从来没有睡过觉啊！大臣们一看此情此景，既不敢吵闹又不敢离开，一个个面面相觑的样子，一声大气不出。王宫里安静极了。

两个时辰过去了，大臣们都困了。突然，武丁大叫一声醒过觉来，紧接着，就听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宫殿里回荡，把宫殿外溜达的麋鹿都吓跑了。平时，武丁连话都不说，三年之后的今天，这回又破天荒地声震寰宇，王公大臣们都惊呆了。

武丁看着手下的百官，一个个地扫视了一遍，发话说：“先帝成汤给我托了一个梦，说是大殷兴盛的时候到了！他要派一位贤臣来辅佐我，为我们大殷王朝作宰相！”说完，他走下台阶，一边走一边说：“哈哈！这下国家有指望啦！对，对，我在梦里还跟那位宰相见了面的，高鼻梁，大脸盘，来来来，让我好好看看，宰相在不在你们中间？”武丁走到一位老臣跟前，如同陌生人一样上下左右地打量他。这位老臣名叫巫贤，平时，数他出的馊主意多。巫贤看着武丁围着自己看，心里不免一惊一乍的。武丁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不对，不对。再往下看！”

就这样，武丁把满朝文武百官“审查”了一遍，也没有找出他的意中人来。武丁回到自己的宝座上发话了：“巫贤，宣画师上来！”眨眼工夫，几位画师上殿来了。武丁开始给画师描述他梦中所见之人的模样，武丁讲一段，画师就在羊皮上画几笔。有时，武丁还让画师拿给自己看，告诉画师这里怎么不像那里像极了之类。群臣看着画像渐渐地清晰了，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地互相指点着。但是说句实话，他们之中哪个也不像！你想想，武丁这是按着傅说的样子画的呀！

画像一完成，武丁就命令分兵四路，朝着四个方向去寻找。北到贺兰、南达五指，东到大海之滨，结果是一个个空手而回。西边这一路直奔太行而去，他们翻山越岭地一路辛苦，来到了一个叫辅岩的地方。正巧，这里有一个地方小头头有司死掉了，今天要杀人祭祀。原来，商代大到王公贵族，小到地方的有司之类死了，埋葬的时候，都要杀许多奴隶殉葬。少的杀几个人，多的甚至要杀几百人呢！看看安阳殷墟的殉葬坑，就会体会到商代奴隶制度的残忍。

前去寻找的这路人马正好与有司送葬的队伍走了个正对面，只好先站在一边看看热闹。商代的送葬场面十分隆重。走在最前面的是仪仗队伍，除了各色旗幡之外，就是吹吹打打的乐队。单说这乐队就气派非凡：有抬着的编铙编磬，后面有人一路敲打着。有吹着的埙、管、篪、萧等等叫不出名的乐器。还有一拨化了妆的女巫们，和着震人心扉的鼓声，一路表演着怪异的舞蹈。

热闹的局面刚过去，就传来撕心裂肺的女人的哭喊声。紧跟着，几个蓬头垢面的人五花大绑地被羁押上来。原来，这就是今天要杀殉的奴隶！哭喊着的大都是他们的亲人。寻找的人

马中有一位画师，他看着看着突然眼睛一亮：这被绑着的其中一个奴隶不就是画像上的人吗！他们几个马上拿出画像一对比，没错儿，就是他！

原来，傅说在一处开挖河道工地上干活，因为惹下了一个小头头，就又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傅说平时总是给大家说点开心的话，早就被这个头头嫉恨在心里了，打了骂了，还嫌不过瘾。因为他出身卑贱，又没有自己的家。有别的人犯了罪什么的，就让傅说顶着名字干苦力。这回，有司死了，干脆，就把他送给有司家里做了杀殉的奴隶。大家对着画像一看，这的确就是国王要找的人，可不能让他们给杀了！他们一拥而上，就把傅说给救下了。一听说是国王派来的人，下葬的队伍早就作鸟兽散了。

傅说这时候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就被寻找他的士兵们给带走了。一路兼程，来到了王宫。武丁这几天也正心焦呢，他是怕傅说会有什么闪失，毕竟他们已经分手两年多了。突然，宫外有人报：“傅说请到了！”武丁急忙走下台阶去迎接傅说，这边傅说还糊糊涂涂呢。武丁一把拉住傅说说：“你、你还记得我吗？”“怎么会忘呢，你不就是那个四海云游的行者么！”武丁开心地大笑起来，对着傅说大喊一声：“傅说，你让我找得好苦啊！”说着，他拉着傅说的手臂，挨个地介绍给群臣。到这个时候，傅说才明白，当年那个与自己一起干活的青年，原来就是眼前的国王！怪不得呢，他那时候说话那么有学问！

此后，傅说就做了大殷王国的宰相。虽然，王公贵族也有不同想法，却也没有什么能拿到桌面上说的东西。傅说不负众望，上任伊始，就从整饬朝政开刀，凡那些倚老卖老的，一律

给以俸禄，回家休息。凡是阳奉阴违搞阴谋的小人，一旦查出，一律开缺。为了养成勤俭节约的国风民风，他甚至规劝武丁祭祀先主时，少用牛羊牺牲。由于国王带头，皇亲国戚都不敢再行奢靡之风。

另一方面，傅说协助武丁主动与周围方国修好关系。由于那些弱小部落生产力低下，每每到了冬春时节，迫于饥寒交加，他们就到商国富裕的地方去骚扰，抢些牛羊猪马的，回去顶兑一段日子。傅说积极为武丁出谋划策，坚决打击那些入侵的大的方国，凡战场上抓到的俘虏，一律不杀。教会他们种地，然后再放回去。

鬼方是当时北方一个较为强盛的方国。商国在武丁统治下一天天地强大起来，小的方国都来到这里供奉。鬼方自恃兵强马壮，就常常带兵入侵中原，边关的百姓吃尽了苦头。鬼方的入侵者性情凶悍，他们见男子就杀，见女子就送到头头帐下，其余老幼尽行杀戮。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傅说受命设计，认为对待鬼方宜用计谋，不宜硬拼。随即，他们调集精锐部队，一口气追杀到贺兰山下。到了晚上，他们在军帐高挂灯火，大肆庆功，酒香肉香飘飘洒洒到了鬼方的营寨里。鬼方王一看，肺都给气炸了，竟然在自己门口向我挑战！鬼方将士也一个个都想反攻。他们自以为人地两熟，商国士兵初来乍到，就趁着夜色发起了进攻。当夜，商国士兵只有少数人留在营寨里，故意地大吃大喝大喊大叫。大部分将士都埋伏在鬼方部队回营必经之路上。鬼方王饿狼扑食般地冲进商营，这才知道已经上当，原来这只是一座空城而已。未等抽兵出营，忽闻伏兵四起，转瞬之间，鬼方王已被擒获。万余鬼方士兵群龙无首，霎时间乱作一团。大军得胜，押解着鬼方王以及众多俘虏班师回朝。

听说前方打了大胜仗，武丁亲到京畿迎接。武丁下令带鬼方王上来。鬼方王以为他的末日到了，见了武丁头也不敢抬，伏在地上一直磕头求饶。武丁对他说：“你屡屡侵我边境，我大商国民惨遭杀戮，杀了你也不足以平民愤！”鬼方王一听要杀死他，就又跪下哭哇喊的，连连道：“只要不杀我，赦免了我的罪恶，鬼方今后愿意称臣朝贡！”武丁随即把鬼方的俘虏统统召集起来，对他们说：“你们的头头不仁不义，屡犯边境，本当斩首。然而，我大商国素为礼仪之邦，凡愿意交好的一视同仁。今天，当着你们几千将士的面，我们将放掉你们的大王！今后还想作对的，那就战场上见。”话毕，当场放了鬼方王。鬼方王只顾磕头谢罪，随即带领残兵返回。日后，鬼方再未来侵，一直与商国友好往来。

武丁治国英明，国家繁荣富强。据记载，武丁在位 59 年，去世时已经 80 多岁高龄。这一段历史，后世称为“武丁中兴”。那时，我国的大一统的疆域已基本形成。京畿地区、诸侯地区和方国地区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其中，尤以方国与商王朝关系微妙。多年的征战，商王朝与周围方国相对稳定下来。各个方国称臣朝贡，接受商王的封号。不然的话，就有可能遭到商王朝的讨伐。

妇好 天下第一女将军

武丁中兴的确是商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之所以产生如此的辉煌，除了武丁的雄才大略和深谋远虑之外，还非常得益于两个人物，这就是傅说与妇好。要说妇好，我们还得从一位现代的人物谈起。

中国是一个极富浪漫色彩的国家，在民间传说甚至戏剧舞台之上，有两位备受崇敬的女将军，她们就是花木兰与穆桂英。花木兰替父从军和穆桂英 53 岁挂帅出征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这其中应该感谢文学艺术家们的创造。两位女将军历史的真实与舞台的形象究竟有多大差异，大概要留给史家考证了。我们所熟悉的，就只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木兰诗》和著名豫剧名家马金凤舞台上的《穆桂英挂帅》。

我们现在所说的妇好，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她要比花木兰与穆桂英早得多也伟大得多。那么，是谁发现了这位伟大的女将军的呢？我们先来讲一位唤醒女将军的女专家。她就是发现妇好墓的著名考古学家郑振香先生。

1975 年冬，地处殷墟重点保护区的小屯村要平整村北边一块四五十亩大的岗地，驻安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队的队长郑振香研究员，就带领几位工作人员和技工

前去钻探。按照国家文物法的规定，在国家规定的文物保护区里，是不能随意“动土”的，大凡遇到生产、建设活动，都要请考古工作队先行勘探一番。技工们在这块地上一连开挖了6个探方，发现了一些商代的房基。这一片原本就是商代的宫殿区，发现房基是比较正常的。一般情况下，经过清理、测绘之后，这些房基就都回填了。此时已到隆冬时节，发掘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

第二年一开春，郑振香先生就跟助手和技工们继续工作了。一连几天过去了，技工们清理一层层的复土，已经发掘很深了，只是发现这里是一个房子的建筑基址，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别说青铜器，就连殷墟发掘到处可见的陶片也没有发现一片。技工们有点泄气。原来，参加发掘的技工们都有多年的发掘经验，他们能够根据土质的不同，预测有没有重要的发现。一看，这个建筑基址没有什么特点，只是一栋并不大的房子根基，就建议郑队长停止工作。

郑振香研究员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她1954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由于品学兼优，学校留下她继续进行教学与科研工作。1962年5月，郑振香怀着她对田野考古的一腔热忱，离开繁华的首都北京，来到她久已向往的中国考古圣地安阳殷墟。在这里，郑振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凡跟郑振香研究员打过交道的人，大都知道她的脾气执拗。的确，郑振香先生是一位一心干事业的人，在原则问题上，在学术问题上，她都会坚持真理，不给一点情面的。在安阳的几十年里，她几乎跑遍了殷墟的每一寸土地，可以说，她心里对安阳殷墟的遗址布局早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了。

根据她的经验，一般的建筑基址不会有这么深。听了技工

们的话，她不言语，只是板着一脸的严肃说：挖，我倒要看看这基址到底有多深！郑振香先生不苟言笑，一说搞发掘，她就如同战场上的指挥官一样，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就这样，技工们在郑振香队长的指挥下，又一厘米一厘米地发掘下去。这天在工地上发掘的是几位富有发掘经验的老技工。他们干活特别地仔细，一手拿着铁铲，一手拿着刷子，既不放过任何一丁点线索，又要保证文物的绝对安全。郑振香先生独自一个人在发掘工地上来回搜寻着，她蹲下身子，发现有一片夯土与周围的土质有些异样。这一来，她心里有底了。她嘱咐技工们再仔细一些，说不定咱们能够“逮”住大鱼呢！

技工们一听郑振香先生的话，一个个干得更起劲了。老技工何师傅是位有心计的人。他手持探铲一次又一次地打下去，又轻轻地拔出来，认真清理完铲窝里所带的泥土后，就又换个地方重新打。可不要小看这不起眼的探铲，多少埋藏在地下的宝贝，就是靠它发现的，探铲就是考古工作者的眼睛。何师傅的探铲已经打入地下7米深了，他再一次地小心翼翼地地下拔出探铲来。突然，几乎是同时，郑振香和助手们发现，探铲窝里的土里面夹带着鲜红的漆皮和一只翠绿色的玉坠！连续几天来，郑振香先生难得一笑的脸上第一次见到了微笑。老技工何师傅高兴得孩子似的，他一路小跑地到水渠边，把那原本就制作精美玲珑剔透的玉坠洗了个干干净净。工地上洋溢着节日般的气氛。

1976年5月16日，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不仅仅是郑振香，全中国所有的考古工作者都为之自豪。妇好墓的发现，被评为当年世界考古十大发现之一。这时的郑振香先生，俨然就是一位战场上的指挥员。在她的指挥下，刚

刚组织起来的由 80 多人参加的突击队，继续井井有条地进行发掘。在他们发掘出的一个 5 米多长、4 米来宽的大坑里，已经开始冒出了泉水。郑振香先生当即决定：一方面派人组织水泵，一方面依照中国最原始的方法，架起轱辘往上淘水。此时的工作一刻也不能停，要不然，这里就会变成一个大水坑。技工们在泥水里艰难地工作着，当他们发掘到七八米深的时候，奇迹出现了：这里出土了青铜器！原来，这是一个商代的墓葬。在这个墓葬里，发现了 16 个殉人和 6 只殉狗。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商代的贵族墓葬。

这个大墓随葬品极为丰富，在安阳殷墟的发掘史上十分罕见。在殷墟发现的商代大墓，大部分都被盗过，有的甚至被盗掘过好多次。看来，新发现的这座墓葬还没有遭此厄运。大墓里先后发掘出随葬器物 11600 多件，计有：青铜器 400 多件；玉器 590 多件；骨器 560 多件；石器 70 多件；以及象牙制品、陶器、蚌器、海螺、海贝等，简直就是一个商代文物博览会！最重要的是，在出土青铜器中，发现了带有墓主人名字的铭文，不少青铜器上铸有“妇好”二字，甚至在一件兵器青铜钺上面，还有“妇好”的名字。学者们经过研究，得知这就是在甲骨卜辞里出现过 200 多次的武丁的妻子妇好。

要用“令人眼花缭乱”来形容妇好墓的殉葬品一点也不过份。在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中，大致可分为武器、工具、乐器三大部分。炊器、酒器、水器、食器一应俱全，有的还是成双成对或成套的。其中，偶方彝等多种器物是前所未有的。有一件被称为“三联甗”的青铜器，其造型简直就像三个火锅炖在一个铜架子上！在以前的殷墟发掘中，曾经发现不少的青铜乐器编铙，都是三个一组，妇好墓里的编铙竟然是大小排列的五

个一组！这五个编铙不仅造型优美，而且敲击起来音频准确，音域宽广，依次由丰厚低沉到高亢明亮，令人陶醉的乐音可谓绕梁三日而不绝。如果专门为它们编一首乐曲，足可以使现代的东西方乐器为之逊色！随葬的近 600 件玉器，每一件都称得上巧夺天工。这些玉雕不仅工艺精巧，而且生动活泼形神兼备。这些玉器有玉盘、玉壶、玉尊、玉人等，这些来自辽宁、新疆等地的玉料色彩艳丽，白、褐、黄、灰，晶莹剔透。

据专家研究，甲骨文里面，有 200 多条卜辞与妇好相关。涉及到妇好征战、祭祀等方面。商代什么事情最大呢？文献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在宫廷祭祀先祖，对外征战打仗。妇好曾经为商王武丁主持过不少的重要祭奠，由于妇好品德高尚，她经常主持对先祖的祭祀。她的虔诚感化了许多王公贵族，以致他们不敢轻易地闹事。妇好墓里出土的大量的青铜礼器也印证了这一点。妇好墓里，有两件出土的铜钺特别引人注目。铜钺之上铸有“妇好”的铭文。无独有偶，甲骨文卜辞里，与妇好相关的条目中，记载了妇好多次的征战：她率兵东征西战，最多的一次，竟带兵 13000 多人，不少男性将军都属她领导，这也是甲骨文记载的战争中动用人最多的一次战斗。妇好有一次率军征伐巴方，由于她运筹帷幄，事先在一个地方设下埋伏，配合商王武丁的进攻，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妇好可谓身经百战劳苦功高。铸有“妇好”铭文的铜钺，正是拥有兵权的象征。

专家们推测说，由于连年的征战，妇好终于积劳成疾，先于武丁而亡。想到妇好生前征战南北、屡立战功，武丁决定对妇好进行厚葬。而且，武丁一反常法，没有把妇好葬到洹河北岸的王陵区，而是葬在了自己处理国家大事的宫殿区里。为了

能够经常地祭祀他的爱妻，还在陵墓上面修建了一座享堂，随时献上一分思念。就这样，宫殿宗庙区里极为罕见地建起了一座祭祀妇好的庙堂。

沧海桑田，星转斗移。辉煌的殷商王国成为久远的历史。妇好墓享堂的基址也保护了这位女将军的墓葬。原因很简单，历代的盗墓贼一挖到房子基址，就以为下面没有什么了。

感谢郑振香研究员，是她唤醒了沉睡了 3000 多年的女将军，为中国的巾帼英雄谱，填补了第一的空白。

妇好墓的出土，使我国著名的学界泰斗郭沫若先生激动不已。他不无幽默地对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说：“安阳考古队的同志又为殷墟考古立了一大功！看来，我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重新改写喽！”妇好墓的出土，也留给学界许多问题：诸如，为什么武丁要如此的厚葬妇好？为什么要把妇好埋葬在宫殿区里？安阳殷墟保护区的地下还有多少“藏龙卧虎”呢？

商族 商业与商人

最早的商品交换，在远古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有了雏形。传说在神农氏的时候，“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今天，我们来想象一下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的情景。一个人马剽悍的部落，在一次围猎中，捕捉了十几只野羊。他们得胜而归，部落里的男女老少都出来欢迎了。入夜，整个部落沸腾起来。在中间的篝火上，烧烤着的羊腿孜孜地冒着烟，大家围着篝火，唱啊跳啊，一直闹腾到半夜，才渐渐散去。次日一早，部落长带上一个帮手，用绳子牵着几只他们吃不完的野羊上路了。他们要赶到一二十里远的地方，那里今天有一个自发的交易市场。

市场到了，那是一片平坦的地方，已经有三三两两聚在一堆儿的人了。部落长牵着野羊从他们中间经过，被另一个人叫住了：“野羊，好！怎么样？想换什么呢？来来，看看这把蚌镰什么样！”部落长只管走，他径直向一个摆着草药的地摊儿走去。部落长心里知道，自己部落里的一个壮汉，昨天狩猎的时候，被一只狗熊咬断了手臂。只有这里的草药才能使他早日康复。终于，他们的交易成功了。部落长高高兴兴地带着草药

回家了。

在殷墟发掘中，曾经出土过大量的贝壳。这些来自南海的贝壳就是中国最早的货币。他们在贝壳上钻一个小孔，用绳子穿起来，10个作为一朋。学界泰斗郭沫若先生在看到安阳殷墟出土的货贝时，曾吟咏道：“海贝三堆难计数，十贝一朋不模糊。”同时，漂亮的海贝又成为贵族妇女追逐的财富——她们把成串的贝壳挂在脖子上，以表示富有与美丽。试想：一位体态雍容的贵夫人，身着丝绸衣裙，腰挂名贵玉坠，头顶富丽头饰，长长的项颈上戴着闪亮的贝壳项链，从一辆精心装饰的、由四匹高头大马牵引的车子里走出来，那该是多么的风采！

这些来自大海边的贝壳质地坚硬，性能稳定，不仅光洁美丽，而且坚固耐用、携带方便、容易计数，最适合用来作货币。

殷墟发掘证实，殷都的许多物品并非都是本地的产品。大到冶炼青铜的矿石，大都远在陕西、江西乃至湖南、内蒙等地。小到玉石、贝壳、绿松石、占卜用的龟版，大抵来自新疆以及东南沿海一带。这些物品中，可能有些是周围的方国供奉来的，或者通过战争等途径来得到。但其中大部分还是源于民间交易。既然存在大量的物质交流，商业活动的繁华是可以想见的。商代晚期，殷都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有学者推断，仅在京畿居住的常住居民就有数万人，加上经常贸易来往的客商，人数就更多了。繁华的殷都开设了若干专门用于交易的场所——市、肆，可谓行商坐贾荟翠，商品琳琅满目。除了官办的贸易之外，经商者还有自由民和奴隶。他们往往成群结队地到各地去从事贸易活动。甚至成为各个方国之间的“经济大使”。据研究，当时的贸易范围波及甚广，东北达朝鲜一带，

西北达宁夏、新疆，西南达湖北、四川，东南达江浙地区。

由于交易的不断扩大，仅靠供奉的贝壳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商代后期就出现了青铜铸造的仿照贝壳样子的货贝，开创了我国漫长的金属铸币的先河。当时，货贝不仅用于交易，还作为财产的一种形式，赏赐给下级。甲骨文中，就有赐贝的记载。

在殷墟发现的大量墓葬中，往往可以见到一般的平民死后口中含着一粒贝壳，有的放在手中或者脚下。贵族墓葬中，出土的货贝更是无计其数。著名的妇好墓里就发现货贝 6800 多枚！显然，我们不能说，这些都是妇好的项链，只有一个答案：财富。马上就是 21 世纪了，在一些偏远的农村里，我们还能看到，他们在装殓死者之前，总要往其嘴里塞一只铜钱或是玉石之类，以图个吉利。这大概也是古风犹存吧。

直到今天，凡是跟财富有关的汉字，大都使用“贝”字作偏旁。比如：财、宝（指繁体字）、贿赂、账、贪、贫、贸、贩……赚钱的“赚”、输赢的“赢”，“赞助”要动真格的，借了人家的钱物是“赖”不了的……中国文字真是神奇，闭目一想，就不难想出几十个带“贝”字旁的字来！

根据《尚书·酒诰篇》的记载，武王灭商以后，商遗民“肇牵牛车远服贾”，也就是说，商亡国后，商族的遗民流离失所。因为他们有从事商业活动的经验，大部分人继续从事贸易。其活动范围比原来更大了。他们带着家乡的特产，一边走，一边进行交易，买回或换回自己需要的东西。相对而言，周族人更看中农业。后世就称之为“殷人重贾，周人重农”。学者们推断，这大概就是把从事交易的人称为“商人”的由来。由此推之，“商业”一词产生于兹也就顺理成章了。想想

如今的一些“大老板们”，腰包满满的，却不知这些宝贝从何而来。为了保佑自己财源不断，就供奉一个瓷捏的“财神”，这倒是乐坏了烧陶瓷的！

要是真的识货的话，就不如在门口挂上一只大大的贝壳，这才是供奉我们的老祖先呢！

商代的鼓与舞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商代社会生活中，有两件最大的事，即“祀与戎”。就是说，祭祀和战争比什么都重要。而祭祀和战争这二者之间，又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都少不了“鼓”与“舞”。后来，“鼓”字与“舞”字经常连用，就成了一个双音词。我们今天说，因为某某事而感到很受鼓舞，这里的“鼓舞”一词，意即“使人振作，增强信心和勇气”。

应该说，最早的原始舞蹈是起源于劳动的。人类的初民在狩猎获得成功之后，就围着烧烤的猎物，打击着手中随意拣起的木头或石块作乐。他们笑着、闹着，尽情地欢娱。我国发现的云南沧源岩画、内蒙阴山岩画、广西花山岩画、以及新疆的诸多岩画，或粗犷、或细腻、或大气磅礴、或风姿绰约。这些舞蹈有的模仿鸟兽，有的模仿劳作，为我们展示了上古人类生活的生动画卷。著名的《葛天氏之乐》歌颂的内容十分丰富：一曰载民，即歌颂人类自身；二曰玄鸟，即歌颂商族人的祖先——契的诞生；三曰逐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意即向上帝表示敬意；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感谢大地的赐予；八曰总禽兽之极，希望鸟兽大量繁殖。《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所记载的这组乐舞中，“二曰玄鸟”最具有浓郁的宗

教祭祀色彩。

舞蹈从自娱自乐走向专业化、宫廷化，成为奴隶制时代的标志之一。据记载，夏启、夏桀、商纣都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豪华的宫殿，尽掠民间能歌善舞者，日夜享乐。相传夏启编《九韶》，自吹“从天上取得仙乐，回到人间”。夏桀时，有“女乐三万”之说。历时达 600 年的商代，乐舞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由于对世间的万物还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商代的先民们认为自然界的许多现象都由一个看不见的神在主宰。因此，商代祭祀之风尤为泛滥。以至于祭天、祭神、祭先祖，凡事都要卜问鬼神，以定凶吉。在祭祀占卜活动中，占中心地位的是巫。当时人们认为，巫是可以上通天神、下达国王的，有时，巫还可以左右国王的意志和行动。我们不能因为自己长大了，就认为那些幼童幼稚可笑。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对上古时代的“巫”过多地去横加指责。其实，“巫”就是当时社会中最有文化的人之一，同时，巫还是当时的科学家、医学家、农学家，甚至是最初的文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很受人们崇敬。他们不仅善于总结当时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而且善于用自己的表现方法，假借神的名义，用人们可以接受的方法传达“神”的意志。一味地谴责“巫”，说他们用迷信麻痹人民是不公平的。

在殷墟甲骨文中，“巫”字写作“𠩺”，而“舞”字则写作“𠩺”。单就这两个字说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巫”，必然地要会舞；而“𠩺”，又是“巫”不可缺少的功课之一。所以，也有人认为，“巫”“舞”是同源的。这大概是就其功能而言吧！甲骨文的“舞”字（写作“𠩺”），其实

就是一个象形字，即《葛天氏之乐》中所说“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舞”字显然就是一个人操着两条牛尾跳舞的样子。桑林是殷人举行祭祀的地方。桑林之社为祭祀祖先与男女幽会之地。后来一些正人君子说桑林之舞是“靡靡之音”云云，实在是假道学也！

殷墟甲骨文里，有关乐舞的记载特别多。尤其是祭祀中用的《巫舞》。主持祭祀占卜的巫在进行巫术活动时，要跳舞娱神。这种被称为《巫舞》的舞蹈取材于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长期治水，患上了腿疾，走路极不方便，只好一步步地挪动。

《巫舞》吸取了“禹步”的特点，以优美细碎的小步舞，表现高难度的动作。有些乐舞还带有极为神秘的色彩。

在商代，求雨的舞蹈是最常见的舞蹈之一。甲骨文里就有许多《雩舞》的记载。天气大旱，寸草不生。人们在田野里长跪不起。大家都盼望着巫来解救多灾多难的众生。女巫来了，她的目光快速地扫过伏地的人们。随着她一声尖利的喊声，几个小巫神秘地钻了出来，围着女巫迅速地旋转着、旋转着。忽地，女巫们同时从腰间抽出牛尾，三人一组地狂跳起来。她们一只手臂拉在一起，另一只手臂在空中快速地摇动。在她们看来，就是用舞蹈告诉天神：我们为您准备了许多的肥牛呢！快快地下场雨来吧！要祭祀天神，就得供奉牺牲，杀了很多的牛去做牺牲，才能表示自己的虔诚。这大概就是跳舞时甩动牛尾巴的“功能”吧！童男童女们也参加了求雨的舞蹈，他们手里拿着长长的羽毛，一面狂跳着，一面对上天呼风唤雨。

我们从甲骨文中还可以看到，商代的乐舞已有文武之分。比如，在宫廷里祭祀祖先的《羽舞》，这种舞蹈温文尔雅，手执鸟羽、头戴长翎，舞姿优美而高雅。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充满火药味儿的《万舞》和《伐祭》。《万舞》舞者手执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壮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也。”商代乐舞在表演时间与规模上都已相当宏大。有的乐舞还动用许多人。《殷墟文字乙编》2373卜辞有“贞，乎取舞臣廿”的记载，就是叫20个舞臣来参加祭祀乐舞。还有一条卜辞为“今日众舞”，不言而喻，“众舞”者，万众同乐也。

舞，说得不少了，也该说说“鼓”了。音乐的主要要素为旋律、节奏与和声。节奏是人类最早掌握的音乐要素之一。劳动时的“杭育杭育”就是为了步调一致。

人们发现，自然界的干枯的大树敲击起来声音要响亮一些。偶然的机，他们又发现，如果把兽皮蒙到中空的枯树一端，声音传得更远。于是，人们就把枯树抬回去，锯成一截一截的，欢呼雀跃的时候就敲上一把。这就是鼓的雏形。殷墟考古发现的商代乐器已有较多的种类，比如：石磬、编磬、编铙、埙、管等。当年参加过殷墟发掘的胡厚宣先生回忆说，他们发现过尚有蒙着蟒皮痕迹的木鼓鼓腔，以及类似拉弦乐器与笙管类的乐器。我们还见到过制作异常精美的商代铜鼓。铜鼓造型优美，通体纹饰布局流畅，即便是今天最豪华的电声乐队架子鼓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

好啦，扯得远了。总而言之，商代人离不开征战与祭祀，征战与祭祀又离不开鼓与舞。可以想见，当振奋人心的鼓声咚咚咚咚敲起来的时候，成群结队的商族人蜂拥出门，顿时，国都成为欢乐的海洋！面对入侵的敌人，他们执戈扬盾，一“鼓”作气，冲锋陷阵，所向披靡……

龙凤之舞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究二元耦合理论。所谓二元，就是指相对的两个方面，比如：天与地、南与北、长江与黄河、龙与凤等等。龙与凤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图腾。作为一种文化标志，有人认为龙文化是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北方文化的结晶，而凤文化则是古代长江流域荆楚文化——南方文化的代表。

中华民族常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龙，这种世间本来没有的神物，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精神依托。远在部落时代，每个部落都有自己信仰的图腾。伏羲部落的图腾是蛇，这也可能是他们居住的地方蛇多的缘故。后来，这个部落逐渐壮大，到了黄帝的时候，他们先后统一了黄河、长江与珠江流域。为了更好地统治更大疆域里的部落，他们把图腾做了一些改动：图腾仍然以蛇为主体，吸取了牛、马等图腾头的成分，鹿图腾的两角，鱼图腾的鳞和须，兽类图腾的足，禽类图腾的爪……组合成了一个新的图腾，这就是龙图腾的前身。

龙图腾诞生以后，迅速为华夏民族所接受。人们把各种美好的事物都寄托在龙的身上。传说黄帝与蚩尤打仗时，就有“应龙”助战而战败蚩尤。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不力而遭到杀戮

时，化为“黄龙”，即为禹。禹的后代为夏，所以，夏族就以龙为图腾。到了春秋战国时，龙又成为龙、凤、麟、龟“四神”之首，不仅视为神灵，而且开始象征王权。隋唐以后，龙灯、龙舟、龙舞盛行于民间，受到普遍的欢迎。龙的形象也在逐渐丰富之中，龙形的变化由商代的龙头方正、无发无须；到战国时代的身体修长、玉树临风；唐代的龙体态短胖、角有分叉；汉代的龙龙头更扁、肚子凸出；南宋画家笔下的龙图，龙角分叉多、脸部更复杂；明代的龙，爪由三爪、四爪，又演化为五爪；清代所见则更多的是“二龙戏珠”了。

民间关于龙的传说枚不胜数。大家不仅喜爱龙，还让它生了九个各有“绝活儿”的儿子：大儿子好负重，巨大的石碑让它驮个千儿八百年的，可以说是纹丝不动；二儿子性好望，古代高高的建筑物屋角上的兽头就是它；三儿子平生爱鸣，钟上的兽纽就是它的遗像；四儿子好险，大殿的屋角下都有它的身影；五儿子是个音乐爱好者，人们常常把它刻到二胡的琴头上作为装饰；六儿子性好水，那就让它立在桥柱旁边或者当作出水口；老七呢平生好杀，就让它呆在刀把子上吧；老八喜好烟火，寺庙里的大香炉上总少不了它；最小的老九也不简单，形似螺蚌性好闭，于是乎量材使用，让它口中衔环，钉到了大门上。

中国人看中龙，于是，各种事物都要和龙拉上点关系。有人统计说，光是带龙字的地名即有 700 多处。这个数字显然是太保守了，龙江、龙山、龙泉、龙潭、龙洞、龙桥，几乎每个省区都有。衣有龙袍、龙冠，食有龙虾、龙眼，建筑有龙宫、龙亭，行有龙舟、龙车，动物有龙马、龙蚤，植物有龙葵、龙舌兰、龙须草、龙须菜、龙柏、龙爪槐，得意的女婿叫乘龙，

功名成就叫登龙门，水车叫龙骨水车，吊车有龙门吊，连讲故事都被称为摆龙门阵……

甲骨文字中，龙字的写法就有几十种之多。

行了，该说说凤了。与龙一样，凤是我们最熟悉也是最难弄懂的一种神鸟。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生活中的鸟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她不像龙那样属于纯粹的想象。雉鸡、孔雀等鸟类似乎都含有凤的身影。凤，即凤凰。《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说：“有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同样在《山海经》上有这样的记载：“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古代人想象中的凤凰是这样的：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

按照《尔雅》的记载，凤又叫做鷩。龙乘云，凤乘风，故谓之鷩。鷩，即为燕。燕色玄，故称玄鸟。《诗经》里的《玄鸟》篇我们并不陌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我们讲过这个美丽的故事：有娥氏之女简狄误食玄鸟之卵，以至怀孕生下商族人的祖先契。在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中，对凤凰有着生动的刻画。《楚辞·思美人》云：“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楚辞·离骚》又云：“凤凰既受胎兮，恐高辛之先我。”郭沫若先生在《屈原赋今译》中说：“玄鸟致诒即凤凰受胎。受、授者，诒，胎通，知古代传说之玄鸟实是凤凰也。”闻一多《离骚解诂》也认为：“彼言玄鸟致诒，而此言凤凰受胎，是凤凰即玄鸟也。”因此，他认为，商族以玄鸟为图腾，也即以凤凰为图腾。看来，凤凰是由玄鸟演化而成的。

有文献记载说，凤多生中原之南楚地也。《本草纲目》说：“凤，南方之朱鸟也。”荆楚后裔大都相信，凤与他们的

祖先有着某种亲缘关系。他们钟爱凤，就像钟爱自己的民族一样。在出土的古楚国文物中，凤的图案特别的多。古城江陵曾出土一件绣罗锦衣，上绣一幅生动的图画：一只凤勇敢地与二龙一虎搏斗。传说中吴越人的图腾是龙，而巴蜀人的图腾是虎。此图象征楚人力挫吴越与巴蜀，一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辉煌。

在甲骨文中，凤和风是通用的。她的形象就是一只有冠、长羽、卷尾的鸟形。从《诗经》上的有凤来仪、凤凰于飞，到孔子的凤鸟不至，以至后世的鸾鸟凤凰、吹箫引凤、凤穿牡丹、丹凤朝阳，百鸟朝凤，人们赋予了凤以光明、幸福、爱情和美好。

说到这里，我们想起了著名的妇好墓。在商代这位王后的墓葬中，我们惊异地同时发现了雕刻精美的神物——龙与凤。这对龙凤造型优美、对称，修长的体态稍微弯曲。龙凤似腾空而起，相戏相谐，余味无穷。

民间赋予了龙与凤许多的吉祥语：龙飞凤舞、龙凤呈祥……

龙文化，凤文化，龙凤文化实际上是相通的。被称为“东方神秘主义巨著的《易经》，其基本原理即为一阴一阳的二元论。另一方面，《易经》的太极理论又是阴阳相互融合的。

“易有两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太极所生成的六十四卦符号系统和框架结构，成为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这个模式以包容、扩大为基本特征。这也说明了我们伟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包容性。

书法艺术的源头活水

书法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菁华之一。以汉语言文字为基础的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一种艺术门类，在西方，仅仅只有美术字而已。书法艺术之博大精深，几乎可以涵盖中华文化的全部。除了执笔、用笔、点画、结构、分布等技巧外，书法艺术更讲究的是它的意境美。如同中国画一样，这种意境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从秦始皇命李斯统一文字，把各家文字厘定为小篆之后，中国的书法开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书法历经演变，形成了以真、草、隶、篆为主流的法体。此后，我国出现了多少书法大家，以欧、颜、柳、赵为代表的各大流派，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无论欧、颜、柳、赵，还是颠张狂素，都不如我们今人幸运——我们今天得以欣赏到由最古老的甲骨文而演化出的最年轻的甲骨文书法。

要说甲骨文书法，其实可以包括两个阶段。其一即为殷商时期；其二就是发现甲骨文之后的百年。王家俊、郭胜强两位先生在《浅论殷墟甲骨文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文中说道：甲骨文不仅对中国的文字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它亦可谓后世书法契刻艺术的鼻祖。中国汉字由于受时代、地区、用

途、工具、方法和写刻者不同等条件的限制，形状变化复杂多样，其流变又往往体现在书写风格和契刻艺术上。在由篆、隶、草发展成为现行楷书的过程中，甲骨文首当其冲，其后文字书法契刻才渐次进步。无论是武丁时期雄伟整齐的甲骨文契刻，还是帝乙时代细如黍米的文字，其书法艺术上，以笔画的肥瘦、结构的疏密、转折的方圆、位置的高下，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和谐的美。

在殷墟的发掘中，还发现了甲骨之上有毛笔书写的痕迹，以及色彩艳丽的填墨填朱的甲骨文书法。有些甲骨文是先用毛笔写上然后再刻写的。这说明，至少在当时，甲骨文就已经产生让人赏心悦目的书法功能了。虽然，此后的 3000 多年中，甲骨文湮没以致不再流行，然而，后世的书法，在诸多方面受到了甲骨文的影响，如春秋以后所谓的薤叶篆、垂露篆、蝌蚪书、鸟虫书、玉筋篆等。

由于甲骨文是用铜刀、玉刀契刻的，也有人称之为“刀笔文字”。甲骨文以直线居多，故而显现出它的雄浑豪放。即便是殷商各个时期的甲骨文字风格迥异，其细小秀丽者亦可谓锋芒毕露。由是说来，殷商甲骨文又是后世契刻艺术之源泉。周人之铜器铭刻、春秋铭辞、战国之竹木玺印……无不以甲骨文为源头。

1899 年，甲骨文字在湮没于地下 3000 多年以后，得以重见天光。我们欣喜地注意到，早年搜求甲骨文者亦大都是书法大家。王懿荣精于金石、版本、书法，山东王懿荣纪念馆内还收藏有他的许多墨宝。王襄、孟广慧、刘铁云、罗振玉等皆为著名的书家。罗振玉第一次见到甲骨文字，就惊呼：“此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者也！”中年之后的罗振玉

摹写甲骨文十分用心。他在日本期间，研究甲骨文兴致正浓，甚至把甲骨文写作方块字。甲骨文发现伊始，早年的甲骨学家们大都浸淫于文字的考释，未及注意到甲骨文的书法价值。罗振玉则可谓先知先觉。1921年春，他从日本回国，寓居天津。闲暇时即用甲骨文字撰写对联，三个晚上即撰成对联百副。说起此事，罗振玉写到：“昨小憩尘劳，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成偶语，三日夕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辞之工拙非所计也。”当年，罗振玉先生首次用甲骨文书写楹联，从集字成联，到集联成册，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开创了现代甲骨文书法的新时期。其后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集甲骨文字为楹联。1927年，罗振玉将自己和其他三人作品集为《殷墟文字楹联汇编》出版，共收400余联，四言、五言、六言至十言不等。另一大家董作宾先生也在殷墟发掘报告里呼吁：要广开甲骨文研究的路子，他提出了甲骨文研究之扩大的若干途径，其中也包括甲骨文书法的研究与利用。

然而，直到80年代之后，我国书坛才再度勃发。各路书家，竞相墨海泛舟，祖国传统艺术之菁华梅开二度，甲骨文书法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迅速得到广大书家的青睐。1984年10月，甲骨文之乡的安阳首开记录，举办了国内外书家参加的大型的殷墟笔会。两年之后的1986年9月，“安阳殷墟笔会出土甲骨文物展”东渡扶桑，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引起轰动。1985年，吉林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了罗振玉的《集殷墟文字楹帖》，为甲骨书潮推波助澜。其后，不仅安阳，江苏等地也举办了或海峡两岸、或国内的甲骨文书展，甲骨文书法活动进入辉煌时期。

在我国书坛，长期以来就有“书画同源”“书画相通”之

说。综观甲骨文字，已经具备了“六书”的造字方法，其中尤以象形、会意、形声为最。据专家研究，各国的文字初始时大都为象形文字，国外也有学者称之为“图画文字”。甲骨文中，惟妙惟肖的象形文字，略一指点，今人即可辨识。与后世的文字书写方法比较起来，甲骨文无疑更具灵气。由于它是刀笔文字，运刀的冲、切、摆、舞、提、挑，无不显出早期书家的豪爽大气来。虽然，甲骨之上也有先书后刻的文例，然而，刀笔字法的神韵远非毛笔所能比拟。我们曾经看到过一块刻有六十甲子的甲骨，有学者推断是为初学者练习所用。这块甲骨之上，六十甲子排列整齐，无论章法、字法、刀法都十分精当，可谓早期甲骨文书法之上品！

著名甲骨学家王宇信先生在他的《甲骨学通论》一书中写到：书法是一种综合艺术。甲骨书法家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要有一定的甲骨学基础，要参见和临摹一些甲骨拓本。他提出甲骨文书法要合情、合理。合情，即符合甲骨文当时之情。学者们把甲骨文分为五期，各个时期的字形、书体各具特点，要严格把握；合理，即甲骨文书法要神似，体现出真正的甲骨文韵味来。王宇信先生还强调，由于甲骨文数量有限，万不得已时，“借”字“造”字都要适当。

著名书家焦智勤先生曾长期致力于甲骨文书法的研究与实践，他认为：作为记录语言的交际工具，汉字从诞生之时，也同时创造了书法艺术。他在研究了殷墟朱书墨书文字后指出，正是毛笔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殷墟朱书墨书文字是与其实用为基础的，笔法尚未成为主要的审美内容。这些自然形态的文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吸取营养，使毛笔书写的书法逐渐丰富

起来，这种融合丰富了书法艺术本身。殷墟甲骨文字的墨迹已经树立起书法从形成技巧到艺术风格的基本规范。

书家在论述甲骨文之书法美的时候，从诸多方面研究了甲骨书艺的美学特征。从视觉艺术的角度看，甲骨文书法以点与线、面与形以及它的灵活的结构变形，构成了视觉美的基本要素。甲骨文书家普遍认为，甲骨文的书写，要注意把握其笔画的变化、字型的变化、结构的变化。甲骨文的笔画直而不折，古朴直率；字型变化随意，自然天成；无论章法字法，其结构都灵活多样，洒脱而疏朗。

当然，甲骨文书法发展到今天，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流派，诸如追求画意、追求写意、追求现代等等。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一味地去追求新、奇、怪，追求别人看不懂，追求个人内心世界的宣泄，也就失去甲骨文书法的艺术之美了。

金石之路与丝绸之路

我们知道，丝绸之路是古代横贯亚欧的一条交通要道。它东起中国的渭水流域，向西通过河西走廊、新疆西行，过葱岭、经大月氏，直达地中海东岸，并转罗马等地。自公元前二世纪开始的千余年里，中国的丝和丝织品由此西运，促进了中国与西亚乃至欧洲各地的贸易往来。成为中世纪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黄金之路。或许读者还不了解，比这还要早 1200 多年的商代，就已经有一条绵延数千公里的金石之路啦！

1949 年 5 月 6 日，随着人民解放军攻城的隆隆炮声，安阳这座有着 3000 多年辉煌历史的古城获得了新生。新中国的诞生使殷墟的发掘、研究、保护、利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1950 年春，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就随之恢复了。

1950 年 4 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来以郭宝钧为首的工作队，开始了新中国的首次殷墟发掘。著名的武官村大墓虽然屡经盗掘，仍出土各类文物数百件。在这座被编号为 WKGM1 的规模宏大的商代大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制作非常精美的虎纹石磬。石磬之上镂刻着一只造型乖巧的卧虎。这件石磬音频准确，制作技巧娴熟。从中，我们不难想象商代宫廷祭祀的恢弘场面。土阶茅茨的宫廷里，和着袅袅清烟，伴以黄钟

大吕，舞女们踏着轻盈的舞步，国王与大臣们对饮着清醇的美酒，好一副盛世太平的美景。

1973年9月下旬，在殷墟小屯村北700米的洹水南岸，又发现一枚虎纹石磬。此磬全长88厘米，高28厘米，厚4.2—4.6厘米。磬上部有一对钻而成的小孔，可以悬挂。石磬的制作异常精巧。磬的整体很像一个鸟头的纵剖面形状，两面都刻有虎形纹。虎头张口作咆哮状，鱼形尾，前后肢间饰有两卷曲成圆形的蚕纹。图案造型栩栩如生，线条流畅而优美。经实验测试，石磬至今音调清婉，堪称商代乐器中的精品。双鸟饕餮纹鼓、崇阳铜鼓、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大理石石磬等都是商代乐器的代表。1957年，通过对殷钟的研究发现，商代已有一定音程关系的组合。而不是偶然的组合。这三音组可以奏成曲调。商代已有了半音观念，并且已经有了固定音高和十二音律体系。中央民族研究所曾使用武官村出土的虎纹大石磬敲奏过乐曲《东方红》呢！

配合着国家的基本建设，殷墟的发掘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安阳考古工作队，翌年，工作站正式成立。1961年，殷墟被列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出了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殷墟外围区，面积约24平方公里。殷墟的发掘更为有序地展开。

在当今靠近安钢大道的一个被称为苗圃北地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铸铜遗址。我们知道，铸铜、制陶和制骨，是商代已经形成规模的三大手工业。在这个铸铜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布局合理的生产区与居住区，还发现了大量的坩埚碎片、熔炉残壁、浇注用的陶范、陶模等。特别是被民间称为“将军

盔”的大口尖底的坩埚，这种坩埚一次可以熔化青铜十多公斤。我们由此可以想见，3000多年前的火红的铸铜场面。入夜，数以百计的工匠还在忙碌着。他们之中，有的人在鼓风冶炼，有的人整修陶范，有的人抬着坩埚在熔炉和浇注场地之间奔跑，而有的人则和着铿锵的节奏，操着牛尾，赤着光脚，围着即将成功的大鼎在拼命地唱着、跳着，他们相信，只有这样，即将成功的大鼎才能有神气。

青铜的生产，已经要求有很高的炉温、严密而科学的配方、协调统一的生产调度以及精巧的模范制作等。说到模范，我们今天似乎并不陌生。大多数人会以为，所谓“模范”，就是先进工作者，就是大家学习的样板。其实，“模范”一词的本意并非如此。“模”与“范”是一阴一阳相互配合的两种工具。我们用黏土比照一个器物的样子作出来，这就是“模”，也就是说，“模”和原物是一样的，是比葫芦画瓢的。而“范”则相反，是在“模”的基础之上又翻出来的一个“模子”。如果把黏土压到“范”里，就会产生一个与“模”一样的器物来。那么，如果把熔炼好的青铜液倒进“范”里，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惟妙惟肖的青铜器物。由于“模”与“范”必须连着使用，时间长了，人们说话时就把他们结合到一起了，就像我们前边说到的“鼓舞”一样。据研究，仅仅是铸造一只青铜酒爵，就要使用16块“范”。我们的先民们不仅在“范”上面刻下了精美的纹饰，还把黏土作成的“范”用火烧一烧，以增强它们的坚硬程度。

据专家们研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数量特别多，据说已达万件以上。不仅如此，殷商青铜器的冶炼配方已经非常合理，与今天经过科学的计算而得出的配方极为接近。他们要把锡与

铅熔化到青铜里，以增强它的硬度，降低它的熔点。尤其令人们惊讶的是，学者们经过考证，发现当时这里冶炼青铜的主要原料，即富铜矿和青铜配方里的锡矿与铅矿，并不在殷墟的王畿之内，竟然远在湖南湖北或者更远的地方。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商王朝疆域的辽阔。在出土的大量器物中，有礼器、兵器、工具、饰品等。除了著名的司母戊鼎这种巨大的礼器之外，还有造型各异的许多生活用品。它们美观而实用，每一件都堪称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一件件青铜器，凝结了当时多少工匠的心血。以致 3000 多年后的今天的冶金学家、工艺美术家们都还为之击节三叹！

青铜冶炼需要有铜矿石、锡矿石和铅矿石。凭我们的想象，殷墟应该发现许多矿石的。然而，在殷墟的发掘中，在铸铜遗址上并没有发现大量的矿石。有学者推测，当时的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在矿石的产地就进行冶炼的粗加工，然后，把加工过的粗铜、粗锡、粗铅运到这里，再进行配比熔炼。当时的铜矿很可能采自河南、河北甚至江西一带。不过，锡的矿藏则主要在南方。有开采价值的锡矿在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等地。虽然，有些距离安阳更近的地方也有锡矿，但是，这些贫矿直到今天也不具备开采价值，更不用说 3000 多年前的商代了。所以，学者们肯定地说：商代的锡是从南方采炼所得。因此，也有学者推测，商代频繁战争，是否也与争夺矿产资源有关呢？

在安阳市博物馆的殷墟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带釉陶器和白陶在内的商代陶器。实际上，在殷墟范围内发现的制陶遗址非常之多。中国是陶瓷的故乡。商代就有的釉陶就是瓷器的前身。商代的白陶代表了当时制陶的最高水平。白陶要求烧制温度要达到千度以上，以致它们的质地非常坚硬。白陶礼器

与青铜器之间有许多相仿之处，也刻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以及人体纹等。珍贵的白陶色泽洁白、制作细腻、纹饰华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殷墟的骨器作坊遍及洹水两岸，当年作坊里留下的骨器证明，工匠们已经在使用刀子、锯子等工具。骨器里有大量的妇女头戴的笄，其上镂刻有很细腻而生动的花纹。阳光丽日之下，商王国都城的贵族妇女们头戴争奇斗艳的各种装饰品，项颈上佩着表示财富的贝壳，信步徜徉在街巷之间，可谓竞显风流！

商代的石器与玉器亦可谓琳琅满目。一只小小的石纺轮，把我们带回到遥远的史前文化时代。一拨女人围坐在一起，手里捏着刚刚劈好的皮麻，灵巧的手不时地拨动着纺轮，一条细细的麻线从她们愉快的歌声中流出。用这细细的麻线可以加工成鱼网、衣服或是其他的生活用品。这种堪称是最原始的纺织工艺，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在充满乡情的静谧的山村里，从商代就已有的原始纺织不还在老太太手上旋转吗？不过，今天，她们或许只是把它作为生活的一种调剂罢了。

从令人震惊的著名的妇好墓中，仅精美的玉器就出土了590件之多。这些飞禽、走兽、神鸟、人像姿态各具，令人爱不释手。学者们已经认定，殷墟出土的玉器，其原料大都来源于河南南阳、辽宁岫岩甚至新疆的和田！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设想，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有一条通往新疆和湖南的“金石之路”了，通过这条金石之路，冶炼青铜需要的矿石甚至已经粗加工的铜等金属和加工玉器的原料，才得以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东方王国的首都——安阳。这可是要比开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的“丝绸之路”早1200多年哪！

骇人听闻的杀殉坑

我们知道，殷商王朝国都的规划建设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的。当初盘庚迁殷之时，整个城市就已经作了统一的设计，比如宫殿宗庙区、王陵区、手工业作坊区等。与小屯村宫殿宗庙区隔河相望王陵区，在洹北西北冈、侯家庄、武官村一带。当年这一带进行科学发掘时，先后发掘出十多座殷王大墓。

王陵区分东西两个区。西区有 8 座大墓及少量小墓；东区有 5 座大墓和数以千计的小墓葬。这里的 13 座大墓是商王或王室贵族的墓葬，小墓则是大墓的陪葬或殉葬。这座建于殷商时代的王陵，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王陵。它比北京的明十三陵要早将近 3000 年！

在殷王陵区出土过几个知名的大墓，现仅以武官村大墓为例。

1950 年春，武官村北地发掘出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这座大墓有两个墓道，呈“中”字形，墓室南北长 14 米，东西宽 12 米，深 7.2 米。此墓历史上亦多次被盗，椁木已损坏无余。椁的外边，还依稀可以看见当年雕花涂朱的精制的仪仗。除了各种青铜金石殉葬遗物外，殉人和殉牲也令人惊叹：与墓主人同穴者有人头 34 个，身首完全的人骨架 45 副，犬、猴、

鹿等动物骨架 59 架。主持发掘工作的郭宝钧先生不无幽默地写道：此墓“墓顶上有拱卫，腰坑下面有埋伏，一边有侍从，一边有姬妾，前后有警卫，有犬马，中间土周于椁，椁周于棺，棺周于衣，衣周于身，珠玉珍宝，充塞其间，当日统治者为死者谋，可谓无微不至了！”

武官村大墓中还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文物。青白色的大理石琢成的虎纹大石磬，长达 84 厘米，宽 42 厘米，厚 2.5 厘米。石磬之上雕刻着一只雄健有力的猛虎，猛虎张口欲吞，线条刚劲而柔和，其造型令人过目不忘。微微敲击这只虎纹大石磬，它发出的音韵悠扬清越，略带铜声。这件虎纹石磬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最完整的一件乐器。武官村大墓还出土了一把碧玉刻刀，这把刻刀精美异常，全长 9.1 厘米，刀刃部分长 3.3 厘米，整个刻刀颜色碧绿，玉质晶莹，造型好似现代的钢笔，可以系佩。显然，它是仿照当时契刻的刀笔制造的。

我们已经知道的出土青铜器之冠的司母戊鼎也是在王陵区发现的。

驱车北行，在殷王陵区的东部，远远可见一座略带古风的大型保护房，这就是有名的殷陵馆。

殷陵馆是一座类似西安半坡展览馆的大型原地保护房，其中展览着商代后期杀人祭祀祖先的祭祀坑遗址。遗址东西长 450 米，南北宽 250 米。在已经清理出的 191 个祭祀坑中，发现杀殉奴隶 1178 个，以及相当数量的象、马、猪、狗、鹰等飞禽走兽。

在王陵区的东侧，有一片大规模的祭祀坑，面积达几万平方米。武官村大墓东南的祭祀坑有 4 排 17 座，每座祭祀坑里都埋葬有 10 个被砍了头的奴隶。一边的乱葬坑里，还埋有 50

多具无头的尸骨。杀殉的人，多为青壮年，二三十岁居多，甚至包括妇女与儿童。不少死者是砍断肢体凌乱地扔进坑中的。有的上肢骨或下肢骨被砍，还有的似腰斩状。专家们分析说，这些大都是成年奴隶被处死后扔进坑中的。在这些祭祀坑中，少年儿童或者幼儿则都是被活埋的。有的活埋时拼命挣扎，于是，还有的是事先捆绑住的……

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大量的这种祭祀。仅从甲骨卜辞分析，有记载的人祭，就将近 15000 人。其中，还不包括 1000 多条未记人数的甲骨卜辞。森森白骨向我们昭示：商王朝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除了王公贵族平民以外，奴隶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已。

正确看待殷纣王

要说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王帝辛，我们不妨先来听一听毛泽东同志是如何评价他的。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历史。他没有把帝辛像一般人那样评价为“昏庸无道的暴君”，而称赞他是“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毛泽东说：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役，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一个王朝的兴衰，作为统治者的国王，无疑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然而，整个王朝的发展走势，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国王在位期间形成的。在商代存在的六百多年中，国家经历了几次兴衰。单就盘庚迁殷之后，国力也起伏过好几次。当年盘庚迁殷带来的兴盛，仅仅维持了几十年而已。到了武丁时期，经过整饬的商王朝达到了空前的辉煌。武丁在位 59 年而亡，武丁之子祖甲即位。他是个淫乱之君，商朝再次走上了下坡路。

到了武乙当政，这位国王倒是一个无神论者。《殷本纪》里有个故事叫“革囊射天”。说是武乙不信神，他让人用木棍钉成架子，又糊上泥巴，做了两个木偶，说它们就是天神。然后，武乙操起武器与之搏斗，把木偶打了个稀巴烂。他又命工匠做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革囊，里面装上血，悬挂在天空中。为了表示不信神，武乙举起弓箭，仰天而射，结果，天上滴滴沥沥流下了血迹。武乙大喜，以为战胜了天神。

在上古社会里，武乙不信神，实属难能可贵。然而，武乙之不信神，比起后世皇帝中或喜作木工、或精于建筑、或醉心书法者，对于当时社会的发展来说，实在是谈不到有什么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他们只是社会上一个普通之人罢了。他们也有自己的志趣爱好，但未必懂得治理江山。爱德华八世不也是只爱美人，不爱江山吗？中外古今，概莫能外。武乙暴亡之后，人们不但没有记起他的“革囊射天”，反而说他是由于怠慢了天神而获罪的。

此后，殷商王朝“一蟹不如一蟹”，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下坡路，成为一个徒有虚名的空壳壳。这个空壳壳的主人，就是纣王帝辛。

按照《史记》上的记载：“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可见，殷纣王并不是一个平庸无能之辈。但是，正是他自恃才智，因而造成了他不听臣下意见，独断专行，好酒淫乐，偏听妲己之言。为了供自己无度的消费，他就增加赋税，加紧盘剥搜刮人民，以至于众叛亲离。造成这种局面，纣王不仅不思过改正，反而将错就错，滥用酷刑，滥杀无辜。王公大臣，谁敢进谏，他一律视为谋反。

于是，纣王听信小人谗言，囚西伯于羑里，杀比干于朝歌，剩下的人一看，只好一个个装聋作哑，避而远之。

纣王从心里特别害怕周族人的领袖西伯昌，怕他们的力量强大了以后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就把西伯昌囚禁在羑里这个地方。羑里在今安阳市区南十多公里处，当时属于商王朝的京畿地区。囚禁在离自己不远不近的地方，纣王觉得放心一点了。

西伯昌，本名姬昌，后人尊为周文王。他被囚禁在羑里达7年之久。羑里城堡森严，古柏参天，在凸出平地五六米的高台之上又修筑了高墙，并配以重兵把守。胸怀大略的西伯昌面对这一切，表面上一律漠然处之。他把传世的伏羲八卦重新排列，又结合天地人间事物变化的规律，演义成了八八六十四卦，即著名的《易经》。这部集上古人类科技人文成就为一体的巨著，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经邦济世的群经之首，被西方社会称为“东方神秘主义的经典”。

纣王不时地派人到羑里打听西伯昌的情况，若有什么动静，就准备就地正法。看守西伯昌的小官吏见他每天只是写写画画的，也就如实汇报了。纣王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他并不认为西伯昌“谋反”之心已经泯灭，就想出了一个恶毒的计谋。他命人把西伯昌的儿子伯邑考给杀了，剁成肉泥，包成包子，作成肉汤给西伯昌吃。世人都说西伯昌是个圣人，他倒要看看西伯昌是不是真正的圣人。西伯昌强忍悲愤，以周族人的大业为重，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吃了包子，喝了肉汤，躲过看守人，他都吐到了羑里城北面的土地里，用土掩埋了起来。后世称之为“吐儿冢”。

周族人为了营救西伯昌，就搜罗美女和宝贝，打通关节晋

献给殷纣王。殷纣王见西伯昌软弱无能的样子，就释放了他。西伯昌获释之后励精图治，周族人终于强大起来。到了西伯昌的儿子周武王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俱备，牧野一战，殷纣王自焚鹿台。自此改朝换代，中国进入了三代中的周朝，这是后话。

《尚书》中有一篇著名的文章《酒诰》，就是周初严格禁酒的命令。《酒诰》把商王朝的灭亡归结到殷纣王的荒淫无度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酒的沉湎。商代人之好酒，单从酒具上即可略见一斑。在著名的妇好墓中，出土礼器的四分之三为酒器。即使在平民墓中，也大都有酒器出土，哪怕是陶制的爵、觚等。由于殷纣王带头酗酒，朝中百官一个个都善于牛饮，商代后期的饮酒之风已成弥漫之势，举国上下简直就是一只大酒缸！根据《史记》记载：殷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多么奢侈腐化的生活！如此淫乐，朝政岂有不废之理！

为了掩盖朝政的矛盾，转移老百姓的视线，殷纣王就穷兵黩武，大肆征战周围方国。东夷是位于今天山东、安徽、江苏一带的商朝东南方面较为强大的方国，当时称为人方。对东夷的战争，牵制了商国极大的兵力，实力损耗严重。一直静待时机的周武王一看机会到了，挥师朝歌之郊的牧野，欲与纣王一决胜负。刚刚征讨东夷回师的殷纣王正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人困马乏，加之又带着征讨得来的累赘的战利品——大量的俘虏和物品，只好于仓促之中草草应战。

《史记·周本纪》上说：“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试

想，刚刚抓来的俘虏早已疲惫不堪，哪有心情去为殷纣王征战！当时的牧野战场可谓壮观：“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决战一开始，武王之师势如破竹，纣王之军前徒倒戈……大势已去的殷纣王逃往昔日他与妲己饮酒作乐的鹿台之上，自焚而死。

呜呼！本是才华一身的帝王，反倒落下一个千古骂名！

写到这里，笔者倒是想起了另一个话题，那就是所谓的为古人翻案。先哲曾云：忌用“最”字论古人。古今中外，帝王也是普通之人。既是普通之人，其必有喜怒哀乐，也自然有功过是非。再者，历史总是后人写的，见智见仁，各有所得。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一棍子打死的“脸谱化”和凡事都得“盖棺论定”的印痕太深太深了……

古都安阳建城 3316 年？

记得前几年，历史文化名城的苏州曾经大张旗鼓地纪念建城 2500 周年。笔者对吴越历史知之甚少，自然无有发言权。然而，世居的安阳建城是在哪一年？盘庚先生是哪一年率领军民迁到北蒙的？我们却总是言辞闪烁，理不屈而“词穷”矣！

那么读者会问：不是说盘庚迁殷，传 8 代 12 王 273 年，“更不徙都”吗？是的。但是要问：盘庚是哪一年迁都安阳的？为此，古今的历史学家争论了几百年。直到近年来，各路方家一共推出 44 个答案，上下相差竟达一个多世纪！呜呼，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安阳，连自己的“岁数”也搞不清，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儿。

放开来说，这种遗憾并非是古城安阳一家独有的。这是由于中国上古的历史纪年含混不清而造成的。

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知道，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中国又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世界著名的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博士曾经公开声明皈依中国文化，这是他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伴他来华的坦普勒先生写过一部书，名为《中国——发现与发明之邦》。书中有一段话，标题

为“西方欠中国之债”。作者认为，当代世界文明是由中国历史文明和欧洲文明综合而成。而欧洲的农业、造船、采油、多级火箭、大炮、降落伞、造酒、造纸、印刷、象棋、蒸汽机原理、天文学、十进制数学、算盘等等，都是文艺复兴以来从中国进口的。

特别值得我们自豪的是，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不同，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战乱、暴政、外族入侵、水旱灾疫，都未能阻止她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然而，许多年来，不仅外国的历史学家、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写了一篇震撼人心的文章《走出疑古时代》。李学勤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大声疾呼：“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比较，我国史学界对秦前的系统研究不足！”自司马迁以来，最大的缺憾就是未建立三代纪年，没有正式公布过西周共和元年（前 841 年）以前的纪年参考体系。于是，日本人有《尧舜禹抹杀论》；西方有人说，中国的历史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开始的；英人罗伯兹说，中国只有公元前 8 世纪以后的纪年，没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样的纪年表。美国人斯塔尔在编著《世界史》时说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商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的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炼铁技术是 1000 年后从西方传入的。

不要说外国人，我们自己不也是一盆糨糊吗？让我们来看几本最可靠的典籍是怎么记载的：▲《辞海》后附的中国历史纪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中国通史》把五帝、夏列为传说，夏、商年代后面画上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古代史》上“前 21 世纪”为“禹传子启，夏朝建立”，“前 17 世纪”标为“商汤灭夏，商朝建立”。

莫说今人疑古，我们的老祖宗压根儿就底气不足。唐朝张守节认为，中华文明应从黄帝开始，他把黄帝元年定为公元前2510年；孙中山先生把黄帝纪年改为“法定”纪年，黄帝纪年从公元前2698年开始；而江苏则采用了自己的纪年，比“法定”晚了207年；另有史学家计算，得出一个比“法定”早13年的纪年来……你算我也算，上下相差竟然达到了三四百年之多！这可是一个国家的纪年哪，不是打扑克。

其实，上古的历史，没有哪个国家是一盆清水的。四大文明古国中，惟有中国的延续性最强。然而，其他国家很早就动手解决这个问题了。就说埃及吧，它的历史早已湮没了，今天的埃及人，并不是金字塔和法老的后代。公元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才发现了罗塞塔上的象形文字。其后，法国、英国、德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花费了巨大的努力，于1822年破译了象形文字。又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埃及古代历史的断代问题才基本解决：粗估了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700年的历史。然后，计算出了孟菲斯时代、赫利波利斯时代等。他们依据的是天文学的古文献记录。古巴比伦王国留下的天书一般的泥版文字，直到19世纪中叶才被识译，借助天文学，他们解决了古巴比伦王国阿卡德（公元前2378年至公元前2371年）以后的精确纪年。巴比伦第一王朝第十个王的在位时间是天文学家根据金星的文献记录算出来的。

罗罗嗦嗦说了这么多，其实一句话就可以归结：那就是中国上古历史纪年缺乏一个大家认可的标准的参照系。

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国上古的历史要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中华民族要以令人信服的历史纪年挺胸抬头面向世界，让我们以准确的纪年屹立于世界文明古国之列！1996

年 3 月，中国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并列为“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重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渊邃浩瀚，是长远的研究对象。“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点，就是解决当前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三代纪年问题，即夏、商、周的准确纪年。

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由勃兴到繁盛的形成时期，也是我国文化底蕴的奠定时期，这一时期的文明成果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然而，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迄今没有完整可据的年代学标尺。“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相结合解决三代纪年问题的大型研究项目，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科学等学科。工程的目标，就是建立夏代和商代前期的年代框架，复原商代后期和公元前 841 年以前的西周各王年代。那么，对于殷商时期来讲，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为盘庚迁殷定下准确的时间——安阳古城的年龄不就明白了？

当然，断代的研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科学家们使用了最新的、传统的多学科测定方法。我们知道，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的关于天象的记载，比如日食、月蚀等。我们今天用最科学的方法，可以计算出包括以前和今后的日食月蚀等发生的准确时间。那么，拿这两个时间进行对比，就可以找出比较准确的时间来。

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曾经记载了一次非常难得的天象——天再旦。什么是天再旦呢？就是某一日凌晨，天刚刚放亮，就又黑了下來。不一会儿，天才会渐渐又亮起来。所谓“再旦”，即第二次早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特殊的天象呢？原来，这是

天刚刚亮了之后，恰好此时又发生了日全食，太阳被挡住了，于是，天又黑了下來。日全食过后，天“第二次”亮了。表面上看起来，天好象亮了两次，便记载为“天再旦”。用现代科技计算出天再旦发生的时间，去比较历史记载，不是也可以增加信史的准确性吗？其他方法还有：碳-14测定、加速器质谱仪、穆斯堡尔谱、中子活化、热释光、古地磁、氧同位素比等。

一部刚刚出版的16开本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厚达将近700页，全书110万字！这部巨著试图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牧野大战武王灭纣是在哪一年。这本书里记载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部分成果。

经过数百位科学家多年的努力，令人欣喜的消息一个个传来：1998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获重要进展。该文章说：由天文学家进行推算，判定商王武丁在位的大致年代应在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之间。专家们经碳-14测定，已可推定武王伐纣之年应在公元前1050年至1020年之间。

1999年3月5日，新华社电传国内外，称“夏商周断代工程”喜获重大进展。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等独辟蹊径，成功再现了3000多年前武王讨伐商纣的日程表。根据这份重建的日程表，我们可以知道：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武王的军队开始出发；公元前1044年1月3日，武王的军队渡过孟津；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牧野之战，即武王军队与商朝军队决战获胜之日。

牧野大战武王灭纣之日，就是商代灭亡之日。又根据《竹书记年》记载：自盘庚迁殷，传8代12王，273年更不徙都。

那么，商代灭亡之年加上安阳作都的 273 年，不就是盘庚迁殷安阳始为都城的时间了吗？如果上面所说牧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 1044 年属实的话，安阳建都的时间就是 $1044 + 273 = 1317$ 即盘庚迁殷安阳始为都城在公元前 1317 年。到此书出版、甲骨文发现 100 周年的 1999 年为止， $1317 + 1999 = 3316$ 安阳建都至今已经 3316 年啦！

当然，这个结果还有待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认定并向全世界公布。公布时间就在 1999 年 9 月，的的确确指日可待了，就让我们静候这一悬案公布“谜底”时刻的到来吧！

美洲是殷商人发现的

在一部由美国人威尔·杜兰编著的最新版本的《世界文明史》上，记载着这么一段历史：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带着一封写给中国可汗的书信，驾驶着他的旗舰圣玛利亚号、品达号与妮娜号，带着88个人，备足了一年的口粮，驶离了帕洛斯港。哥伦布希望抵达之地是中国，而不是印度。

33天焦虑地过去了……

10月9日，品达号与妮娜号的船长登上了旗舰，请求立即回航到西班牙。哥伦布答应：除非三天之内，看到陆地，否则悉听尊意。

10月11日，他们从海洋上拖上一根开有花朵的绿树枝……翌晨两点，在近乎满月的夜晚里，妮娜号的守望者终于喊出了：土地！土地！

原来，这里并不是他们梦寐以求遍地黄金的中国，而只是来到了马哈尔群岛。

……

1502年5月9日，哥伦布开始他的第四次航行。

他先后抵达洪都拉斯、尼加拉瓜与哥斯达黎加的海岸。12月5日开始，他们经历了一场为时9天的前所未见的包括龙卷风在内的暴风雨。就在这年年底，哥伦布在巴拿马的一个小小的港口里，庆祝圣诞节与新年。

哥伦布没有发现中国，他们以为那就是印度。于是称当地人为“印第安人”。

这就是威尔·杜兰笔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一个场景。如果我要告诉读者：中国人发现美洲大陆比哥伦布还要早2500多年，您一定会惊讶得合不拢嘴！您不妨先合上嘴巴，听我细细道来。

1996年7月2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墨西哥文化本是同根？》。文章的第一句就问：“墨西哥古历阿斯台克太阳历就是中国的原始八卦图吗？”中国的《易经》是周文王根据伏羲的先天易发展而来的。但此前的原始八卦、原始八卦历，在中国早已失传。学者王大有认为，中国失传的那部《易经》，极有可能就是阿斯台克太阳历。中国与古墨西哥文化具有整体、序列、共时、历时特殊指向的同一性。他们在考察中发现，龙凤文化、太极八卦文化、五方五行五音五色五气文化都浓缩在墨西哥国宝阿斯台克太阳历中，其间显示出鲜明的中华本土文化的基因。甚至，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乐器阳坝、排箫、螺号、人骨笛与中国的古羌人、西藏人的乐器功能相同，而且在五声音阶和五声调式上也与中国的宫、商、角、徵、羽完全相同。

无独有偶，解不开的“谜”还有许多：

在古代墨西哥奥尔梅克文化中，竟然发现了 360 余个已经释读的甲骨文字！在出土的玉圭上，发现了殷人远祖、高祖、始祖、先公、先王谱系，可以断定，这玉圭就是神主牌位；

在美洲墨西哥西海岸，曾经发现 25 个“亚”文和 20 多个“舟”陶文；

美洲安第斯山土著中，流传着“侯喜王歌”、“摩且王炮烙火刑”；

中美洲尤卡坦半岛居住着的玛雅人，自称是“三千年前由天国乘涕竹舟经天之浮桥，到科潘河畔种豆麦黍粟的；而在 CHIHUAHUA 居住的 INFUBU 人则自称是中国血统、殷人后裔。每每他们思念故乡，就祈祷说 YINDIAN（殷地安）；

1976 年，美联社发布了一条消息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的帕拉斯维德半岛的浅海中，发现了 30 块神秘的石头。

“这些石块的外部长满了珊瑚，每个石块中间有一个洞。”此前的 1975 年，潜水员在洛杉矶附近，先后出水几只重 125 公斤的古代石锚。根据石质分析，它们出自亚洲，显然它们比哥伦布早上千年来到美洲；

饕餮纹是商代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之一。而中美洲印第安人同样以饕餮纹用于装饰；

.....

如此种种难以破译的“谜语”，近年来，似乎有了一些转机。旅日华侨欧阳可亮先生曾致书作者，题目就叫《安阳人起来》。他以亲身的经历，论证了美洲是安阳人发现的。

欧阳可亮先生之父欧阳庚（1858 - 1941）曾在清政府和民国担任外交官 50 余年。1901 年，欧阳庚在美国任外交官。王国维转清钦差大臣张荫棠之手谕，嘱在华侨或华裔中间寻觅

“殷人东迁”之事。1909年，欧阳庚赴墨西哥受命处理华侨被杀索赔案。是时，墨西哥 INFUBU（殷福布）人，以墨西哥革命时杀害印第安人十倍于华侨为由，要求欧阳庚代为交涉。大清政府软弱无能，以“不可多事”拒之。

欧阳可亮先生之兄欧阳爵出生在美国。他在接触了大量的美国印第安人后说：印第安人是最早到达美洲的中国人，殷人东迁确有此事，这些中国殷民到达美洲后，分成了飞鹰族、日乌族、月兔族、飞虎族、殷福布族等近百个民族。

欧阳可亮先生幼年随做外交官的父亲侨居智利，也曾接触了不少印第安人的儿童。在 YINCA 的印第安人，说话与河南人很相近，他们每天都唱一首歌：“我们祖先三千年前是怎么来的，祖先徒步过冰雪，祖先乘涕竹舟过天之浮桥，祖先乘艨艟战船，风帆送我们来的，千辛万苦来到日出之国种地，YINCA 是我们的故乡，HOSI，我们敬爱您！”奇怪的是，一唱这首歌他们就相互拥抱而哭起来，连吵架的人都不吵了。欧阳可亮八九岁的时候，与三哥欧阳可宏在墨西哥 CHIHUAHUA 村的大壑咸池跟印第安小孩儿 WBDITA 一块儿游泳，WBDITA 告诉他，大壑咸池是与旴谷扶桑相通的。

欧阳可亮先生认为，殷人本是东方航海拜日民族，母系社会之时，已去美洲居住往返。殷商民族以鸟为图腾，即扶桑崇鸟拜日之像。武王伐纣之后，大将侯喜（HOSI）率 10 万大军及 15 万殷民跨海逃往美洲，寻找乐土，务农安居。YINDIAN（殷地安）即是他们怀念故乡的祈福语。

另有学者研究认为，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王帝辛征伐位于今山东境内的人方国获胜，随带少数人马回商都过年。武王聚多路诸侯宣师伐纣，大年初二发起进攻。商军主力远在人方，

应战军中多为奴隶，部队阵前倒戈，殷商败亡。武王死后，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商国旧势力在山东起兵反周，周公旦领兵历时三年方才翦灭叛乱，杀了武庚。房仲甫先生认为，战败滞留在山东半岛的殷人夺海而逃，先至台湾，后遇黑潮洋流漂过琉球群岛日本列岛，经阿留申群岛南面，乘太平洋暖流，顺阿拉斯加到达美洲西海岸。有人进而推测殷人继续南下到达中美洲，甚至在墨西哥拉文塔又建立起了自己的都城……

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先生曾深入研究美洲文明起源于亚洲之说。他关于印第安人是 20000 年前白令陆桥断失之前从亚洲到达美洲的研究课题，已为现代自然科学所证实。

著名考古学家、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古代中国、亚洲东北部和古代美洲，在人种和文化上的相似性，早已被大家看到。新的科学发现，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关系。中美两国学者应该携起手来，共同探明这千古之谜！”

读者朋友，将来有一天，谜底的破译或许还有您的一份功劳呢！

直通因特网的长者

说到殷墟出土的刻字甲骨，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其一是时间的久远，其二是收藏与著录较为混乱，其三是甲骨文出土以后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整块的会变成零星的，小碎块的刻字甲骨又会被专家学者们慧眼识宝，尽可能地按照原样拼合到一起，甲骨学上叫做“缀合”。

尽管如此，1984年，著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在《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一文中，还是计算出一个数字来，那就是154604版。胡厚宣先生说，如若以每一版甲骨上面有20个字计，甲骨文史料就多达300万字，多么巨大的一个数字！

那么，甲骨文到底有多少个单字呢？

王宇信先生说：“殷墟十五万片甲骨上的4500多个单字，目前已识近2000字。但常用和无争论者仅1000多字。”学者们认为，所谓4500多个单字，仅仅是商王室占卜时所用的常用字，并非商代汉字的全部。以现代汉字为例，人们一般日常生活学习的常用汉字仅为三五千个，然而，大型字书收字却可以多达数万个。

人类总是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的。最初的文字，大都是以

象形文字开始，世界各国基本如此。这一点，我们从甲骨文中已可看出端倪。其后，文字的发展大体分为两类，即表音与表形。我们以英语为例，它是表音文字。在漫长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语音一旦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它的拼写结构发生变化，那么，它的语意肯定就会不同。几百年以前的英语，拿给今天的英国人看，大概不会有人懂得。而汉语言文字则不同，它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逐渐向表形为主的方向演化。汉语言文字的最大特点，就是字形基本不变。虽然中国国土如此之大，各地方言变化殊多；虽然汉字由于几千年来使用毛笔这一特定工具而致的书法的变化，但是，特定汉字所表达的意义没有变，与拼音文字仅仅书写一些不具含义的字母相比，汉字书写时即表达某种情绪这一点也没有变。不仅如此，大一统的汉字几千年来延续不衰，亦成为中华民族同祖同宗同语同文大一统民族形成的基础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汉语言文字是有着第一大功的。

我们知道，汉字是世界上四大古文字之一。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 3000 年时就产生了象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复杂难解，只有当时的神庙祭司等才能看得懂。古埃及使用水草纸书写，这是由一种名叫水草的植物的梗子作成的。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先生评论古埃及文字时说：不知是愚蠢还是聪明，埃及人虽发明了字母，可是并未完全采用拼音文字。埃及文字，直到其文化式微阶段，仍然是一个大杂烩。这种大杂烩文字，直到今天，对于研究埃及学的人而言，还是一种相当难于克服的障碍。

创造了闻名世界的古代文化的古埃及如同一座颓废的大厦轰然倒塌了。公元前 30 年，埃及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省！其

后，埃及古老的文字连同它的昔日辉煌，一同湮没了。

今天的埃及人并不是法老的后代，埃及的古文化是由法、英、德等国的科学家研究发现的。18世纪末，入侵埃及的法国军队在挖掘战壕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块石碑，就以当地的地名叫它罗塞塔石。这是一块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石碑。此后的数十年里，许多学者想以此揭开埃及象形文字的奥秘，都未获得成功。直到19世纪初，法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商博良经过刻苦钻研，终于释读了象形文字。对于今天的埃及人来说，古老的象形文字既没有血缘似的继承关系，又没有拿来主义的使用关系，完全是“两股道儿上跑的车”。

在著名的两河流域自生自灭的苏美尔人，曾经使用过一种刻在泥版上的文字——楔形文字。据称，公元前2300年左右，苏美尔人的文化就已经相当成熟了。这个在世界历史上稍纵即逝的民族留给后人以同样神秘的楔形文字。楔形文字是以铁笔刻在黏土制成的版状泥筒上的文字。初制成之泥筒由于湿润松软，铁笔可以在其上留下清晰的刻画。经过“书写”的泥筒，以火或太阳烘干，其耐久性仅次于石，即可永久保存。这些文字笔画若楔，所以称之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所载内容极其浩繁，既有官文书、宗教记录、法庭判决，又有私文书、流水帐本、文学作品。法国考古学家在TELLO地方发掘到30000多块泥筒，他们经过整理分类，认为这里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图书馆。

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影响了美索不达米亚，然后又扩展到了埃及。埃及建国前，使用的是象形文字，这种文字与苏美尔文字相比，几乎如出一辙。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拿破仑远征埃及，才使湮没已久的埃及文化重放异彩。虽然，1813年拿

破仑学者就向法兰西学院提出了一篇名为《细说埃及》的论文，叙述这段迷失的文明。然而，此后的若干年，由于读不懂古埃及人的碑文，此项工作毫无进展。直到1822年及其以后的20多年中，古埃及的这些神秘的象形文字才为法国考古学家所破释。

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罗列古巴比伦文字长达若干世纪求解的经过，以及16世纪由于西班牙人的入侵而消亡的美洲玛雅文字了。总而言之，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和美洲的玛雅文字也好，苏美尔人和古巴比伦人的泥版文字也罢，它们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匆匆过客。闪光也好，蒙尘也罢，没有人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这些文字的后裔！原因很简单，这些文字发明者的后裔抛弃了它们，使曾经辉煌的这些古文字在中世纪以前就湮没了，死亡了。而发现、发掘、研究这些文字的科学家们，又大都是后来的人侵者！换一句话说，现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谁是这些古文字的主人，现今活跃在世界上的各种文字，也没有一种是这些古文字的“继承者”。

好了，还是说说我们自己的文字吧。

甲骨文之所以让我们如此自豪，起码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去说。其一，甲骨文字由于历代统治者的维护、使用，其一脉相承的精神价值，就在于它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大一统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其二，甲骨文字以表形为主的存在方式，适应了中国的地域广袤，适应了各地的语音微殊，表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

任何一个中国人，无论他是从黑龙江到了海南，还是从新疆到了上海，无论他是操闽南方言，还是讲“黄土高坡”，哪怕方言一句也听不懂，只要写出汉字来，对方的意思马上就释

然了。任何一个中国人，也都可以借助一些简单的工具书，自由地去阅读哪怕是千年以上的古籍。中国汉字从形式到内容的延续性是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所不可能享有的“特权”。

瑞典汉学家林西莉女士在她的新著《汉字王国——讲述中国人和他们汉字的故事》一书中，讲述了她研究中国汉字的体会。在这位西方女士眼里，中国的方块汉字是那样的有趣：

“日”，象形太阳，又象征日子；“月”，象形月亮，又象征明亮。一个“日”加一个“月”，就是一个“明”，“明”字除了“明亮”的意思外，还含有“明白”的意义。林西莉女士观察了中国民间操办丧事的情形：人们系着白布，跟在死者年岁最大的儿子的后面，一个个牵着衣襟，连成长长的一串。据此，她这样有趣地解释了甲骨文中的“孙”字：“子”字旁代表走在最前面的男子，“丝”字旁（在繁体字中还可看到表示“丝”字的“系”）即象征连成一串的后裔。所以，“孙”就是子子孙孙连绵不断的延续。多么的奇妙！林西莉女士甚至呼吁：汉字是一种美丽的文字，我害怕它会失传。联合国应该把汉字列入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直到今天，以甲骨文为发端的中国汉语言文字，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联合国，成为联合国五种法定的工作语言之一。汉语言文字书写优美，信息量大，各种工作文本之中，汉语言文字的篇幅最精短而最严密。近十多年来，由于另外一批科学家们的努力，汉字顺利地通过了电脑录入关，而且，语音、手写、键入三法俱全。如此年长的甲骨文的后裔直通因特网，进入了世界的同步发展之中。怪不得这几年，国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学习以前他们认为最最艰涩的中国汉字呢！

作为甲骨文的继承者，我们真幸运。

附 录

殷商文化的博大精深，令每一位拜访者都为之倾倒。来到这儿，就会从心底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甲骨情缘来，就会放开歌喉，去讴歌一曲中华民族的颂歌……纪念甲骨文发现 100 周年，不是重建昔日的殷都，把安阳拉回到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而是看好安阳今后的 100 年，乃至久远。

千年古都百回演义，一掬洹水半部春秋。

古都安阳的历史，就是一部华夏历史的缩影。

难忘泰斗

——记与周谷城先生交注的一段小事

听到周谷城先生 99 岁仙逝的消息，望着客厅墙上悬挂着的 9 年前周谷老为我赐书的墨宝，我与这位学界泰斗有幸交往的一段小事犹在昨日。

1987 年 9 月 10 日，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在甲骨之乡的安阳隆重开幕了。是年已经 90 高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教授专程来到安阳，出席了在刚刚落成的殷墟博物苑举行的开幕式。这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已逾耄耋之年的老一辈学者，十分兴奋地即席讲话，高度赞扬了甲骨学研究这门国际性显学的蓬勃发展。特别令人难忘的是，身材魁梧的周谷老在开幕式上站立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又兴趣盎然地登上仿制的商代大战车，与夫人李冰伯一道游览了博物苑。

当天晚上，在华灯初放的宾馆宴会大厅里，由这次国际会议的主持人、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引领，我被介绍给周谷城先生。周谷老得知我就是电视剧《甲骨魂》的编剧时，他摘下眼镜，握着我的手说：“是你写的《甲骨魂》？这部戏很好！希望你为弘扬华夏文明、宣传安阳多做贡献！”他端起酒杯，跟我相碰，并约我晚上到他下榻的房间叙谈。

晚宴之后，由我编剧的反映清末甲骨文发现、发掘与保护的电视剧《甲骨魂》，在演播大厅与闭路电视系统为国际会议首映，电视剧的片名就是周谷城先生赐题的。我如约来到周谷老的客房，他正兴致勃勃地与夫人一起观看电视剧，还不时地说着什么。周谷老拉我坐下，细细地听我讲述《甲骨魂》创作的前前后后。当他听说这部戏写了18集，现在播放的只是前3集时，勉励我克服困难，一定要早日拿出全剧。他说，清末这段历史要认真研究，要弘扬爱国主义。他顺手拿出一部精装的《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在扉页上题写道：谨赠此于志伟同志 周谷城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日。

我激动地捧过书来，又想起随身所带的10枚纪念封，欲求周谷老题签。原来，为纪念这次国际会议的举行，安阳市邮票公司与市集邮协会发行了一套两枚纪念封。其中一枚上印有周谷老为国际会议题书的会标和这次会议的会徽。如若再请周谷老签上名字，那简直就可谓精美绝伦了。李冰伯先生看我拿出了纪念封，一并递给了周谷老。周谷老点头一笑，认真地一张张地签上了名字。为着这几枚纪念封，可把我的几位邮迷朋友乐了个足，这是后话。

说到周谷城先生题写《甲骨魂》片名，就必须提及另一位巨儒胡厚宣教授。1986年夏，我为写此剧本跑了许多高校和图书馆，去收集相关的材料。几近穷尽之时，我到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向著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求教。胡老十分赞赏我的想法，不仅从爱国主义的高度定了基调，还谈了许多诸如“只要不出硬伤（指重大失实），尽可以放开去创作”等艺术方面的指导意见。剧本几易其稿敲定后，胡老欣然应允，为拍摄此剧的电影制片厂担任历史顾问。当时，我提出请

胡老题写剧名，胡老谦虚地说，我的字不好，我去请周谷老题写吧！胡老与周谷老过往甚密。早在1947年，时任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系主任的周谷城，约请胡厚宣先生留任。自此，胡老在复旦度过了10年执教生涯。后来，周谷城到北京作了国家领导人，胡厚宣也奉调赴京到历史研究所，主持了由郭沫若任主编、胡老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的编撰工作。其间，他们两位学界巨人来往更为密切。后来，周谷老的题字托人捎来，尚且墨留余香。“甲骨文”3个大字遒劲苍老，力透纸背，看不出是九旬老人的手笔。

在此后于安阳举行的一次殷商文化国际研讨会上，胡老曾谈及周谷老身体欠佳，一直在上海寓所读书、休养。我原想求胡老为我题写个斋号“十驾斋”，胡老说此号已为清人钱大昕所用，建议另择，并说仍转请周谷老题书。那年胡老到上海讲学，顺便看望了周谷老，并把我求的斋号“安世轩”写了纸条，放在周谷老案头，周谷老答应身体略好时就写的。

一晃9年，两位巨匠先后辞世，这确实是我国学界的一大损失。两位先生对安阳是很有感情的，他们为提高安阳的知名度，为安阳这座古城的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做出了别人难以替代的卓越贡献。止笔之时，谨抄录周谷城先生1987年9月为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的题词，以追念这位泰斗：

祖国文化，源远流长。殷商一段，早放光芒。
中外学者，今集安阳，取精用宏，以利万方。

（原载《中州今古》1997年第1期）

独于集古爱殷商

——记在胡厚宣先生家里作客

北京的7月，绿树婆娑。信封上的地址，把我引进东城区干面胡同的一幢小楼。在这里，我拜访了德高望重名震寰宇的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前些日子，我很冒昧地写信给胡老，请教一个学术以外的问题，不想没有几日，他竟认真地写了回信。趁着进京办事，我便登门造访了。

胡厚宣先生今年已是75岁高寿，他身材魁梧，精神矍铄，面带微笑，使人感到亲切可近，我进门时的拘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胡老很健谈，他思维敏捷，记忆力也十分惊人。

胡厚宣先生幼年家境贫寒，因而他学习就倍加刻苦。还在保定培德中学上学时，他就与文学和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作文被老师拿来写到黑板上给大家评讲。中学四年，半年发一次榜，他竟连获八个第一名。学校破格给他1200元奖学金，供他到北大史学系攻读。

胡先生的话题离不开甲骨，他回忆起北大毕业后到前中央研究院工作来安阳小屯进行发掘的情形。二十几岁的胡厚宣，主持发掘了1004号大墓，从这座墓中，出土了器型宏伟、制作精巧的稀世珍宝大方牛鼎、鹿鼎等。

抗战期间，胡先生随前中央研究院转移到大后方。在此期

间，他写出了《甲骨学商史论丛》这部宏著。他谈起在昆明乡下办公的日子，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住在一座大破庙里，蛛网萦绕，只有泥塑的神像为伴。因为有狼，手边还常备着一根铁棍。这里没有海盐，没有灯油。在跳跃晃动的烛光之下，胡先生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到了甲骨研究之中。他摹写甲骨文字，撰写论文，本来很好的视力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

为了追寻当年被外国传教士明义士收罗去的甲骨的下落，胡先生毅然放弃在前中央研究院的较为优越的工作条件，前往齐鲁大学教书。他回忆说，齐鲁大学是所教会学校，中国教员很受歧视。胡先生当时任历史系主任，学校开会，哪怕只有一个外国人参加，发言就都得用英语讲。洋人来了就是教授，中国教员却要层层审批；洋人发美金、住洋房，中国教员只能住平房，待遇也低得多。解放以后，齐鲁大学挖出了明义士埋藏在地下的一百四十多箱古物，其中有他未及带走的甲骨，胡先生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举世皆知的甲骨文集大成的著录《甲骨文合集》（13册）1983年全部出版了。担任总编辑的胡厚宣先生为之奋斗了二十多个年头，他不但搞出了《合集》，更重要的，是他带出了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为我国甲骨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老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他拿出刊登在今年《文物天地》第三期上的一篇文章给我看，这正是胡先生前些年写的《甲骨入藏山东补记》。我曾在今年第一期《文物天地》上看到过一篇《甲骨入藏山东记》，文章谈到山东省博物馆所收藏的3000多片殷墟甲骨的前后情况。胡先生看过这篇文章以后，发现其中有几处与事实不符，间有出入。

为了弄清山东收藏的甲骨，胡老不知去过山东多少次。为了编撰《甲骨文合集》，他曾一片一片地详细考察那里的甲骨。可以说，每一片他都亲手摸过了。胡先生说，一篇文章发出去，会有很多人看到，著作者一定要严谨，以免以讹传讹。胡老不顾高龄，在百忙的学术研究之中，挤出时间写出了这篇《补记》。后来，那两位年轻作者写信给胡老，对胡老关心后人，诲人不倦以及严谨的学风深为感激和钦佩。

胡厚宣先生治学甲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对安阳殷墟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安阳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要在甲骨研究上做出应有的贡献。他提到将在明年早些时候举行的国际殷商文化讨论会。胡先生说，国际上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日本有位学者叫贝冢茂树，他曾获得日本最高的荣誉——功勋学者的称号。在日本，他的地位相当于我国的郭沫若。80多岁的贝冢茂树还准备带着夫人来安阳参加会议。美国的一位甲骨学家也来信询问会议何时召开，表示一定要参加。所以说，开好这个会，在安阳，在中国都是一件大事。

殷墟甲骨是我们的国宝，胡厚宣先生被称为研究国宝的“国宝”。胡老50多年心血的浇灌，而今，甲骨学已成为风靡世界的一门学科。让我引用陈子展教授在为胡先生的《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而写的序言中的两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世间绝学不终绝，会吐光焰万丈长！

（原载《安阳日报》1986年8月4日）

万里鹏程入壮游

——胡厚宣先生访日记述

1987年，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应邀第二次飞赴日本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前此仅仅一个多月，胡厚宣先生主持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中外学者济济一堂，交流了学术，增进了友谊。繁忙的国际会议刚结束，76岁高龄的胡厚宣先生又风尘仆仆地到了日本。胡厚宣先生的访问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张。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组织的欢迎仪式和讲演会上，日本甲骨学会会长松丸道雄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松丸道雄先生曾出席了在安阳举行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他向与会者介绍说，这次会议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它是殷商文化研究的一次专门会议；第二又是在甲骨之乡安阳召开的；第三，这是一次群英荟萃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各国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大都出席了会议。所以，这次会议具有空前的、划时代的学术意义。在热烈的掌声中，松丸道雄会长说，胡厚宣先生就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

胡厚宣先生向与会者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讲演。近几年来，日本在甲骨学商史研究方面崛起了一批新人。同时，成就卓著的老一辈专家们又有颇多建树。日本学者白川静先生听

说安阳会议取得极大成功，表示 1989 年纪念甲骨文发现 90 周年时，无论如何争取一定来。77 岁高龄的白川静先生对胡厚宣先生十分推崇，他是日本第一个向学术界介绍胡厚宣先生的人。1952 年，在他的《胡厚宣氏的商史研究》一文中，即较全面地高度评价了胡厚宣先生，称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为“金字塔式的论文集”，并称胡厚宣为大陆“甲骨学研究第一人”。白川静先生在殷商青铜器研究等方面也为学术界所注目，可谓著作等身。据胡先生说，仅他送胡先生的书就可以开一个小型展览会。

胡厚宣先生在日本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威望。日本报界颇有影响的《读卖新闻》社为胡厚宣先生组织了专场对话会，胡先生即席回答了日本学者提出的许多问题，共同进行探讨和研究。对话会开得异常隆重而热烈，新闻记者们赶来录音与录像，大家都感到时间太短了。《读卖新闻》连续 4 天以巨大的版面刊登了这次对话会的报道，并刊出了胡厚宣先生出席对话会的大幅照片。

1981 年，胡厚宣先生曾应邀访问过日本。他回忆说，那次访问收获很大，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原来对天理大学所藏的一批甲骨数量说法不一，胡先生访日时，亲自去核证了数目，澄清了这一众说纷纭的疑题。胡厚宣先生二次东渡扶桑，颇多感慨。他会见了许多学界老朋友，见到了日前在安阳分手的池田末利、伊藤道治等学者。在伊藤道治夫妇的陪同下，他游览了神户市和箱根火山口及温泉，参观了白鹤美术馆、泉屋博物馆等，会见了考古学家樋口隆康和林巳奈夫。胡厚宣先生还特意收集了已故学界泰斗郭沫若先生有关甲骨研究的资料。郭沫若先生 1928 年至 1937 年曾在日本千叶县居住，并写出了《卜

辞通纂》等一系列著作。胡厚宣先生对郭老十分敬重，他们曾就商史研究的许多问题进行过切磋与讨论。

十天紧张的讲学活动，对于一位古稀老人来说，实可谓是一种负担。但胡厚宣先生精神极佳，不仅能一口气讲演4个小时，而且终日奔波，毫无倦意。白川静先生曾即席赋诗并书赠胡厚宣先生，诗云：

合集书成蔚似林，遗珠十万彩华新。

四堂渐没金声已，犹听丁当是玉振。

记得东山第一楼，殷勤说古旧情悠。

君家堪羨清康足，万里鹏程入壮游。

（原载《安阳日报》1988年4月20日）

丹甲青文听绝唱

一个并不晴好的春日，传来胡厚宣先生辞世的噩耗。发过唁电，胸口依旧堵得厉害。神情恍惚之中，胡老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我与胡老交往仅仅 10 多年而已，然而，他那堪称一代宗师的学者风范，却足以使我终生受用。此时此刻，纵有千言万语，也写不尽胡老对我的恩德和教诲。

胡厚宣先生是一位誉达海外的著名甲骨学家。他自 30 年代步出北大校门来到安阳小屯进行殷墟的考古发掘开始，便终生与安阳的历史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已经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胡老以其在海内外学界的崇高威望，号召并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弘扬安阳历史文化、促进安阳走向世界的国际国内的重大活动，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学者，使之成为古都安阳经济腾飞的重要契机。

在 1984 年秋召开的全国商史讨论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胡先生。他身材高大魁梧，二目炯炯有神。看他红光满面的样子，很难想象他已是饱经风霜年逾古稀之人。当时，我因写的报道有些失误当面向他致歉，不想胡老置之一笑，根本不经意什么头衔称谓之类的，本想难过的一关，竟在一笑之中释然了。

1986 年春，在许多“老文化”的怂恿下，我决心以安阳的

甲骨文化为题材，创作一部反映清末民初甲骨文发现、破坏与保护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的电视剧。这个题材很艰涩，资料匮乏，学术性又特强，我很想能够得到胡老的支持。于是，我一个门外汉的名义，很冒昧地给胡老写了一封信，大胆阐述了我的构想。真没想到，一周时间左右，我竟收到了胡老的亲笔回信。胡老称赞说，编写甲骨文电视剧甚好，他还特别强调了三点：一要宣传爱国主义，宣传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二要注意科学性、趣味性，要通俗易懂，不要过于干枯。胡先生在回信中还发出了邀请：有机会见面再详谈。

这年的7月，我第一次正式到家中拜见胡先生。一见面，胡老就亲切地询问安阳的近况，专注地倾听我谈关于电视剧的想法，当他得知我跑遍京城图书馆仍有部分材料未能查到时，立即起身到他的藏书间里，拿出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书籍材料供我参考。临行时，我鼓足了勇气，请求胡先生担任我创作的电视剧《甲骨魂》的历史顾问，胡老稍一思考，欣然应允担任历史顾问。回到安阳，我抑不住心情的激动，在《安阳日报》发表了一篇小文《独于集古爱殷商——记在胡厚宣先生家里作客》，文章还配发了我为胡先生拍摄的那幅神采奕奕的照片。在这之后的日子里，每每我到北京，都要到胡老家里去。我写的几部关于殷商文化题材的作品《甲骨魂》《魂系华夏》《妇好请纣》《商颂》等，他在繁忙的学术研究之余，都抽暇一一过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胡厚宣先生为甲骨学的建立、发展倾注了毕生的经历。为编撰13巨册的《甲骨文合集》，胡老走遍了国内收藏甲骨精品的博物馆和高校。他的足迹还留在美、苏、加、日等国和香港、宝岛台湾的土地上。一次造访，胡老带着孩童般的喜悦，

向我述说他两次东渡扶桑的经历。他说到一衣带水的日本学者研究殷商文化的执著与成就，提到贝冢茂树、白川静、松丸道雄、伊藤道治等学者的建树。胡老深情地说，不少日本人都是吃“安阳饭”（指研究殷商文化）起家的，安阳人可不要坐着金矿要饭吃呀！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将来安阳的发展——不得了！胡先生以西安为例，谈到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安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文化意义的旅游区，各地文化界、知识界的许多人士，都希望到安阳——甲骨文的故乡观光。长远来说，收益最大的还是安阳。

胡先生对后学十分宽厚奖掖，他先后带出的几位研究生都学有专攻，成为我国殷商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后起之秀。我手头珍藏着一本胡老见赠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这是先生1952年的旧著，1983年再行刊印。胡老在书的扉页上题写了曹丕《典论》中的一段文字赠我：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
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长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这段取自《曹丕·典论》的文句，成为我的人生座右铭。胡老鼓励我说：你掌握的材料，足够写一部《中国甲骨学史》了。我不敢妄为。说俗了，吃几个馍、喝几碗汤自己还不知道么！胡老时常鼓励说，要写点东西，要琢磨点学问。交往时间长了，我也摸准了胡老的“爱好”。每每赴京，我都要从安阳或别的地方收集一些相关书籍或资料送他，如安阳各县的志书、文史资料等，他都高兴地再三致谢。

从 1984 年起，胡老几乎每年都到安阳来，有时一年中来两三次。他先后在安阳主持召开了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纪念殷墟科学发掘 60 周年座谈会、甲骨文发现 90 周年国际讨论会、甲骨文发现 95 周年研讨会等，不仅为安阳引来了许多国际上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扩大了安阳的知名度，也为安阳带出了一批殷商文化研究的后起之秀。1986 年 5 月 25 日，在胡老的关怀支持下，安阳成立了甲骨学会，使甲骨之乡的学术研究走上了正轨。

《中国甲骨学史》的作者、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吴浩坤先生在报纸上撰文说，胡厚宣教授从事甲骨学商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逾半个世纪，成绩卓著，桃李满天下，撰有论著 130 余种，诚为一代宗师而深受国内外学者的推崇与敬仰。吴浩坤说，甲骨文是国之瑰宝，胡先生在甲骨学商史研究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因而被誉为研究国宝之“国宝”，当今“甲骨学研究之第一人”！在去年于安阳召开的纪念胡厚宣先生从事殷墟发掘 60 周年座谈会上，胡老追忆往昔岁月，曾无限感慨而落泪，令在场学人无不黯然。同仁相谓，胡先生一生在甲骨学领域笔耕，其在学术界之地位，堪与王国维、董作宾并称。王、董均已早年作古，胡老独领风骚数十年，可谓泰山北斗矣。今胡老仙逝，研究胡老一生即与研究殷商文化紧密相关。愚以为，可否由胡老之高足弟子挂帅，成立一个胡厚宣研究会，整理、发掘、继承胡老之学术成果，或可告慰先生矣！

（原载《安阳日报》1995 年 4 月 23 日）

八宝山送胡老

1995年5月5日，肩负着报社同仁的使命，也带着我市文化界诸多好友的哀思，我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胡厚宣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坐落在北京市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静谧肃穆。这里是一片丘陵地带，绿树、草地、柏墙、小路，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胡厚宣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举行。告别室门口上方，黑色的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胡厚宣同志。告别室门外，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胡老生前友好陆续来到。他们中不乏我国文化艺术界德高望重名声显扬的长者。胡老的仙逝是学术界的沉痛损失，许多著作等身的文化宿将都为之垂泪。告别大厅里，胡老慈祥的照片挂在正中，周围摆满了鲜花和花圈。原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送的花圈放在最前面。送花圈的还有：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国家有关科研单位、社会团体等。安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送的花圈，以及我市外事、文化、旅游等部门送的花圈也摆放在大厅里。安阳日报社专门为胡厚宣先生送了花圈。

在沉痛的哀乐声中，参加吊唁的200多位宾客向胡厚宣先

生的遗体告别，并向其亲属致以慰问。他们之中有：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郭永才、社会科学院党办主任张显清、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任式楠、教授王仲殊、安志敏、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李学勤、教授林甘泉、北师大教授何兹全、刘乃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北大教授邹衡，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大学教授田昌五，故宫博物院教授张忠培等。安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锦堂一行6人专程赴京参加了告别仪式。

胡厚宣先生1911年12月30日生于河北望都，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教育家，对甲骨学和殷商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被誉为“一代宗师”。1934年，胡先生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即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工作，并于当年来到安阳，参加了著名的殷墟发掘。他曾先后在齐鲁大学、复旦大学任教，1956年奉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研究员、所学术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先秦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中国史学会、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训诂学会、郭沫若研究会、国际汉字学会的理事、会长、副会长、顾问、名誉会长等职务。他还先后应邀赴前苏联、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出席学术会议或讲学。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和精湛的造诣，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胡厚宣先生著述宏富，已出版或发表的论著有百余种。其中《甲骨学商史论丛》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

是当时这一学科的最新成果。由他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共 13 巨册，是对 80 多年来出土甲骨材料的总结，曾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等多种奖励，被国务院古迹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认为是建国以来古迹整理最大的一项成就，实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被学术界誉为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胡厚宣先生晚年仍不顾年迈体弱，为学术的繁荣，为人才的培养，为念念不忘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而操劳。80 年代以来，胡厚宣先生先后十多次来到安阳，经他发起、筹备并成功地举办了一系列国际国内殷商文化研究的学术活动，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学者，为安阳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一个窗口。胡厚宣先生时刻关心着安阳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他对我市的对外开放、古都地位、古都规划和发展，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胡厚宣先生对安阳的发展充满了希望，在他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安阳成立了甲骨学会，胡老应允担任顾问并到学会讲学。1994 年 5 月，《安阳日报》举行报庆 10 周年活动时，胡老曾挥毫题词祝贺：殷商甲骨出土地，东亚文明放光辉。胡先生十分看中报纸的舆论宣传作用，他曾叮嘱凡载有历史文化方面内容的报纸一定要寄给他。大凡安阳出版的各种书刊资料，他都认真阅读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去年 10 月，胡厚宣先生以耄耋之躯再来安阳，参加了殷墟甲骨文发现 95 周年纪念活动，并应邀出席了胡厚宣先生从事殷墟发掘 60 周年座谈会。胡老曾与学界同仁相约，甲骨文发现 100 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相见……

胡厚宣先生，安阳人民永远怀念您！

（原载《安阳日报》1995 年 5 月 14 日）

难 忘 故 园

——袁家骝先生三访安阳小记

日前，世界知名高能物理学家、美籍华人袁家骝先生，应国务院的邀请，在参加了香港回归仪式之后，第三次专程来我市访问。袁家骝、吴健雄夫妇早年赴美，在高能物理研究、实验诸方面颇有建树。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他和夫人吴健雄率先回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更是多次回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尽心尽力。1973年以来，袁家骝先生曾三次访问我市，每次都是感慨良多。

1936年离家去国的袁家骝夫妇，早年曾想学成之后返回祖国效力。1940年，他们双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其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全世界燃烧，中国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均陷敌手，回国搞科研是肯定不成。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在朝鲜半岛点燃新的战火。为了遏制留美中国科学家回国，美国政府动用了一切力量。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翌年，袁家骝、吴健雄夫妇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袁家骝深情地回忆当年回国时的难忘经历：1973年10月12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总理说：“今天我在安徽厅接待你们二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总理接着风趣地说：“吴教授是江苏人，袁教授是河南人，安徽在

江苏、河南之间，所以我就选在安徽厅。”85岁高龄的袁家骝先生至今仍不忘总理的细心与真诚。接见时，袁家骝告诉周总理，说想到河南老家看一看。周总理当即说：“可以嘛。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历史。袁世凯是袁世凯的问题，袁克文是袁克文的问题。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而不应混淆在一起。你应当回老家看看祖父的坟。”此后，离开安阳48载的袁家骝第一次来到这块他生活了十多年的故园。袁家骝先生回忆说，当时，“文化大革命”仍未结束，到处都打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记。那时，袁林一片颓败、凌乱。石人石马全被推翻……

1984年9月19日，再次回国的袁家骝、吴健雄受到了时任中顾委主任的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的幽默、坦诚与活跃的思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谈到了科技发展、祖国统一等问题。他向邓小平建议，要抓紧建设高能物理研究所。邓小平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抓紧考虑办理。与袁家骝同庚的吴健雄博士，曾参与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并做出重要贡献。由于她成功地验证了“宇称不守恒定律”，从而使杨振宁、李政道这两位年轻的科学家于195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75年，吴健雄以其卓越的成就荣任美国物理学会首任会长。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第2752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健雄星”。

1986年9月，袁家骝、吴健雄回国访问，再次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他们是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成行的。其后，袁家骝先生来到我市，第二次踏上故园热土。时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使我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袁林也得以恢复原貌。

今年7月1日，应国务院的邀请，袁家骝在妻子病逝刚刚半年之后，又一次踏上了回国的旅途。此后，他到台湾参加了纪念吴健雄追悼会。不顾酷暑炎热，年事已高的袁家骝先生又一次来到河南。当医生建议他注意身体健康，在项城与安阳之间选择一地参观后，他毫不犹豫地来到了安阳。

1912年出生于北京的袁家骝先生2岁即来到安阳，直到13岁时到天津读中学，后到北京燕京大学读书。可以说，袁先生之所以三访安阳，他已把安阳看成了自己的故乡。

耄耋之年的袁家骝白发稀疏，他精神矍铄谈锋甚健。短短的两天行程安排得很紧，每每用餐之时，他还与陪同的我市领导人侃侃而谈。他先后参观了袁林、殷墟博物苑、老城角楼、城隍庙、九府胡同等，还兴致勃勃地聆听了我市园林部门拟议中修复洹上村养寿园的规划。每到一处，他都感慨万千。抚今追昔，他为安阳近年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而兴奋不已。袁先生说，他儿时的老安阳早已荡然无存，他希望每次来安都看到新的变化。

袁家骝先生来到市博物馆所在地袁林，认真地考察了袁林建筑及其恢复情况。他回忆说，当时，他住在洹上村养寿园，旁边还有一片桑林，林间养着鹿。市文物部门的同志向他介绍了近些年来对袁林的修复及研究情况。袁家骝登上袁林墓台，绕了一圈，再次感谢安阳有关部门做出的努力，并题词致谢。

在殷墟博物苑，他虔诚地听取了导游小姐对古都安阳3000多年悠久历史的介绍。他说，我对安阳也有一个再学习再认识的过程。站在甲骨文碑林前，他由衷地对陪同的市外办主任张光银说道：祖国真是太伟大啦！袁家骝先生特意让别人

用他带的相机为他拍照，说要保留更多的资料。袁家骝先生还健步登临三角湖公园旧城角楼，他从城堞中远眺文峰古塔，鸟瞰安阳四周，频频赞誉说，很漂亮，太美啦！

袁家骝先生虽然是高能物理学研究的大家，却不影响他对祖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在美国，每遇祖国亲人造访，他总是用非常标准的汉语欢迎。他的客厅，四壁全是书籍和画作，其中不乏赵佶、仇英、张大千、徐悲鸿等名家的稀世珍品。他使用的是中国式的地毯、雕花家具，以及梅、兰、竹、菊等安徽铁画。他说，他要在异国他乡，精心营造一个具有中国文化氛围的家庭。袁先生对祖国京剧有特殊的爱好。他回忆说，当年，他曾学习过京胡，还向刘天华的弟子赵凤芝学习过南胡。那年，在北海游船之上，他操琴，程观秋演唱京剧，招来众多人围观。到美求学后，他还多次上台表演。袁先生自幼对无线电感兴趣，少时就自己动手制作矿石收音机，显示了他日后成为物理学大家的天赋。

袁家骝先生匆匆的第三次安阳之行就要结束了。临行前，他再次祝愿古都安阳日益蓬勃发展，他深情地说，我一定再回来！

（原载《安阳日报》1997年7月23日）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美国哈佛大学人类系主任张光直教授印象

在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上，有一位绕行半个地球、从美国来到中国的考古学家，他就是美籍华裔、美国哈佛大学人类系主任张光直教授。张光直教授是这次会议的积极倡导者。开幕式上，他激动地说：我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我们有一个共同向往的目标——安阳殷墟。来到殷墟，就像在自己家里讨论自己的事儿一样。

张光直教授早年曾从主持殷墟科学发掘的李济、董作宾等先生攻读考古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学中国考古学就是从殷墟开始的。现在，他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考古学，并在殷商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975年，他第一次来到安阳殷墟，终于看到了自己悉心钻研多年的甲骨学的发祥地。1977年，他再次来华，与我国甲骨学商史研究界有了广泛的接触。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曾介绍说，张光直教授很勤奋，每次来华，回美国后都有新著问世。张光直教授则说，我来中国，就是要随时到这儿来加加油，得到新的启示。近几年，张光直教授的《中国青铜时代》及《考古学专题六讲》已在华出版。

在当今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对东方文化、中国文

化是怎样看待的呢？张光直教授说，美国的学术界、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美国在汉学研究上花费的力量相当大。从一般的美国公民讲，对了解中国也有极大的兴趣，而且非常的友善。

张光直教授给予这次国际会议以极高的评价。他说，从学术深度讲，我达到了预期的想法。据我观察，大家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希望经常地周期性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1977年，张光直教授来安阳，时值街上搞下水道，道路泥泞不堪。十年后重返，已是面貌一新。看到市区建设和保护文物遗址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张光直教授很兴奋，他说：“作为一个研究殷商文化的学生，我很高兴！”

会议结束后，张光直教授将带着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巨大收获返回美国。我们相信，张光直教授一定会在弘扬华夏文明事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原载《安阳日报》1987年9月19日）

为世所用与古都研究

——中国古都学界权威学人一席谈

中国古都学会成立 12 年来取得了哪些成就？古都研究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如何使之为当前的两大文明建设服务？刚刚在安阳闭幕的中国古都学会第 12 届年会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新的突破？带着这一系列问题，记者走访了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史念海、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尔琴和副秘书长朱士光先生。

今年 82 岁高寿的史念海先生，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古都学的奠基者、开创者之一，也是我国唐史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史老在历史地理的研究，特别是黄河高原和流域的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他注重文物与实地考查，身体力行，致力于推动古都研究为世所用。曹尔琴先生、朱士光先生也都是我国古都学界的著名学者。

史念海先生简要地回顾了中国古都学会成立 12 年来走过的历程。史先生说，关于古都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上溯到几百年前，清人曾经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唐两京城防考》，代表着前辈学者古都研究的水平。但是前辈学者的研究仅限于确定一个都城的位置、城建等。12 年前，以史念海先生为首的一批历史地理学者，首先提出了现代意义的古都学研究这个学科，旨在研究古都形成、发展、演变直至消失的全过程，古

为今用，继承先民智慧的结晶，将研究成果用以指导当前的都市建设。史先生举例说，古都西安历史上交通较为发达，除陆路外还开了水运。今天虽然不能再開运河了，但是否可将渭河疏浚一下再開漕运呢？又如 16 国时的西夏故都白城子，位于毛乌素沙漠的边缘，现在仅存低矮的城墙。可以想见当时这里是有土有水，适合作国都的。后来，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用这一研究指导今天的城市建设，特别要注意自然条件的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曹尔琴先生说，古都研究要紧密围绕一个主线索——为世所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也可以很好地配合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古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集体体现和物质载体，反映了当时全国或某个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中国历代有文物、文字可考的古都就有 177 座，远古传说中的还不计算在内，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各个古都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研究它就是为了加以利用。历史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是相互影响、互相渗透的。汉、唐音乐就都吸收了外国的音乐素材，有些乐器比如胡琴、笛子等，都是唐代从域外传来的，但都被中华民族吸收融化了，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朱士光先生说，中国古都学会走过了 12 个年头，经历了不平凡的过程。总结起来四句话：研究的内容不断开拓、不断加深、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古都学界对此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其中，7 个大古都的研究成就尤为显著，起到了带头作用。我们共出版年会论文 8 本，总字数达 150 万字之多，既有通史型、断代型的文章，又有专题型的文章；既有涵

盖全部的，也有某个侧面的。广泛涉及到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民风、人口、水利、农业等方方面面，这些论文在指导今天的城市建设、文化、旅游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史念海先生强调说，在城市建设中如何体现中国特色？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的城市不能都比照香港、纽约，外国人来到中国一看都模仿西方，就不像中国了。我国城市建设中东方情味这个特点决不能丢失。作为古都，在旧城改造、开发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中应该既体现现代化，又保持东方风貌。不然的话，中国古都的特点逐渐就不复存在了。古都南京有条著名的秦淮河，曾一度混乱不堪。现在南京修了城墙，整治了河道，成了很好的游览区。古都开封宋时的繁华地区《东京梦华录》中曾有记载。现在他们搞了宋城一条街，建了樊楼，成为开封一景。古都研究要与现实联系起来，才能生机盎然。先前的学者研究古都之所以中断了，原因之一就是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脱节。

在中国历史上，河南省有多少个城市作过都城？据史念海先生统计，除洛阳、开封、安阳、新郑、濮阳、禹县、淮阳、许昌 8 处外，另有无确实历年可考和不足 15 年的 6 处，他们是：汤阴、商丘、淇县、南阳、邓县、沁阳等。在谈到安阳大古都地位时，史先生说，谁也无权改变历史。安阳作为七大古都之一是肯定的，任何人不能改变的。过去称大古都，衡量的标准很不统一。民国初期形成了五大古都说，后来又增加了杭州，但是道理讲得不充分。按照建都的年代，西安 1077 年，北京 903 年，洛阳 885 年，南京 449 年，开封 366 年，杭州 210 年。杭州的古都包括南宋和吴越才 200 多年，安阳仅殷墟就 273 年，加上邺的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就是

351年，所以，加上安阳才更科学更严谨。

有人说：为什么要把邺计算在内？现在它属于河北临漳。史先生说，这是现在的省区划法，过去没有河北、河南这个概念。北周灭北齐，毁了邺城，把人都迁到相州来。很多人把安阳也称邺，安阳与邺城是不可分的。并不能因为现在有了分界线而不承认。还有人说现在安阳城不在殷墟上，还差2公里远，这更不成其为理由。西安离长安遗址还有6.5公里呢！

我们这届年会推动深化了以古都安阳为中心的殷邺文化研究，这也是学术成果之一。前几年，中国古都学会拍了七大古都专题片，印了画册，还出了一本书，在海内外影响很大。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华人聚集处都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台湾原持六大古都说，看到我们的专题片后，也承认七大古都了。

说到安阳年会的成就，曹尔琴先生说，最突出的就是我们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都保护的呼吁书。与会专家学者看到、听到古都屡屡遭到破坏、包括建设性破坏的事情，都痛心疾首。大家认为，保护古都和文物古迹就是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瑰宝。欧洲一些国家在经济起步时，自觉不自觉地破坏了一些重要文物古迹，至今悔恨不已，我们决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

在采访中，几位专家还谈到今后古都研究的普及教育、旅游档次的提高等问题。他们热切希望中国古都研究能在当前两大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好的社会作用。

（原载《中国名城》1995年4期）

寻觅王文敏公的踪迹

盛夏的雷雨来去匆匆，雷声刚住，些微雨丝还在空中飘飘洒洒。沐浴在这清凉的甘露里，我徜徉在北京街头，寻觅着王懿荣当年留下的踪迹。

王懿荣，字正孺，谥号文敏，山东福山人。他曾三长国子监，是甲骨学界公认的发现和搜求甲骨的第一人。王懿荣是个金石学家，他酷爱文物，为此花去不少薪俸，甚至不惜典当妻子的嫁奁、首饰。

甲骨文发现之初，人们并不认识它的价值，把它当作“龙骨”售与药店，或拿到庙会上卖刀尖药。据传那年王懿荣得了疟疾，吃中药时发现“龙骨”上的刻画，而引起重视的。另外，清末不少古董商奔波于河南、山东与京津之间。一个姓范的古董商把“龙骨”带到了北京，王懿荣“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在篆籀之前。”

王懿荣是一个爱国主义者。1895年初，日军在我国山东登陆，王懿荣曾上奏请求回山东操办团练，抵御外侮。

1900年，八国联军来犯，大沽、天津相继失陷，两万多侵略军直逼京郊。王懿荣以国子监祭酒兼任京师团练大臣，“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弁勇严密稽查”，保卫京师。北京陷落

前，西太后带领皇亲国戚出逃西安，官军不战自溃。7月21日，北京失守。王懿荣悲愤至极，题绝命诗于壁，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随吞金服药，未绝，奔到后花园，投井而死。

王懿荣殉难之处就在北京东城锡拉胡同。从王府井大街外文书店一侧向西行，就是此街。锡拉胡同并不宽敞，统长不过二三百米。两旁的建筑还保留着清末的样式，雕梁画栋，依稀可见。两位老者坐在一家门洞里闲聊，我便上前打问。听说是清末的一位大官员，一位老者指着街西头正在施工的一处说，那边几户原都是深宅大院，现在盖大楼，兴许拆的就是王府呢。

我在锡拉胡同来回走了两遭，并不刻意去考证哪是王府，那井又在何处。这其实无关紧要。正像那拔而起的高楼一样，王懿荣当年仅仅是当作古董搜求的甲骨，今天已进入科学研究的殿堂。一门新兴的国际性的学科——甲骨学日益恢弘。人们不会忘记这位甲骨学史上的先驱者，他的名字永远刻在甲骨学的丰碑上。

（原载《安阳日报》1986年8月9日）

拜谒王文敏公的故乡

大家知道，清朝末年安阳小屯发现了甲骨文，并进而论证了此地就是殷墟之所在。诚如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所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惊人的盛事”。可是，你知道吗？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就是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他的故乡就在烟台的福山区。

1986年，我开始搜集资料创作剧本《甲骨魂》时，即萌生一种拜谒文敏公（王懿荣谥号）家乡的念头，却未有机遇。去年春季，《甲》剧修改完毕，即将投拍之时，我又读到了发表在《剧本》杂志上的戏曲本《雄风祭酒》，该剧也是写王懿荣的。不同的是，我以甲骨为线索，而《雄》则以抵御外侮为主纲。读过这个剧本，使我更加加深了对王懿荣崇高品德的认识。欣喜之余，知晓剧作者也是烟台人，于是，就越发向往烟台之行了。今年年初在北京拜见胡厚宣先生时，胡老曾嘱我，烟台福山有个王懿荣纪念馆，一定要抽时间去看一看。此次齐鲁之行，岂不是天赐良机！

一到烟台，我即四方联系，幸与王懿荣之族孙王其耀先生通了电话，他也是剧本《雄风祭酒》的编剧之一。承蒙他的热情关照，我来到了福山。福山原是县建制，现划归烟台市成为

一个区，距市中心 30 公里。与山东的大多数沿海城市一样，福山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整洁、幽雅。跨过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河，就近入了城区。

王懿荣纪念馆是一座二进院落的仿古式的建筑。步入大门，顿生一种肃穆之感。展览布置在后院堂屋。四周墙壁上悬挂着名人书赠的字幅，以及有关王懿荣业绩的介绍文字。文敏公曾三长国子监，他在版本金石学诸方面造诣颇深。展柜中即有他的部分藏书和刻印的书目。文敏公对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十分推崇，曾刊刻了他的《止止堂集》。光绪二十一年，日本侵我山东，文敏公以年过半百之躯请命回籍操办团练，友人将戚继光的一把宝刀送给他，更加激起他抗倭御敌之志。据悉，这把刀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仅作为戚氏遗物陈列，而未能稍记此段轶事。惜哉，惜哉！此地纪念馆中仅有刀柄拓片，其上，“万历十年登州戚氏”之字历历在目。

庚子事发，八国联军兵临京师。王懿荣兼任京师团练大臣，率兵勇奋力抗之，以致城破投井殉国。前年，我曾经到北京东城区地方史志办公室查阅有关王懿荣的史料，岂知这些官员们竟然不知自己属下有这么个人物！听我讲了情况，他们反倒求我留下点资料。终于，我打听到了王懿荣的旧址在北京锡拉胡同，前去寻找王宅及殉难之旧井未果。后来，我写了一篇小文发表在《安阳日报》上，不想竟引起胡厚宣先生的注意，为此，他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上还提出了一个提案。来到王懿荣纪念馆，见到了收藏在橱窗里的旧井照片以及填井时收藏起来的两块井砖！不禁喟然长叹。中国之知识分子，除极个别投机钻营者外，确属忧国忧民鞠躬尽瘁之士子！浏览之中，又获悉文敏公之遗冢于 1947 年即遭盗掘，城中家宅亦拆而改建新

厦，顿觉黯然。

王懿荣纪念馆尚属草创，藏品无论类别、数量、质量都未能尽如人意。王公在甲骨学上堪称筚路蓝缕之功，但馆中连一片甲文一张拓片都未见到，王懿荣的友朋书札以及较易搜集的刊有其业绩的出版物也仅十之一二，是为欠缺。这一点相信纪念馆也是竭尽全力的，我不过是徒托空言罢了。

走出纪念馆，文敏公之形象似印存在我脑际，呼之欲出。他追求事业如痴如迷，“困极之时则典衣以求之”。君不见，王公诗云：

隆福寺归夸客夜，海王村暖典衣天。

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颠颠。

（原载《安阳日报》1988年9月15日）

再拜王文敏公的故乡

国庆刚过，应山东省文物局与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的邀请，我陪同安阳甲骨学会会长、市文化局副局长党相魁，著名书法家、市博物馆馆长刘顺，以及赵迎春一行四人，赴福山参加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 95 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在甲骨文发现第一人王懿荣的故乡举行的盛会，恰逢王懿荣纪念馆开馆 5 周年，可谓双喜临门。

1988 年夏，我与本报同仁曾到齐鲁一游，从烟台专程去福山，拜谒过筹建之中的王懿荣纪念馆。王懿荣是清末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在日本鬼子发动侵略战争之时，他以年过半百之躯请命回籍操办团练，表现了他爱我中华、抵御外侮的民族气概。庚子事发，八国联军兵临京师，王懿荣兼任京师团练大臣，率团奋力抗敌，以致城破投井殉国，后被追封谥号文敏公。同时，王懿荣又是一位集中华传统文化于一身的著名学者。他第一个发现并识别了甲骨文字，此举被称为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件惊人的盛事。文敏公在版本金石学诸方面也造诣颇深。

王懿荣纪念馆几年来变化殊多，5 个展室之中展品琳琅满目。馆中陈列着王懿荣生前收藏的甲骨拓片、用过的桌椅等遗物，以及他的著作、手札、对联、中堂等珍贵墨宝。听区领导

介绍，纪念馆吕伟达馆长十分干练。他接手工作以后，跑省市、跑北京，征集王懿荣之遗物。那年，正逢北京王懿荣的故居拆迁，他捶胸顿足感慨系之，硬是从推土机下挖出了王氏殉难所投之井的几块砖头，含泪带回了福山。他还软缠硬磨地从首都弄回了清廷为表彰文敏公之功绩而立的石碑石狮子等。上次我去纪念馆时，仅见王氏所用之刀的拓片，这次则有了从历史博物馆搞来的复制件。伟达有股子牛劲，他遍访王氏后裔及民间，搜集王懿荣的遗墨等物。吕馆长说，仅他搜集的王氏诗词就达百篇之多。所见所闻，与会同仁莫不钦佩之至，齐谓：非酷爱此业事业心如伟达者不能为！

在福山，我得以再次拜会王懿荣之族孙王其耀先生。一晃六载，感慨良多。王先生现任福山区人大副主任之职，他除尽全力推动纪念馆之筹备外，还埋头案几，整理了王氏宗谱。王氏家族是为当地书香官宦世家，从始主王忠传到王懿荣历经16代，几乎是代代有人在朝为官。第九世王鹭曾历任江西巡抚、闽江总督、户部尚书等要职。他为官清正，康熙帝曾赐其养廉银千两以旌表。馆藏中有一王鹭的亲笔墨宝，联云：

有子能文何必贵，为官致富不如贫。

这也正是王氏家族祖辈相传的高风亮节的写照。在赵朴初老人和全国书协主席启功先生书写的纪念馆匾额前，我们与王其耀先生亲切攀谈，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对于这届研讨会，山东省文物局及烟台福山区政府都十分重视。前此，他们曾经到京请教甲骨文商史专家胡厚宣先生。按照胡老的策划，研讨会小规模高规格。来自国家文物局、河

南、江苏、山东等地的近 30 位专家学者会聚福山。热情好客的东道主对于来自甲骨文故乡的我们给予了特殊的礼遇。开幕式上，党相魁会长的讲话博得与会同仁的热烈掌声。他代表安阳甲骨学会，郑重地向王懿荣纪念馆赠送了由安阳日报社主任编辑刘志伟先生创作的电视剧《甲骨魂》录像复制版，以及刘顺馆长精心摹刻的 3 版甲骨。王懿荣纪念馆馆长吕伟达先生向安阳甲骨学会颁发了收藏证书。

学术研讨活动紧张热烈而有序，各路方家都拿出了近年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甲骨文字、甲骨文书法以及摹刻、古文字研究、王懿荣研究诸方面。不少专家学者提议成立一个王懿荣研究的学术团体，团结全国各方面的学人，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同时，大家热切希望王懿荣纪念馆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以吸引国内外研究者的注目，带动烟台、福山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据介绍，纪念馆开馆以来，已接待各级领导、专家及游客 4 万余人次，王懿荣的直系后代美籍华人王福诞夫妇专程回国瞻仰其先祖纪念馆。该馆已经成为一处对国人、尤其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极好基地。党相魁会长向与会者介绍了安阳殷墟科学发掘以来、特别是近几年的重大收获，展望了殷墟发掘和研究的广阔前景。他期望甲骨文故乡的安阳和甲骨文发现者故乡的福山携起手来，共同促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继承，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他盛情邀请专家学者们在甲骨文发现 100 周年时到古都安阳作客，共同续写美好的篇章。

（原载《安阳日报》1994 年 11 月 13 日）

为我名城鼓与呼

作为一个名城人，每每听到人们对故乡的赞誉，心里总是美滋滋的。偶尔有人对殷都安阳略有微词，心中则像塞了团麻。可这事儿说来也未能尽如人意。时有外地人慕名而至，意欲一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芳容，临行前，若问之感受，闪烁之中亦可觉出几分“遗憾”。我曾听到一个并非戏谑的误会：一位初到安阳的游客，一下火车就看到北关原先的土丘，惊呼曰：人说袁世凯埋在此地，果然先睹为快！呜呼，差矣！

别说异乡客，就是土生土长的“彰德”人，诸如青年学生、机关职员，对名城之“名”也常感“其实难副”。其实这也怪不得他们，一是名城的宣传还不够，名城意识还未深入人心。二是殷都历史久远，地面遗存少，且大都有待修葺者，新名胜开发亦显不足。于是，“看了遗憾不看也遗憾”。

就说故乡人津津乐道的八大景吧，“盛名”早已随岁月而去。“鹿苑春晖”成蔬菜公司，“鲸背观澜”桥存而鲸游，“龙山”无积雪，“韩陵”无片石，“漳河”不见帆影，“漫水”无有长虹，唯“善应松涛”与“柏门珠沼”还有那么点意思。八大景从明代到今天，它们太累了！

名城需要再生！

偶尔一个机会，我发现天津搞了新十景，顿觉耳目一新。津门十景拍了电视片广为宣传，不仅天津人，几乎所有闻知的人都津津乐道。这十景中既有历史悠久的“蓟北雄关”、“海门古塞”，又有新城崛起的“沽水流霞”、“双城醉月”。新建的电视塔称“荧塔旋云”，重建的文化街叫“故里寻踪”

……

其实，这几年古都安阳也在更新，新景观、新名胜日见端倪。君不见，老城逢春面目一新，可否外加一景“钟楼晨燕”？还有“华市通幽”的城隍庙，“文峰耸秀”的千年古塔，“藏龙卧甲”的殷墟博物苑。火车站高楼并起，称之为“双柱擎云”如何？一抹晚霞罩住盛开的紫薇林，我看命之曰“霞映紫薇”不错。环城的绿化带叫做“绿环清风”，三角湖公园和人民公园不妨称“水浮孤堡”和“春雨泼墨”。至于名震中州的十里钢城，叫个“钢铸紫烟”倒也贴切……

天津新定“津门十景”，还履行了“法律手续”，由有关单位共同认定景名，并树以标志。这样，不仅对游客，而且对城市规划、文化建设都十分有益。

我们安阳何不奋起直追，为我们的名城名副其实？

故乡最是牵人意，
为我名城鼓与呼！

（原载《安阳日报》1991年2月24日）

何不建座古都名苑？

——发展安阳旅游业断想

把旅游作为一种资源来开发，在当今已经成为共识。中外的许多旅游城市、名胜古迹依靠这无烟工业蓬勃崛起，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别的不说，就说中国古都的“老大哥”西安吧，这座有着 1200 多年古都文明史的名城，每年仅国外游客就达 43 万之多，国内游客不可计数。旅游业带动了这座昔日纯消费城市的发展，不少合资企业、大型企业迅速腾飞而起。同时，西安自身的旅游业也得以滚动式的发展，形成了高投入、高收益的良性循环。

古都安阳，历史文化名城地位早已定矣，古都的旅游业也已艰难起步。安阳旅游资源号称“殷、航、山、岳、易，除航空体育项目与太行自然风光外，其余 3 项均为历史文化类。听旅游圈里的人和关心旅游的不少人士说，安阳也要搞大型的苑林建筑，旨在吸引国内外游客，以配合我市开放带动战略的实施。早在 1987 年，我市就在殷墟保护区建起了殷墟博物苑，曾轰动一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的轰动效应不亚于锦绣中华等名园。分析其原因，就在于创意之新、立意之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当人们的新鲜感消失之后，才渐渐地感到，它的文化底蕴远不能与我市的名城、古都地位相媲美。近

又闻之，说有人建议新辟一地段，拟建造“封神演义宫”之类的园林景观，笔者以斗胆大喝一声：不可！

安阳的“名气”，恐怕连许多安阳人自己也不知道。在国外，可以说有人不知郑州，不知安阳，而知小屯。小屯是篇大文章，舍此安阳就会黯然失色。再者，像价值不大的碑林、简单粗糙的封神演义宫、荒诞不经的十八层地狱等等之类别人建滥了而又被更多的人不屑一顾的所谓景观，安阳何足再取？以笔者所见，不妨从中国最早的古都这一特色做文章，比如搞个“中国古都城”，集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杭州之古都代表建筑于一园，让人一览中国古都演变史；比如在此基础上，再加以西夏古都银川、楚都之荆州、魏都之许昌等等，岂不更好；胆子再大一点，搞一个世界名都公园，选取在人类文明史上曾占一席之地的著名古都如埃及之开罗、意大利之罗马、日本之奈良等等。以古都一线贯穿之，统筹之，集古今中外古都文化于一园。安阳岂不成了古都之都了吗？

古都旅游，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愿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五年不飞一飞冲天！

（原载《安阳日报》1995年3月22日）

身在名城说文化

三生有幸，生活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又识几个字，总以半个文化人自居。细想起来，早些年上学的少，能读到什么本科大专的更是凤毛麟角，大凡念过书的，便被称之为有“文化”。如今教育普及，该个个都是“文化人”了吧？偶有一个称我“老师”的毛头小伙问及什么是文化，倒使我这大不了几岁的“先”生为之语塞了。

不懂就学，手头还真有点资料什么的。“文化”一词原来竟是舶来品，源于拉丁语之词 COLERE。而中国“文化”一词，原是文治与教化的总称，并非今意。德国人普芬多夫氏称文化为“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英人泰勒氏说文化乃“知识、信仰、艺术、道德……等的一种综合体。”梁漱溟则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古今中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众多大家洋洋洒洒，给文化下了五花八门的定义。尽管众说纷纭，我仍笃信《辞海》之文化说，即广义的文化乃人类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换句俗话说，从冰糖葫芦到航天飞机，都属文化之范畴矣。

文化之概念分类甚细，以时间、空间、大纲小目区别之，

如龙山文化、仰韶文化、青铜文化、殷商文化，近年崛起之企业文化、群众文化，甚而至于饮食文化、酒文化，有人把麻将也归于文化，当然，“化”得不出圈也未尝不可耶。安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可以说是“文化”遍地，上下几万年，纵横几百里，文化瑰宝俯拾即是。每每与外人说起安阳，无不眉飞色舞，引以自豪，以为自己站在历史文化巨人之肩膀上矣！时有心诚者意欲从我口中细探个子午卯酉，我便理不屈而词穷也！此时，我才觉得，自己还算不得什么文化人。

甲骨泰斗胡厚宣先生说得好：许多日本人、美国人都是吃“安阳饭”的。我斗胆加上一句：殷都人不能再捧着金碗要饭吃啦！日前。省领导发出“振兴”号召，倡导效法山东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经验。我想，名城人要有名城意识，不要以为文化是文化局的事儿。咱们名城人更应奋起直追，不要坐吃山空，干耗那点灯油。近年，古城安阳文化活动乃至国际活动连若珠串，文化之星已见端倪，大放光明指日可待。如果上下左右全民联手，还怕安阳没有“腾飞”之日？弘扬伟大的传统文化，创造崭新的时代文化，让文化名城之星永葆璀璨！

（原载《安阳日报》1991年1月16日）

名城·名城人·名城意识

自从 1986 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安阳榜上有名，终于跻身中国 62 个名城之列。时隔两年，中国古都研究界的专家、权威们论证并认定安阳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拂去蒙尘，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一度名声显赫、历都七朝的古城，终于为世人所认识。

故乡成了名城，480 万人一夜之间都被冠以“名城人”的称号，邑人皆大欢喜。于是张口殷墟、闭口邺都，遇个生人、侃个大山多了个由头，这名城人似乎也好当。

其实不然。安阳之“名”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她本身就有，只是一直未被认识罢了。安阳人也不可能自然地成为“名城人”，他们需要认识自己、发展自己。

安阳之名何来？安阳之古何谓？已故学界泰斗谭其骧教授说，都城是一个政权的政治中心，作为衡量标准，要看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30 年代以来，安阳长期没人提起，一则是由于偶然的疏忽，二则是殷邺久废。在 6 世纪以前的 2000 年中，殷邺应该属于第一等的古都。感谢谭老的慧眼智言！作为安阳人，不必为故乡的身价卑微而妄自菲薄了。我们有殷墟、有甲骨文、青铜器、有周易、还有岳飞……祖宗产业，不吃白不

吃。于是，“中华第一都”、“七大古都之首”叫得倍儿响，把那句实实在在的“目前有文字记载、有文物作证的最早的古都”给冷落了，不意之中显出几分妄自尊大来。

还是谭老的话说：“由于近 1400 年来安阳没再成为都城，所以在整个中国史里只能列为第三等的古都了。”作为七大古都之一，非要自称个“老大”实在没有什么意思。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正确估价安阳的昨天，就像我们走路，要心中有数，不能老是回头去数那脚印。既然是名城，又是古都，老背在身上当包袱总是不妥。应该以此作为基石，让我们站得更高一些。

这几年，弘扬民族精神提得很响，弘扬的是精神，服务的是当今。我们并不主张把安阳建设成当年殷都的样子，需要的是以此为支点，激发起邑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以及重德务实精神等等，把安阳的经济建设推向更高的层次。这才是改革开放、振兴安阳目的之所在。

如此说来，名城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责任。每个故乡人，都要为此作出贡献。名城如何研究、如何保护、如何建设、如何发展，不仅仅是市长一个人的事，而是 480 万市民的“自己事”。可以说，大到一个城市的宏伟蓝图，小到一个市民的举手投足，都要想到我们是名城，都要有名城意识。报载国外某城市旧城改造，涉及到一株古树的去留，甚至让市民来了个“全民公决”。可见他们参与意识之强。

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国繁荣？谁不期盼自己的故乡昌盛？父老乡亲们，愿名城带给我们荣耀，名城赋予我们责任，名城意识成为我们奔向明天的巨大动力！

（原载《安阳日报》1992 年 9 月 19 日）

切勿坐着金矿要饭吃

许多人都还记得这么一幕：在去年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特别会议上，国家主席江泽民亲手拉开大红的丝绸，为中国赠给联合国的世纪宝鼎揭幕。青铜铸就的巨大的世纪宝鼎之上，镌刻的正是 3000 多年以前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纹饰。

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安阳，将以怎样的姿态跨入 21 世纪？我们如何做好古都保护、建设、开发、利用这篇大文章？前几年，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甲骨学巨儒胡厚宣教授，以其与安阳 60 多年的情缘，由衷地说：将来安阳的发展——不得了！他同时指出，许多日本人都是“吃”安阳饭的，可不要坐着金矿要饭吃呀！胡老的话的确发人深省。

可以说，中外的教科书上，大都记载着甲骨文、司母戊鼎、周易，许多人知道西门豹、岳飞等历史人物。这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财富。对于这一无形资产，我们利用得还不够好。与我们相提并论的其他六大古都，在利用自身优势，塑造外部形象方面可谓各有千秋。舆论宣传有些是要花钱的，有些却是不花钱或少花钱即能办到的事。京广铁路线上，邢台站内竖起一块“殷商故都”的标志牌，郑州也在繁华的地段塑起了一个巨大的青铜鼎。而我们真正的殷商古都呢？在外出差，曾经看

到精美的纺织品或休闲衫上，洒脱地印着甲骨文字，古老文化的经典与现代意识的服饰融为一体，令人赏心悦目，只可惜并非安阳产品。诸如此类比方说城雕、市徽、市歌等等，虽不需巨资投入，却有可能令来安阳的游客过目难忘。再如旅游产品的开发，每每在外地看到真伪难辨的仿商代青铜器，或其他纪念品，心里总不是滋味。西安兵马俑的复制品不就是块砖头嘛，如闻其声的“铜”车马不就是块塑料嘛！

说到有形资产，当然我们距其他历史名城尚有距离。城市要发展，要现代化，当然不能抱残守缺。然而，古都的发展必然要与它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相协调。李铁映同志视察我市时说，旅游是重商不重文，文物部门是重文不重商，要使二者结合起来。西安有个文物旅游局，杭州名为园林文物局，就连汤阴都成立了文物旅游局，这也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发展现代化，涉及城建、规划、文化、旅游等部门，多听些意见不无益处。有些部门的决策者善于东奔西跑地参观、学习，跑来跑去，不是流于形式不起作用，就是落个邯郸学步。毕竟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独特性，绝非照搬邻家的经验就能成功的。

江总书记为我市写下“弘扬民族文化。建好古都安阳”的题词。江总书记视察河南时，曾为红旗渠、小浪底水库、郑州开发区等地题写了针对性极强的题词，我们要在“建好”两字上大做文章。当然，其前提是要全面正确地领会“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我们不希望后人看着不伦不类的城市，责怪他们的前辈对古都的“建设性破坏”。

（原载《安阳日报》1996年9月28日）

请勿盲目自称“第一都”

安阳是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一度名声显赫、历经七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安阳的经济建设成就又令国人刮目相看。1986年安阳跻身中国62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后又成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古人的辉煌更使现代的安阳人引以自豪。

安阳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不是哪一人信口说说就成的。古都研究是一门科学，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基于已故泰斗谭其骧先生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反复研究、论证，在1988年4月的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会上，正式把安阳列入了七大古都之中。按照建都时间长短、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当今城市发展程度等诸项因素，七大古都一般作如下排列：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安阳、杭州。

安阳跻身于七大古都之中，故乡人自然喜不自胜。不少部门、不少人、不少文章都借此东风加大宣传力度。个别文章或宣传品抛弃了“目前有文字记载有文物作证的的最早的古都”这一科学严密的论说，而推出了不恰当的充满感情色彩的“中华第一都”、“七大古都之首”等创意。什么是“第一”？什么是“之首”？其概念常含混不清。第一者，老大？最好？时

间最长？建都最早？我们只能肯定最后一项，即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目前我们可以说，殷是中国历史上的最早的古都。

故乡人盲目地自称“第一”、“之首”，确有妄自尊大之嫌。实事求是地、科学地看待自己的历史、看待自己，如实地向外部介绍故乡，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并不以美国区区 200 多年的历史而否定它的发达。同样，人们也没有把印度、埃及等有着辉煌历史的国家视为先进。历史只是脚印而已，过于看重会“扭酸了脖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去年的中国古都学会西安年会前夕，学界有人借题对安阳的古都地位发难。自然，这一地位是不容否定的，不过，故乡人到处高喊的“第一”、“之首”不能不说是对其它古都的一种不愉快的刺激。诸多专家、学者周密、充分的论证和安阳代表谦虚谨慎的作风赢得了学会的一致赞同，安阳古都地位确保无疑。学会同时决定，今年晚些时候，由安阳承办中国古都学会的第 12 届年会。古都人长长吁了一口气。

笔者曾于'92 中国安阳殷商文化节期间于《安阳日报》发表一篇拙文，题为《名城·名城人·名城意识》，今日发言乃该文之续也。在此我再次大声疾呼：乡亲们，珍惜我们的荣誉吧！不要盲目地自称“第一”、“之首”啦！

（原载《安阳日报》1994 年 7 月 17 日）

再说勿称“第一都”

笔者曾有一篇小文见诸报尾，题目为《请勿盲目自称“第一都”》。正值各界人士深入学习领会江总书记为安阳所作题词之时，有些感触写在这里，以门外之汉就教于方家，或祈罪于里手。

安阳之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得益于先民们的创造。作为当今的安阳人，既不应该妄自菲薄，又不可以妄自尊大。以为安阳不过是几片甲骨几块青铜不屑一顾，抑或自认为惟我独尊天下老大排行第一同样不可取。

古都研究是一门科学。中国的古都又以自身独有的特色而迥异于西方古都。5000多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中国200多个古都城市，其中，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古都学会又公认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安阳、杭州为七大古都。何以如此排列？那当然是以建都时间之长短而定。西安先后为都千年以上，首推第一；北京作都903年自然次之……安阳连同晚商和邶都时代合为351年，理直气壮地排在了仅为210年的杭州的前面。这是其一。

其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考古学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上古的许多“谜”也正逐渐解开。偃师二里头的夏代都城考古

已获重大进展。今年，国家又破天荒地推出了旨在走出疑古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不惜动用自科、社科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图三年奏效。辉煌的中国上古史可望得以澄清。如此说来，你一个晚商古都称第一，那么夏都放哪儿呢？夏都以前就没有都城吗？即使是商代，殷都以前还有13次（前8后5）迁徙呢！

自称第一都，除了不尊重科学以外，笔者以为，争王争霸的劣根性才是根本。凡事争个老大，称个第一，爱听“最”字，好言“首次”……第一？什么是第一？最早？最好？最大？最最……含糊不清也。以西安为例，它同雅典、开罗、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名都。笔者孤陋寡闻，尚未听说西安人去争个什么世界第几。除了建都年代以外，古都的排列还有许多因素。扪心自问安阳同胞，你何以非要争“第一”呢？

自称第一都，必然要被古都专家、历史学家、乃至懂点历史的人所不齿。就如同胡厚宣先生所言，宣传古都不能出“硬”伤。你大言不惭，别人也懒得跟你争辩，以为你层次太低，不可救药罢了。然而，误导后代的问题却不可小视。我们的后生们若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的家乡为什么曾经叫做第一都、而后又不叫了呢？

说出了不知诸君信然否。这几年，学术界还真的有人写文章，否定安阳大古都的地位，认为安阳连一个起码的古都都不够格。当然，这是学术问题，百家争鸣嘛。认真想起来，恐怕跟我们一些人一直一厢情愿地自称“第一都”不无关系。

诸君以为如何？

（原载《安阳日报》1996年10月4日）

河洛之间说名城

早闻偃师之名，假中国古都学会学术年会之际，我终于登上了这块圣土。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它依然是那样的璀璨夺目。从洛阳驱车东行 35 公里，便到了偃师。一路上，司机同志如数家珍般地做着义务导游。司马迁所指之三代，即上古时的夏、商、周。自 1899 年发现甲骨文，而后终于使蒙尘 3000 多年的殷墟重见天光起，安阳小屯之为晚商都城，已逐渐得到公认。然而，史载的“夏”却长期是个谜。自 50 年代以来。考古界对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研究，30 多座宫殿遗址，以及大量的青铜、玉器、陶器等，为我们勾画出了夏文化之辉煌。史料证明，位于偃师二里头村南之大型遗址，即为夏桀都城斟寻之所在。1983 年在偃师市尸乡沟发现的规模宏大的早期商城遗址，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当年世界 17 大发现之一。当然，不仅是夏、商、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也都建都于此，历时千年之久。在全国 2000 多个县（市）中，竟有 5 个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历史文化如此丰富者，恐怕偃师是独一无二的。无怪乎有人雅誉“九朝古都半在偃”。

漫步在二里头夏都遗址，望着俯拾即是陶片，聆听偃师古都学会副会长刘志清热心地谈古论今。偃师自古出名人，颜真卿、玄奘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佼佼者。长眠在偃师山化乡的颜氏为中国书家之魁元，其影响早已超出国界，全世界热爱中华书艺的墨客，哪个没有临摹过他老先生的碑帖？时年，他以耄耋之躯劝降叛军，竟遭屠戮，壮烈殉国，可谓人书俱佳。说到书家，我立刻想到现任省文联副主席兼书协主席的张海先生。张先生乃偃师人氏，曾在安阳市群众艺术馆供职多年。书如其人，张海先生人品极佳，颇有口碑。他的书道亦精湛，不仅国内，每每到日本或东南亚讲学，无不振聋发聩！我想，张先生之造诣，恐怕也离不开偃师古都和颜真卿的熏陶吧。

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可谓国人皆知，据此所写的《西游记》更是家喻户晓。来到玄奘故里，方才知晓历史上真正的唐僧要比《西游记》中唐僧的形象高大得多。唐僧俗名陈祜，1300多年前诞生于偃师缙氏陈河村。他5岁亡母，10岁丧父，11岁随二哥到洛阳净土寺出家。在短短的几年中，他阅尽了当时的佛学经典，仍有不少存疑未能释然。于是，玄奘法师遍访国内名师，足迹遍布西安、江陵、成都等地。尔后他买舟东下，也曾来到当时的相州，即今天的安阳，那年他24岁。据记载，他与相州慈润寺三阶教信行弟子灵深会晤，并从慧休学经。笔者孤陋寡闻，竟不知古相州之慈润寺今在何方，更不知玄奘法师曾游历乡邑！为纠偏补缺，释各家疑难，为了解佛学真谛，最后的方法是万流归宗、溯本穷源，到佛教的发源地去亲自考察。玄奘28岁至46岁这一最辉煌的年龄段，即是他

留学印度西天取经的历程。在玄奘故里的陈列室里，充盈着他为追求佛理而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排除万难矢志进取的勇气。

刘志清对偃师文化了如指掌，我便向他请教偃师之名的由来。原来，此名竟与武王伐纣相关。史载：“周武王伐纣，回师息戎，遂名偃师。”喔，偃旗息鼓，和平之象征也。

偃师人民热爱和平，热爱自己的家乡。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新一代的偃师人造就了超越历史的业绩。听李显圣市长介绍，如今的偃师，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资料表明，偃师综合经济实力位全省县（市）中第7名，乡镇企业则已跻身全国百强。号称“天下之中”的偃师的投资环境已为不少外商所注目，陇海铁路、310国道与207国道纵横交叉，市政建设也日新月异。

入夜，徜徉在偃师老城里，一爿爿店家灯火辉煌令我感到惊诧。信步走进一家书店，浏览柜上陈书，除琳琅满目的各种书帖外，文史类高品位的书籍比比皆是。听店主介绍，此类书店在偃师有30多家。经不住诱惑，我选购了一大摞书籍，店主李贺利、高刚强听我是外地口音，热情地找了几张牛皮纸，帮我把书捆绑了个结结实实。李、高二位都很年轻，不仅精于经营之道，而且善于急人所难。一听我说这么多书恐怕邮局不给寄发，李贺利立即用自行车帮我把书驮到了邮局，直到手续办妥。临了，他还说，往后来偃师，就来我这小店，咱们是朋友了嘛！使我顿感古道热肠、乡风依旧。

偃师市政府，不，应该说是偃师78万人民接待了我们，使我忘却此时正客寓他乡。偃师，明天会更好！

（原载《安阳日报》1995年11月19日）

一衣带水书为桥

——我与旅日华侨欧阳可亮先生的编读情

中日两国文化渊源千丝万缕，这些年来，民间交往更是频繁如梭。由于安阳独有的殷商文化以及它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我曾有幸接触了许多位日本朋友。从1984年至1992年，旅日华侨欧阳可亮先生数次到安阳，以其满腔的热忱，投身于对殷商甲骨文及东方文化的研究，致力于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留下了一段可资记述的佳话。

安阳是举世闻名的殷商甲骨文字的出土地。近百年来，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蔚为大观的显学，吸引了数十个国家的数以千计的学者。其中，一衣带水的日本就有许多以此起家的学者。从1984年安阳举办有国内外学者参加的殷墟笔会开始，十多年来，海内外专家学者学术交流活动从未中断。安阳，已经成为国际性的殷商文化交流基地。许多日本学者如池田末利、松丸道雄、伊藤道治、今井凌雪等都到过安阳，通过《安阳日报》，广大读者认识了他们。

在1984年10月的殷墟笔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欧阳可亮先生。时年先生已经66岁高龄，且自1980年即因脑出血而致偏瘫。祖籍广东中山的欧阳可亮先生是唐代书法大家欧阳询的44代孙，毕业于辅仁大学。他自幼随作外交官的父亲浪迹海

外，1954年应聘赴日执教，在日本元拓殖大学、国际基督教大学、神户外国语大学等任教授，并担任外务省研修所讲师。

欧阳先生3岁时即拜国学大师、早期甲骨学家王国维为师，与甲骨文研究结下终生之缘。及至他患疾以后，右手及腿脚极不灵便，眼睛也多次手术，仍笔耕不辍。在他退休以后，还创办私立春秋学院，继续从事甲骨文的研究、教授与传播，直至1992年在八王子市偕乐园辞世。前后9年间，我与欧阳可亮先生书信来往数十封，他曾十数次从日本寄赐文章给我。我先后在《安阳日报》编发8篇（次）计2.2万余字。手头另有未编发的文章和资料数万字。

欧阳可亮虽侨居日本，却时刻未忘自己是炎黄子孙。旅日近40载，他的不少学生成为政要，师承欧阳先生得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1984年10月，欧阳可亮先生从日本残疾人更生医院“告假出院”（欧阳可亮语），5年没有登过讲台的他在殷墟笔会上演讲达30分钟。他提议在安阳召开“中国与收藏国及研究国各大学、研究所国际甲骨文大会”，并首倡建造“安阳殷墟笔会会馆”，完成甲骨还乡之愿。由于历史的原因，安阳殷墟出土的15万多片刻字甲骨，分别为国内80多个科研单位与12个国家和地区收藏，学者未能窥其全貌，给研究工作造成了诸多困难。

1985年秋，我收到寄自日本的欧阳可亮的文章《甲骨还乡之愿》。该文长达7000余言，为欧阳先生在病榻上用左手写就。收到此文，报社同仁十分感动。欧阳先生由于病患，手脑均有所障碍，文章不仅字迹难辨，而且多有漏字、衍文及语句不通者。按照总编要求，我承担了该文整理、校核及编发工作。为了更准确地反映稿件的全貌，我翻阅了十多种与殷商文

化相关的书籍，并到高校请教专家学人。1985年10月11日，由我整理编发的《甲骨还乡之愿》在《安阳日报》整版刊出，引起读者广泛的反响。这篇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欧阳可亮先生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赤子之情。他在文章中说：创建殷墟笔会会馆，将甲骨片资料集中整理、缀合还原，以便学习到多角度之殷商文化，并摸索禹夏古史源流，这是我人生的最终目的。欧阳先生甚至还对会馆的设计进行了若干方面的构思，并提出了许多集资的途径，包括通过日中文化财团等等。他呼吁中日甲骨书法艺术界联合展览义卖，并于康复出院后“以率身作则，捐出节余医疗费用及除生活开支外的个人收入，全部用以兴建会馆。”他坦诚地说，这一切不是为了勋章、铜像，只要作个“安阳公民”就可以了。

《安阳日报》刊出《甲骨还乡之愿》一文后，我奉派以报社名义致函欧阳可亮，信中说：……对先生不顾身体残疾，以研究甲骨为乐，并呕心沥血，募款建造殷墟笔会会馆，推动国际性甲骨文研究之壮举深为仰慕。同时还欢迎他继续惠赐大稿，并在回国时到报社作客。欧阳可亮接到信后，旋即来函，对我“代为改正、增删稿件感激之至”，并明示稿酬200元不必汇寄，请转交殷墟笔会会馆筹委会银行帐户。听说我当时正在创作电视剧《甲骨魂》，他说他期待着2年后在安阳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上一睹为快。

多年来，欧阳可亮先生致力于中日文化的交往，可谓尽心竭力。在他先后寄来的稿件中，《一段中日友好佳话》、《望富士山联想到徐福》、《八仙过海与日本七福神之关系》等都已整理编发见报。他还写来了《世界和平与小林宏治博士》、《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等内容翔实感情真挚的文章，从

古到今地反映了中日之间的友好交往。一衣带水，万里飞鸿，他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涵养，架起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由于欧阳可亮先生的全力促成，1986年9月，“安阳殷墟笔会出土甲骨文物展”终于成行。他特地将私立春秋学院修葺一新，接待了安阳访日代表团。来自安阳的出土甲骨文物展一时轰动东京都。

凭着顽强的生命力，欧阳可亮先生多次手术，治疗由于脑痉挛而带来的右臂抽搐和眼障。1990年，欧阳可亮眼障尚未祛除，他于几乎失明之中，又陆续写来了《盲目始知殷地安》、《安阳人起来》等稿，阐述他与父亲欧阳庚长达80余年的执著研究的惊世成果——美洲印第安人为3000多年前殷人东迁之后裔。

对于欧阳可亮先生的这一宏论，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一时未能把握。我随即致函欧阳可亮先生，感激他对本报的信任，同时就此问题求教一二，以期完整地理解。欧阳先生忍受病痛回函，对我提出的“摘编或改编”的方案表示十分赞成，同时诚恳地提出：“请先生编审，但应加上整理人的姓名才是。”欧阳可亮先生在这封密密麻麻写满4页稿纸的信中，再次列举史料，论述了中国（安阳）与美洲的渊源关系。这时的欧阳可亮先生已经住进了偕乐园（即养老院）。

1991年1月9日，我再次收到欧阳可亮先生寄来的一个大型航空信袋，内装一封信，2页报刊复印材料，和一份长达20页的文章《海外版予我的学术启示之缘——殷人东渡美洲三千年之路线开通》。翌年，就在欧阳可亮先生辞世前两个月的1992年3月13日，他再次致书与我。在这封信中，欧阳先生写道：“刘志伟先生，我于两年前写了一篇《安阳人起

来》，美洲是安阳人开发的，现在又有许多新证……”信中，他寄来了《华声报》1992年2月28日所载《古代美洲奥尔梅克玉圭商殷文研究》一文的复印件，《幽默哥伦布》一文，和一帧先生在偕乐园的小照。此时的欧阳先生依然精神矍铄，面带微笑，眼睛里闪动着深邃、自信的光芒。

关于殷人东迁、古代美洲和中国的关系问题，早在1761年就为法国汉学家德吉涅首揭。他认为，早在公元5世纪，已有中国僧人航抵墨西哥。200多年来，这一问题引起多国学者热烈的争论。同时，随着现代考古学的不断发展，新证不断涌现。欧阳可亮先生之父欧阳庚（1858—1941）曾在清政府和民国担任外交官50余年。1910年，他任专案特使赴墨西哥，受命处理华侨索赔案。与此同时，罗振玉、王国维等托付欧阳庚，调查华侨之中有无殷民东迁之历史遗迹。欧阳可亮之长兄，在美国加州出生的欧阳爵在与美国印第安人多年的接触中，亦发现印第安人即是最早到达美国的中国人。他对父亲欧阳庚说，一定要栽培一个弟弟读甲骨文，研究出土文物，以证明这3000多年的变迁。

欧阳可亮幼年随任中华民国首任智利公使的父亲欧阳庚侨居智利，自孩提时代即与印第安人之幼童一块嬉戏玩耍。他回忆当时的所见所闻：印第安人用涕竹笋治疗外伤，用针灸治内科百病。涕竹原为中国南方闽广一带植物，上古之人曾用涕竹做舟，甲骨文中“舟”字即为涕竹舟之象形。商时殷地广植涕竹，为避瘟疫，盘庚时发明了针灸。欧阳可亮亲历印第安人诸多风情，他曾在当地印第安人家里住了3天，印第安人每次见面，吃饭甚至睡觉前，都要互道INDIAN（殷地安）。他说，当地的语言与河南话相近，也是一字一音。农作物亦是麦、

黍、豆、禾、花生等。欧阳可亮记录了当地印第安人唱的一首歌：“我们祖先三千年前是怎么来的，祖先涉过冰雪，祖先乘涕竹舟过天之浮桥，祖先乘滕艨战船，风帆送我们来的。千辛万苦来到日出之国种田地……”根据对出土文物、民风及诸多古迹的考察，欧阳可亮认为，武王伐纣牧野大战之后，大将侯喜率 10 万大军及 15 万殷民跨海逃往美洲，寻找乐土，务农安居。INDIAN（殷地安）即是他们对故乡怀念的祈福语。诚然，关于中国（安阳）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关系问题尚属学术研究阶段。然而，由此却不难感悟出欧阳可亮先生作为“安阳公民”的一腔挚情。

欧阳可亮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作为一个报人，有幸与他结下这段编读情，内心为他顽强的生命力和执著的对于民族文化的追求而深受教益。同时也盼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让东方文化光耀世界。

（中国古都学会第 14 次年会〈曲阜〉大会交流 1997.7

入选日本国第 3 回奥の细道文学赏 1997.10.17）

保护殷墟是安阳第一大功

——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著名甲骨学家王宇信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宇信先生，是安阳人熟知的老朋友。说熟知，是因为从 80 年代中叶开始至今在安阳举办的一系列殷商文化的研讨会，大都由他奔波筹备，而且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次参加殷墟发掘 70 周年学术纪念会，记者又见到了忙碌的王宇信先生。

开门见山，说起殷墟，王教授第一句话就是：保护殷墟是安阳的第一大功！曾多次参加殷墟博物苑的勘察与设计的王教授对我市领导的远见卓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当初一次性征用了 100 多亩土地，建成了园林式的保护单位，有效地控制了殷墟最有价值的宫殿区一带，这种做法在全国也不多见。我市殷墟博物苑始建于 1987 年夏，并于当年 9 月 10 日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开幕当天剪了彩，受到海内外学界的赞扬。

殷墟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是一篇永远写不完的大文章。已故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就曾说过，安阳人不要抱着金碗要饭吃。看到殷墟博物苑 10 多年来面貌改变无几，王宇信

先生深有感触。他认为，作为文物保护的一块绿洲，殷墟博物院应该进一步精雕细琢。苑内要综合开发利用，比如把甲骨文展厅搞得细一些，更新一些。博物苑是文化园林，要提高文化层次，比如设置一个图书馆，先使内部管理人员、讲解员提高层次。北京一些园林搞综合开发，组织学生搞夏令营，吸引了不少孩子，当然平时也有成年人参加。这些考古夏令营之类的活动，可以集中学习到一些简单的考古知识，甚至把一些复制品埋到土里让他们进行模拟考古等。

安阳地上地下文物资料丰富，首要的是提高全民的古都意识。安阳殷墟，全世界都知道，可不可以编进乡土教材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然的话，墙里开花墙外香，我们安阳人自己都不知道！媒体上也可以有计划地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像名人轶事之类，对受众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明年是甲骨文发现 100 周年，王宇信先生早已为举办国际性的纪念活动而四处奔走。他说，100 周年纪念活动规格高，海外要来不少名家，有欧、美、日、俄、韩等国的，也有港台的，可谓是继 1987 年在安召开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之后的又一盛会。

王宇信先生衷心祝愿安阳人民，乘甲骨文发现 100 周年的东风，改革开放，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

（原载《安阳日报》1998 年 11 月 6 日）

保护殷墟 利用殷墟

——访考古学巨擘、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俞伟超

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一提起俞伟超几乎无人不晓。刚刚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位置上退下来的他，对古都安阳情有独钟，曾多次来安考察研究，这次又赶来参加殷墟发掘 70 周年学术纪念会。

一提起殷墟文化的意义，俞老就激动不已。俞伟超先生是全息考古论的倡导者，他主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全方位地介入，搞考古不要就事论事，就器物论器物，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的，肤浅的。仅从这些角度去理解殷墟文化就必然会简单化。应当看到，古代社会的一切同样的是由一个思想来决定的，要透过现象去分析本质的东西。

俞老一席话使我感到了他充满睿智的思维。他高屋建瓴地分析对比了中西方宗教、思想、文化发展史，强调历史研究要注意现实意义。关于古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热烈探讨的问题之一。曾有人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并对此存在疑虑。俞老说，其实，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文明起源不是人类起源，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明就是从夏商周开始的。而认识夏商周文明，又是从殷墟的发掘开始的。文明是一种独特的东西，中西文明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人们从开始认识商，五

六十年代又分别认识了周与夏。可以说到周代时，中华古文明已基本形成一个整体系统。孔子在《论语》中也承认上古文明的继承性。

俞老认为，美国、加拿大是移民国家。欧洲文明不是一脉相承的，发祥比较晚，应该说是文艺复兴之后才兴起的。欧洲国家基本上是政教合一的，一个教派即一个国家，所以形不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夏商周时期，除了帝辛时政教合一外，其他均为政教分离。特别是到汉武帝时，把儒家学说定为国家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中国文化的兼容性，夏商周三代就是源头，宗教在国家是第二位的，而且佛、道，甚至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可以并存。正由于 2000 多年来这一文明的延续，才形成了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的重要差异之一。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如此。古埃及的文化没有继承性，当今的埃及人并非法老金字塔的后裔。古巴比伦、古印度亦然。

关于安阳殷墟的保护与利用，俞老建议要着眼长远，搞个 50 年不变的规划，分出工业用地、农业用地，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他希望殷墟博物院再提高一下档次，要再现历史气氛和王宫庄严肃穆的氛围。

退休后的俞老还像原先那样忙。没等纪念会闭幕，他又匆匆赶回了北京。明年纪念甲骨文发现 100 周年时，我们再向他请教。

（原载《安阳日报》1998 年 10 月 30 日）

殷墟，全世界只有一个

——“保护利用殷墟建好古都安阳”座谈会纪实

秋风送爽的10月，古都安阳迎来了参加殷墟发掘70周年学术纪念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借此良机，市政府邀请部分专家学者于10月20日晚举行座谈会，就保护利用殷墟、建好古都安阳这一主题聆听他们的意见与建议。副市长郭金城以及我市文化、财政、计委、建委、规划、土地、郊区、旅游、外办等方面的负责同志认真听取了专家学者们的良策，座谈会大大突破了预定时间。

位于我市郊区的殷墟，是1961年国家公布的首批文物保护单位。虽经70年的发掘与研究，殷墟文化的面纱并未彻底掀开。而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就足以使世人震惊。可以说，殷墟不仅属于安阳，属于中国，而且是全人类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座谈会上，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在听取了我市关于殷墟保护与利用情况的汇报以后，对我市所做的一系列工作表示肯定。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杨志军说，召开这个座谈会的本身，就证明了安阳党政领导对殷墟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重视。座谈会邀请的都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大家，他们层次高，不少学者可称得上顶尖级的学者。倾听他们的真知灼见，对于今后搞好殷墟保护与利用，搞好古都安阳的建设大有裨

益。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说，要把殷墟研究放到一个大的时空构架中去，不要孤立地看待。安阳市政府以及文化部门做了很多工作，为殷墟研究提供了不少条件。学者们普遍认为，文物保护是一个重大的课题，需要上级部门的支持，更离不开地方政府具体工作。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任式楠说，要发挥几个积极性，国家、省、市要统一协调，包括民间的力量，形成一盘棋。

在当前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学者们在考察了殷墟之后说，殷墟保护区正在缩小，部分地方正被蚕食。与会专家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文物保护确实存在一些矛盾。工业要发展，农民要致富，都涉及到用地问题。土地、城建、文物部门如何操作，要有前瞻性。他们建议，面对新形势，名城怎么规划，文物如何保护，要有一个法律法规来制约。

殷墟，全世界只有一个——这是与会专家学者的心声。对于殷墟的价值，怎么评价也不过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育彬说，殷墟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必须树立这么一个思想意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所主任王巍说，保护文物，首先要站在一个适当的高度上去看待。有的城市想跻身名城，甚至动用数千万元资金，结果也未必奏效。学者们在座谈中列举了郑州等地文物遗址保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作为安阳搞好此项工作的镜鉴。他们指出，郑州商城遗址是一处早于殷墟的大型遗址，地处市区。多年的城市发展，把这一著名的文化遗产几乎逼上了“绝路”。这一教训，我们要认真吸取。近年来，郑州市结合目前的形势，搞了一个土地、城建、文物、消防等部门联合办公，不失为一个亡羊补牢的好方法。

安阳殷墟比郑州商城名气大得多，要守土有责，把它完好地传给子孙后代，对这一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负责。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安志敏先后在殷墟工作过3次。他在谈到韩国文物保护时说，韩国有个千年古都青州，如今面貌还保存完好。这个城市的现代化建筑都在城外，文物遗址里的村子整个地搬迁出去了。他强调说，国外更主张原地保护遗址。与会学者认为，在当前文物保护资金尚不充足的情况下，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不要去造那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不看好的“假古董”，要对后代负责任。

不少专家学者在座谈会上倾诉了他们的安阳情结、殷墟情结。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宝成大学毕业后即到殷墟工作，在安阳工作了20多年，1986年才调至武大。他对殷墟感情笃深，每次来安从不住宾馆，而要住在殷墟。与会学者呼吁：要进一步加强文物意识的宣传与普及，把殷墟作为一个文化宝藏和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尽早落实江总书记“弘扬民族文化，建好古都安阳”的指示。他们还就殷墟保护与利用的诸多问题发表了诚恳的意见与建议。著名专家学者俞伟超、李伯谦、郑振香、王宇信、杨升南、徐广德、石兴邦等也参加了座谈会。

（原载《安阳日报》1998年10月22日）

略论商代后期的宫廷乐舞

历代的都城作为具有特殊意义和范畴的城市，是为城市的最高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包括宗教、祭祀等）。作为一种隶属上层建筑领域的狭义的文化，它的繁荣与否往往和国家的稳定、发达、经济基础的丰厚程度直接相维系。

位于安阳的小屯是商代晚期稳定的都城。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写道：“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化，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三个要素。”本文拟从商代文化的一个分支——宫廷乐舞，来探求博大精深的商代文化现象。

一、稳定的都市生活

商代早期的都城是迁徙不定的，曾有“前八后五”之说，其前八迁为：契迁蕃；昭明迁砥石；昭明迁商；相土迁泰山下；相土迁商丘；殷侯迁殷邑；殷侯迁商丘；汤迁亳。后五迁为：河亶甲迁相；祖乙迁庇（耿，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商都前八迁为氏族部落之流动，而后二迁即已成为王都之迁。史家对此中原因众说纷纭，然而盘庚迁殷后，王都趋于稳定。

自 1889 年殷商甲骨文字被识别之后，诸多的学者对其出

土地安阳小屯进行了发掘和研究，并认定此处即《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所载“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再不徙都”的晚商都城，从殷墟遗址中可以看出，其宫殿区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仅在此区就发现了 54 座大型夯土台基的宗庙建筑遗址。此外还有王陵遗址，铸铜遗址及平民墓地等，都城的周围则环以洹河和壕沟。

在已发掘的 54 座建筑基址中，乙组基址有 21 座。这组基址门多向南，面积较大。其中最大的乙八基址南北长 85 米，东西宽 14.5 米。有学者认为，乙区的建筑遗址表明，它们是为祭祀的目的而设计的。商代的国王在这里举行各种大典；祭祀祖先，获得神灵的保佑；或杀牲以祭祀捷；或灼龟卜问大事。

另外，殷墟发掘所发现的上万件青铜器中，礼器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被称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的司母戊鼎重达 875 公斤，是商王祖庚为祭祀为他的母亲而铸造的。关于商代的造酒业，也有大量的记载和实物。

商代都城稳定的生活、发达的经济是宫廷乐舞繁荣的基础。

二、从上古诗乐舞到商代乐舞的鼎盛时期

中国上古时代，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还能看到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现象。它以劳动人民集体创作为主，主要在口头上流传。

乐舞从群众性的自娱活动向表演艺术发展，是奴隶制时代乐舞发展的重要进程。夏启时的《九韶》景象已颇为壮观。到夏末统治者夏桀时，宫中有“女乐”3 万人。到了商代，特别是商代后期定都殷后，乐舞不仅早已成为一种专业性的活动，

而且发展为表演性乐舞和宗教祭祀乐舞，特别是巫舞更为兴旺（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

表演性乐舞主要是供奴隶主淫乐欣赏的。《史记·殷本纪》载：“帝纣……好酒淫乐……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商代尚神崇鬼，对天、地、祖先和氏族图腾特别崇拜，于是可以通神、娱神的“巫舞”在当时十分盛行。

据对出土的甲骨刻辞进行研究，商代事无巨细如祭祀、征伐、田猎、疾病、天气、丰歉乃至孕育都要占卜，而每卜多备有两种东西，即酒和舞。祭祀的主持者大多是巫，乐舞的领导者也大多是巫。巫在商代社会地位极高，有的甚至可以左右商王的行动。巫是善长乐舞的，他们往往掌握一些高难度的舞蹈动作，频繁的祭祀活动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乐舞。

甲骨文中关于乐舞的记述十分丰富。有代表性的如：

“□乎（呼）万无（舞）。”（《甲编》1585）

“万虫美奏”（《南明》683）

《雩舞》：此为旱祭即求雨之舞。如：

“于翌日丙雩又（有）大雨。”（《粹编》845）

“丙辰卜贞：今日奏舞，生从雨。”（《粹编》744）

《征集》：

“庚午卜，贞，乎征舞。”（《前编》26）

《多老舞》：

“乎多老舞，勿乎多老舞。”（《前编》35）

《兹舞》：

“兹舞，漚出（有）从雨。”（《粹》813）

此外，还有《勺舞》、《雩舞》、《多冒舞》等。甲骨文中还有一种商王亲自参加，或专为商王举行的乐舞叫𠄎，专家认为可

能是“羽舞”，是商代图腾崇拜玄鸟的反映。

商代乐舞在表演时间和规模上相当宏大。《墨子·非乐》记载：夏启时演出万舞“舞姿如飞，声振天地”。据研究，商代乐舞已有文、武之分。上面提到的万舞，是以盾牌为舞具。《礼·乐》载：万舞用于祭祀山川，“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壮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也。”求雨的《雩舞》演出时，以牛尾作道具，交相传递，舞步盘旋，动作已相当优美。《殷墟文字乙编》2373卜辞有“贞，呼取舞臣廿”的记载，就是叫二十个舞臣来参加祭祀乐舞。《甲编》有“今日众舞”刻辞，说明商人举行祭祀活动时，有许多人参加，连生产奴隶“众”也叫去参加乐舞。《祀·郊特牲》载：“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闋，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其中“乐三闋”即乐舞分为三段。

殷商祭祀上帝和祖先的乐舞，带有浓郁的神秘色彩。有些乐舞可能是辉煌、盛大、庄严、肃穆的，有些如求雨不得，曝巫、焚巫祭祀中的乐舞，则很阴森、恐怖甚至野蛮。

三、关于《桑林》与《大濩》

甲骨文中还出现了乐舞《桑林》与《大濩》。桑林是殷人举行祭祀的地方，桑林之社为祭祀祖先和男女会合之活动，所以殷人的传统祭祀乐舞叫《桑林》。传说商汤时久旱不雨，汤以自身作牲，到桑林求雨，果然天降大雨，作物丰收。甲骨文中“濩”字即为大雨淋淋的形象，《大濩》即是歌颂成汤的乐舞。一说《大濩》为歌颂汤伐桀之功。卜辞中有“乙亥卜，贞：王宾大乙（汤）濩，亡尤”。汤死后，《大濩》用于祭祀，成为殷人最具代表性的乐舞，并可能吸收了传统乐舞《桑

林》中的某些成分。

四、傩舞最迟起源于殷商时期

傩舞是一种流传时间特长且分布地域极广的宗教性乐舞。至今，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如苗族聚集地区等仍保持活力，有的地区已发展成为“傩戏”。长期以来，以傩舞为中心的宗教仪式形成了独特的傩文化。

一般研究者认为，最早记载“傩”的文献是《礼记》和《周礼》。

《礼记·月令》载：“季春之月，命国傩……仲秋之月，天子乃傩……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周礼·夏官》记载了傩的结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以索室殴疫……以戈击四隅，殴方良。”“方良”即魍魉，这是古代用于驱鬼的一种乐舞，源于巫文化。这种头戴面具的舞蹈对后世影响极大。

其实在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傩舞的记载。甲骨文中有一字作一人头戴面具的形状，假面额头尖耸，耳部向上椎立如犄角，下边垂缀以耳坠状装饰，供窥视的两个方形眼孔开在假面中央偏上部位。此字即最初的“魍”字。《辞源》释此字为“状貌丑恶的面具”。该字于《卜辞通纂》498及《合集》6063等处均有记载。

五、商代乐器及音律

乐舞的发展必然地带动了乐器及音乐的发展。据《吕氏春秋·侈乐篇》记载：“夏桀、殷纣作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乐……”可见，当时已有较大规模的乐队，并有了专事乐队的“乐臣”等。

殷墟出土的乐器有：

磬：石制，有雕文或素。

埙：有骨制、石制、陶制三种，形制相同而大小有别。

鼓：木制腔，蟒皮鼓面。另有造型精美的商代铜鼓出土。

执钟：亦称铙，常见大小三个为一组。近年妇好墓中曾出土五个一组的编铙。

据早年曾在殷墟参加科学发掘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胡厚宣教授回忆，发掘时曾发现类似拉弦类的乐器和笙管类乐器。

据对安阳市博物馆馆藏商代乐器铙和石磬等鉴定，其实际音高、组别及音列结构已自成严密的体系，现场音律十分相近。商代已产生了各种音阶调式，创立了十二律，有了绝对音高和半音观念，正式形成了五声音阶，对旋宫转调有了初步认识。在乐器制作方面，不仅保证了准确的音高、圆润的音色，而且工艺十分精湛。安阳武宫村晚商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鸱鸢纹石磬都刻有古朴生动的纹饰，且敲击不同部位可发出不同的音高。商代铜鼓和编铙还都铸有精美的纹饰。



附：“魃”字 《甲骨文合集》6063

（原载《殷都学刊》1995年3期。并在中国古都学会第11届学术年会大会宣读、交流。）

大型乐舞史诗

商 颂

序

[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

[鼓乐齐鸣，音乐粗犷，号角低沉。

[幕启。洹水之滨，土阶茅茨四阿重屋的巍峨大殿。

平台上，奴隶围猎造型。奴隶 8 人腰围兽皮手执木棒，
作逐鹿状。

舞台上，三组人物造型；

商王、王公大臣及女巫，女巫手执龟版；

兵士执矛、戈、戚、钺等，奴隶执弓箭、木棒；

一组男奴抬坩锅，一组女奴执纺轮。

[造型中，男女朗诵。（朗诵词另附）

主题歌起：

洹水荡荡兮悠悠长，

先民智慧兮何辉煌。

沉霾地宫兮三千载，

丹甲青文兮弥复光。

龙之传人兮有英杰，

伟业相继兮爱殷商。

丰碑契刻兮甲骨魂，

魂系华夏兮留篇章！

主题歌声中；人物造型变换，定格。

纱幕上映出剧名——《商颂》

[切光。

第一章 玄鸟生商（桑林）

[天幕：玄鸟图，这是商族人的图腾。

[音乐声中，商初民男女各 8 人追逐上。

（桑林舞）音乐欢娱、轻快、谐谑。

男女各自围圈而舞。

一声忽哨，男女追逐起舞，似在桑林间穿行、追嬉。男女两两起舞，舞姿狂放、直露、毫无羁绊，尽情抒发相会、相爱之情。

一对对悄悄相拥而下。

一对男女姿意嬉戏，忽然发现只剩下他们俩，嬉笑而下。

[音乐如流水之潺潺。

[简狄携二女跑上，云气袅袅。

（行浴舞）音乐欢快，跳荡。

三女宽衣，戏水，舞台充满氤氲之气。

出浴；二女为简狄披衣，坐沙滩上小憩。

一燕飞来，鸟鸣唧唧。

（扑燕舞）

三女扑燕，简狄得之。一女拿来竹筐，扣之筐下，三女玩味。

简狄揭筐，燕飞，得一燕卵。简狄持卵玩赏，独舞。简狄含之口中，吞而食之。简狄不适，抚腹，二女拥简狄至一坡后。

二女焦急。

一声婴啼，殷契诞生。二女大喜，托起婴孩。

歌声渐起：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宅殷土茫茫，

古帝命武汤，

正域彼四方。

[切光。

第二章 逐鹿京畿（雉舞）

[天幕：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激奋人心的鼓声由远而近，由弱而强。伴以强劲、粗犷的牛角号声。

一组逆光剪影人物造型。男奴8人执棒作逐鹿状。舞台渐亮。

（逐鹿舞）

在“啾——啾”的追喊声中，男奴8人执棒而舞。或似追赶野鹿，或以围堵野鹿。队形变换，阳刚之气跃然。

群鹿惊鸣，男奴追下。

[庄重而神秘的音乐起，方相氏率8奴上。

（雉舞）

方相氏掌蒙熊皮，头戴面具，黄金四目，着玄衣朱裳，扶

戈扬盾。

众围，方相氏独舞。舞姿怪异，挥戈击四隅，以驱鬼魅。
方相氏率众起舞，众随旋舞。

[舞毕下。

[国王率众臣上，如乘骐驎，王执链球，臣执弓箭。

(骑射舞)

国王与众臣追逐、骑射。或并骑，或盘舞。如闻鹿鸣，国王独舞。国王执链球，急速旋转，向鹿群掷去，鹿惊鸣。

歌声渐起：

唷——唷！

断竹，续竹，

飞土，逐肉，

唷——唷！

[众奴上，抬二鹿，一鹿腿缚链球，一鹿中箭。皆大欢喜，下。

[暗转。

第三章 祈风求雨（舞雩）

[天幕：烈日炎炎，土地龟裂，几株枯草。

[音乐起，烦躁的旋律，和以蝉鸣。

舞台上，男女各 16 人伏地。

(祈雨舞) 群奴缓慢起舞。无力的舞姿，如烈日下之枯禾。音乐转而带有祈盼色彩。舞者队形变换，祈祀苍天，以降甘霖。或捶胸顿足，或呼天号地，或长歌当哭，或长跪叩首。

舞者散开，空出中场。

[静谧，唯闻蝉鸣。

[神秘而怪诞的音乐，女巫头戴彩色鸟羽，率四小巫上，至中场。

(雩舞)

女巫独舞，神圣而虔诚。似以其诚勾通天地人之联系。舞步盘旋，圆场。

四小巫随之起舞，舞步舞姿模仿女巫。妖而不治。舞毕，女巫及小巫退至台后侧正中。小巫捧上龟版及刻刀。

女巫观天、观兆、刻龟。

[男女奴各6人起而至中场，双手执牛尾。

(牛尾舞)

男女奴各以3人为组，共四组。双手执牛尾，投足以歌。队形变换交叉。

12人集体舞，相互快速传递牛尾。

牛尾舞中，歌起：

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女巫挥手，四卫士押四杀殉奴上。

妇、幼扑上，哭劝阻拦。杀殉奴与之难舍难分。众奴拥，卫士拖拽。

商王及二臣上，众退。

商王抚慰杀殉奴，示意不杀。

(商王舞)

商王踌躇不定，仰天、观民。群奴寄予厚望。商王徘徊再三，猛地仰天伸出双臂，示意女巫以己祭天。女巫劝之，商王决心已定。

[暗上一木柱，柱下堆干柴。

商王整冠束带，从容走向木柱，欲自焚以求雨。一卫士执火把，不忍。商王示意点燃。微笑，希冀地面对臣民。

卫士将欲点柴，忽暗，雷鸣电闪，声震心扉。即刻，大雨如注。

万民欢呼，拥商王下。

[切光。

第四章 休养生息（散乐）

[天幕：山川、阡陌、河流、农田。

[男奴 8 人上。

（耕作舞）

男奴两两一组，一人在前，作拉犁状；一人在后，作扶犁状。音乐沉而不重，舞步一张一弛。

队形变换，一组组横向而舞。

小憩，挥汗。捧缶饮水。

[又，男奴 8 人上。

两两相向，作执镰状，收割。

队形变换，歌声起。旋律潇洒自在：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舞毕，男奴 16 人分左右席地而卧。女奴 8 人上，手执纺轮。

(纺轮舞)

女奴手执纺轮，舞步轻盈、自在。

女奴嬉戏，互比手中纺线。

队形变换，两两起舞，相谐。或有不能自己而卧地者。

(织网舞)

队形变换，四人一组，作织鱼网状。

二人持纲，二人执梭，飞来舞去，飘逸快捷。

[8 男奴起舞加入，另 8 男暗下。

男奴观网，赞许。

女奴谦让，羞涩。

[8 男奴上，二人一组抬酒瓮，酒瓮上书甲骨文“酒”字。

抬酒者略停，8 男奴围而嗅之，如痴如醉。

[众抬酒者下。

[暗转。

第五章 国是问鼎（夏籥）

[舞台左侧映出闪动的红光，似在冶炼。

台中置一大鼎，罩以土黄色布罩，似铸范。

男女奴各 8 人上。

[音乐声中，男奴奔向红光闪处，下。

(祈祝舞)

女奴围绕鼎范起舞，虔诚地祈祝铸鼎成功，希望大鼎为之

带来好运气。

[舞毕，女奴分立两侧，男奴上。

(铸鼎舞)

烟云弥漫，映成红雾。男奴两两一组，抬坩锅上。舞步沉重、节奏铿锵，象征铸鼎之艰难。舞者连续地从台侧抬坩锅，鱼贯“浇”入鼎范内，烟云大作。

随着音乐节奏的转换，嘿——嘿！劳动号子起，浇铸接近尾声，红光大放，浇铸速度加快。

一声锣鸣，戛然而止。

[男奴下。

女奴又起舞，跳一节祈祝舞。一人暗中揭去布罩，大鼎成功啦！

[天幕转换为精美的青铜饕餮纹、夔龙纹、飞鱼纹等纹饰。

女奴顶礼膜拜。

6人执五色帔上，分立鼎两侧；国王及二贵族上。一贵族挥手，四奴抬一牺牲上，置于鼎前。

(祭舞)。

烟云又起，神圣的音乐。国王、贵族叩拜天神，叩拜大鼎。女奴随拜。

祭舞中歌起：

哦！

土返其泽，水当其壑，

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哦——哦！

[舞毕下。

(夏籥)

歌颂性音乐起，烟云又作。

男女各 8 人分两侧上。舞者头戴皮帽，裸上身，下穿白围裙。左手执籥，右手秉翟。翩然起舞。

队形变换，男舞、女舞、合舞，表现对天神、大鼎的无限崇拜和颂扬。

舞毕，造型。

[切光。

第六章 生生为易（五行舞）

[天幕：涇水之滨，草屋、大殿。

[流水声引出音乐。二渔人上，一人白衣头饰，另一人黑衣头饰。

(戏鱼舞)

黑白二人从两侧上。舞步轻快，二人圆场，作撒网状，循环往复。

音乐欢快，二人俱扑下（音乐止）。

音乐又起，二人各抱一鱼起。白衣者抱黑鱼，黑衣者抱白鱼。二人抱鱼，鱼跃。渔人戏之。

二人互观鱼，偶然对之，竟合（合为太极）。

二人舞太极。（下）

[5 人上，分着黑、赤、青、白、黄衣，以饰水、火、木、金、土

(五行舞)

5 人欢聚、围舞。

黑独舞，舞步若流水；赤独舞，舞步若火跃；青独舞，舞步若树立茁壮；白独舞，沉坚若鼎，黄独舞，稳健若大地。

5人—列，黑扑赤，赤欲倒；赤扑青，青欲倒；青扑白；白欲倒；白扑黄，黄无着，急。

—渔人执太极上，5人围之，相互协手搭肩，旋起舞。象征五行相生、相克、相谐。

舞中，歌声：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金曰从革，
土爰稼穡。
润下作咸，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从革作辛，
稼穡作甘。

[舞毕下。

[神秘而富有节奏感的音乐起，带有队列性。8人分着黑白衣饰（各4人）分两侧上。

[天幕：文王八卦图。

（易舞）

黑衣4人，执白旗，旗上印卦符，分别为乾、震、坎、艮；白衣4人，执黑旗，旗上印卦符，分别为坤、兑、离、巽。

8人依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序排—列，又分黑白二列。

再隔位变为二列，分为乾兑离震和巽坎艮坤。

又复为2人—组，共四组，分别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

四组相看变换位置，8人围一圈。

[又8人上，衣着、执旗同前。

8人围一圈，排列顺序同前。在原8人外又围一圈，同卦卦符并列。

两圈相向而旋律，二人位置相对时，略一停顿，手执旗子上下相对，组成64卦。

两圈穿插而舞。

音乐转向高潮，一执坤旗者与一执乾旗者舞至中心，以旗子乾下坤上相对。众相护之。象征“泰”征，寓意“否极泰来”。

钟鼎之乐奏响，神秘庄重。

[切光。

第七章 降服四方（大濩）

[天幕：高山、荒原、风急云怒。

[4戎装兵士执牛角号分上。

兵士执牛角号分上。

8个执武器的兵士分从两侧上，和号手一起，列于舞台两侧。

[8个鼓手自挎大鼓上。

（战鼓舞）

战鼓咚咚，催人出征，鼓手变换队形，鼓舞激越，鼓号震天，战马嘶鸣。

舞中，4旗手执彩色羽毛装饰的军旗分从两侧上，列于舞台后部。

舞中歌起：

佑贤辅德，显忠遂良。

兼弱攻昧，取乱侮亡。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舞毕，鼓手下。

[音乐又起，柔和中见铿锵。女将军旋舞上。

(钺舞)

女将军戎装在身，旋舞至台上。二士兵抬大钺上，女将军执钺。

女将军舞钺，刚柔相济，表现为杀敌保国而请纓之决心。

两侧戎兵助兴喝彩。

一声战马嘶鸣，女将军执钺下。

[除4旗手外，俱随下。

[战鼓又起，牛角齐鸣，似闻短兵相接，音乐急促而紧张。

[16兵士戎装执干戚上。

(大濮)

兵士们左手执干，右手秉戚，在舞台上冲杀回旋。

兵阵对列。

兵士们模拟战场上俯、仰、诎、伸各姿。

[切光，台口打频闪灯。

兵士们以太空步舞之。

[复又恢复。

兵士冲杀，造型。

[切光。

第八章 歌舞升平（人舞）

[天幕：大殿雄伟凝重，彩饰一新。

[舞台上：中后置一鼎。后悬玄鸟挂饰。

卫士 8 人分列两侧，左侧乐队：编钟、编磬、笙、箫、竽、笛。右侧乐队：编铙、大鼓、箫、埙、骨哨、簋。

前置三桌。正中坐国王、王后；左为王公，右为大臣，均茵席而卧。三桌上置盛饌佳肴及酒具。

[王公击掌三下，起乐。

[舞女 16 人在喜庆的音乐中至中场。

（人舞）

音乐舒缓、细腻、钟鼎之声优雅飘逸。舞女随之起舞。

[烟云起，氤氲之气充溢舞台。

舞女以长袖舞之，飘飘欲仙，观者如痴如醉。

[舞毕，舞女谢礼，款款而下。

[大臣一人击掌三下，起乐。

[二将军出。

（拳舞）

音乐起。二将军套路娴熟，左右逢源。时急似山间溪流，时缓如长河微澜，运筹帷幄，胸有三军。

[舞毕，二将军施礼下。

[国王兴趣盎然，击掌三下，起乐。

[舞女 8 人执尊、觥、角、觴上。

（酒舞）

舞女至中场执酒具起舞。如欢饮，犹酣歌，似微醺，若略醉。

舞中，歌声：

卿云烂兮，

纛纛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音乐转为喜庆，钟鼓又作，烟云腾空。

[8侍者抬4酒坛上，台中略停，另侧下。

舞女执酒具旋至国王、王后、王公、大臣桌前，为之斟酒。

国王、王后、王公、大臣起而执觥，高举齐眉，一饮而尽。

主题歌起（同序）：

载歌载舞，皆大欢喜，

大殷王朝，歌舞升平！

[幕落，全剧终。

附：朗诵词（序）

男：一位伟大的哲人说过这样的至理名言：不懂得自己历史的民族，不可能成为真正强大的民族。我们今天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因为我们站在辉煌历史的肩头之上。

女：三千多年以前，当人类的初民还有许多部落处于蒙昧之中时，殷商民族却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在中原大地上创造了举世无双的青铜时代！

男：被称为世间绝学的甲骨文字，以及青铜器之最的司母戊鼎，阴阳五行以及稍后的周易经卦，直到今天，仍在人类

文明宝库中闪耀着熠熠的光彩。

女：当这叹为观止的东方文明正如火如荼之时，古希腊的原始社会此时才刚刚结束，而意大利罗马的所在地——台伯河口的山丘上方才出现了一些原始的村寨！

男：让我们翻开悠久的中华民族史册，从那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去撷取一朵小小的浪花；让我们倒拨时针，去虔诚地叩问我们的尊辈祖先。

女：这是一部多么震撼人心的史诗，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向往的画卷！

男：这里有玄鸟生商的优美神话，有先民们田猎、求雨、休养生育的栩栩再现！

女：这里有石炼红光的雄浑场面，更有降服四方的伟大征战！

男：大殷王朝歌舞升平！

合：东方世界长治久安！

（此乐舞为 91 中国安阳国际殷商文化节首演，获河南省舞蹈大赛二等奖，并参加首届中国民族歌舞节演出。）

甲骨文研究“专家”刘志伟

在安阳日报社，有一位致力于古文化研究、对甲骨文情有独钟并多有建树的主任编辑，他就是周末文化部主任刘志伟。刘志伟是1984年半路出家来到报社的。十多年来，他的文化报道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由于故乡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吸引，他开始探索枯燥无味的甲骨文迷宫。

采编工作之余，志伟同志总要骑上自行车到出土甲骨文的市郊小屯村去采风，民间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令他激动不已，社会上的种种随心所欲的“说法”又让他莫衷一是。越是难题越是要弄明白。他遍访古都安阳的名流学者，成为高校和图书馆的常客。有时，为了考证一个难题，他自费到郑州、上海、北京等地求教。一次，他到北京看病，一头扎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管理人员看他如此投入，竟破例在图书馆下班时让他带走几本书。而对面的王府井大街上那设在地下室的旅店客房，成了他的临时“书房”。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科研事业的发展，古都安阳迎来了一批批海内外学者，先后在此举办了多次国际国内的殷商文化及甲骨文的研讨会。作为文化记者，志伟同志除积极参与报道外，从不放过任何学习求教的机会。他先后结识了周谷城、夏

甯、胡厚宣、李学勤等国内学术界名流，以及来自国外的张光直、松丸道雄、夏含夷、克留科夫等专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中也更加体味到了甲骨文研究的艰辛。在专家学者们的鼓励下，他萌生了要创作一部反映甲骨文题材的爱国主义电视剧的想法。德高望重的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胡厚宣先生立即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并约请他到北京查阅私人藏书。

正值酷暑盛夏，志伟同志每天晚上伏案疾书，写出了18集电视连续剧《甲骨魂》的提纲。随之，工程浩大的剧本蘸着汗水写出来了。胡厚宣先生欣然应允为该剧担任历史顾问，并转请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先生题写了剧名。1987年9月，在中外学者荟萃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开幕式上，由河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视连续剧《甲骨魂》获得专家学者首肯。此后，这部电视剧被中央电视台及多家省台播放，山东王懿荣纪念馆还特意收为藏品。由于对甲骨学的潜心研究，他被吸收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的会员。在安阳市文化界，由于志伟同志的发轫，一拨文友们成立了旨在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都文学创作研究会。作为会长，志伟同志首议：让历史走出专家的书斋，回到老百姓中间去。在创作《甲骨魂》时，他积累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为充分利用这些资料，他又选择了新的更深一步的主攻方向。

商代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刚刚脱离蒙昧时代的初民们，编织了许多神话故事来解释他们并未真正理解的世界。他们崇尚迷信，凡事必祭祀，祭祀有两种东西必不可少，即鼓与舞。志伟同志遍查资料，从艰涩的甲骨片上读出了残酷的杀殉，看到了美丽的传说，领悟出了雄浑的牛尾舞，品味到了充满生命之美的桑林之音。他又博览《诗经》《尚书》《礼记》

等典籍，列出了从玄鸟生商、祈风求雨、休养生息、国是问鼎、武丁中兴，到四方来仪等一系列包涵动人故事的篇章，采用上古时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创造方法，创作编导出了一部8个章节的大型乐舞《商颂》。生涩的甲骨文字，在他编导的乐舞中，演绎成了古朴、生动、流溢着古风的画面。这部全面反映商代社会风情的大型乐舞，倾倒了来安阳参加国际殷商文化节的中外宾客。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也派来专家观摩，称《商颂》把汉民族乐舞的发掘研究提早了1200多年。此后，《商颂》先后参加了中国民族歌舞节等大型活动，获得多种奖项。其中，他从甲骨文字中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雉舞（面具舞）的记载，改写了传统的认为雉舞起源于汉代的学术观点，在学术界引起震动。据此所写的论文《商代文化探微——繁华的宫廷乐舞》，入选中国古都学会第11次学术年会，并在大会上宣读。这篇论文被与会者称之为是对古都研究领域的突破。此后，这一论文又被国内外发行的《殷都学刊》在《殷商文化研究》专栏发表。翌年，他被增选为中国古都学会理事。

志伟同志以宣传普及甲骨文化为己任，先后创作出甲骨文题材的电视文学脚本《魂系华夏》和反映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的剧本《妇好请纙》等，志伟同志的名字和文章，被不少专家学者提及，同行们友善地称他为甲骨文研究“专家”。

（作者 高庆云《安阳日报》高级记者、原副总编辑
原载《新闻战线》1997年6月）

可贵的开拓与探索

——评电视剧《甲骨魂》

由刘志伟、史立编剧，鲍黔明导演的电视剧《甲骨魂》，是从1899年发现殷墟甲骨文以来88年间，我国第一部以反映甲骨学这门“世间绝学”为内容的文艺作品，它艺术地再现了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整理、保护和研究甲骨文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歌颂了王懿荣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剧中塑造的主人公王懿荣这一历史人物形象，总的来说是成功的。编导把主人公放在历史的旋流之中，国子监管理监事大臣盛方等人的处处设难，善于刁钻经营的古董商贾维卿的敲诈勒索，挚友刘铁云的真切勉励以及贤妻王夫人的慷慨相助，这些具体的情节都汇聚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国破家亡，君臣受辱的历史大背景中。盛方府上“舌战群儒”一场戏，盛方等顽儒假充行家，引经据典大谈祖宗大法，无视甲骨文之发现，王懿荣不畏淫威，慷慨陈词，据理相驳，致使一班腐儒瞠目结舌，无言答对。当王懿荣发现龙骨上有古文字时，他召集众人来到庭院中，一边用水写了一个大大的古文字“雨”，兴奋地给大家讲述他的发现，一边又撩起盆中的水撒向空中，酣畅淋漓地表现他发现甲骨文字的激动心情，这时观众也如同

身临其境，和主人公一起共享欢乐。

作为历史人物，王懿荣是有血有肉的。编导没有将之神化，而是把他的忠君思想及对教会的认识过程贯穿于电视剧始终，逐步展现、深化。更为可贵的是，该剧告诉观众甲骨文不仅仅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电视剧还把人们带到了三千年前壮观的祭祀活动中，较为真实地再现了甲骨文的契刻、钻灼运用的全过程。这是影视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殷商时代祭祀场面，它表现了人与大自然的斗争这一永恒主题。

电视剧《甲骨魂》尚有一些不足：由于受史料束缚，情节的展开显得较为拘谨，层次不太明显。这样虽能给人以较准确的历史知识，但艺术的真实毕竟不是教科书的真实。“实事求是”的艺术，除给人以较为准确的知识外，更为重要的是使人们在欣赏过程中得到艺术的享受和熏陶。如李功父子的戏不够完整，王懿荣以身殉国投井时的戏，似乎还没有做够等。总的说来，电视剧作品中第一次再现甲骨学内容，表现如此重大的爱国主义题材，对人们了解甲骨学、普及宣传甲骨学知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7年9月，《甲骨魂》样片在中国殷商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播放时，得到与会中外专家、学者代表的一致好评。希望今后能够多拍些这样寓教育、知识、历史于娱乐之中的好作品，为历史片开出一条新路。

（作者 韩宝峰《安阳工人报》记者

原载《郑州晚报》1988年6月24日）

后 记

这本小册子就要付梓了，有几句话想写在这里。

说起写作这本小册子的起因，应该追溯到1986年。那年的5月25日，安阳甲骨学会成立了。我国著名甲骨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宇信先生专程来安，代表胡厚宣教授给以热烈祝贺，他的热情洋溢的讲演至今犹在耳旁。我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去报道的。学会一成立，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即将于翌年召开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备受大家推崇的安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党相魁君荣任安阳甲骨学会会长，党会长发布的第一号令，就是各人自报选题，为来年召开的国际会议写点东西，出版我们的会刊《甲骨学研究》。说来惭愧，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有何“选题”而言？

大概是一时的冲动，抑或是党会长的怂恿，我竟把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吹”出去了——创作一部反映甲骨题材的电视剧《甲骨魂》。这一题材是作家不敢问津、专家又不屑一顾的“硬骨头”。然而，发生在清末的这件事，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百年风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围绕甲骨文的发现、发掘、保护与研究，显现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坚贞不屈的爱国

主义之间的剧烈对抗这一主题。不知道那年是怎么过来的,由于党会长的全力支持,由于王宇信师、聂玉海师的引导、保荐,由于胡厚宣大师的耳提面命,由我编剧的电视连续剧《甲骨魂》终于诞生了,我也由一个门外汉变成了殷商文化的爱好者。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的书柜里,多了一批有关甲骨学的书籍、卡片。这些珍贵的资料,来自博物馆、北图、中国社科院图书馆……来自一天啃四块方便面而寓居的北京的地下室小旅店。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还不时地从那些故纸堆里演绎出来一些不成其为东西的文字。

一晃就是 12 年。这些沉睡的资料不容我再这样下去了。

于是我坐下来,试图从那些厚薄不一的专著的字里行间寻找故事,设想为甲骨文发现 100 周年写点文字。基于此,在动笔伊始,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不出硬伤;不写硬文;不求完备;不落俗套。也就是说,这本小册子,是让关心甲骨学的门外汉看的。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读者浏览之后说:噢,这古老而艰涩的甲骨文里,还藏着有趣的故事呢!

作为附录,我把 15 年来参加过的一些重要会议的报道、重要人物的专访,以及与古都安阳相关的言论辑入这本册子,作为本书内容的补充。同时,这些内容也不失是近些年来殷商文化研究的背景资料,对于读者系统地了解甲骨文百年研究史不无益处。

就在拙作即将付梓之时,正为甲骨文发现 100 周年国际纪念活动运筹帷幄的王宇信先生为《百年话甲骨》写来了序言。宇信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百忙之中,宇信师仍不忘提携奖掖后学。念及错爱,学生不胜惶恐,

也更显字信师之人品如朱霞白鹤。

中共安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启生于百忙之中审读了拙作并为之作序。他的这篇名为《热爱安阳 增辉古都》的序言高屋建瓴，激奋人心，提出“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建设安阳、装扮安阳、宣传安阳、歌唱安阳”。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先生欣然命笔，为拙作题写了书名。张海先生之题签笔意畅达，实为大家风范，令拙作颇为增辉；中共安阳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张建国先生以及安阳市对外文化交流服务中心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诗人马良先生视拙作如己出，尽心尽力；同仁曲海庆先生为设计封面可谓呕心沥血；河南新闻出版报社长助理、主任编辑韩为卿先生，以及郑州市日兴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德峰先生为拙作付梓鼎力相助。

在这里，我还特别地感谢以下诸位先生：陈梦家、胡厚宣、王宇信、李民、孙森、胡振宇等，我从他们的专著里面汲取了营养。我还真诚地感谢中国甲骨学会副秘书长、安阳甲骨学会会长党相魁先生，他不仅为我校阅了全稿，还为我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安阳殷墟博物院苑副主任、吾弟刘志敏亦帮我做了不少文字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还有一点，这本小册子是我在电脑上“写作”的。虽然，也曾发生过电脑“不讲道理”，吃了我的稿子而硬是不肯认帐的遗憾事儿。不过，我还是得承认，电脑帮了我的忙。要不然的话，11月22日晚才坐到那儿敲进第一个字，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无论如何，《百年话甲骨》应该是我的“电脑处女作”。

此书搁笔之时，恰逢作者50岁生日。遂戏吟四言四十字，命之曰《半回歌》。现抄录如下，以为章竟：

半回歌

初度五旬	人生半回	天命不知	坦荡无悔
少年读书	无论错对	青年遭乱	光阴弃废
不甘落伍	穷起直追	博览群书	修养吸吮
为人耿直	宁为玉碎	不群不党	不亢不卑
本无仕意	屡遭谗毁	诸事不顺	无言以对
安世小轩	旁书以寐	管弦伴读	如鱼得水
陋室小矣	寰宇得窥	高朋小聚	蓬荜增辉
知足常乐	半醒半醉	弩马十驾	秃笔不斐
不喜孔方	节俭为最	烟酒牌舞	盲区不内
时有小恙	痼疾尚未	不欲高就	但求百岁

作者 识于陋室安世轩

1999年3月18日

甲骨文是一把金钥匙，它为我们打开了3000多年前上古社会那扇神秘的大门。由此，我们得以洞察那曾经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泱泱大国的文明。让我们倒拨时针，去叩访人类的初民吧……



ISBN 7-80151-176-X



9 787801 511768 >

ISBN 7-80151-176-X/G · 63

定价 26.8元